

金笛玉芙蓉

(連載插畫版)

東方玉
著



浙江縣西北四十里，有一座五龍山，五龍蜿蜒，勢若龍蟠，以岩壑勝著。五龍山南麓，矗立着一片大莊院，那就是名動江湖的「五龍山莊」。

這是二月中旬，江南春光初露，正是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的季節。

今天，可沒下雨，朝陽充滿了青春活力，從蔚藍得可愛的天空，斜斜的射了下來，使人感到有輕微的暖意！

五龍山莊前面一片綠茵茵的廣場上，正有一、二十個勁裝少年在煦和的陽光下，練着他們家傳的「五龍拳」，拳爪作勢，吐氣開聲，雖是外門拳法，確也使得呼呼有聲，架勢十足。

五龍山莊東首，是一條鋪着青石板的大路，直通莊院前面，此刻正有一個青衫少年循着石板路，往莊前行來，敢情他是外路來的，要待問詢，但因大夥正在練功，他只好在練功場邊停下腳來。

但這可犯了江湖上的忌諱，人家練的是獨門武功，照例是不許閒雜人等觀看的。因為這條路，從山口轉角起，就是五龍山莊的私路，平常就根本沒有外人進來。

青衫少年脚下自一停，練功場中就有練武的人，他是一喝，紛紛住手，所有的目光自然也一齊朝青衫少年投來。

另一个人走近他身邊，喝問道：「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由你隨便闖進來的？」

青衫少年連忙拱手抱拳道：「在下卓少華，請問老哥一聲，這裏可是五龍山莊麼？」

走近他身邊的漢子看他說話謙遜，敵意消了大半，點頭道：「不錯，這裏正是五龍山莊，朋友到敝處來有何貴幹？」

卓少華道：「在下受人之託，專誠拜訪大先生來的。」

那漢子「哦」了一聲，忙道：「原來朋友是找我們大哥來的，快請到裡面奉茶。」

說完，就連連抬手肅客，引着卓少華踏上石階，進入大門，一直行到左首一座院落落的客廳，請卓少華在上首落坐，一名莊丁獻上茶來。

那漢子含笑說道：「卓朋友請稍等，兄弟立時去請大哥出來。」

卓少華忙道：「如此有勞兄台了。」

只見一個身穿天青夾袍，同字臉、皮膚白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他目光落到卓少華的身上，抱拳道：「兄弟孟大任，這位卓兄光臨寒莊，不知有何見教？」

卓少華連忙拱手道：「在下是求見大先生來的。」

孟大任一怔，說道：「寒莊事情，都是由兄弟掌管，卓兄有事，就和兄弟說好了。」

卓少華為難的道：「孟老哥說的是，只是在下受人之託，必須面見大先生才行。」

孟大任微微一笑道：「兄台說的大先生，大概是家伯了，從前大家都稱他老人家大先生，後來都改口叫他大老爺了，因為

兄弟在寒莊弟兄之中，排行居長，現在大家都把兄弟叫成了大先生了。」

卓少華暗暗「哦」了一聲，抱拳道：「兄台說的這就對了，在下求見的正是令伯父了。」

孟大任作難的道：「兄台見諒，家伯年事已高，已有多不問俗事了，兄台究有何事，和兄弟說也是一樣，如果兄弟作不了主，自會去向家伯請示的，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卓少華點頭道：「如此也好，一個月來，兄弟在杭州遇見一位跛足老人家，他因不良於行，託在下替他前來求見大先生，還託在下攜來一塊玉佩，面交大先生……」

孟大任起身道：「既是如此，兄台請稍候，容兄弟稟明家伯，再來相請。」

這回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見孟大任走入，拱手道：「家伯已在後廳恭候，兄台請隨兄弟來。」

領着卓少華朝後進走來，這後進依然有一個大天井，兩邊是走廊，石階上是一座一、二排開間的大廳，廳前門額上釘着一方橫匾，上書：「平陵世家」四個大字。

卓少華隨着孟大任跨入堂門，但見廳上陳設十分考究，大有一派豪華大宅的氣勢。

堂上，正中間放着三把紫檀錦緞交椅，端坐着三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老者，給卓少華引見，他先指着中間一個鬚髮花白，面色紅潤的老者說道：「這是我大伯父。」

接着又指左首一個鬚髮老蒼者道：「這是家父。」

再指右首一個鬚髮赤臉老者道：「這是我三叔父。」

卓少華心知自己要見的該就是中間這位鬚髮花白的老者了，一面恭恭敬敬的朝三人作了個長揖道：「在下卓少華，拜見三位前輩。」

孟大任已在邊上道：「啓稟大伯父，他就是受人之託，從杭州來晉見你老人家的卓少華卓相公了。」

原來這三個老者，就是五龍山莊的三位莊主，大莊主叫孟居禮，二莊主孟居義，三莊主叫孟居廉。

孟家世居五龍山，家傳武功，自成家數，江湖上也稱他們為五龍門。如今這三位莊主，都已六十開外的人了，莊中事務，統由第二代居長的孟大任管理。

孟居禮一雙炯炯目光盯着卓少華，一擺手道：「卓相公遠來，請坐。」

卓少華一欠身，在邊上椅子落坐。

孟居禮問道：「老夫聽舍侄來說，卓相公是受令友之託，來見老夫的，只不知令友如何稱呼？」

卓少華欠身道：「回老前輩，在下只是受人之託，但那並非在下的朋友……」

坐在左首的孟居義微哂道：「此人既非卓相公令友，卓相公怎會替他專程從杭州跑到五龍山來？」

卓少華道：「不滿三位老前輩，在下是月前在杭州客店中和他邂逅認識的，他聽

在下口音，極似紹興，就說想託在下捎一個信到縣來，不知方不方便，在下正好杭州事了，要回家來，所以一口答應了下來。」

孟居禮問道：「他可曾告訴你姓什麼嗎？」

卓少華道：「他叫卓百忍。」

「卓百忍？」孟居禮微微皺了皺眉，沈吟道：「老夫並不認識這位姓卓的朋友，他託你來找老夫，有什麼事？」

卓少華伸入手入懷，取出一塊玉佩，雙手遞去，一面說道：「這位姓卓的老人家，因一足已跛，不良於行，託在下把這方玉佩，面交老前輩……」

他在說話之時，已把玉佩送到孟居禮面前。

孟居禮伸手接過，突然之間，不由得臉

道：「小友是曾子玖什麼人？他是不是真在杭州？」

「曾子玖？」卓少華訝異的道：「在下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

孟居廉陰笑一聲道：「難道你不是他派來的？」

卓少華驚奇的道：「老前輩何出此言，在下連他姓名都從沒聽說過，怎會是他派來的呢？」

他待三人開口，接著說道：「再說在下只是受那位卓老人之託，把玉佩送交大先生，如今玉佩已經送達，在下責任已了，那就不打擾了。」

說完，就從椅上站起身來。正待往外走去。

孟居廉沉喝道：「站住。」

卓少華望望他，腳下一停，說道：「三

先生還有什麼見教？」

孟居禮道：「你這樣就想走麼？」

卓少華道：「在下要說的話，都已說完，自然要告辭了。」

孟居義道：「卓相公大概也是武林中人，尊師是誰？」

卓少華心中暗道：「好詞，你們居然懷疑我來了。」一面拱手道：「家師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更不願人知，在下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號。」

孟居廉哼了一聲，回頭朝老大道：「這小子果然大有可觀。」

孟居禮道：「說不得也只好如此了，只是別難爲了這年輕人。」

孟居廉目光一抬，冷然道：「卓相公，你聽到了，目前暫時只好委屈你幾天了。」

孟大任躬身道：「侄兒省得。」

接着回頭朝孟大任吩咐道：「大任，你領這位卓相公到資舍休息，留他在咱們這裡盤桓幾日，不可待慢了。」

卓少華聽他們口氣，好像要把自己強留下來，心中不禁有氣，忖道：「自己好心替你們捐信來的，你們居然要把我留下，天下有道理麼？」

他沉着的淡淡一笑道：「在下說過，我只是代人捐信，玉佩已經奉大先生，責任已了，何用再在貴莊打擾，三位前輩的好意，在下心領，失陪了。」

孟居廉大喝一聲道：「老夫要你留下，你就得留下，想走可沒這麼容易。」

卓少華劍眉一軒，朗聲道：「三位前輩乃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下遠來送信，並無開罪之處，前輩要把在下強行留下，在禮數上只怕說不過去吧？」

孟居廉陰陰一聲道：「你明明是個子玖派來的奸細，老夫何須和你講江湖禮數？大任，你把他拿下就是。」

孟大任答應一聲，舉步走到卓少華面前，拱拱手道：「卓相公，我三叔要你在這裡盤桓幾日，你還是跟兄弟到資舍去吧，真要出手了，只怕對卓兄面上不好看呢！」

卓少華少年氣盛，突然面向孟居禮，大聲道：「大先生，你們五龍莊如此對客，傳出江湖，不怕辱沒了五龍莊的盛名麼？」

孟居禮聽得大怒，厲聲喝道：「大任，你叫他這小子坐下，你還和他多說什麼？」

孟大任知道三叔是個火爆脾氣，口中唯唯應是，沉聲道：「卓兄多言無益，兄弟可要出手了。」

話聲出口，右手突出，五指箕張如鉤，朝卓少華手腕抓來，他使的正是五龍山莊的「龍爪擒拳手」。

卓少華真想不到替人家送信來，臨了還把自己當作奸細，翻臉成仇，兵戈相向，一旦真要動上手了，自己身在他們莊中，只怕是難以脫身了！心念這一動，身形立即向左輕輕一閃，右手朝他臂上推出。

孟大任沒想到卓少華身法竟有這般輕捷，一記「擒拳手」，連人家衣袖還沒碰到，眼前人影已杳，不，右臂被人輕輕推了一把，竟然身不由主往前衝出去了一大步。

卓少華本來和孟大任對面站立，有孟大任擋住了他的去路，此刻因身向左，（孟大任的右方）推開孟大任，再無擋路之人，趁着這一瞬間空隙，雙腳一點，身如箭射，朝門外掠去。

就在他快要掠近廳門之際，突覺頭頂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奇快無比從頭頂掠過，一下落到面前，擋在門口，洪笑一聲道：「小子，你想從五龍山莊硬闖，那還差得遠呢！」

卓少華差點和他撞上，急忙利住身子，舉目看去，這擋在門口的正是孟居廉，心

中暗暗感到驚駭，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

不覺後退一步，憤然道：「三先生要待怎的？」

孟居廉陰陰一笑，一昂頭道：「把他拿下。」

他這話是對孟大任說的，原來孟大任往前衝出一小步，眼前卓少華已經乘機往門外掠去，心中一急，腳下一個輕旋，跟蹤追出，這時他三叔已搶先掠到門口，攔住了卓少華去路，等他追上，正好落到卓少華背後，所以孟居廉要他出手把卓少華拿下。

三叔吩咐，孟大任自然不敢有違，右手一伸，如鈎五指朝卓少華「肩井穴」上疾落。

卓少華面對孟居廉，此刻身後又有人抓來，一時要待閃避，已是不及，忽聽身後「咕咚」一聲，孟大任竟然無緣無故的撲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孟居禮、孟居義同時從椅上站了起來，一身武功竟有如此了得，連他如何出手傷了孟大任，都沒有看清楚，不覺臉色一變，雙手作勢，厲聲道：「好小子，你敢暗算傷人！」

只聽有人低笑道：「他根本沒傷人，是你侄兒閃過氣去了。」

這人聲音說得不響，但每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只是聽不出這聲音來自何處？

孟居廉抬頭喝問道：「什麼人？」

這聲音似是來自遠處，又好像就在這大廳之上，令人不可捉摸！

這時孟居義已把兒子孟大任從地上扶起，但連帶拍，幾乎拍遍了全身所有大穴，依然沒有解開兒子受制的穴道。

孟居禮臉色凝重，虎然站在中間，向空凝聲說道：「朋友何方高人，既然貴臨五龍山莊，就該堂堂正正的站出來，這般行動鬼祟，豈不辱沒了閣下身份？」

「說得也是！」

那人依然低聲說道：「你們三兄弟現在居然也會堂堂正正這四個字了！」

「篤」！地板上忽然傳出一聲重金屬落地的震響！就在孟居禮和孟居義面前不遠之處，忽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褂，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左腿已跛的老者，他那左腳好像是鐵的。

卓少華驟視來人，心頭不禁一楞，暗道：「他不就是要自己給他捐信來的卓百忍麼，原來他也跟着自己身後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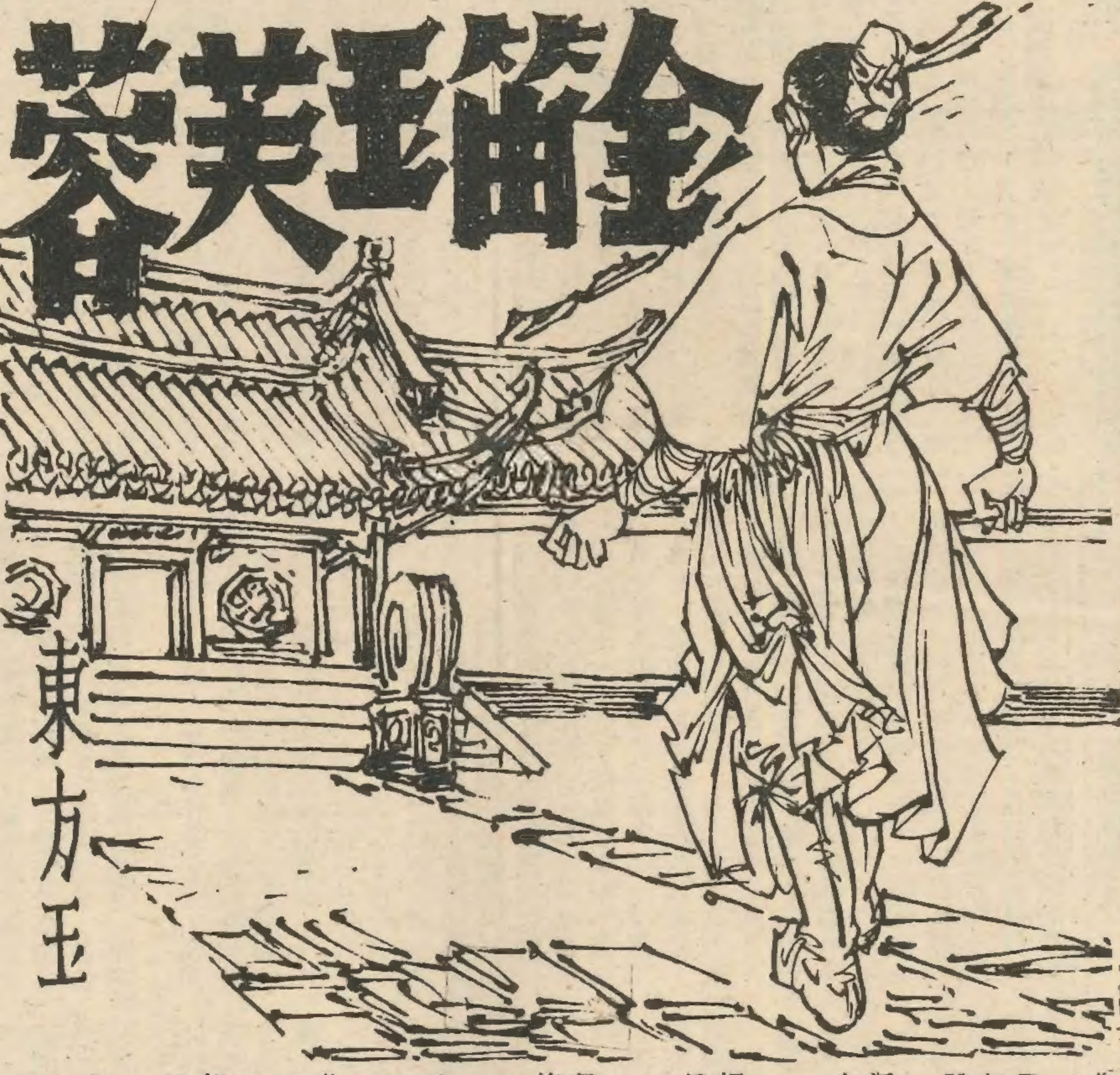
孟居義驟見敵人在廳上現身，怕他傷害兒子，急忙雙掌提胸，一下攔在昏迷不醒的孟大任身前。

孟居禮神情一凜，凝重的道：「閣下何方高人，恕我孟居禮眼拙得很。」

那跛足怪人淡淡一笑道：「別忙！」他伸手指一指孟大任，說道：「這小輩方才從背後出手，偷襲我小兄弟，我才給了他一指，年輕人血氣方剛，再多閉一回子氣，會有內傷，且讓我給他穴道解開了，咱們再慢慢的說。」

孟居義依然攔在他兒子身前，厲聲道：「你想做什麼？」

（一）



「走開，老夫替你兒子把穴道解開了。」

「破足怪人冷笑道：『老夫的穴，只有老夫能解，老夫若取他性命，他有一百條小命，都早就沒了。』」

孟居禮沉聲道：「二弟，你只管開，這位朋友大有來頭，還不致對後生小輩下手。」

孟居義依言往後退了一步，但他雙手依然緊緊地攥着，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破足怪人。

破足怪人也沒去理他，走到離孟大任三尺來遠，便自站定，伸出左手，朝孟大任臉上虛虛的招了招手。

孟大任原已由乃父扶着斜靠在椅几上，說也奇怪，方才乃父連連拍胸都沒解得開穴道，如今破足怪人伸手在他臉上虛虛一招，他果然霍地睜開眼來，驚奇的「哦」了一聲，說道：「多，孩兒方才怎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這下直看得武功精湛的孟三兄弟無不駭！

破足怪人却在此時，回過身去，朝卓少華笑了笑，說道：「小兄弟，謝謝你了，爲了替老哥哥消消氣，使你嘔了一肚子冤枉氣。」

卓少華憤憤的道：「老夫自己要來，又何用託在下這個信呢？」

他這話，自然含有責怪之意！

「小兄弟，你莫要誤會了。」

破足怪人連連搖手道：「你這可錯怪老哥哥了，我原想送你小兄弟順道往五龍莊一轉，把玉佩送交這里的大先生，就好好，但繼而一想，這事情有些不妥，這孟氏昆仲三個，可不是堂堂正正的人，萬一引起誤會，豈不給你小兄弟添了麻煩，就這樣，老哥哥才匆匆趕來的，不料不出老哥哥所料，他們三個老東西，果然在三根椽子底下，發起橫來了。」

孟居禮早已看出來人身手極高，強忍着氣，微哼道：「閣下倒說說看？」

「這有什麼好解說的？」

破足怪人哂道：「宰百忍，就是宰不仁，難道你們聽不出來麼？」

「哈哈！」孟居禮狂笑一聲道：「如此說，閣下果然是找五龍山莊麻煩來的了。」

「哈哈！」破足怪人也跟着狂笑一聲道：「如此說，你們孟氏雙雄就自己承認是不仁不義之輩了？」

孟居禮氣得鬚眉軒動，洪喝道：「來人，去把老夫的兵刃取來，今天倒要好好向閣下討教討教。」

其實在第二進大廳門口兩邊，早就擠滿孟三兄弟的子侄們，他們只是躲在門外偷觀，誰都不敢現身，此時聽到大老爺一聲洪喝，大家爭先恐後的搶了出去，不多一回，就由兩個子弟雙手扛着一支兵刃走了進來。

那是一根漆着朱漆的龍頭杖，金色的龍頭，額下還拖着一尺長亮銀色的長鬚，一望而知這根龍頭杖，不但份量極重，尤其那三尺長的龍鬚，在動手之際，還可以捲起敵人的兵刃。

孟居禮伸手抓住龍頭杖中間，人也虎的站了起來，雙目精光暴射，直注破足怪人，冷笑道：「閣下要用什麼兵刃，自己到架上去取。」

破足怪人嘿然道：「老夫已有一個甲子沒使兵刃了，這根杖，他目光一溜，朝站在門口的卓少華道：『小兄弟，就麻煩你，替老哥哥到廳前桂花樹上，去折一支桂枝來，不用太長，有二尺光景，就差不多了。』」

這話聽得卓少華和孟三雄全都不由得一怔！

他說一個甲子沒使用兵刃了，這自然是誇大之言，看他模樣，最多也不過六十六七，這句話，當然唬不了人，但孟居禮手中一根龍頭杖，總有數十斤重吧，他却要卓少華去折一支二尺長的桂枝來當兵器，別說兩件兵刃份量不相稱，而且桂枝性脆，一碰即斷，也不適宜作兵器。

當然可以。」

隨着話聲，左手五指輕輕一輪，桂枝上許多枝葉，便如刀削一般，落到一地，他又用兩個手指，像剪刀般在枝頭一剪，剪去了五寸多長一截，差不多剛好二尺來長，才回頭笑道：「這樣就夠了。」

他這句話，似是對卓少華說的，接着又朝孟居義、孟居禮二人笑了笑，道：「你們二位兵刃呢？也該準備着，萬一你們老大哥不來，二位也好及時湊個數，反正你們平時習慣以多凌寡，三打一也算不了什麼。」

孟居禮手握鋼杖，氣得花白長髯拂拂飄動，仰天打了個哈哈，沉聲喝道：「朋友善者不來，來者自然不善，就是沒把孟居禮兄弟放在眼裡，也用不着如此損人，老夫活了幾十年，江湖朋友還沒人敢小視過我這支鋼杖，接不接得住閣下的高招，要動上手才知道，閣下也毋須如此狂妄。」

「哈哈！」破足怪人大笑一聲道：「老夫已經狂了幾十年，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在你們孟氏三雄面前賣老，好了，你進招吧！」

孟居禮被他氣炸了心肺，口中暴喝一聲：「好，你接着了！」

手中龍頭杖一橫，抬手之間，就是「呼」的一聲，朝破足怪人攔腰掃來。

破足怪人嘿了一聲，舉起手中桂枝，往外封出。

這是存心硬接孟居禮一杖了，孟居禮看得暗暗冷笑，心想：『你手中如是鋼杖，還可和我硬接，但你手中只是一支桂枝，這不是雞蛋碰石柱？就算你功力和我相等，也無法接得下來。』

這真是說時遲，那時快，他這一記橫掃，勢道何等迅速，心念方動，鋼杖已經和桂枝接觸上了！

孟居禮但覺自己鋼杖在碰上桂枝的一剎那間，先是微微一震，好像他在桂枝外面包了一層厚厚的棉絮，先碰到的是一層棉絮，然後才真正的和桂枝碰在一起，等到鋼杖和桂枝碰在一起，他又感覺到從桂枝上傳來了一股極大吸力，竟然把自己鋼杖牢牢吸住，再也無法分開。

孟居禮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他縱橫江湖數十年，手中龍頭鋼杖會過不知多少成名人物，幾曾遇上過今天這等強敵，人家僅以一支桂枝，第一招上，就把鋼杖吸住，動彈不得，他成名多年，自然不肯就此甘休，急忙運起全身功力，凝注雙臂，左手迅捷搭上杖身，全力相抗。

比拚內力，是武家最忌的一種打法，因為這種拚鬥，全憑真功真力，內家修爲，絲毫也取巧不得，若是雙方功力相等，直要等到兩人力盡筋疲，真氣消耗殆盡，同時受到重創，或是一方受了重傷，才能停下手來，若是兩人之中，有一方內力稍遜，後力不繼，對方立可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乘勢追擊，功力遜的一方，就會當場殞命。

這道理，孟居義、孟居禮當然懂，他們心中元是感到不解：『老大何以一上來就要和內力拚鬥？此人既已送上門來，難道還怕無法把他擊下麼？』

就在兩人心中驚疑之際，已然看出情形有些不對！

這不過是轉眼之間的事，孟居禮一張老臉，已經脹得通紅，頂門上直冒熱氣，連身上的一件古銅長袍，都在不住的波動。

再看那破足怪人，顯着左足尖，右手一支桂枝搭在孟居禮的鋼杖上，神態安詳，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

這一情形，顯然是他比孟居禮高高一着！

孟居禮一看情形不對，立即回過頭去，低聲道：「老二，這情形有些不對，老大似乎不是他的對手！」

孟居義攢攢眉道：「那該怎麼辦？」

孟居禮道：「這廝方才說過要咱們三個一起上，咱們一起上，自也不會給他口實的了。」

這兩句話的工夫，孟居禮臉上汗水，已是滾滾直下，他那件長袍也波動得更厲害了，二人看出那已經不是老大全身鼓動的眞氣，使得長袍波動，而是他們老大站着椅的雙腿在不住的顫動了！

孟居禮口中說了聲：「不好，快……」

兩人同時以極快的身法，閃了出去！

！

這下，就像孟居禮一隻手按上了破足怪人後心，孟居義一隻手却按在老大的肩膀上，這四個名以內力相拚，事實上，當然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大廳外面，雖然已聚集了不少五龍門的子弟，但孟三雄家規素嚴，有他們三位老人家出手了，後輩除了站在廳門兩旁觀戰，連大氣都不敢透，那敢有人闖進廳來？

這樣又過了一盞茶的時光，孟三雄三張本已脹得通紅的老臉，如今汗流如雨，臉上紅筋漸漸的褪去，變得一臉蒼白，氣喘如牛，三個人六條腿已經抖得幾乎站不住了！

「哈哈！」破足怪人突然發出一聲黃鐘大呂般的狂笑！

這笑聲有如疾雷乍發，震得大廳上屋瓦震撼，迴響嗡嗡不絕，震得廳上的卓少華

封住了幾處經穴，你們老三，大概傷得重些，但也不至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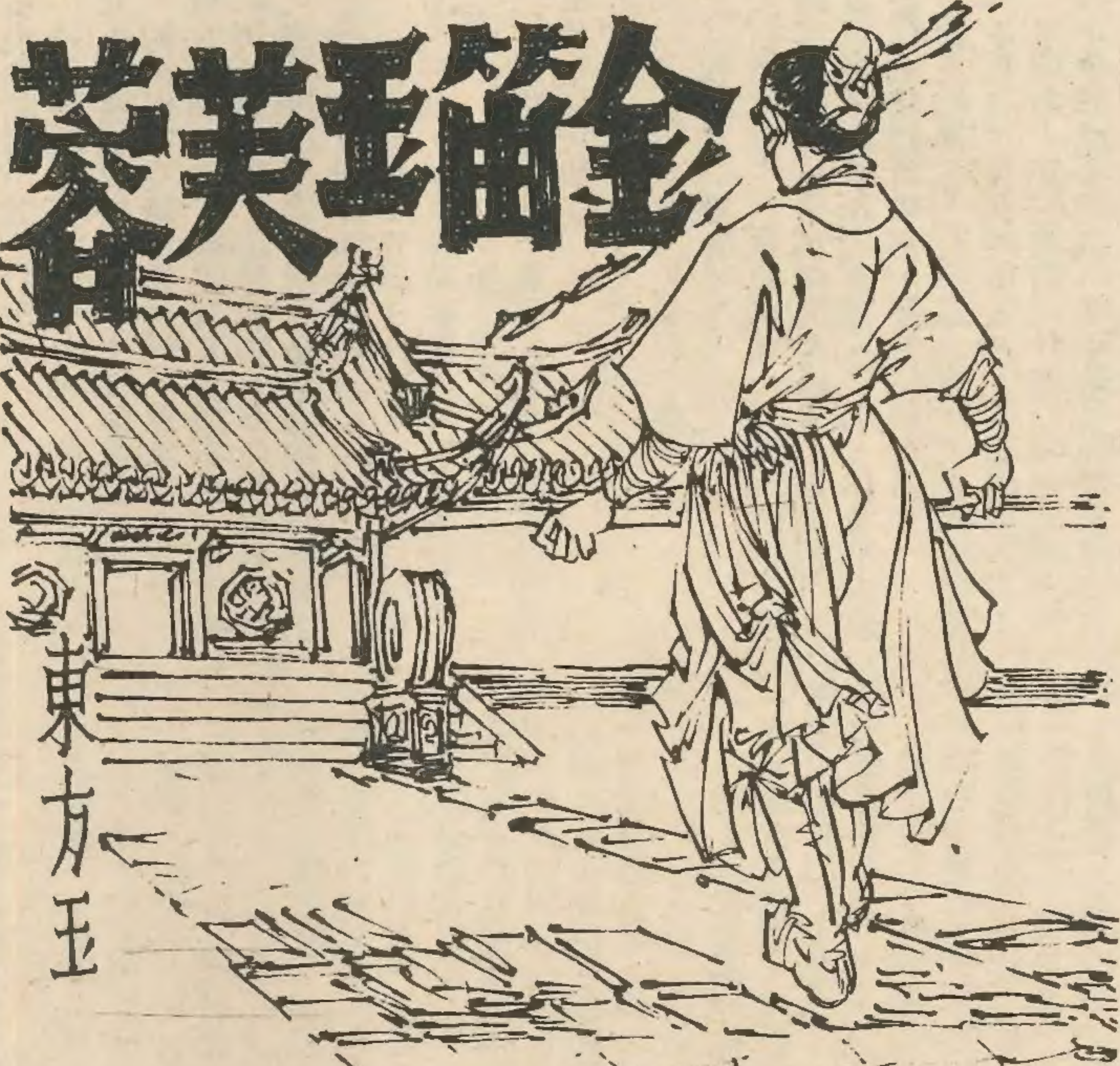
他剛說到這裡，只見大廳外人聲喧嘩，二十個五龍山莊的子弟門下，手執刀劍，已經湧到門口，但又心裡害怕，腳下畏縮不前。

破足怪人回頭道：「孟老大，你要他們站在門口，不准進來，我不想出手傷人。」

孟居禮坐在地上，朝門外揮揮手，嘶啞的喝道：「你們都聽到了，沒有你們的事，出去……出去！」

衆人經孟居禮一喝，果然依言退了下去，但沒有一個人肯走，仍在走廊兩邊擠着看熱鬧。

孟居禮受到的震動最厲害，（孟居禮是從破足怪人的桂枝傳到鋼杖上，再震到身上，乃是間接的震力，孟居義是從老大身上傳過去，又多了一個間接，只有孟居禮



東方玉

手掌按在破足怪人後心，震力自然最強了，他跌坐下去之後，嘴中噴出一口鮮血，就昏了過去。

孟大任已經奔了過去，從身邊取出他們孟家秘製的傷藥，給他三叔服下，這時人已清醒過來。

三人中孟居義傷得最輕，他暗暗運氣檢查，發現果如破足怪人前言，有幾處經穴被人截閉，一身真力，再也無法凝聚，憤憤的道：「朋友既非曾子玖，究竟和咱們五龍莊有什麼過節？」

他這句話，也正是卓少華心裏的疑團，他是唯一的局外人，覺得孟三雄雖有不對之處，但破足老人也決不會無緣無故到五龍莊來尋釁，其中必有內情。

只聽破足怪人洪笑一聲，點頭道：「問得好，你們若不是恃強動手，先問問老夫來意，也不致有這場自取其辱的無妄之災了。」

破足怪人冷笑道：「憑你們三人，還配問老夫姓名，但老夫可以告訴你們，爾等三人一身武功，並未廢去，只是被老夫

孟居禮沉聲道：「我不是曾子玖。」

孟居義道：「我兄弟三人，下此毒手？」

破足怪人冷笑道：「憑你們三人，還配問老夫姓名，但老夫可以告訴你們，爾等三人一身武功，並未廢去，只是被老夫

孟居禮道：「這名字原只是老夫當時隨口說的。」

孟居義道：「那麼閣下的真姓名呢？」

破足怪人傲然道：「真姓名當然有，只是你們還不配問。」

他口氣一頓，續道：「你們一再把老夫當作曾子致，老夫不妨告訴你們，老夫就是曾子致來的。」

卓少華心中忖道：「只不知曾子致是什麼人？」

孟居禮道：「咱們不知道。」

跛足怪人道：「老夫看你們和曾子致好像有深仇大怨，也會不知道嗎？孟老大，老夫不妨告訴你們，你們三個被老夫殺死的經穴，十二個時辰不解，就終身殘廢，你若再敢說一句不知道，老夫就要把你們孟氏門中大小三十七口，一個個都點廢經穴，使你們五龍莊一日之間，變成殘廢之莊，你信是不信？」

孟居禮聽他口氣，當然知道此人說得出，做得到，再一細算，五龍莊孟氏家屬，連老三初生才滿月的孫兒一起算上，果然正好三十七口，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可見此人未來五龍莊之前，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

心頭不禁不住一顫，說道：「閣下對咱們五龍莊果然都算清楚了來的。」

跛足怪人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孟老大，今日之事，若是換在六十年前，老夫早就先點廢你們孟家老小，再問你們的話了，如今老夫好說話得多了，你們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到時後悔莫及了。」

孟居禮聽他一再提及六十年前，心想：「此人莫非真有這麼大的年齡了，此人心中盤算着如何應付，一面說道：『咱們兄弟如果知道曾子致下落，也不會把閣下當作曾子致了。』」

「這話倒是不錯。」

跛足怪人心中「唔」了一聲，又道：「好，你們把曾子致如何失蹤的詳情，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孟居禮道：「老大，事已至此，咱們就說吧！」

「好！」孟居禮沉聲一聲，說道：「曾子致原是咱們的表弟，也是先父最小的徒弟，咱們五龍莊有一項規矩，家傳武學中，有一種手法，照例不傳外人……」

跛足怪人笑道：「那是『龍爪手』了。」

孟居禮不加可否，續道：「曾子致年歲和老夫相差不多，他跟我家絕藝，故意和公妹接近，此事經先父識破，就藉故要他離去……」

跛足怪人微哂道：「你們孟家的絕藝，老夫已經領教過了，也不過爾爾。」

孟居禮憤怒的看了他一眼，強忍着怒氣，續道：「事隔五年，先父去世之後，曾子致忽然回到莊上來，向老夫提親，老夫有意為難，聲稱要娶公妹，就得勝過老夫一招，他滿口答應，那知這五年果然藝事大進，功力雖然不及老夫，但也只過稍遜一籌，據他說：他之所以回到莊上來，要和咱們結成這門親事，是因為他在赤松一處岩穴中，得了一冊古劍訣，書中文字古奧，一個人鑽研，實在無法領悟，如能得到咱們兄弟之助，互相探討，就可研究出書中的奧秘來……」

跛足怪人道：「你們垂涎他的古劍訣，就答應了這門親事。」

孟居禮道：「那也不盡然，舍妹和他本來情投意合，先父當年要他外出，原也含有鼓勵他力圖上進之意，並不是不同意親事。」

跛足怪人道：「後來呢？」

孟居禮道：「他和舍妹結婚之後，就再提起共同研究古劍訣之事，經三弟向他催問，他却提出要和咱們交換『龍爪手』，咱們兄弟自然不能答應……」

跛足怪人雙目之中，神光閃動，冷然道：「你們說他秘密，就不顧舅舅之誼，兄妹之情，動了殺機？」

孟居禮接口道：「閣下如何知道咱們動了殺機？」

跛足怪人洪笑一聲道：「就憑你這句話，已可證實了，孟老大，你們最好說實話。」

孟居禮憤然道：「他不答應也罷了，那知這忘恩負義的東西，連夜帶着舍妹逃走，那時舍妹已經身懷六甲，不久生下一個女兒，這廝居然不顧結髮之情，逼着舍妹說出家傳秘技，舍妹不堪他的凌辱，終於鬱鬱而死，他凌虐舍妹致死，咱們兄弟自然要視他如仇了。」

「這也難怪！」

跛足怪人點頭道：「但曾子致年紀應該比你們還輕，他當年能博得令妹歡心，自然相貌不會太醜，何以你們兄弟見了又老又醜又跛的老夫，會異口同聲認作曾子致呢？」

孟居禮道：「咱們已有多年不曾見面，你老哥送來的玉佩，正是曾子致隨身之物，是以咱們還當是曾子致上門尋妻來了。」

「說得也是。」

跛足怪人緩緩俯下身去，從地上把那支桂枝撿了起來，一指孟居禮，說道：「孟老大，他說得對不對？」

孟居禮道：「事實就是這樣！」

跛足怪人冷冷一笑道：「但老夫知道的，和你們說的大有出入……」

孟居禮道：「也許朋友聽信了曾子致一詞，自然和咱們說的事實不盡相符。」

跛足怪人道：「所以老夫要聽聽你們的，也就是在此。」

他長吁了口氣，續道：「老夫也不妨告訴你們，這方玉佩，就是曾子致親手交給老夫的，老夫一生，沒有一個朋友……」

他顯着一足，有如鶴立，但說到最後一句，口氣之中，似有無限寂寞蒼涼，緩緩接道：「六十年奔走江湖，只結交了兩個小兄弟，一個是曾子致，一個就是這位小兄弟……」

他用桂枝指了指卓少華，接着道：「七年前，曾子致找上老夫，唔，他確實和老夫一樣，跛了一條左足，說是從懸崖失足，幸而未死……」

孟居禮悚然一驚，失聲道：「他那是沒有了？」

「當然沒有了！」

跛足怪人冷峻一笑，說道：「他交給老夫這方玉佩，懇託老夫，那時他妻子已經有孕，不論是男是女，要老夫妥為照顧，那知他走後不久，老夫因運氣入辟，走火入魔，一見就是十八個年頭，從此不曾見過曾子致，此次就是為了故人重託，才遠來江南……」

他說到這裡，忽然目光一聚，直注着孟居禮，冷聲道：「但老夫聽到的，却是爾等兄弟編好的一番欺人之言，老夫耐性有限，要聽的是不折不扣的實話，老夫希望你實話實說，你……」

手中桂枝一指孟居禮，又道：「再說一遍。」

孟居禮道：「孟某說的都是當時實情，你聽信了曾子致一面之詞，那要我如何說呢？就是再說十遍，你也不會相信的了。」

「你說的真是實話麼？」

跛足怪人緩緩朝他走了過去，手中桂枝輕輕落到孟居禮的肩頭，沉笑道：「老夫已有幾十年不曾殺人，比你們三個厲害上十倍的人，見了老夫，有誰敢在牙齒縫裡吐出半句謊言來？你這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手中桂枝只是輕輕的搭在孟居禮肩頭，看來毫不用力，但孟居禮却似觸電一般，身軀陡然一震，好像要待開口，却又忍了下去。

不，他口中發出一聲輕哼，頭上青筋立時一齊綻了出來，不過一瞬之間，額角已隱見汗水，一顆顆汗珠隨着愈來愈大，愈來愈密，滾滾而下，一個人也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好像他承受着無比的痛苦，只是說不出口來！

孟居禮沉聲道：「朋友，你這是作什麼？」

跛足怪人回過頭來，輕鬆的笑了笑道：「你們三個，都不肯說實話，我只好挑一個教他嚐嚐逆血攻心的味道如何了。」



兄弟就勸他們不可爭吵，有什麼事改天慢慢研究，大家就繼續喝酒……」

「慢點！」跛足怪人桂枝在他面前一擺，說道：「你在他酒中下了什麼？」

孟居禮一怔，但他對跛足怪人手中這支桂枝，方才吃過苦頭，實在害怕極了，忙道：「入口迷。」

孟居禮鐵青着臉道：「老三，你真要全抖出來了？」

孟居禮苦笑道：「不說成麼？換了你老大，到此田地，也非說不可了。」

「唔！」跛足怪人口中咕了一聲道：「說下去。」

孟居禮道：「他夫婦二人，果然全醉倒了，但搜遍他全身，又去他房中仔細搜索，始終沒有找到那冊古劍訣，但咱們兄弟到了此時，只好一不作，二不休，把他架到後山僻靜之處，點了他穴道，才將冷水把他灌醒過來，問他古劍訣藏在何處？」

跛足怪人聽到這裡，不禁浩歎一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連嫡親的舅舅，都顧不得香火之情，人心不古，當真可怕得很，後來呢？」

孟居禮道：「那知他外出三年，武功果然精進甚多，先前的敗在老夫手下，只是故意藏拙而已，此時竟在咱們問話之際，自解穴道，一躍而起，企圖奪路而逃，但還是被咱們截住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裡，略為一頓，接道：「他眼看被咱們截住，無法脫身，就向老夫提出條件，和老夫大單打獨鬥，以定勝負，若是他輸了，願意交出古劍訣，供大家參研，若是老夫輸了，就得由咱們家傳的『龍爪手』作交換。」

「老大問他要比武學掌？還是兵刃？他笑着說：孟家以『龍爪手』名聞天下，比拳掌自然不如兵刃的好。於是就由兄弟下山，替他們取來了兵刃，當時我和老二還暗暗竊笑，老大在這支龍頭杖，浸淫的功力，並不下於『龍爪手』，估量他絕不是老夫的對手……」

跛足怪人道：「他不知道孟老大龍頭杖上，另有機關？」

孟居禮聽得又是一怔，忖道：「老大龍頭杖上，另有機關，他如何知道的？」

面搖頭道：「他不知道。」

接下去道：「那知他和老大這一動手，他使的是一路『青萍劍法』，雖然輕靈純熟也並無奇特之處，自然不是老夫的對手，但每當他危急之時，就會使出一記怪招來，這一記怪招，看來十分笨拙，却居然神妙無方，往往逼得老夫大撒枝後退不迭，但仔細細看，他又似乎運用並不純熟，只是有此招式而已，兩人激戰多時，他使出來的僅此一招，却已保身有餘，老大始終無法佔得半點便宜。」

「時間稍長，老二和我也已看出端倪，他這一記怪招，敢情是從古劍訣中學來的，他並未參透箇中玄奧，已如此威力，這古劍訣豈非真是獨步武林的瑰寶？」

跛足怪人冷哂道：「你們因此覬覦之心愈急，眼看孟老大一個人勝不了他，就加入戰團，變成三打一了？」

孟居禮道：「雖然咱們加入戰團，但他那一記不純熟的怪招，煞是厲害，每遇險招，只要使出那一記怪招來，劍雖一招，但恰似對着咱們三個人發的，每人都感到劍鋒逼近自己，又無法封架，仍然把咱們逼得非撤退後退不可……」

跛足怪人道：「因此你們老大就使了毒手？」

孟居禮道：「那也是没有办法之事，老大到了此時，只好使出『龍口針』了……」

孟居禮怒聲喝道：「老三！」

跛足怪人回頭道：「你不用吆喝，你的『龍口針』，一發就是三十六支，嘔有劇毒，老夫早就知道了。」

孟居禮道：「他身中毒針，劍法一滯，還待跛足逃走，被我一枚擊中左腿，一個人飛出去數丈之外，直向山崖斷壁墜下去……」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孟氏三雄，果然不是好人，無怪跛足老人家要如此對他們了。」

「你們很好！」

跛足怪人冷冷一笑，問道：「那麼他妻子是如何死的呢？」

孟居禮道：「舍妹當時雖不知他跌落山崖之事，但始終認定是咱們兄弟為了覬覦劍訣，害死了他，一直哭鬧不休，她那時已經身懷六甲，不久生下一女，但她因懷念丈夫，懷孕之時，抑鬱哭鬧，以致產後失調，不治身死……」

跛足怪人道：「這也算得是你們逼死的了，唔，那麼他那女孩呢？」

孟居禮道：「舍妹已死，此女自然也不能再留在咱們五龍莊了，當時就要收生婆把她抱走了。」

「好！好！」跛足怪人用桂枝指着他們三個，點頭道：「孟氏三雄，果然毒辣得很，唉，依老夫昔年的脾氣，你們三個當真死有餘辜，但曾子致是你們的妹夫，他妻子是你們的妹子，小女也是你們的外甥女，老夫是外人，曾子致不死，自會找你們算帳，老夫似乎不用難為你們，你們可以說是六十年來，老夫手下第一次唯一的活口了！」

說到這裏，搖搖頭道：「老夫受人之託，又遲了一十八年才走，這又怪得了誰呢？」

他走近茶几，伸手取起卓少華送來的那塊玉佩，廢然道：「這是老夫辜負了曾老弟的重託，老夫真是對不起故人……」

回頭望望卓少華，說道：「小兄弟，咱們走吧！」

說罷，身子一搖一擺的往廳外走去。

卓少華跟在他身後走出大門。

只聽孟居禮道：「那女嬰的左眉梢有一顆朱痣，今年十八歲了。」

跛足怪人剛一回身，只聽「細細」的一聲，機簧響響，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色毒針，激射如雨，朝他身射到！

原來孟居禮在他走出廳門之際，乘他不備，已經一躍而起，一手抓起龍頭杖，大拇指快一按，從龍頭杖龍口之中，飛射出一蓬毒針來！

金蘭王芙蓉

東方玉



孟氏「龍口針」，能在對敵動手之時，傷人於不備，而且機鋒彈力極強，三十六支毒針，可以射出三丈來遠，他怕一擊不中，故而待得賊足怪人走到三丈距離，才出手。

這一着當真惡毒無比！他當然不希望五龍山莊的醜事，讓外人知道，是以這一蓬飛針，不僅對着賊足怪人前胸，也籠罩了卓少華的後心，殺人滅口，自然要把兩個人同時除去。

賊足怪人突然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說道：「你這點鬼心思，如何瞞得過老夫？」他在說話之時，右手執着桂枝，隨手一擲。

說也奇怪，那一蓬「龍口針」，生似遇上了磁鐵一般，「嘶」的一聲，連射向卓少華後心的飛針，也同時被他吸了過去，一古腦兒粘在桂枝之上！

孟氏三雄一見情形不好，三個人同時彈身而起，他們這後廳上，敢情裝着機關，身形一閃，便自失去了他們的影子！

賊足怪人冷笑一聲道：「老夫要取爾等性命，你們休想從老夫手下逃得出去！」右手一揚，那支桂枝連同粘在桂枝上的三十六支「龍口針」，一齊脫手往上升起，但聽「奪」的一聲，桂枝硬生生的插在大廳門首的匾額正中，三十六支飛針，正好在桂枝四週，整整齊齊的圍了一圈。

賊足怪人連頭也沒回，口中說道：「小兄弟不用管他們，咱們走。」

舉步往外行去。

圍在廳門外看熱鬧的孟氏子弟門人，嚇得紛紛退避不迭！

那知任你如何加速腳步，前面的賊足怪人，人生似未覺，依然只是一搖一晃的走着，就是可望而不可即，兩人起步時有一丈距離，現在不即不離，還是保持着一丈距離，你加快速度，提氣疾掠，也沒用！兩人這一陣疾走，不過片刻工夫，就奔出十數里之外。

卓少華正在全力奔行之人，發覺對方突然停住，也趕忙刹住身形，繞是如是，還差一點撞到賊足怪人的身上，一時不覺臉為之一紅。

賊足怪人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你方才大概聽哥哥說過，哥哥哥活到八九十歲了，一生沒有朋友，只有兩個小兄弟，一個是曾子玖，一個就是你了，這就是緣，是哥哥哥身無長物，只有這本東西，是哥哥哥幾十年來，拉雜所記，送給你留個紀念吧！」

說罷，從懷中掏出一個小本子，遞了過來。

卓少華望望他道：「老人家……」

賊足怪人驕然一笑道：「小兄弟，人要酒脫些，不可拘謹，孔老夫子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哥哥哥雖然比你幾十歲，你叫我一聲老哥哥也就夠了，快把本子收起來。」

卓少華經他一說，不好推辭，只得伸手接過，說道：「小弟恭敬不如從命，那就謝謝老哥哥了。」

「哈哈！」賊足怪人得意的朗笑一聲道：「這才是老夫的好兄弟，爲了替老哥哥送信，耽誤了兩天的時間，快回家去吧，有空之時，不妨多讀些書，好了，小兄弟，後會有期，老哥哥走了！」

他這聲長笑，和說話的聲音，竟然在五龍山莊時完全相同，在五龍山莊時，聲音蒼老之中，有着蒼勁之感，現在的話聲，却清明得有如鳳鳴，使人聽來像是年輕人的聲音。

卓少華方自一怔，但見一道人影有如浮矢掠空，飛射而去，瞬息之間，就沒了影。

子，心中暗暗驚駭不上，付道：「這位老哥哥飛行絕速，莫非是劍俠之流？」

不覺探懷取出他所贈的小本子來，這冊小本子只有手掌大小，用青色羊皮裝訂，十分精緻，書面上寫着：「長風子雜記」四個古篆文，略爲翻開，裡面白色宣紙，業已發黃，都是用蠅頭行楷書寫，工整秀逸，所記載的大都是各門各派的武功，評述其優缺點，看來果然是這位老哥哥幾十年所見所聞，累積的經驗談，彌足珍貴。

一時也不及細看，收入懷中，就展開腳程，一路趕回家去。

卓少華家住會稽橫溪，他父親卓清華，乃是六合門的名宿，還是當今名列九大門派六合門掌門人高天行的大師兄，曾在杭州開設武學館達四十年之久，直到前年六十大慶，才把館收歇，封刀歸隱。

卓清華爲人耿直，急公好義，贏得武林同道敬仰，因此有一個外號，人稱「泰山石敢當」，泰山石敢當，則是表示他敢作敢當，正義凜然之意。卓清華對這個外號，始終謙虛的說着：「愧不敢當。」

卓少華自幼拜在他父親同門師弟司空靖的門下學藝，這也是古人易子而教之意。司空靖下居遂安九龍峯下，精於劍術，悠遊林泉，從未在江湖走動過，大家都叫他九龍先生。

卓少華從師十年，每年清明，都要趕回家來掃墓。

這次路過杭州，結識了這位賊足老人，代送書信，耽誤了兩天時光，因此一路展開腳程，急急趕路，回到家門，差不多已是上燈時候，暮靄蒼茫！他走近門口，發現兩扇大門竟是敞開着。跨進大門，裡面不聞一點人聲，靜悄悄的一個傭人也不見，好像是一所久無人住的空宅！

卓少華暗暗感到奇怪，同時也有一絲預感似的不安，從心底升起，急步穿過天井，跨上石階，叫道：「萬大川，我回來了！」

萬大川，萬大川，是老管家，從前原是一名江洋大盜，後來經卓清華以德服人，感化了他，追隨卓清華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卓清華收歇館之後，他就擔任了卓府的總管，一向忠心耿耿，甚得卓清華的信任。

這幽靜的庭院，似乎有陰森清冷之感。

書房裡還亮着燈，卓少華衝進書房門，口中喊着：「爹，孩兒回來了！」

裡面同樣沒有人答應。

卓少華心頭不覺一沉，就在此時，突然一聲極其輕微的呻吟，從窗簾下傳來！這聲呻吟聲音雖輕，但鑽進卓少華的耳中，不啻如雷震！

「那是爹的聲音！」爹的聲音，雖然輕微，兒子也耳熟能詳。

「爹……」卓少華急急忙忙的奔了過去，天色雖已昏暗下來，但他憑足目力，仍可看到窗下一張太師椅已經翻倒，地上躺着一個人影，那正是他最熟悉的身形爹了！

「爹……」他聲音之中已經帶着哭聲，跪了下去，現在他已可看到爹慈祥的臉上，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氣息微弱，一雙失去了平日嚴正而有神色的眼睛，望着自己，張了張口，好像要說什麼。

卓少華心頭宛如刀割，垂着淚道：「爹，你傷在那裡？還不要緊吧？」

其實他不用問，也可以看出來了，爹左手緊緊按着胸口，那自然是傷在胸口了。卓少華右手吃力的抬了起來，吃力的向空招着。

卓少華趕緊伸過手去，握住了爹的手，爹手在顫抖，已經僵而且冷！

卓少華摸到兒子的手，臉上有安慰的笑容，但笑得十分僵硬，他努力張動了一下口，終於從喉嚨中迸出微弱的聲音：「孩……子，那……是……」

卓少華背心沁出冷汗來，他只聽到老父的呼吸已經越來越微弱，「一」字下面，已經說不出話來！

「爹，你快別說話了，孩兒給你老人家度氣……」

卓少華話未說完，就已感覺不對，爹的手在這一瞬，已經僵冷如鐵，爹的眼睛，也漸漸闔了起來，爹已經斷了最後一口氣！

響，依然聽不到有人答應。

卓少華跌跌撞撞的衝進娘的房裡，房中闕無一人，他找遍了後進每一間房屋，依然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娘呢？爹呢？家裡的人怎會一個不見，都到那裡去了呢？難道娘是被兇手擄去了？

他又從後進退出，朝前進奔來，就在走廊上，差點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喝問：「什麼人，膽敢闖到卓府裡來，還不給我站住？」

卓少華聽到這人的聲音，不覺一喜，忙道：「萬大川，是我。」

那是一個腰背微駝的老人，正是卓府總管鐵掌萬大川，年歲不饒人，他鬚髮已經發白，連腰背都彎了。

「你？」萬大川一手提着一把錫酒壺，雙目一注，嚶的笑着出來，欣然道：「是少爺回來了？」

卓少華和他這一對面，就聞到他口中冒出來的酒氣，急忙問道：「萬大川，剛才到那裡去了？」

萬大川咧咀一笑道：「大叔是到廚房裡弄酒的。」

他這隨口清華多年，平日忠心耿耿，就有一點嗜好，喜歡喝上一盅。

卓少華道：「家裡出了事，你可知道？」

「家裡出了事？」

萬大川雙眼一瞪，笑着道：「少爺可是沒找著老主人和老夫人？對不對？」

萬大川聽他身後，跨上石階，不覺失道：「少爺，你看，門還鎖得好好的，這是老主人走後，大叔親自上的鎖，從沒開過。」

他從腰間取出鑰匙，開了鎖，推門而入，一面回頭道：「少爺，你先等一等，讓大叔去點了燈，你再進來。」

說完，當先舉步往裡行去。

現在天色已經全黑了，書房中一片黝黑，但卓少華還是跟在萬大川身後，走了進去。

萬大川放下酒壺，從身邊取出火種，「噼」的一聲，打着了火，點燃了放在門口的一盞琉璃燈。

卓少華閃身搶上前去，掠到窗下，目光一瞥，多平日坐的一把紫檀太師椅，端正正放在那裡，方才太師椅已經倒翻了的地上，那裡有多的屍體？連自己從爹兩個手指中取下來的一支朱紅毒針，明明放在太師椅旁邊一隻紫檀茶几上的，此時也已不見。

這，簡直如夢似幻！

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萬大川站在他邊上，嘿的笑着道：「少爺，現在你相信了吧？」

「不！」卓少華搖搖頭道：「我方才明明來過，明明就躺在那裏，他老人家還說……」

萬大川似笑非笑的望着他，問道：「老主人還說了什麼？」

卓少華道：「爹那時氣息十分微弱，只說了句：『那是一』，底下就沒說出來……」

他突然「哦」了一聲，接着說道：「爹右手兩個指頭還夾着一支毒針，是我撕下長衫衣襟，裹着取下來，針明明就放在茶几上，現在也不見了，萬大川，不信你看看，衣襟這裡不是還撕下了一塊麼？」

說着，俯身去撿長衫下擺！

這一個瞬間，他發現事情不對！

自己小時候，萬大川經常抱着自己玩，自己對萬大川，可以說是熟悉不過了，他腳上一直穿的雙根根布鞋，從未穿過薄底快靴，但面前的萬大川，腳上穿的却是薄底快靴！

萬大川是卓府總管，很少出門，靴底自然不會沾到黃泥巴，（家中從來也沒有黃泥巴）此人靴上，却沾着不少黃泥巴。

他緩緩站起，看了萬大川一眼，現在室中有明亮的燈光，他發現此人身材幾乎和萬大川相差無幾，只是稍微胖了一些，萬大川沒有肚子，他的肚子有些凸出。

卓少華有此發現，心頭止不住一陣激動，迅快的盤算着，此人假冒萬大川，如果不是兇手，也一定是兇手一黨，自己要設法把他拿下才好！

一面指着衣襟說道：「大叔，你看我衣襟不是撕下了一塊麼？還有……」

他很快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接着道：「這錠銀子，也是我方才從地上拾起來的，你看上面還有很深的一個指痕……」

（四）

金枝玉葉芙蓉



東方玉

萬大川不知是計，果然伸手來接，說道：「會是誰的指痕？」

卓少華迅快五指一張，一把扣住了他的脈門，切齒喝罵道：「你是什麼人？」

「少爺，快放手。」

萬大川陪笑道：「你今天怎麼了？」

卓少華手上用力，冷笑道：「你居然敢假冒萬大川，前來騙我，你當我連萬大川都認不出來了？快說，你究竟何人？爹是不是你殺害的？」

萬大川嚇得開口吐舌，右手一翻，企圖掙脫卓少華五指，左手揚手一掌，朝卓少華頭部右側擊來。

卓少華冷笑一聲道：「你又露出破綻來了，萬大川學的是鷹爪門武功，從不使拳的。」

口中說着，右手五指用力，緊緊扣着對方手腕不放，左手化掌，向右迎擊過去。這一拳一掌，雙方都快，結結實實的接個正着，萬大川似是功輸一籌，被震得腳下浮動，踉蹌後退了一步。

卓少華乘機一個輕旋，左腳前進，人已到了萬大川的右側，左手如刀，一下朝他右肩後方切下。萬大川一隻右手，被卓少華扭斷，口中「啊」了一聲，一個人上前往前倒下。

卓少華更不待慢，左手出指如風，連點了他「鳳尾」、「精促」二穴，右手五指一鬆，放開對方手腕，轉到萬大川面前，冷笑一聲道：「方才這一記擒拿手，就是我小時候萬大川教的，你沒想到吧？憑這點能耐，大概只是個小角色罷了，快說，你是什麼人？是誰支使你來的？」

萬大川身不能動，瞪着雙目，怒哼一聲，沒有作聲。

卓少華冷笑道：「你臉上大概易了容，我倒要看看你是誰？」

說罷，轉身從几上拿起一杯冷茶，朝他臉上潑去，再「嘶」的一聲，撕下一塊衣襟，往他臉上重重的拭了兩下。

這一拭，却並未拭去他臉上的易容藥物，但因用力太重，拭過之處，皮膚間却被拭起了一層皺紋。

卓少華從小就聽萬大川說過，江湖上許多黑道中人，都會一點易容術，有的人戴的是人皮面具。普通易容藥物，只須用茶水一拭，就可以拭掉，如果戴了人皮面具，要從耳後揭起。

現在，顯而易見，這人臉上，是戴着人皮面具了。卓少華一手按着萬大川的頭，仔細的察看了一陣，然後手指沾了點口水，朝他耳後輕輕一抹，果然立時隨指捲起一層薄薄的油皮，心中一喜，就用兩個指頭小心翼翼的拉着油皮，往前揭去。

萬大川穴道被制，四肢無法動彈，只得任由卓少華擺佈，口中厲聲道：「小子，你會後悔的。」

卓少華道：「本少爺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後悔。」

他細心從萬大川臉上揭下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萬大川自然也不是萬大川了，那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濃眉漢子。

「你現在還有何說？」

卓少華把這人皮面具揣入懷裡，一面冷冷地道：「你在本少爺面前，想充硬漢，門也沒有，告訴你，除非我問一句，你老實的答覆我，本少爺還可網開一面，否則我就要你嘗嘗『分筋錯骨』的厲害。」

順手拖過一把椅子，在那漢子面前坐下，喝道：「說，你是什麼人之命，假冒萬大川來的。」

那漢子閉上眼睛，充耳不聞。

卓少華怒喝一聲，伸手指，朝他「游魂穴」上點落，喝道：「我再問你一句，你再不說話，莫怪我不客氣了，你是什麼人支使你來的？」

那漢子依然沒有作聲。

卓少華右手一抬，正待朝他「捉命穴」上點去，忽然，他發現面前這人的臉色在這一點間，變得死灰一般，毫無血色，心中不禁生疑，伸出去的手，在他肩前重重戳了一下，喝道：「你少在本爺面前裝死……」

那漢子經他手一指，竟然應指撲倒地，上，眼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來！

卓少華心頭暗驚，他不知道那漢子口中藏着毒藥，是服毒自戕而死，付道：「這厮竟然嚼舌死了，這……怎麼辦呢？」

他究竟從未在江湖走動，毫無經驗，也沒去搜那漢子的身，用手探了探他鼻息，早已氣絕，一時慌了手脚，心想：「總不能讓他死在爹的書房裡。」

兩手抄起漢子的屍體，飛也似的奔到後園，找了一柄鏟，在牆角邊挖了個坑，把屍體埋了。

經過一陣折騰，累出了一身大汗，眼看這一片家園，陰森森的找不到一個人，他心頭這份惶急，真是無法形容！

這變化實在太突然，太驚人了，卓少華只是想着，爹是不是遭了歹人的毒手？娘是不是被人擄去了？還有萬大川、蕙香，和家裡其他的人，都到那裡去了呢？

他爹和娘到六合去了，不知這話是否可靠，但方才自己明明看到爹躺在書房地，怎麼又會不見了呢？

一連串的問題，使他腦中紊亂得無法找出合理的答案來。

「自己該怎麼辦呢？……」他想到：「如今唯一的辦法，只有先去請師父了。」

一念及此，那還猶豫，急急奔出屋去，奔向大路。

路上一片黑暗，晚上，春寒料峭，不輸於凜冽的冬天，卓少華頭上直冒着汗，他還空着肚子，也忘掉了饑餓，只是不住的提氣，發足狂奔，恨不得立時趕到遂安，立時見到師父。

快四更天了，前面隱隱可見望見蕭山城，卓少華一口氣奔行了幾十里路，覺得甚是口渴，捨了大路，找到一條小河邊，俯下身，雙手捧着河水，喝了幾口，正待直起身來。

忽然聽到一陣雜沓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似有五六個人，也在夜裏趕路，這就閃到一棵柳樹底下，隱住身形，凝目看去。

大路距離河邊，還有六七丈遠，他從小練功，目力敏銳，雖在黑夜之中，依稀仍可看清幾分。

這一行，一共是六個人，前面一個中等身材的，似是領頭之人，稍後是三個老者，最後兩人，身材魁梧，生相驍悍，腰間跨着長刀。

這三個老者，卓少華一眼就認出來了，那正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

糟糕，這真叫冤家路窄，自己會在這裏遇上他們，萬一被他們發現了，這孟氏三雄，心胸狹仄，豈肯放過自己？

只見領頭的中等身材漢子左手向後一擺，沉着聲道：「好了，快到蕭山了，就在這裏歇息再走吧！」

一行人果然立時停住，那中等身材漢子

大模大樣的獨自在路旁找了塊大石，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糟糕，他們這一停下來，很可能會到河邊來喝水，

自己豈不被發現了麼？卓少華心頭暗暗焦急，人，都會急中生智，他這一急，登時想起自己懷中有一張人皮面具，何不戴上了，這樣一來，孟氏三雄不就認不得自己了麼？

這就悄悄從懷中取出面具，兩手翻覆到臉上，然後又用手掌貼着臉在耳後輕輕按平。

一面按着，一面忍不住悄悄的朝對方幾人看去。

那中等身材漢子大馬金刀的已在一方大石上坐下，孟氏三雄却依然一排站在他邊上，並未坐下，另外兩個彪形大漢，也並未坐下，只是一手按着刀柄，虎視眈眈的望着三人。

卓少華心中覺得奇怪，暗道：「看來這中等身材漢子，身份比孟氏三雄還高，這人會是誰呢？」

就在此時，只聽孟居義道：「副管事，貴上究在何處，老朽兄弟……」

中等身材漢子沒待他說完，就截着他話頭，冷冷道：「我已告訴過三位了，到了地頭，自會知道，路上不准多問。」

「不准多問」，這口氣好生大，孟氏三雄，在長江上流，可以說是響噹噹的人物，他居然用這般口氣對他們說話。

孟居禮抗聲道：「老朽兄弟，在江湖上也薄具聲名，貴上副管事前來相邀，這一路，竟把老朽兄弟視同囚犯，老哥究竟……」

「視同囚犯」，這四個字鑽進卓少華耳朵，更是驚詫無比，暗道：「原來他們是被人押着來的，無怪那兩個彪形大漢，一手按刀，虎視眈眈的望着他們，生怕他們逃走似的。」

中等身材漢子一手端着下巴，嘿然冷笑道：「兄弟只是奉命行事，孟老大，你可知敝上臨行時，跟兄弟如何交代的麼？」

孟居禮道：「老朽兄弟正想聽聽。」

中等身材漢子冷笑一聲道：「敝上交代，你們兄弟三個如敢抗拒，要兄弟格殺勿論，兄弟這一路，對三位已經够客氣了。」

「格殺勿論」，這是何等嚴厲的話？除了押解的是江洋大盜，官廳才會在公文書上，加上這麼一句：「如果中途脫逃拒捕等情，可就地格殺勿論。」

但孟氏三雄在地方上是一方領袖，在江湖上，是一方大豪，在武功上，是一派宗主，現在這話居然是對孟氏三雄說的！卓少華幾乎不敢相信，腳下不禁移動了一下。

突見中等身材漢子目光炯炯朝河邊投射過來，口中沉喝一聲：「什麼人？」

卓少華雖然一驚，一時急中生智，心想：「自己戴上面具，假扮了萬大川的賊人，就不該身穿長衫。」急忙輕輕脫下長衫，圍成一團，往樹根下一塞，口中應道：「是……小的……」

他這句話堪堪出口，就見一名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已經一手按着刀柄，大步走了過來，在這情形之下，他不得不彎着腰，從河畔下走了上去，朝那中等身材漢子拱手，正待開口！

中等身材漢子目光一注，沒待他開口，就沉聲喝罵道：「諸君，你不是奉派到橫溪早家去的麼？怎麼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裏作甚？」

「奉派到橫溪早家去的」這幾個字，鑽進卓少華耳朵，心頭止不住一陣狂跳！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那假扮萬大川的賊人嘴舌（他並不知道賊人口中預藏毒藥）自戕，自己正好找不到線索，聽他口氣，自是和那賊人一黨的！

假扮萬大川的賊人，原來叫做褚彪。

卓少華有此機會，豈肯輕易放棄？立即躬身道：「回副總管，這是他方才聽孟居義稱呼中等身材漢子的（小的在早家等了一個更次，並沒有人，所以……只好起來去覆命……方才是河邊喝了口水，發覺有人行來，故而躲在樹下……」

他因不明瞭內情，只好含糊着回答。

中等身材漢子大模大樣的用手端着下巴，輕輕點了下頭，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隨本座回去了。」

卓少華低着頭，應了一聲：「是。」

中等身材漢子微一領首道：「好，咱們可以走了。」

說罷，站起身，當先往大路走去。

卓少華垂着雙手，裝出一副恭敬模樣，跟在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亦步亦趨的走去。

孟氏三雄也由兩名彪形大漢押着跟來，一行人脚下均快，繞過蕭山城，折而向南，不多一會兒，便已趕到義橋，（地名）只見一艘烏篷船（紹興一帶的手搖船，中艙覆以黑漆篷，謂之烏篷船）緩緩從江心駛了過來。

船頭站着一名短髮漢子高聲道：「客官渡江？一共有幾位？」

中等身材漢子冷然道：「三位。」

卓少華心中暗暗一動，付道：「這一行，連自己已在內，一共有七個人，他怎麼說三位呢？」

思忖之間，烏篷船已經緩緩靠岸。

站在船頭的漢子，一手提着船纜，一躍登岸，拉住船頭，立即朝中等身材漢子躬身，恭敬的道：「副總管請登船。」

卓少華暗哦一聲，付道：「這副總管說的『三位』，可能是他們的暗號了。」

中等身材漢子口中哼了一聲，當先舉步跨下船去。

卓少華和孟氏三雄等人，也跟着下船，俯身跨入中艙，大家只有席地（在船板上坐下）。

只有中等身材漢子取身份較高，船家替他獨自中艙準備了一把藤椅，中等身材漢子落座之後船頭那漢子巴結的送上了一茶壺陪着笑道：「副總管請用茶。」

中等身材漢子托大的「唔」了一聲，接過茶壺，湊着嘴喝了起來。

船頭漢子彎着腰躬身，退了出去，隨手掩上了船篷。

船艙一片黝黑，船已開始駛向江心，卓少華自幼練武，內功已有相當基礎，自可目能夜視，但他只是低垂着頭，假裝打盹，不敢多看，為的是怕中等身材漢子看出破綻來。

目前他弄不清那個中了毒針死去的爹，是真的，還是假的？假如爹沒有死，也一定和娘一起被賊人劫持去了，孟氏三雄不是一個例子麼？

他們劫持爹、娘，又劫持孟氏三雄，這到底為什麼呢？

爹的武功不在孟氏三雄之下，但如果三個人聯手，爹也不會是三人之敵，但孟氏三雄却被對方一個中等身材的副總管和兩個彪形大漢，就乖乖的押着來了。

由此推想，這位副總管的武功，定是強過孟氏三雄甚多！

也可以由此推想，爹被他們擄來的成份也極大了。

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種極大的希望，寧願爹也被他們擄來了。

那麼自己親眼看到爹躺在書房裡，中針死去，又作何解釋呢？

接着，他又自己找到解釋了，這不過是賊黨玩的把戲，和賊人假扮萬大川一樣，只是想騙騙自己而已！

當然，他這樣解釋，仍有許多不合情理之處，但身為人子，誰不希望爹還活着呢？只要爹活着，縱然暫時被賊人擄去，總有救出的一天，這總是希望。

於是卓少華又思索着這批賊人的來歷，他們很可能是擄人勒索的匪徒，不是麼？爹開過多年藥舖，賊人自然認為爹一定有很多積蓄。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財勢雄霸一方，自然也是綁匪的大目標了。卓少華閱歷不深，他能想到的，自然只有這些了。

天色漸漸接近黎明，船也漸漸緩慢下來，終於靠岸了。

船頭那漢子迅快跳上岸去，繫好船索，又跳上船來，打開前艙，躬身道：「啓早副總管，船已靠岸了。」

中等身材漢子口中應了一聲，就起身走出艙去。卓少華等人，也跟着相繼走出，跟着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上岸。

那漢子口中說着：「小人恭送副總管」副總管當然不會去理睬他，只是自顧自的加快腳步走去。

這時天色才亮不久，田野間還蒙着一層薄霧的晨霧，但這條路，卓少華却認出來了，這是富春江邊上的三河，（地名）再向西，是更樓（地名），蘭赤山，再往西，就是師父住的九龍峯了，只不知中等身材漢子帶着一行人是要往那裡去呢？

一行由中等身材漢子領頭，腳下走得很快，卓少華對這一帶的路很熟，他已經看出來了，中等身材漢子走的是荒僻小徑，有時故意迂迴着避開村落，因為這是白天，他繞道避開了更樓和羅銅兩處村莊，自然是為了避人耳目。

（五）

現在一行人已經踏上山路，這是往蘭赤山去的路徑，由此可見他們賊巢，就在蘭赤山無疑！

卓少華的心，開始跳了，他想到爹和娘，可能就在山上，自己該怎麼辦呢？

論武功，連爹和娘三雄都不是他們對手，自己當然更非他們之敵……

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來了，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只好相機行事，能多，娘救出更好，萬一不成，好在這離九跳峯不遠，可以去投師父設法。

這一想，緊張的心情，登時放鬆了些，但緊握的雙手，還是暗暗沁出汗來！

山道迂迴，林木蔥鬱，一行人隨着山勢，繞過兩重山脚，現在登上了盤曲的小徑，太陽已經升得很高，大概是巳時時光了，山坳間矗立着一座莊院。

中等身材漢子走到莊院門前，腳下一停，這一瞬間，他忽然收起了一路上不可一世的托大、狂傲的氣概，卓少華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後，但他也像船頭漢子一般，連腰都有些彎了，摒着息舉手叩門。

兩扇木門呀然開啓，一名青衣漢子一眼看到中等身材漢子急忙行禮道：「副總管回來了。」

中等身材漢子只點了點頭，就低聲問道：「莊主起來了麼？」

他這句話，問得聲音極輕，卓少華站在他身後，用心諦聽，才聽到的。

青衣漢子道：「就在廳上。」

中等身材漢子點點頭，回過身來，低聲道：「你們隨我進去。」

隨着即舉步往門內行去。

卓少華原是極聰明之人，他靈機一動，暗想：「副總管奉命出去，現持孟氏三雄，回來了，自然要向上面交差，自己該讓孟氏三雄走在前面才是。」

這就身形一側，讓他們走在前面，自己則跟在兩個彪形大漢身後走入。

那青衣漢子因卓少華是副總管來的，也就沒有多問，等他進入大門，就闔上了門。

入門，是一座寬敞的天井，中等身材漢子早就低下了頭，一副虔敬模樣，走近石階，就站下來，躬身道：「屬下吉鴻飛叩見莊主，並向莊主覆命。」

他這一自報名號，卓少華暗暗一怔，付道：「吉鴻飛，這名字很熟，自己曾聽師父說過，他是天台山國豐寺智遠老和尚的俗家弟子，因犯了戒，被智遠長老逐出門牆，後來在三北一帶當海寇，名頭很響，人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翻天手』，他居然當起匪的副總管來了。」

只聽廳上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叫他進來。」

接着但見從廳上走出一個綠衣使女，脆聲道：「莊主叫你們進來。」

這使女眉目娟好，看去不過十七八歲，腰間佩一柄綠絨長劍，說完，俏生生回身走入。

吉鴻飛口中應了聲「是」，回身道：「你們隨我進去。」

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他這回神色自然更虔敬，規矩矩的拾級而上，跨進大廳。

孟氏三雄和卓少華隨着他跨入廳門，兩名彪形大漢却在階下停了下來。

卓少華又是一陣心跳，略一瞻顧，就低下了頭，也裝出一副虔敬模樣。

這一瞻顧，雖然只是目光一瞥，但已大概看清了廳上的情形，正中上首，一把交椅上，端坐着一個白鬚綠袍老者，神情就是莊主了。在他身後左右兩邊，侍立着兩個綠衣佩劍使女，右邊一個正是方才在階上傳話之人。

綠袍老者左首，端立着一個面目陰沉的青衣人，年在五旬以上，不知什麼身份？

吉鴻飛急步趨到綠袍老者面前大約還有三两步，就腳下一停，躬身道：「屬下叩見莊主。」

「唔！」綠袍老者目光一抬，看了孟氏三雄一眼，點頭道：「很好，你把孟氏三雄請來了。」

吉鴻飛垂手應了聲：「是。」

綠袍老者目光又轉到孟氏三雄身上，徐徐說道：「老夫久聞孟氏三雄大名，能把三位請來，老夫至表歡迎。」

他雖然沒有站起身來，但語氣還算客氣。

這一向孟氏三雄說話，吉鴻飛連忙退後了幾步，站到青衣人的下首。

孟居禮一抱拳道：「老朽想先請教莊主的名號。」

綠袍老者淡淡一笑道：「孟老哥只要知道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就好了。」

孟居禮道：「莊主既然不願見示名號，那麼老朽還要請教一聲，莊主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綠袍老者道：「不錯，老夫是江湖人，但和黑白兩道，均無瓜葛。」

這句話等於沒說。

孟居禮道：「莊主既然諱莫如深，老朽可以不問，但莊主把咱們兄弟劫持而來，總有個目的吧？」

綠袍老者莞爾一笑道：「老夫着吉副總管把三位請來，確是有事相商……」

孟居禮忍不住道：「莊主這『請』字太客氣了，吉鴻飛簡直把我們兄弟當作囚犯，是押解來的。」

綠袍老者微微一笑，和聲道：「吉鴻飛對三位有冒犯之處，但情非得已，還望三位幸勿介意。」

孟居禮接口道：「莊主方才說的有事要和我们兄弟商量，似乎還把我們兄弟當作客人，請問莊主，這是待客之道麼？」

綠袍老者沒有回答，只是側臉朝站在左首的青袍人吩咐道：「鹿總管，你陪孟氏三雄到西廳奉茶，順便把老夫的意思，和他們三位談談。」

卓少華心中暗道：「原來這面目冷森的青衣人，是他們總管。」

青袍人躬身應是，轉過身，朝孟氏三雄拱拱手道：「三位請隨兄弟到西廳奉茶。」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孟居禮道：「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這風客的鹿島麟鹿老哥吧？」



金甌王芙蓉

玉方東

綠袍老者絲毫不以為忤，微微一笑道：「你方才不是聽過了，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

卓少華道：「總該有個姓名吧？」

站在綠袍老者身後左邊一個綠衣使女叱道：「放肆！」

綠袍老者徐徐說道：「老夫嚴文瀾，文章的文，波瀾的瀾。」

他身後的兩個綠衣使女聽得大奇，相互看了一眼。

卓少華道：「在下卓少華，少年的少，文章華國華的華。」

綠袍老者點頭道：「是泰山石敢當卓老英雄的令郎。」

卓少華道：「不錯。」

綠袍老者問道：「所為何來？」

卓少華盛氣的道：「莊主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綠袍老者道：「方才卓少俠不是自己說的麼？褚彪在你家就了一個多時辰，沒遇上個人麼？」

卓少華道：「他就是遇上了在下。」

綠袍老者道：「褚彪人呢？」

卓少華道：「死了。」

綠袍老者道：「是你殺了他？」

卓少華道：「是他自戕身死的。」

綠袍老者道：「因此你就喬裝了他，混入蘭赤山莊來的。」

「不錯。」卓少華道：「在下要向莊主查問家父、家母的下落的。」

綠袍老者道：「令尊、令堂並不在這裏，你可以走了。」

「走？」卓少華道：「家父、家母難道不是被你們劫持來的？」

綠袍老者道：「老夫看你年幼，不與你計較，老夫方才已經說過，令尊、令堂不在此裏，難道還會騙你不成？你快去罷！」

卓少華心中暗道：「爹、娘全落在他們手中，我如何能走？」

一念及此，不覺冷笑道：「你說話能相信嗎？」

綠袍老者道：「老夫言出如山，普天之下誰敢不信？」

他這話說得口氣極大！

卓少華道：「如果不是你們劫持了家父、家母，你們何用派褚彪喬裝萬大叔守在人家裏？如說你們沒有劫持家父、家母，你們現持孟氏三雄，是我親眼目觀之事，你們還想賴麼？」

綠袍老者目光漸轉冷厲，喝道：「卓少華，老夫面前，還沒有人敢如此放肆說話，你膽子不小！」

卓少華道：「卓某是找家父、家母來的，你既敢現持在前，怎麼又不承認了？」

綠袍老者冷冷的道：「老夫好意放你一條生路，你既然如此倔強，那就不用走了。」

卓少華道：「你想把我留下？」

卓少華大笑道：「蘭赤山莊未必是龍潭虎穴，卓少華既然敢來，就未必放在眼裡。」

綠袍老者怒聲道：「你……」

站在下首的吉鴻飛却在此時喝道：「小子，你是找死？」

卓少華俊目放光，斜睨了吉鴻飛一眼，冷笑道：「吉鴻飛，我和你主子說話，你還沒有資格插嘴。」

他已經豁出去了，當然不在乎吉鴻飛，話聲一落，就伸手一指綠袍老者，朗聲道：「在下那就領教領教你蘭赤山莊莊主的高招。」

吉鴻飛氣得臉色發白，躬身道：「莊主，這小子太放肆了，屬下……」

綠袍老者沉吟一聲，擺擺手道：「沒你的事，他既然向本座挑戰，本座就讓他見識見識。」

吉鴻飛連連躬身應「是」，心中却不禁暗暗嘀咕：「這位主子平日很難說話，今天怎麼了？」

綠袍老者目光一抬，朝卓少華問道：「你要和老夫如何比法？」

卓少華道：「拳掌兵刃，悉聽尊便。」

綠袍老者微哂道：「就憑你與司空靖學的幾手，只怕連老夫一掌也未必接得下來。」

卓少華道：「在下若是勝了呢？我要你立時釋放家父、家母，你答不答應？」

綠袍老者道：「你父母確不在此地，老夫何須騙你？好，你接得下老夫一掌，老夫就讓你生離蘭赤山莊。」

卓少華正待開口，突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傳入耳中：「你父母在不在蘭赤山莊，還日後自會知道，此刻不可逞血氣之勇，還是及早離去的好，良言盡此。」

這話明明是綠袍老者說的，卓少華不由得一怔，一時不知他以「傳音入密」跟自已說話的意思何在？

這時綠袍老者已經緩緩站起身來，沉聲道：「你使什麼兵刃？」

卓少華道：「你呢？」

綠袍老者道：「老夫一向很少使用兵刃。」

卓少華道：「在下那就向莊主討教拳掌好了。」

「你果然很狂傲！」

綠袍老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徐徐道：「老夫看你在泰山石敢當的份上，不妨讓你先攻三招。」

卓少華劍眉一挑，冷然道：「動手過招，講究公平兩字，在下還不用莊主禮讓。」

綠袍老者不耐道：「多言無益，你只管出手好了。」

「好！」卓少華大聲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雙手倏然一分，左掌在外，右掌在內，在胸前交叉，隨着身形一轉之勢，左腳突然跨上半步，左手劃了一個圓圈護胸，右手堅立如刀，朝綠袍老者筆直劈去。

（六）

這一着，說來動作頗多，但實則出手之快，有如旋風一般，身形一動，手掌已直逼綠袍老者胸前。

他此式在「六合擒妖手」上名為「推門擒雀」，右手只是推門，等到右手推出，左手驟發，食、中、大指勾曲如鉤，一下朝「肩井」和「鳳尾」穴抓落，使的是擒拿手，一兩式，以快捷制敵。

綠袍老者左手直垂，右手摸着胸前，白髯，站着沒動，只口中低吟了一聲，卓少華右手逼近他胸前，他還是沒動，等到卓少華一個飛旋，轉到他身後，他還是沒動，但就在卓少華三指朝他左肩扣落之際，他好像背後長着眼睛，身子輕輕一側，隨着轉了過來，卓少華三個指頭，只是毫釐之差，就落了空，他果然沒有還手反擊。

卓少華一招落空，豈肯罷休，右足朝前橫跨半步，欺到綠袍老者側面，雙掌齊發，右手如刀，劈向頭臉，左手又是一記擒拿手，朝他右手「曲池穴」上抓去。

綠袍老者脚下斜跨半步，跟着卓少華的橫跨步，轉了過來，看去根本沒有什麼身法，但恰好和卓少華正面相對，避開了卓少華雙手的襲擊，他却依然左手下垂，右手攏攏，連手也沒動一下，就輕易的錯了開去。

要知道「六合擒妖手」，乃是九跳先生司空積數十年經驗，從六合門武功中化出來的擒拿手法，也可以說是六合門武功中的精華所在。因為六合門一向以劍術馳譽武林，却沒有人知道六合門的擒拿術「三指功」，也是武林一絕。

卓少華連發兩招，都被綠袍老者輕易避開，心頭自然十分驚異。

他會聽師父說過：「如論武功，江湖上比為師強的人，何止千百，但論擒拿技巧，江湖上能閃避得開的，只怕也寥寥無幾。」

就因為師父說過這句話，他才說出和綠袍老者比拳掌的話來。

這時他才感覺到綠袍老者果然武功奇高，連師父最得意的擒拿手法，竟然連對方半點衣角都沒有沾到，一時不禁動了逞強之心，一聲不響，突然雙掌一變，掌勢開闊，酒出一片掌影，錯落如雲，重疊而生，使出「六合掌」中的一招「橫瀾六合」。

這一記掌式，當真玄奧無比，蘊藏了許多變化，掌勢乍發，身形如影隨形，幾乎把綠袍老者上下、前後、左右六方，一齊封住！

卓少華急忙回手一掌，橫掃出去，但自己掌勢已經用老，對方閃出之處，好像就是自己為他留的空隙，自然够不到了。

綠袍老者冷冷道：「三招已過，現在你該接老夫一招了。」

卓少華出口，右手緩緩提了起來，卓少華迅疾後退一步，左掌右掌交叉當胸，目光凝注着綠袍老者右手。

耳中突聽一聲極細的聲音傳來：「你這招『雙掌當胸』，雖可中途變招，進為『連環三擊』，以封代攻，但絕破不了我的『九轉一掌』，此刻速以『秋水橫舟』，推出右掌，再使『月移花影』，『烘雲托月』兩招，庶可化解，但使出這三招之後，身必前傾，必須再使『喜鵲轉枝』身法，方可避過震力，好了，你快使吧，不用看我的招式，依言施為，決不會錯。」

卓少華聽得又是一怔，心想：「他為什麼要告訴我化解他的掌勢呢？」

尤其是他化出的三招掌法，一記身法，却都是自己六合門的掌法、身法，如以常理來說，自己這招『雙掌當胸』，可守可攻，轉化為『連環三擊』，側身進招，更足以封拆代攻的手法，遠比他說的三招身法，更具威力。

這原是心念一動之間的事，卓少華因對方一再傳音示警，而且經過方才三招搶攻，已知對方身手，高出自己甚多，從許多小節看來，他對自己似無惡意，那麼他之所以要傳音示警，好像是不願他手下人知道。

卓少華人本聰明，這一想，登時若有所悟，忖道：「我就姑且依着他所說的手法試試，如果情勢不對，再變招也來得及。」

一念及此，立即便使了一招「秋水橫舟」右掌豎立，向右劃出。

這一劃果然給他劃對了，但綠袍老者從他寬大的袖中伸出來的一隻枯黃手掌，剛到胸前，就被自己向右劃出的掌緣，一掃而過。

那知對方伸出來的手掌，竟然柔若無骨，一掃之後，自己右掌已向右滑出，而對方的手掌，卻依然往前推來！

卓少華暗吃了一驚，他手掌明明被自己格出，怎麼……

一時無暇多想，身子急忙向左一個輕旋，右手隨着轉身之際，倏然收回，雙掌在胸前劃起半個弧形，左前右後，朝左前方推出，這招使的正是「月移花影」。

他雖然沒有見招拆招，只是依照綠袍老者告訴他的手法使出，但比見招拆招，還要精準，雙手先後推出，正好和綠袍老者推來的手掌相遇！

這回是左手先推上，而且正好推在對方手腕上，照說，既然推上，應該把對方手掌推開了，但事實上，竟然並非如此！

這好像抽刀斷水水流，卓少華的左手，就像是刀，朝流水中砍去，一刀砍下，水還是流了過來，他隨後推出的右手，竟然和對方的手掌接觸上了！

這真是怪事，對方這一掌，好像永遠格不開的一般！

「九轉一掌」，這大略就是他說的「九轉一掌」了。卓少華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如果使出「連環三擊」，側身進招，第一記推不開對方掌勢，此時早已被對方的掌勢推中了。

他既已使出綠袍老者說的不假，緊隨着「月移花影」之後，就脚下斜退，身形微蹲，趕緊使了一招「烘雲托月」，雙手往上一托。

這一下，雙手果然托住了綠袍老者的腕底，一時感覺壓力奇重，雖被托住，在對方掌力一震之下，幾乎站不住，急忙雙腳連移，身形輕微往左閃出，使的也正好是「喜鵲轉枝」。

這一閃出，正好又回到了原來的位子上，和綠袍老者對面而立。

卓少華身為六合門弟子，對六合門的手法、身法，也已苦練了十一年，但他幾乎連想都沒有想到，自己依照綠袍老者說的三記掌法，一記身法，不僅輕易易舉的接了對方神妙無方的一掌，而且還毫釐不爽，又回到了原地，一時不禁怔怔的望着綠袍老者，說不出話來。

綠袍老者徐徐說道：「杜鵑，妳吩咐下放行。」

站在他右首的綠衣使女躬身「喏」了一聲，進步細碎，隨着卓少華身後，走出大殿，嬌聲道：「莊主有令，卓公子離開本莊，一體放行，不得留難。」

卓少華跨下石階，聽了綠衣使女傳出莊主的命令，但卻聽不到有人答應，心中暗暗覺得好笑，忖道：「這位嚴莊主的口氣，當真托大得狠，好像他手下有着千軍萬馬一般，自己是從他虎帳中走出一體放行，無數軍營和崗哨，才會要他手下一體放行，不得留難，現在自己只要走出他蘭赤山莊大門就好，何用說這些排場話？」

心中想着，人已穿過天井，跨出二門，只見一名看門的青衣大漢看到自己出來，迅快的開門，右首一扇邊門。

卓少華朝他略為點頭，就舉步走出，那漢子又迅快的關上了門。

卓少華仰首看看天色，還不到午牌時光，這就酒開大步，往山下奔去。

從昨晚到今天，他經歷了許多事，這些事情，有的和他切身有關，有的和他毫無關係，但都使他無法解釋，他必須儘快趕到九跳峯去找師父，因此回到山下，就一路往西奔行。

蘭赤山莊和九跳峯，相距不過五十來里，路程，以卓少華的脚程，不消一個時辰，就趕到了。

九跳峯南麓，溪流潺潺，水清林秀，竹籬茅舍，在啾啾鳥鳴聲中，愈發顯得幽靜絕俗！

這裏就是九跳先生隱居之所了。

卓少華奔近房舍，腳下也不自覺的慢了下來，伸手輕輕推開離門，踏着田畦小徑，溜達走到門口。

兩扇木門便已呀然開啓，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青衣童子，一眼看到卓少華，欣喜的道：「卓師哥，你回來啦！」

卓少華朝他點點頭，悄聲問道：「師父還在練功房裏？」

青衣童子把紙包塞在卓少華手裡，說道：「我聽師父說，六合路遠得很，多帶些盤川，總沒有錯，你快收下。」

卓少華也沒去過六合，不知身上這點銀子够不够，這點點頭道：「好，我收下，就暫時跟師弟借的好了。」

青衣童子道：「我們是師兄弟，卓師兄不用客氣。」

「謝謝你。」卓少華握了握小師弟的手，說道：「那我先走了。」

青衣童子一直送出竹籬門口，才揮手道：「卓師哥好走。」

卓少華也和他揮揮手，轉身往大路奔去，他只有每年清明，回家一次，從九跳峯到會稽，只有這條路，他是熟悉的，也可以說從未出過遠門。（當年交通不便，從遠安到六合，隔了一個省份，自然算是出遠門了。）

他只知道本門掌門人住在江蘇六合縣，並不知道怎麼走法？這天傍晚時光，趕到淳安，找了一家小客店住宿，第二天會了店賬，就向橫上的帳房先生打聽去六合的走法。

淳安只是浙西的一個小縣城，客店帳房也是個足不出門的人，你問他杭州怎麼走？南京怎麼走，他還說得出方向來，問他六合，他就只是搖頭，說沒聽過。

恰好邊上有个布販，插口道：「六合還往北就是吳興、長興，再從宜興到鎮江，渡過江，是眞州，六合就在眞州的西邊。」

卓少華連連稱謝，出了店門，就一路往北奔行。

現在雖然還是二月中旬，早晚春寒料峭，但你在溫暖的太陽底下趕路，還是會跑出一身汗來。

在淳安和分水之間的坑口，是從淳安到臨安，到富陽去的必經之路。

這是一個很荒僻的小村子，大概總共也不過十來戶人家，除了這裡，前後二三十里，就再也找不到村落，於是這個小村子，就成為行旅中午打尖的地方，村口路旁，就有兩三家賣茶水、酒菜的小棚子。

此刻正是中午時光，卓少華剛走到路邊，就聽棚下有人招呼着：「客官，進來歇歇脚吧，喝口茶水，吃碗麵，再上路不遲。」

卓少華奔行了一個上午，確實感到又渴又餓，這就舉步往棚下走去。

松棚底下，一共只放着品字形的兩張半板桌，靠路口兩張桌上，已經坐了七個漢子，有的敞開着胸膛，有的高擡着二郎腿，正在大碗喝酒。

只有靠裡一張半桌上，坐着一個少年文士，斯文的喝着茶。那少年文士看到卓少華走入，立即放下茶碗，含笑說道：「兄台這裏請坐。」

卓少華只覺這少年文士斯文可親，也就迎了過去，抱拳道：「打擾兄台了。」

少年文士面貌清俊，衣衫整潔，一望而知是一位平日很少出門的讀書相公，他望着卓少華親切一笑道：「兄台大概趕了不路，不用客氣，快請坐下再說。」

卓少華在他對面的位子上坐下，就有一名伙計送上一碗茶水，含笑說道：「這位客官要吃些什麼？」

少年文士不待卓少華開口，就一擺手道：「你把我叫的酒菜送來就好，我和這位兄台萍水相逢，要好好的喝上幾杯。」

卓少華本待叫一碗麵就好，經他一說，自己就不好開口了，一面忙道：「在下還要趕路，兄台……」

（七）

少年文士含笑道：「兄弟正嫌一個人路上寂寞，萍水相逢，亦是前緣，兄台再客氣，豈不見外了？」

卓少華道：「在下還未請教兄台大名？」

少年文士道：「兄弟姓藍，兄台……」

卓少華道：「原來是藍兄，在下卓少華。」

藍允文道：「卓兄往何處去？」

卓少華道：「卓兄，我前在六合，只得說道：『在下是到鎮江去的。』」

藍允文欣然道：「兄弟正好也是到鎮江去的，我們正好同路。」

剛說到這裡，店伙替兩人擺好杯筷，接着端來了一盤牛肉，一盤白切雞，一盤酒，一盤炒麵，和一盤炒飯。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位藍兄一個人居然叫了這許多酒菜。」

藍允文早已伸手取過酒壺，給卓少華面前斟滿了酒，自己也倒了一杯，就舉杯道：「卓兄，你我邂逅不易，荒村野店，薄酒粗肴，兄弟一向不喜敬酒，我們一見如故，就隨意吃吧！」

說罷，喝了一口。

卓少華連忙舉杯道：「藍兄雅人，在下能和藍兄萍水相逢，真是快事，在下乾此一杯，聊表敬意。」

藍允文目光一閃，欣然道：「卓兄快人快語，兄弟這一杯，那也該乾了。」

他本已放下酒杯，隨着話聲，果然又取起酒杯，一乾而盡。

兩人杯酒論交，這一番傾談，竟是愈談愈覺投機，真是相見恨晚。

卓少華也在他談話之中，才發現這位藍兄才華卓絕，博學強記，經史百家，詩詞歌賦，無不通曉，心中更是好生欽佩。

兩人只顧談話，回頭看去，鄰桌的人，都已先後上路。伙計又下了兩碗湯麵送上。

卓少華難得遇上一位知己良友，心情十分愉快，把一碗麵連湯帶湯，吃得津津有味。

藍允文只用筷子挑了幾口，便自停住，從身邊掏出一錠碎銀，會過酒帳，含笑說道：「卓兄，我們也該上路了。」

兩人走出松棚，卓少華因有藍允文同行，他是一個讀書相公，脚下自然不好走得快，趕到分水，已是上燈時候。

藍允文似是對城中街道十分熟悉，領着卓少華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客店，要了兩個房間。

店伙退去後，卓少華忍不住問道：「藍兄，今晚你要客？」

藍允文朝他微微一笑，接着詞色切切地道：「卓兄，我們萍水相逢，一見如故，這幾天天來，可說歡若生平，只可惜會短難長，明天雞鳴之時，就要分手了，不知何年何月，方得重晤，今晚，是我兄弟的惜別宴，自然要豐盛些了，除了你我二人之外，那還有什麼客？」

卓少華聽得大為感動，黯然道：「這路上，多蒙藍兄照顧，兄弟已是感激不盡，怎好……」

藍允文搶着道：「卓兄，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你我既已結交，就是朋友，我不許再說感激二字。」

他待卓少華開口，接着道：「只是我有一件事，說出來了，不知卓兄是不是會同意？」

卓少華道：「藍兄請說。」

藍允文望着他，徐徐說道：「我和卓兄數日來朝夕相聚，情同手足，明朝就得分手，如果就此別過，豈不枉自結交一場，因此兄弟之意，想和卓兄結為異姓兄弟，不知卓兄意下如何？」

卓少華大喜道：「這話我早想說了，只因不知藍兄的意思，才不敢說出口來。」

藍允文大喜於色道：「如此就好，卓兄，你今年幾歲了？」

卓少華道：「兄弟今年二十三，是九月裡生的。」

藍允文忽然臉上一紅，道：「我二十四，你要叫我……大哥哩！」

卓少華朝他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那就拜見大哥。」

藍允文喜不自勝，一把握住他雙手，含笑說道：「那我就叫你兄弟了，兄弟以後可不要忘了我這大哥！」

卓少華拾目道：「我們今晚結為兄弟，禍福與共，生死同命，小弟怎會忘了大哥？」

藍允文握着卓少華的手，微微起了一陣顫抖，點頭道：「兄弟，有你這句話，大哥心裡高興極了，今生今世，此情不渝，我……也不會負你的……」

他神情顯得有些激動，連一雙星目之中，也起了一陣霧水。

這時正好店伙替兩人送茶水進來，藍允文才矜持的退到窗下一張木椅上坐下。

店伙已結的替兩人斟了兩盅茶，陪笑道：「二位公子請用茶。」

接着另外一名伙計，在房中擺好兩副杯筷，不多一回，就陸續送上菜來。

藍允文道：「兄弟請入席了。」

卓少華道：「大哥請。」

兩人對面坐下，卓少華取過酒壺，說道：「兄弟來。」

給藍允文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藍允文取起酒杯，明亮目光，朝卓少華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卓少華道：「大哥請。」

兩人對面坐下，卓少華取過酒壺，說道：「兄弟來。」

給藍允文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藍允文取起酒杯，明亮目光，朝卓少華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卓少華道：「大哥請。」

兩人對面坐下，卓少華取過酒壺，說道：「兄弟來。」

給藍允文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藍允文取起酒杯，明亮目光，朝卓少華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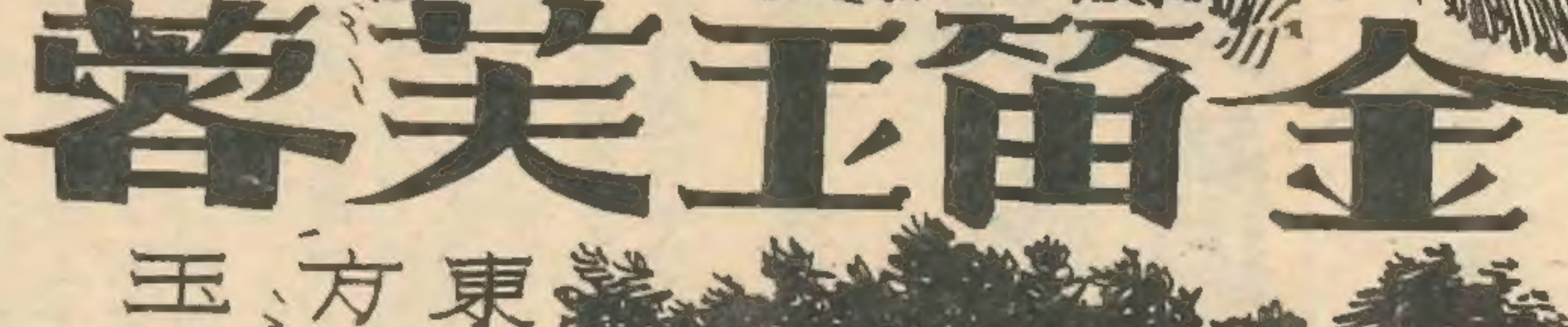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

也隨着癡重，一把拉着卓少華，走到北首一張椅上坐下，低聲道：「你沒見過大師兄，那是最好不過，你方才和爲師說的這些話，只有我們師徒二人知道，不准再跟任何人提及，就是對大師兄也一字莫提，知道麼？」

般走進一個身穿梅紅衣衫的少女來。

卓少華聽說有花朵般的高師妹和自己一



卓少華側耳聽了一會，道：「沒有什麼

大樹底下坐著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道人。

(九)

老道一手抓著一個大葫蘆，仰起脖子，在咕嘟咕嘟的喝酒，那怪聲正是他把酒灌下喉嚨發出來的聲音。卓少華口中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道長！」

這喝過酒的老道，正是黃山醉道人——松雲道長！

醉道人眯著醉眼，放下酒葫蘆，呵呵笑道：「你們方才不是在說捉迷藏嗎？什麼聽聲音辨位？你們不是聽到老道喝酒的聲音麼？辨出位來了沒有？」

高美雲不認醉道人，披披阻道：「大樹上有枝葉掩護，自然不容易找得到了。」

「啊！」醉道人大笑道：「沒有樹枝，你們兩個一樣捉不到我老道，不信，咱們就來捉捉看！」

高美雲道：「我才不信呢！」

「好！」醉道人喝得醉醺醺的，站了起來，一手捧著葫蘆，說道：「老道就和你們賭上一賭，咱們就在這棵大樹底下，不能跑出三步，你們兩個捉我一個，老道要是被你們捉住了，不，在我老道身上碰一下也算，就是老道輸了。」

高美雲道：「你輸了怎麼樣？」

醉道人道：「老道輸了，就傳妳一記手法。」

卓少華道：「師妹：……」

醉道人偏過頭來，朝卓少華擠擠眼睛，攔著道：「咱們在談條件，你別插嘴。」

一面又朝高美雲道：「老道有一手捉麻雀的絕活，你們贏了，我就傳給你們，妳看！」

他右手忽然朝樹枝上一招，但見一隻麻雀果然飛了出去。

這下直看得高美雲心頭大驚，暗道：「這老道不知是誰，竟有這麼大的本領！」

一面問道：「要是我們輸了呢？」

醉道人一指葫蘆，說道：「妳只要把老道這個葫蘆裡裝滿酒就行。」

高美雲道：「好，我們賭了。」

醉道人老人老心不老，興緻勃勃的說道：「很好。」

他用腳拖著，在大樹底下繞行了一圈，山石泥土登時劃了一道寸許硬的圓圈，伸手指，說道：「咱們以這道圓圈為界，不能跨出界外去。好了，你們兩個可以來捉我了。」

他劃的一道圈，以大樹為中心，果然只有三步來寬，如果兩個人聯手，絕不會捉不住他，何況他說過只要在他身上碰到一下，也算他輸了。

高美雲道：「我知道你輕功好，身法比我們快，你如果繞着大樹跑，我們跟在後面就追不上你了。」

醉道人道：「你不繞樹跑就好了。」

高美雲道：「還有，你輕功好，等我們捉到了，你往上升空掠起，我們也一樣捉不到你呀！」

醉道人搖著頭，笑嘻嘻的道：「我不往上躍，腳尖決不離地，離地就算老道輸。」

高美雲道：「真的。」

醉道人道：「自然是真的了。」

高美雲咕的笑道：「那我就捉到你了。」

話才說到一半，一扭腰，右手突出，疾快的朝醉道人抓去。

醉道人「啊」了一聲，笑道：「你連招呼也不打一打一聲？」

人影一閃，從高美雲身邊滑過，一下到了她的左側。

高美雲聽風辨位，身子快若飄風，左手反抓而出。

醉道人上身微俯，又滑溜的從她身邊閃過，口中笑着道：「小友，你也來呀，兩個人玩，沒意思。」

高美雲也嬌聲叫道：「卓師哥，講好我們兩個人捉的，你還站着作啥？快些來捉呀！」

一記「乳燕投懷」，翩然飛了過去，雙手同時撲到。

那知醉道人依然上身微俯，從她身側閃出。

卓少華看了一陣，不覺也有些技癢，說道：「老道長，晚輩那裏來了！」

他看醉道人從高美雲身邊閃出，恰巧離自己不遠，人隨聲發，左腳朝前跨出，右手五指如鉤，觀準醉道人立身之處，朝他右手大袖抓去。

他師父九先生精擅擒拿手，採合六門心法，獨創「六合擒妖手」，在武林中算得是擒拿手法中的翹楚！

那知他身形才動，剛出手之時，醉道人明明站着不動，眨眼之間，只見他上身微俯，忽然不見踪影！原來他這一閃，已經閃到了高美雲的身側，高美雲一聲不作，雙手合抱抓去。

醉道人依然上身微俯，人影頓杳，躲到卓少華的身後來了。

高美雲急叫道：「卓師哥，快！他在你身後呢！」

卓少華也聽到，醉道人在自己身後舉起葫蘆，正在「咕嘟咕嘟」的喝酒，一時那還怠慢，身形疾轉，

左手一記「玉帶圍腰」，閃電般抓去。

他回身之際，還看到醉道人仰著脖子在灌酒，但等到手指快要接觸到寬大的道袍之時，他喝酒的姿勢不變，只是連同葫蘆，上身微俯，這一俯，就變戲法一般，竟然很快的從自己抓去的手指邊緣滑了出去。

卓少華從師多年，這下看得最清楚也沒有了，心中暗自付道：「這是什麼身法，竟有這般快法？好像他一直只用這記身法，就一連躲開了自己和師妹的好幾次抓去的手法了！」

醉道人閃出去的人，忽然回過頭來，朝他眯著醉眼笑了。

高美雲變了幾次手法都沒有抓得到他，心中也在暗暗付道：「他說過，只要碰到他身上，就算他輸了，自己就不抓他，何不改用師父教自己的掌法，只要打到他就好了！」

一念及此，立即身子一挫，一隻玉掌，上下翻飛，施展出「六合掌法」，身形如風，出手如電，片片掌影朝醉道人攻了過去。

「卓少華也雙手如鉤，配合師妹的動作，展開「擒妖手」，「三指功」，雙手連環，朝醉道人抓去。但任你大樹底下劃的這道界限，只有三步來寬；任你兩人著著進逼，一個掌勢連翻，一個雙手擒拿，醉道人依然從容不迫，捧著葫蘆「咕嘟咕嘟」的喝酒，現在他又換了一種身法，左肩一側，就可以從兩個人四隻手掌中間穿了过去。別說抓到一點衣角，就是連他寬大的道袍，也沒碰上一丁點。

高美雲女孩兒家好勝心強，只是不住的想增加自己出手的速度，和不想的中途變招，她的目的是一心想碰上老道人一下。

卓少華究竟比她大了幾歲，見識較廣，發覺醉道人的身法奇特，就處處留上了心，雙手雖然並未停止，但目光炯炯，只是默默的注視着醉道人的腳踏腳步，和他一同俯身，一回側身的變化，心中也時有所悟。

夕陽漸漸西下，三個人影，猶自在大樹底下，不斷的進迫追逐，盤旋不停。

高美雲幾乎把這幾年跟師父學來的身法、手法、輕功，全用上了，一張粉臉，汗珠一顆顆沿着臉頰，直流下來。

「好啦！好啦！」醉道人捧著葫

蘆叫道：「可以停手了，你們永遠也打不到老道的，快回去啦！你們看，不是有人來叫你們啦！」

兩人聽他一聲，立刻停下手來，再回頭看去，大樹底下，那裡還有老道人的踪影？

高美雲滿臉通紅，嬌喘吁吁的道：「卓師哥，我們上當啦，給老道士跑了！」

卓少華含笑道：「師妹，妳當老道長是誰？」

高美雲問道：「你說他是誰？」

卓少華道：「這位老道長就是遊戲風塵的醉道人松雲道長。」

高美雲啊了一聲道：「他就是和師祖同輩，又和二師伯是朋友的醉道人？」

話聲甫落，只覺醉道人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老道和你們也是朋友呀，不是朋友，我老道會和你們捉迷藏？」

這時果見大路上正有一個青衣漢子急急匆匆的跑了過來，說道：「卓少爺，小姐，莊主請你們趕快回去，廳上快開席了。」

高美雲很自然的伸過手來，拉着卓少華的手，說道：「卓師哥，多在這叫我們呢！」

卓少華被她又柔軟又細膩的纖手拉着就走，臉上不禁有些發燒，心裡也有些迷迷糊糊的跟她回到了莊中。

這時芙蓉山莊前面，早就燈火如畫，酒席擺在西花廳上，一共是三桌，品字形最上首的一桌，還空著沒有人坐。

左首一席，坐了六個人，那是武功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徽幫馮子材，另外三個赫然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孟居禮、孟居義、孟居廉兄弟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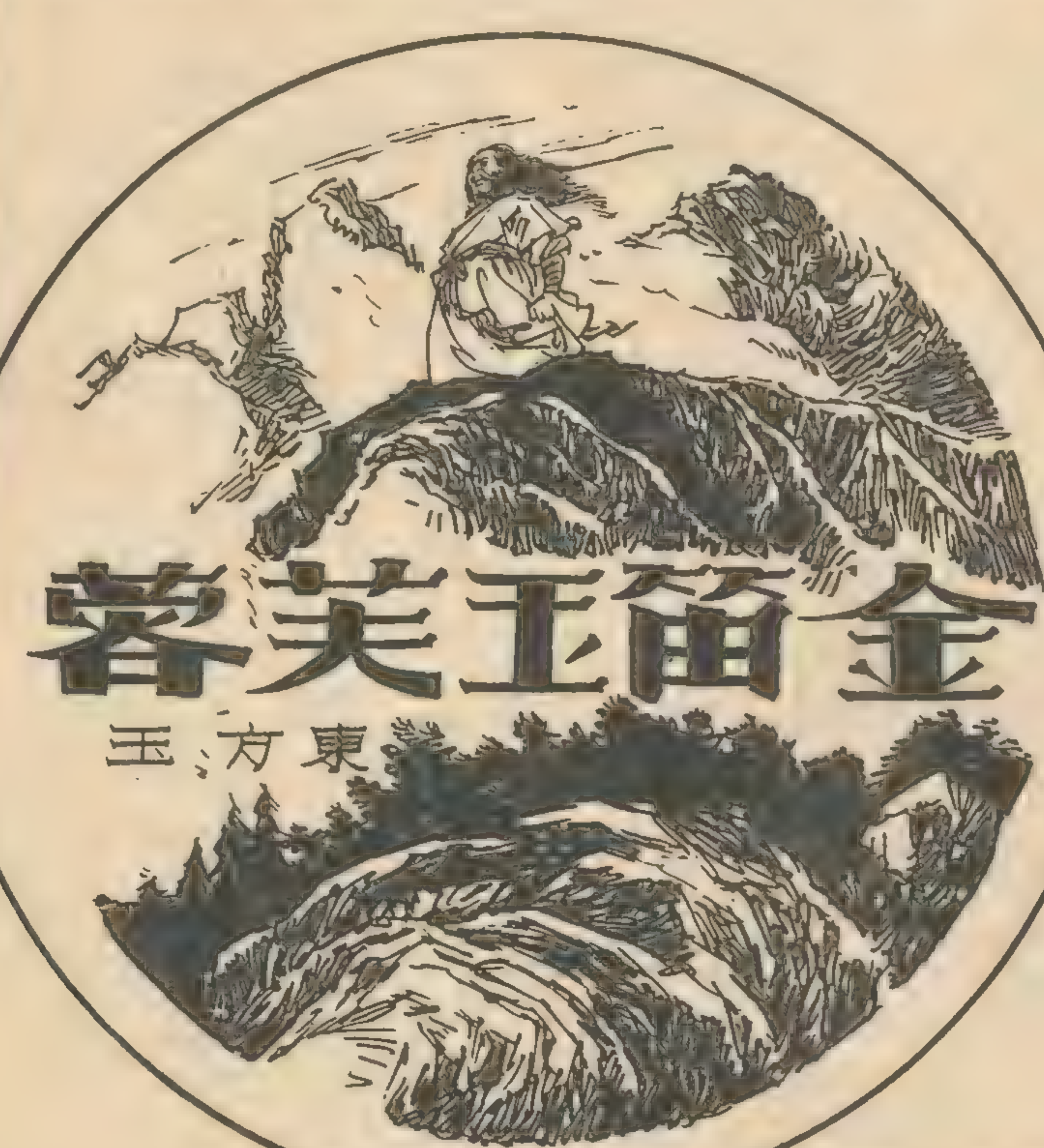
右首一桌，坐着三個客人，卓少華沒有看過，那是淮南鷹爪門的雷東平、鄧陽忠義堂總舵主徐桐、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坐着陪客人閒聊的則是卓清華、董仲管、和許瑞仙三人。

卓少華、高美雲剛走到父、師身邊，只見高天祥和九先生二人，也一前一後走了進來。

卓清華抬頭問道：「二師弟，老道長怎麼不來？」

他口中的老道長，自然是指醉道人了。難怪中間一席沒人敢坐，原來高天祥和九先生是去請醉道人來入席的。

九先生道：「老道長不知去那裏，莊上的人，都沒見到他，唉，



這位老前輩就是這樣，他不喜歡和許多人酬酢，小弟看隨他去吧！」

高美雲道：「二師伯，那老道士方才就在後山山脚下，和我們捉迷藏呢？」

高天祥喝道：「美雲，說話不許沒有禮貌，要叫老道長。」

九先生問道：「他也回莊來了麼？」

高美雲道：「不知道，他只是要我們回來，一轉眼就不見了。」

九先生點點頭，然後抬頭道：「老道長不會來了，好在小弟已命莊丁送了兩罐好酒到他房中去了，掌門人請上坐吧。」

卓清華站起身道：「是啊，掌門人請。」

高天祥道：「這個怎的成？高朋貴客滿座，小弟忝為主人，怎好坐到首席去？」一面抬着手道：「雷兄（雷東平）、劉兄（劉寄生）、孟兄（孟居禮）三位年歲較長，請上首坐。」

鷹爪門雷東平已七旬，臉色紅潤，鬚髮略見花白，聞言急忙抱拳道：「不敢當，高兄雖是主人，乃是壽翁，理該上坐。」

九華劍派劉寄生也道：「主人不用客氣了，今晚是暖壽，壽星坐在上首，才是光耀南極。」

孟居禮隨着二人說話之時，只說了句：「不敢。」

大家聽他說話，誰也沒有作聲。鷹爪門的雷東平却聽得不住點頭，口中「唔」了一聲。

（十）

高天祥還是再三謙讓，最後非要大師兄卓清華坐上首不可。

卓清華在幾個同門師弟推舉之下，只得坐了首席。

高天祥又要九先生坐第二位，九先生再三不肯，但還是拗不過掌門人，接着按同門次序，高天祥坐了第三位，其次是董仲宣、許瑞仙，下首兩個位子則是卓少華和高美雲。

莊丁陸續送上酒菜，主人起身舉杯敬酒致謝，客人們紛紛舉杯致賀，這是咱們任何宴客場面都有之事，不必細表。

酒過三巡，武功門陸鴻藻起身抱拳道：「壽星、卓老大、諸位老哥，今天難得大家在這聚會，兄弟有幾句肺腑之言，要向諸位老哥一談，近年來，江湖上雖然還算風平浪靜，但自從前年六合門前輩裴元鈞裴大俠過世之後，八大門派就未曾再重選武林盟主，這句話差不多已有五六十之久了，江湖同道人心目中，雖是領袖羣倫的兩大門派，事實上，他早已名存實亡，從未過問江湖之事，因此，這二、三十年來，江湖武林，已成羣龍無首之勢……」

大家聽他說話，誰也沒有作聲。鷹爪門的雷東平却聽得不住點頭，口中「唔」了一聲。

陸鴻藻接下去又道：「去年三湘武林同道已推舉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為三湘盟主，據說河北各省今年也推舉了金刀李千鈞為北五省盟主，咱們大江南北，地當全國最繁榮的所在，武林門林立，從事武館、鏢局的武林同道，更是不在少數，因此兄弟覺得咱們也應該推舉一位盟主，團結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實有必要，諸位老哥以為如何？」

雷東平點頭道：「陸兄說的極是，咱們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豈可後人？這提議兄弟代表鷹爪門，完全贊成。」

孟居禮起身道：「推舉大江南北武林盟主，兄弟代表五龍門，也完全贊成。」

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道：「推舉盟主，兄弟也深表贊同，只是該如何推舉法呢？大江南北，武林同道不在少數，總不能請大家到齊了開個萬人大會吧？」

鄱陽湖忠義堂總舵主徐桐笑道：「大江南北武林同道雖然為數不少，但若說足可代表一方，或以武術門派來說，咱們今晚在座之人，差不多也已全到齊了，大家認為如果可行，不妨就在今晚推舉一位盟主，有咱們這些人公推出來的，大江南北，還有誰會不同意？」

微幫馮子材哈哈大笑道：「不錯，揀日不如撞日，咱們就當場推舉一位盟主好了。」

六合門的人，因掌門人沒有開口，誰都不敢獨自表示意見。

武功門陸鴻藻目光一轉，落到高天祥的身上，洪聲道：「壽星，你老哥怎麼不表示一點意見？」

高天祥含笑道：「不敢，這是大江南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諸位老哥既然認為可行，兄弟自當追隨驥尾，舉手附議。」

陸鴻藻聞言大喜道：「好了，兄弟這項提議，獲得大家支持通過，現在就請大家公推一人為大江南北的盟主。」

微幫馮子材起立說道：「六十年前，主盟武林的裴盟主就是六合門的前輩，咱們自然該推六合門高掌門當咱們盟主了。」

他話聲方落，高天祥慌忙站了起來，雙手連搖，說道：「這個萬萬使不得，兄弟才疏學淺，德薄能鮮，如何克當大任？兄弟萬不敢當，還望諸位老哥另舉賢能，另舉賢能。」

孟居禮起身道：「六合門是江南第一大門派，人材輩出，高掌門人

不肯屈就，還有卓老大人品武功，素為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所欽敬，不如就請卓老大擔當重任，不知諸位老哥以為如何？」

「好！」陸鴻藻大笑道：「孟老，大話有理，兄弟極表贊同。」

接着雷東平、劉寄生、邵竹君、徐桐都一致贊成。

卓清華站起身道：「諸位老哥雅愛，兄弟萬分感激，只是……」

他話未說完，陸鴻藻就搖手道：「卓老大，這是大家的意思，你老哥不用說就是。」

雷東平也相繼起身道：「大家決議之事，卓老哥就是要推，也推不掉的。」

高天祥也道：「大師兄，他們諸位既然這麼說了，你就答應下來吧，這是六合門的光榮，小弟也有與榮焉，大師兄不用客氣了。」

許瑞仙跟着道：「大師兄能出任大江南北武林盟主，和南張、（三湘南樺年）北李、（河北李千鈞）鼎足而三，應該當仁不讓才是，今晚是掌門人的壽日，也是大師兄榮任之日，小妹先敬大師兄一杯。」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師妹，妳這杯酒，愚兄只好敬領了。」

卓清華舉杯和她對乾了一杯，然後朝眾人連連抱拳道：「兄弟承蒙諸位老哥抬舉，復承做門掌門人的鼓勵，看來兄弟也只好勉為其難了，謝謝諸位，也謝謝掌門人。」

孟居禮站起身，一手舉杯，大笑道：「來，來，諸位老哥，咱們來敬盟主一杯。」

於是大家紛紛站了起來，向卓清華舉杯致敬，一飲而盡。

九龍先生雖然也隨着眾人站了起來，但他素知大師兄淡泊名利，如今眼看大家公推大師兄當盟主，他雖然表示謙讓，但等掌門人要他答應下來，大師兄就一口答應，而且臉有喜色，心中不禁暗自泛起一絲疑慮，乾了一杯酒，就隨着大家默然坐下。

許瑞仙道：「少華、美雲，你們還不快跟大師兄敬酒。」

卓少華、高美雲也一齊起身，敬了一杯酒。

大家又開哄哄的喝起酒來，武林朋友，都是善於飲酒的，今晚上既是六合門掌門人的壽筵，又是六龍先生當選了盟主，這是雙喜臨門，自然不醉不休，大家既敬壽星，又敬盟主，再向六合門每一位

同門致賀。

開酒是中國人歷代相傳的看家本領，由小杯換大杯，由一杯變三杯，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你敬我，我敬你，互相敬個不休，酒像開水般灌了下去，每一個人由微醺而略醉，才賓主盡歡而散。

眾人之中，九龍先生酒喝得最少，但心頭像喝醉了酒的壓迫之感，却是最多！

酒醉席散，賓客們帶着醉意，各自回轉賓舍休息，賓舍是在西花廳右側一排五間樓房，曲廊相通，廊外疊石為山，引水為池，小有花木之勝。

九龍先生獨自乘月色，腳着碎石鋪成的小徑，漫步走近池邊，夜色漸深，人聲已寂，他負手凝望着倒映入池水中的月亮，池水平靜得像一面鏡子，但他心裏卻似被料峭東風吹皺的一池春水，漣漪不已！

他在今天午後，曾聽卓少華述說經過，這自然是事實，只是這一段經過，使他無可捉摸，現在，他漸漸的從思索中想把它拼湊起來！

譬如五年前掌門人五十大慶，本該鋪張的，但掌門人並未邀請外人，只有自己幾個同門師兄弟歡聚，這次掌門人重五壽誕，本來沒有什麼好鋪張的，但卻邀請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據說這是大師兄（卓清華）的意思。

大師兄素為江南同道所敬重，但他一向淡泊名利，自從鏢局收歇之後，就從未和江湖同道，有過往來，這次何以要邀集大江南北的同道替掌門人祝慶呢？

五龍莊孟氏三雄，和本門很少往來，這次居然也趕來了，據少華所說，孟氏三雄是被蘭赤山莊劫持去的，那麼他們應該是從蘭赤山莊來的了。

今晚筵席上，忽然提議推舉大江南北武林盟主，這事已嫌突兀，由推舉掌門人而轉到大師兄的頭上，大師兄居然就一口應承下來，以大師兄平日的為人，已經不盡相合，尤其在大眾敬酒之時，他竟面有喜色，這就更不對了，難道今晚與宴之人，早已心有成算？

少華在他家中書房裏，發現大師兄早已到了芙蓉山莊，這該如何解說呢？難道大師兄……

一時不覺悚然震驚，就在此時，他聽到身後輕微的腳步聲立即轉身去。

「二師弟，還沒睡麼？」

那是大師兄卓清華，他臉含微笑，緩步走來。

九龍先生慌忙垂手叫了聲「大師兄」一面答道：「小弟酒後不能入睡，所以想吹吹風。」

卓清華道：「你今晚酒喝得不多，這話可見大師兄一直在注意着他了。」

九龍先生道：「也喝得不少，大師兄也睡不着麼？」

「那倒不是。」

卓清華搖搖頭，微笑道：「愚兄早已息隱林泉，和江湖上久無往還，這回被他們硬推上台，礙於情面，難以推却，此事實非愚兄本意，但既承掌門人囑咐，不得不權且答應下來，因此想找二師弟談談。」

九龍先生在他說話之時，仔細諦視，眼前這位大師兄，和他同門數十年，實在看不出有何異處？聞言笑道：「武林中已有六十年沒有推舉盟主了，各大門派各自為政，形成龍蛇無首，缺乏排難解紛的組織，才會時常引起糾紛，去年八卦門和快刀門約期比鬥，雙方傷亡慘重，小弟還聽大師兄慨乎言之，頗怪少林、武當兩大門派，不該充耳不聞，曾說：此事如果發生在江南，咱們六合門就義不容辭，可見大師兄雖已息隱林泉，但俠義心腸，依然如故，仍有出山之心了。」

去年師兄弟聚會，是在新春裡，八卦門和快刀門的爭執，是在八月間，師兄弟並未見過面，這話自然是有點試探的了；但他說得很技巧，是以聽來頗為自然，不着絲毫痕迹。

「這話愚兄倒是說過，但沒有想到這付擔子會落到愚兄頭上來。」

卓清華一手拈着黑鬚，目注九龍先生，含笑問道：「這麼說，二師弟也贊成愚兄幹了？」

九龍先生一聽心猛然一沉，他力持鎮定，勉強笑了笑：「這是大師兄的意思，何況還是掌門人要你幹的，小弟自然贊成，大師兄就是想過清閒日子，只怕也得幹一陣子再說呢！」

卓清華呵呵一笑道：「這個自然，不過愚兄不得清閒，二師弟也總得替愚兄分擔點吧？」

九龍先生連忙搖手道：「大師兄小弟閒散慣了，對江湖上的事兒實在生疎得很，這個差使，小弟可分擔不了，大師兄已經把少華託付給小弟了，小弟寧願替大師兄照管孩子，閉門課徒為業。」

「好吧！」卓清華看了他一眼，領首道：「你一向如閑雲野鶴，愚兄也不好勉強，但真要有事找到你，也不妨你不來幫愚兄的忙。」

隨着笑聲，緩步朝廊上走去。

九龍先生和他說話之時，手掌心已經微微沁出汗來，此時目送大師兄遠去，不覺回首輕輕舒了口氣，心中暗自盤算，自己該不該把事情去告訴掌門人？但繼而一想，目前事無佐證，豈可冒然去驚動掌門人？四師弟董仲宣，為人一向足智多謀，不如先和四師弟磋商，再作定奪，想到這裡，立即舉步朝董仲宣房間走去。

花格子窗上，還映出熒熒燭光，顯然四師弟尚未入睡，九龍先生緩步走到門口，舉手輕輕叩了兩下。只聽董仲宣在房間問道：「是那一位？」

房門呀然開啓，一眼看到九龍先生，不覺喜道：「是二師兄，請到裡面坐。」

九龍先生舉步走入，一面含笑問道：「師弟還沒睡麼？」

董仲宣道：「沒有，小弟剛才多喝了幾杯，一時還睡不着，正在看書。」

九龍先生莞爾笑道：「你真用功，二十年來，我看你一直手不釋卷。」

董仲宣道：「二師兄誇獎了，小弟只是閒着無聊，隨便看看罷了。」

「二師兄有事？」

九龍先生微微點了點頭，就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目光看了師弟一眼，抬頭道：「愚兄正有一件事，要和師弟磋商……」

董仲宣看得出來，二師兄平日沉默寡言，只要看他眉心跳動，晝夜來找自己，必有重要之事，這就跟着坐下，隔着一張茶几，湊近頭，凝目問道：「很重要麼？」

兩人坐下之後，窗外暗處，正有一雙炯炯目光，朝他們望來。

「唔！」九龍先生輕啞一聲，才道：「方才大家公推大師兄擔任江南盟主，師弟的看法如何？」

董仲宣道：「小弟覺得這二十年來，江湖上確實龍蛇無首，像一盤散沙，咱們江南武林同道，能舉出一位盟主，也是好事，大師兄一向為同道所推崇，由大師兄出任江南盟主，正是最恰當的人選了。」

九龍先生點頭道：「師弟話是不錯……」

他下面的話，沒有說出口來。

董仲宣驚異的看了二師兄一眼，說道：「二師兄不同意小弟的看法？」

九龍先生道：「愚兄覺得大師兄平日為人，淡泊寧志，自從鏢局收歇之後，這些年從未和同道有過交往……但這次替掌門人祝慶，大江南北的同道，都是大師兄所邀集的，對公舉江南盟主一事，似乎早有成議……」

董仲宣一怔，才道：「這不可能吧？」

九龍先生道：「四師弟可知少華今天趕來，是為什麼嗎？」

董仲宣道：「他自然是跟大師兄拜壽來的了。」

（十一）



東方玉

金蘭正芙蓉

「不是。」九先生微微搖頭道：「他是找愚兄來的，因為他遇上了一件無法解釋的怪事……」

九先生壓低聲音，把卓少華同家所遭遇的事，以及方才大師兄交談的話，都詳細說了一遍。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前來登門道賀，等到快近午牌時光，客人陸續趕來，下午連金陵、鎮江等地鎮中人，也都紛紛趕來了。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得是，少華留此無事，自然該隨二師弟回去勤練武功，有二師弟這樣一位嚴師，愚兄可以放心了。」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探蘭赤山莊的，董仲萱向大師兄推說和朋友約好了在杭州見面，那只是遁辭罷了。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莊高大圍牆之下，九先生身形一頓，緩緩回過頭來，雙目炯炯發光，一臉凝重的道：「四師弟，你和少華先別上來，看我手勢行動。」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回頭道：「徒兒，咱們進去，不過你和師弟要保持一丈距離，不可出聲。」

九先生道：「這話說……」

九先生道：「事無虛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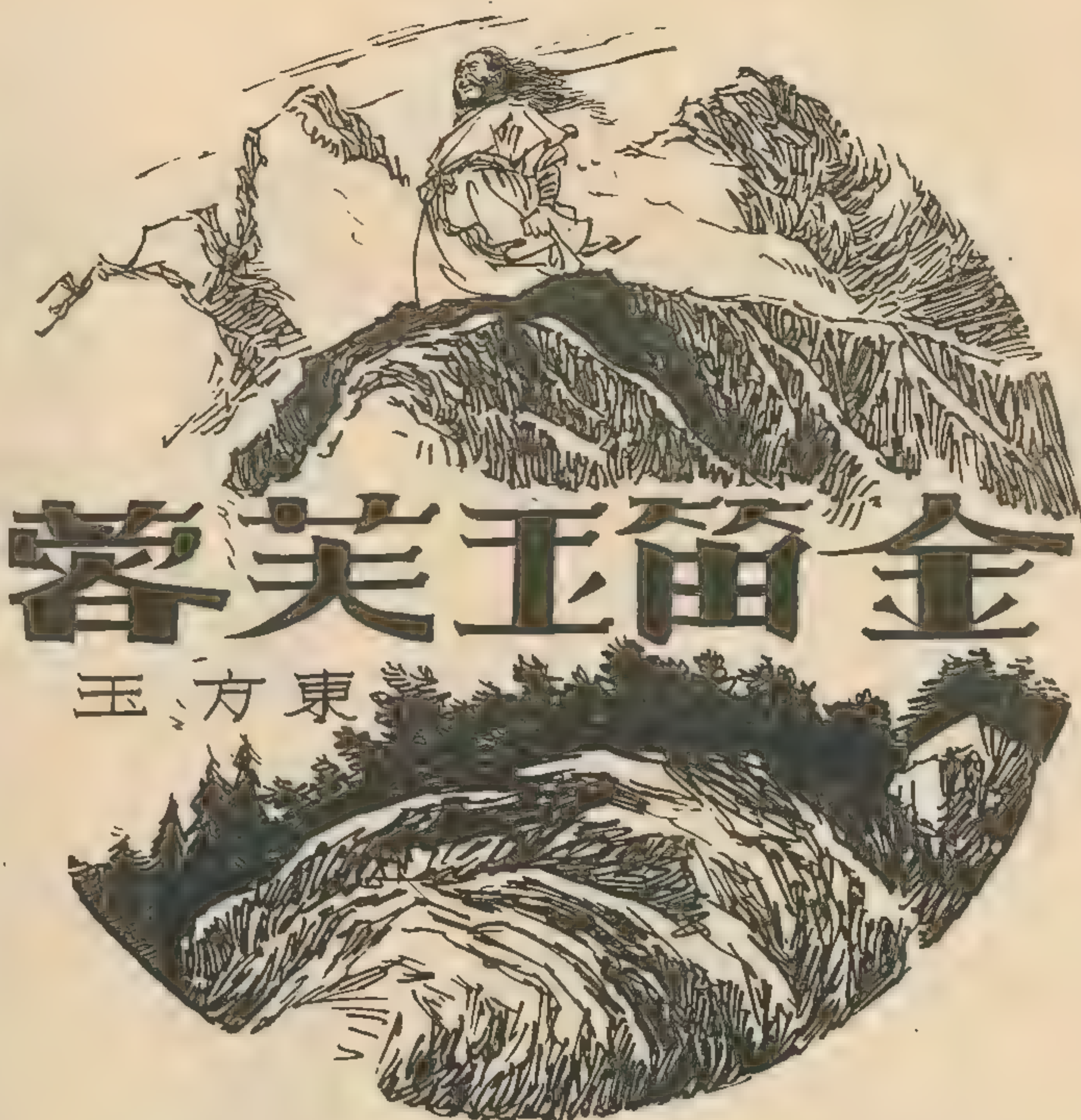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九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说起。」



金笛王芙蓉

玉方東

卓少華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口中低叫一聲：「師父……」

九跳先生目射精芒，喝道：「你……」

卓少華喘喘的道：「弟子該死，不知道這是一支針筒，沒傷到師父吧？」

九跳先生雖覺卓少華此舉可疑，但繼而一想，他也許真是無心的，這就緩和的道：「區區針筒，還傷不到為師，你是那裏撿到的？」

卓少華低垂着頭：「就在門口。」

九跳先生道：「拿來，給為師瞧瞧。」

卓少華口中應了聲「是」，走上前，左手把針筒遞了過去，右手藍光乍現，閃電般劃出。

那是一柄喂過劇毒的匕首，不然不會隱隱發藍光。

九跳先生不防他有此一着，七光一閃，左手衣袖已被劃破了五寸一條，差點就傷及肌膚，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大膽孽徒，果然是你使的狡計！」

身形疾退一步，飛起一脚，朝卓少華右腕踢去。

卓少華手中毒匕，足有尺許來長，這下猝然發難，一擊不中，居然欺身上前，右腕連揮，刷刷刷，一團藍光，飛洒如虹，手法奇快，奇詭，完全是短打招式，記起指向九跳先生的要害大穴，惡毒無比，瞬息之間，便已攻出了五六招之多！

九跳先生氣怒交迫，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竟然會向自己下手，而且心思居然有如此狠毒，口中大喝一聲：「孽畜，這是誰指使你的，你竟敢作出這等欺師滅祖、犯上的事來？」

口中喝着，身形飛旋，雙手似抓似擎，接連乘隙攻去。

九跳先生一向息隱林泉，從未過問江湖之事，因此真正和他動手的人並不多，直到此刻，卓少華才發現六合門的九跳先生果然名不虛傳，他使出來的「六合擒妖手」和「三指功」，威力驚人，自己手上縱然有一柄喂過劇毒的匕首，都難以得逞。

九跳先生也暗暗感到震驚，孽徒從那裏學來的這一套匕首短打功夫，居然能和自己連拆七八個照面，依然攻勢凌厲，（其實他若非對「卓少華」手中匕首喂過劇毒，見血即可封喉，存有顧忌，這七八招下來，早就可以把手奪了過來了。）就在第九招上，九跳先生故意賣了一個破綻，三指一翻，快如電光，一下扣住了「卓少華」執匕的右腕！

卓少華腕門被扣，一柄毒匕「噹」的一聲墮落地上，這同時，九跳先生但覺卓少華手腕似蛇，輕輕一滑，居然脫出自己手指，人已疾疾如風，倏然迴廊幽暗飛掠過去。

九跳先生不由一怔，（他練的「三指功」，乃是六合門最上乘的功

夫，江湖上從無人能够從他三個指頭下滑脫，自然要大驚一驚了）急忙一個飛旋，正待縱身追撲過去，就在此時，突覺身後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劃空飛瀉而來！

九跳先生只當來了敵人，一時無暇追去，趕緊回過身去。

「二師兄，你發現了敵踪？」飛射而來的竟是董仲宣！

九跳先生一驚，問道：「敵踪並未發現，愚兄却差點栽在孽畜手裡了！」

董仲宣聽得奇怪，望着九跳先生問道：「二師兄，你說什麼？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只聽卓少華的聲音叫了聲：「師父。」從門外（第三進門）跑了進來。

九跳先生不由怒氣上升，大喝道：「好個孽畜，你還叫我師父作甚？」

揚手一掌，朝卓少華當頭劈了過去。

董仲宣吃了一驚，急忙伸手一架，說道：「二師兄，你這是做什麼？」

九跳先生怒聲道：「四師弟，你還不讓開，愚兄要活活劈死這欺師滅祖的孽畜。」

卓少華嚇得膽顫心驚，撲的一聲，跪倒在地，說道：「師父歇怒，弟子不知道做錯了什麼？」

董仲宣道：「二師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九跳先生餘怒未歇，哼道：「你不會去問問孽畜，他方才做了什麼？」

卓少華望着師父，一頭霧水的道：「師父，弟子只是慢了一步進來，你老人家怎麼生這大的氣呢？」

九跳先生沉喝道：「孽畜，你還想撒謊，地上還留着喂毒飛針和喂毒匕首，你還想賴？」

「喂毒飛針、喂毒匕首？」

董仲宣聽得好生奇怪，俯身從地上拾起匕首，果然劍刃暗藍，分明淬過劇毒，再向四週仔細一找，又給他發現了三支色呈朱紅的細針，他用手帕裹着取了起來，攢攢眉頭道：「二師兄，你是說少華用毒匕首和『離火針』向你偷襲麼？」

卓少華聽得大吃一驚，連連叩頭道：「師父，弟子沒有，弟子剛才才進來……」

「還說沒有？」

九跳先生氣得怒聲一聲道：「除非我司空靖真的瞎了眼睛，連我調教了十年的徒弟都會認不出來？這明明是孽畜故意把我騙到這里來，想用歹毒的暗器害死我們，孽畜，你說，你是受了什麼人的支使？」

「師父……」卓少華眼看師父聲色俱厲，心頭大凜，急得哭出聲來道：「弟子真的沒有，那不是弟子，大概有人假冒了弟子，向師父行刺……」

「哈哈！」東廂暗影之中，有人洪笑一聲道：「卓少華，你不用害怕，你師父和董師叔，今晚反正已經不用想生離蘭赤山莊了。」

九跳先生怒喝一聲：「孽畜，你果然是賊人一黨！」

手起掌落，又朝跪在地上的卓少華當頭劈落！

董仲宣急忙舉手把他掌勢架住，低聲道：「二師兄切莫中了賊人離間之計！」

九跳先生心頭一凜，不覺收回手去。

卓少華已經一個虎躍，朝着暗影撲去，大聲喝道：「惡賊，你們爲什麼要陷害我？我卓少華和你們無怨無仇，你們這是爲什麼？你……你給我滾出來！」

只播暗影中那人大笑道：「你已經從你師父掌底下逃出來了，還說這些幹什麼？快進來吧！」

卓少華氣的渾身發抖，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你當我不敢進來嗎？」

雙手握拳，躍身朝東廂衝去。

董仲宣急忙喝道：「少華，快站住！」

隨着飛身追撲過去。

走廊上突然衝出兩個蒙面黑衣人來，一下攔住了去路，冷笑道：「姓董的，你束手就縛？還是要咱們出手？」

董仲宣就心卓少華的安危，口中提高聲音叫道：「少華，快退出來。」

右手抬處，噙的一聲撤出長劍，橫胸而立。

左首黑衣人冷笑道：「你大概還想頑抗？」

董仲宣怒聲道：「兩位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怎麼不敢以真面目見人？」

這一瞬間，西首走廊上，也同時出現了兩個蒙面黑衣人，朝九跳先生緩緩逼近過來。

九跳先生忍不住仰首發出一聲嘹亮長笑，說道：「看來蘭赤山莊果然

然是誘敵之計，司空靖倒不相信就憑你們幾個鼠輩，能留得住我們師兄二人。」

其中一人冷笑道：「九跳先生在江湖上雖然薄具聲名，但到了蘭赤山莊，也未必闖得出去。」

九跳先生怒聲道：「不信你們就接我幾招試試！」

揮手一掌，朝兩人橫掃過去。

九跳先生一生從未在江湖上走動，幾十年來，悠遊林下，除了讀書，就是練劍，因此他的功力，在六合門中，遠在同門師兄弟之上。

此時一掌出手，有如橫瀾捲浪，勢道之強，逼得兩個蒙面黑衣人幾乎站立不住，就可看出他修爲之深了。

兩個蒙面黑衣人各自往旁躍開一步，隨手撤出兵刃，左首一個使的是一柄鐵尺，右首一個使的是一隻二尺長的鐵手，兵刃出乎，立即一左一右欺身上前，尺擊掌劈，一左一右夾擊過來。

九跳先生大笑一聲：「來得好！」

雙掌開闔，大袖飛舞，一面施展「六合掌」，掌勢如巨斧開山，隱挾風雷，一面施展「三指功」扣擊敵人肩肘手腕，以精巧變化見長，一面又駢指如戟，捏起劍訣，以指代劍，使出「六合劍法」來，指風劃過，劍氣嘶然！

他以數十年潛修默練的功力，使出六合門三種絕技，當真各具威力，變幻莫測，兩個蒙面人手中雖有鐵尺、鐵手，不但絲毫沒沾到半點便宜，還被九跳先生一雙徒手逼得不得時的左右閃避，躲閃他凌厲得像快劍長戟的掌勢。

這時董仲宣和兩個蒙面黑衣人也已動上了手。

兩個黑衣人一個使的一雙短戟，一個使的是一柄長劍，這兩個人武功甚高，一劍雙戟，招式辛辣，左右交擊，着着逼攻。

董仲宣亮出寶劍，精神抖擻，奇招連展，但見右手揮灑之間，銀光遍體，紫電飛空，身前後，劍花錯落，和兩個黑衣人力戰之下，毫無遜色！

這一戰，雙方六條人影，在刀光劍影之中，進退飛旋，打得好不激烈！

激戰中，突聽董仲宣一聲大喝，長劍一閃，劍光和劍光相撞，響起一聲金鐵交鳴，右首黑衣人一柄長劍，被他直盪開去。

對方閃閃了一招，被逼往後躍退，董仲宣劍勢一緊，回身朝使雙戟的漢子欺去，刷刷刷，一連三劍，像電光閃動，直逼面門。

那使雙戟的黑衣人在下盤功夫極穩，雙戟一守一攻，在間不容髮之際，擋開董仲宣的連環攻勢，但也後退了一步，才趁勢還攻一招。

那知董仲宣的目的，只是爲了要把他逼退，你既已後退，他就一個轉身，又朝使劍的欺去，一連三劍，一劍快似一劍，把「六合劍法」中最凌厲的劍招，都使了出來，這一來，果然又把使劍漢子逼退了兩步！

就在他連番把兩個黑衣人逼迫之際，九跳先生也使出了他的絕技，點倒了一個蒙面黑衣人。

原來九跳先生力敵兩人，在氣勢上，已是佔盡上風，但要想勝過兩人，把他們制住，却不是易事。不覺口中發出一聲清越的長嘯，人隨嘯起，兩臂一抖，使出「白鶴冲天」，一下拔起兩丈多高，在半空中一弓身，掌先人後，雙掌同時下劈，匯成一道強猛的狂濤，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朝使尺的黑衣人當頭罩落！

使尺的黑衣人心頭一驚，急忙身形一矮，往左閃出。九跳先生這發掌之時，人還在半空兩丈左右，等到掌勢出手，人却迅如電閃，向右斜飛過去。

那使鐵手的黑衣人，只道他這一招雙掌攻向同伴，沒防到九跳先生身形斜飛，一腳踏在他肩頭之上，趁他身軀一晃之間，手指輕彈，一縷指風，向他「白喉穴」上射到，點個正着，那黑衣人連哼也沒哼出聲，就撲地便倒。

使尺的黑衣人睹狀大驚，急忙揮尺挺身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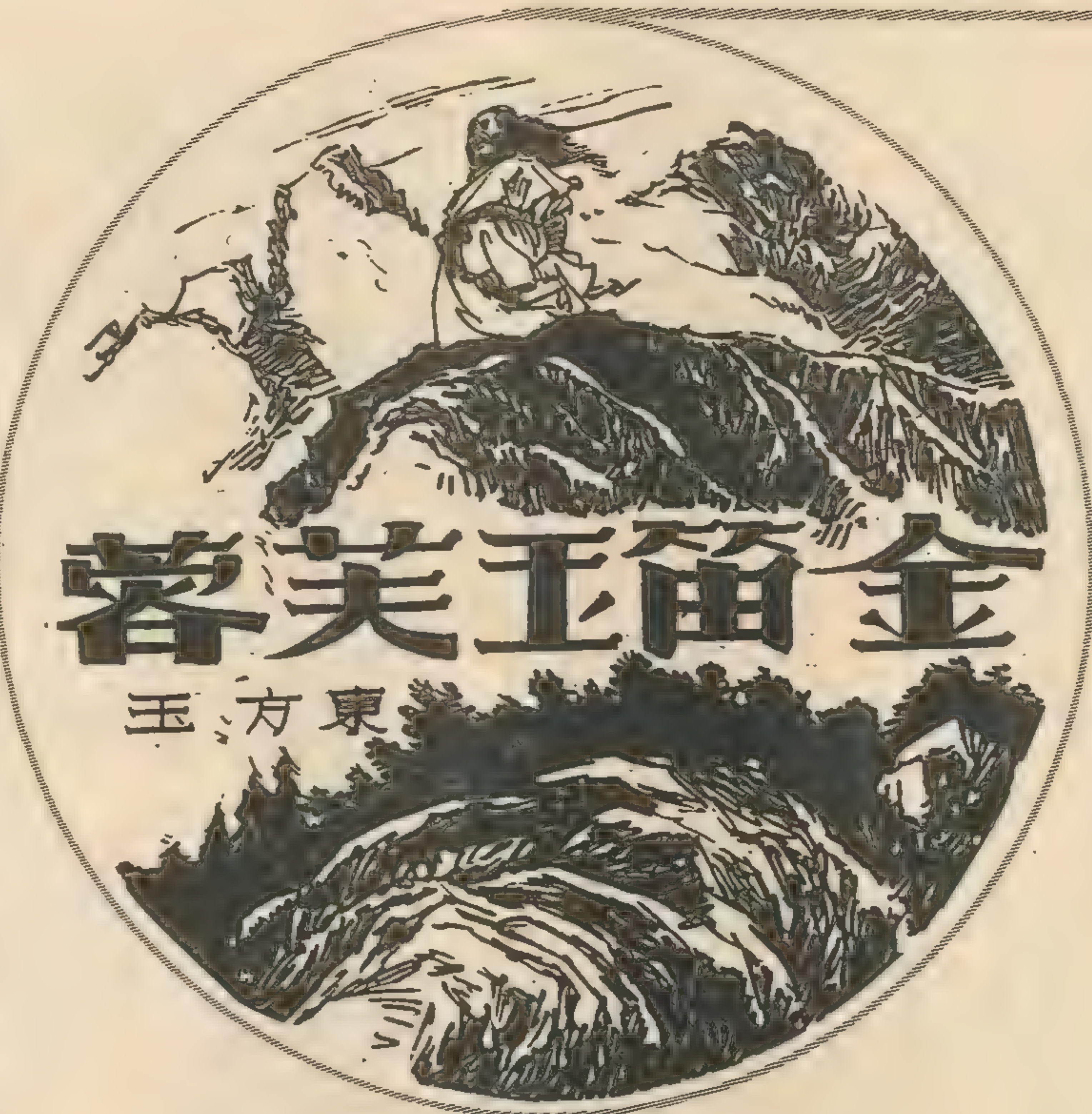
九跳先生大笑道：「原來你們也只有這點能耐！」

喝聲未落，突覺身後疾風一颯，有人襲到，心頭一凜，右手一記「龍尾揮風」，朝身後橫掃過去，人也隨着掌勢，像陀螺般轉去。

掌到那人轉，這是何等快速之事？那知這一掌並沒有劈到敵人，相反的被人家一把扣住！

九跳先生一生精研「三指功」，以「擒妖手」馳譽武林，本是擒拿手法中的高手，如今一招之間，就被人家扣住脈門，心頭不由大吃一驚。

（十三）



一時連對方人影都未看清，左手快逾閃電，沿着自己手臂，一記切掌，朝對方脈門切去。

這一記切掌，原是專解手腕被擊的手法，講究的就是快、準、勁，使敵人躲不及防，一下切中手腕，不得不鬆開五指；但這回九跳先生左手堪堪切出，突覺似是被人家輕輕一拂，整條手臂有如觸電一般，驟然麻上肩頭！

不！就在這瞬間，自己胸前「命脈」、「玄機」、「鎖心」三處穴道，同時一麻，一個人再也站立不住，砰然一聲，跌坐下去。

六合門一代名宿，竟然一個照面

看去，二師兄果然已被二個黑衣人押着往階上走去，一時急急交迭，口中大喝一聲，捨了兩個黑衣人，雙腳一頓，朝階上撲去。

那知身形才動，那蒙面黑衣老嫗比他還快，一下就攔在面前，冷聲道：「你還要我動手麼？」

董仲萱情急拼命，連說話都來不及，右手一抬，一記「仙人指路」，劍光像匹練般射出。

那黑衣老嫗冷笑一聲，右手大袖一捲，就把董仲萱刺到她身前的劍身給壓了下去，緊接着從大袖中探出一隻枯爪般的手來，一把就扣住了董仲萱的手腕。

奶娘，妳快來呢！」

黑衣老嫗一脚跨進廂房，含笑道：「我的小朋友，妳又有什麼事了？」

被叫做「小公主」的是一個身穿淺紫色衣裙的少女，看去約莫十七、八歲，生得蛾眉如畫，鳳月含春，看去輕盈、嬌柔，有着一份清新與稚弱的美，使人見了她都會不期而然生出又憐又愛之心！

這時她粉嫩的纖手中拿着一件東西，一雙比秋水還亮還清的眼睛裡，流露出又新奇、又神秘、又盼望的望着黑衣老嫗，撒嬌的叫道：「奶娘，妳快點呀！」

黑衣老嫗陪笑道：「老婆字不是來了嗎？」

「嗯！」紫衣少女右手一揚，身子像花蝴蝶般輕旋，咕的笑道：「奶娘，妳知道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嗎？」

黑衣老嫗笑了笑：「老婆子又不是神仙，怎麼猜得着呢？」

紫衣少女不依道：「妳一定要猜。」

「好，好，我猜，我猜。」

黑衣老嫗方才對董仲萱說話，聲音又冷又硬，這回對紫衣少女却百依百順，顯着屁股說話，連聲音都和藹可親了，一面說道：「一定是妳最愛吃的五字酥了，那是專人從蘇州采買來的，是妳心愛的茶食，昨天老婆子已經嚐過一塊了，妳還嫌它太甜了呢……」

「咳！奶娘，人家又不是要妳猜五字酥。」

紫衣少女輕盈的搖着頭，說道：「我手裏拿的是一塊……唔！人家要妳猜呀！」

黑衣老嫗望着她裂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說道：「那教老婆子怎麼猜得着？唔，是好吃的？還是好用的？」

「都不是。」

紫衣少女神秘的笑了笑，才道：「我提一點頭給妳，這東西是畫眉從卓少華身上搜到的。」

黑衣老嫗不屑的道：「那有什麼好猜的？」

紫衣少女道：「自然好猜呀！」

黑衣老嫗搖着頭道：「那小子身上的東西，老婆子又如何猜得着？」

紫衣少女咕的一聲輕笑道：「我說出來妳一定不會相信。」

黑衣老嫗不覺笑道：「看妳說話

的神情，倒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

「對了！」紫衣少女得意的笑道：「奶娘，妳快猜對啦！」

「算了！」黑衣老嫗道：「我的小朋友，妳饒了老婆子吧，這樣再猜下去，老婆子頭上白髮，不知要多生出幾莖來呢！」

紫衣少女輕盈的走上幾步，右手從背後很快的送到黑衣老嫗面前，說道：「妳看，這是什麼？」

五根纖纖玉指一攤，粉嫩細膩而略帶輕紅的掌心，托着的是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珮，上面雕刻了一株九蕙蘭花，翠綠欲滴！

黑衣老嫗目光連閃，身軀突然一震，失聲道：「會是大公主的玉珮？怎麼會……」

紫衣少女臉上一紅，含着輕笑，湊過頭去，悄聲道：「會不會是大姐送給妳的？」

黑衣老嫗臉色微沉，說道：「妳不可亂說，這件事還是讓老婆子來問問他，妳把玉珮給我。」

紫衣少女把玉珮交給了黑衣老嫗，一面問道：「奶娘，妳要怎麼問他呢？」

黑衣老嫗把玉珮往懷中一塞，鄭重的道：「妳不用多問，老婆子先要安排一下。」

這時只聽門口響起一個深沉的聲音說道：「屬下鹿昌麟求見。」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請進。」

追風客鹿昌麟在門口應了聲：「是」，舉步走入，立即朝紫衣少女躬身道：「屬下見過公主，穆嫗。」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有事？」

鹿昌麟道：「今晚進住的三個人，該如何處置，屬下是向公主，穆嫗請示來的。」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好說，這事的事，嚴莊主已經全盤交給江南盟主了，自該由盟主主裁，何況這三個人，也是卓盟主飛鴿傳書，指示的機宜，妳還是等卓盟主來了，再處置不遲，公主和老身只是路過此地，來作客的，怎好越俎代庖？」

鹿昌麟連應了兩聲「是」。

黑衣老嫗忽然低低一聲，又道：「司空靖和董仲萱妳叫人把他們先收押起來，那卓少華，老身會把他帶走的。」

鹿昌麟聽得心下暗暗奇怪，付道：「前幾天嚴莊主把卓少華放了，今晚穆嫗又說她要帶卓少華走了，

不知道中間有什麼緣故？」

但他想歸想，口中却不迭的應「是」，躬身告退。

卓少華醒來，天色已經大亮，他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木板上，身上還蓋着一條粗布的老棉被，日光從從床前木窗欄上照進來的。

這是一間不太大的臥房，土垣茅簷，除了窗下一張小木桌，沒有什麼陳設，一眼看得出像是農家的臥室。

自己怎麼會睡在這裡的呢？他緩緩掀開棉被，翻身坐起，覺得頭腦有些昏脹，伸手揉揉眼睛，跨下木床，一面竭力的思索着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只見藍花布布簾的門帘掀動，走進一個身穿藍布衣衫的老婦人來，一眼看到卓少華，立即堆着笑道：「少爺醒來了麼？」

卓少華看他約莫五十出頭，花白頭髮，一張顴形臉上，刻劃了不少皺紋，但笑得很慈藹，這就拱拱手道：「婆婆請了。」

這老婆婆自然是穆嫗了，她連忙擺着手道：「少爺是不是好些了，依老身看，妳還是再躺一回吧！」

卓少華道：「不用了，在下想請問婆婆一聲，不知在下怎麼會躺在此處的？」

穆嫗笑了笑，說道：「少爺昨晚夜裡，昏倒在前面一株大樹底下，是老伴把妳抬回來的，一直昏迷不醒，真把老身給急壞了。」

卓少華道：「多謝婆婆。」

穆嫗道：「不用謝。」

卓少華道：「昨晚一定給婆婆添了不少麻煩，真是不好意思。」

穆嫗道：「老身還沒請教少爺貴姓？」

卓少華道：「在下姓卓。」

「原來是卓少爺。」

穆嫗道：「卓少爺請坐，老身想請問妳一件事哩！」

卓少華在一張木椅上坐下，說道：「婆婆有什麼事，但請明說。」

穆嫗和藹的笑了笑，拉過一張木凳坐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攤在掌心，望着他，問道：「卓相公昨晚昏迷不醒，這塊玉珮，是妳從妳身上取下的，請卓少爺收好了。」

卓少華伸手取過，又說句：「多謝。」

穆嫗道：「老身要問的就是這塊玉珮了，卓少爺帶在身上，一定是少爺家傳的了？」

「不是。」卓少華道：「這是我一位好友送給我的。」

穆嫗心中一動，問道：「卓少爺這位令友，不知姓什麼？」

卓少華道：「他是我結義大哥，姓藍名允文，怎麼，婆婆認識這塊玉珮嗎？」

「藍允文，文蘭，果然是她！」穆嫗心中想着，不禁暗暗攢了下面，一面含笑道：「啊，果然是藍少爺。」

卓少華喜道：「婆婆認識藍大哥？」

穆嫗道：「老身年輕時，給藍少爺餵過奶，這玉珮藍少爺從小就佩在身上，所以老婆子一眼就認得出來。」

她沒待卓少華開口，接着問道：「卓少爺如何會和藍少爺認識的呢？」

卓少華道：「在下和藍大哥也認識不久，只是彼此談得十分投緣，才結了金蘭兄弟。」

「這就是了。」

穆嫗點點頭道：「藍少爺如果不是和妳少爺情投意合，怎麼會把傳家的玉珮送給妳呢？卓少爺，你們結交的經過，也說出來給老身聽聽。」

卓少華知道這位婆婆是藍大哥小時的奶媽，就把自己如何與藍大哥邂逅、詳細說了一遍。

穆嫗點點頭，輕輕「唉」了一聲，說道：「老身已有多年沒見藍少爺了，心裏時常在想念着他……」

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急忙站起身來說道：「老身只顧跟少爺說話，忘了廚房裡給少爺熬了一小鍋粥，已經好了，剛手就是進來瞧瞧少爺醒來了沒有？老身這就去把粥端來。」

卓少華忙道：「這怎麼好意思？」

穆嫗道：「少爺和藍少爺是金蘭兄弟，再客氣就見外了。」

隨着話聲，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

卓少華聽她這麼說，也就不好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穆嫗果然端着一碗蓮子粥走入，放到桌上，含笑說道：「卓少爺趁熱吃吧，如果覺得困乏，就在床上再歇一會，這幾天田裡忙了，老身還得做中飯去哩。」

，就被人家制住，那人五指一鬆，轉過身，又朝董仲萱逼近過去。

董仲萱一支長劍，使得矯若神龍，劍光繚繞，把兩個黑衣人逼得左右支絀，正待施展殺着！

突聽身側傳來一聲冷笑，急忙舉目看去，只見一個中等身材的蒙面黑衣人已經逼到身右，此人雖然黑布蒙面，但從他衣着上，可以看出是一個坤道人家，要想喝問！

那黑衣人已經先開口了：「董仲萱，你師兄已被我擊下了，我看你還是棄劍受縛吧！」

話聲蒼老，一聽就知道是個老嫗。董仲萱聽得猛然一驚，急忙迴目

董仲萱五指一鬆，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黑衣老嫗的袖角已經拂上「血阻穴」，仰面往後便倒。

黑衣老嫗從喉頭發出一聲低沉的冷哼，輕輕拍着手，好像她的手，碰了男人，就會被污染了一般，然後轉身往階上走去。

這時左首廂房中已經點起了燈火，黑衣老嫗走上石階，才伸手揭去蒙面黑布，露出一頭花白頭髮，和一張佈滿皺紋的鳩臉，一手掠着耳後鬢髮，舉步走進堂屋，剛走到廂房門首。

就聽到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奶娘，妳快來呢！」

黑衣老嫗一脚跨進廂房，含笑道：「我的小朋友，妳又有什麼事了？」

被叫做「小公主」的是一個身穿淺紫色衣裙的少女，看去約莫十七、八歲，生得蛾眉如畫，鳳月含春，看去輕盈、嬌柔，有着一份清新與稚弱的美，使人見了她都會不期而然生出又憐又愛之心！

這時她粉嫩的纖手中拿着一件東西，一雙比秋水還亮還清的眼睛裡，流露出又新奇、又神秘、又盼望的望着黑衣老嫗，撒嬌的叫道：「奶娘，妳快點呀！」

黑衣老嫗陪笑道：「老婆字不是來了嗎？」

「嗯！」紫衣少女右手一揚，身子像花蝴蝶般輕旋，咕的笑道：「奶娘，妳知道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嗎？」

黑衣老嫗笑了笑：「老婆子又不是神仙，怎麼猜得着呢？」

紫衣少女不依道：「妳一定要猜。」

「好，好，我猜，我猜。」

黑衣老嫗方才對董仲萱說話，聲音又冷又硬，這回對紫衣少女却百依百順，顯着屁股說話，連聲音都和藹可親了，一面說道：「一定是妳最愛吃的五字酥了，那是專人從蘇州采買來的，是妳心愛的茶食，昨天老婆子已經嚐過一塊了，妳還嫌它太甜了呢……」

「咳！奶娘，人家又不是要妳猜五字酥。」

紫衣少女輕盈的搖着頭，說道：「我手裏拿的是一塊……唔！人家要妳猜呀！」

黑衣老嫗望着她裂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說道：「那教老婆子怎麼猜得着？唔，是好吃的？還是好用的？」

「都不是。」

紫衣少女神秘的笑了笑，才道：「我提一點頭給妳，這東西是畫眉從卓少華身上搜到的。」

黑衣老嫗不屑的道：「那有什麼好猜的？」

紫衣少女道：「自然好猜呀！」

黑衣老嫗搖着頭道：「那小子身上的東西，老婆子又如何猜得着？」

紫衣少女咕的一聲輕笑道：「我說出來妳一定不會相信。」

黑衣老嫗不覺笑道：「看妳說話

的神情，倒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

「對了！」紫衣少女得意的笑道：「奶娘，妳快猜對啦！」

「算了！」黑衣老嫗道：「我的小朋友，妳饒了老婆子吧，這樣再猜下去，老婆子頭上白髮，不知要多生出幾莖來呢！」

紫衣少女輕盈的走上幾步，右手從背後很快的送到黑衣老嫗面前，說道：「妳看，這是什麼？」

五根纖纖玉指一攤，粉嫩細膩而略帶輕紅的掌心，托着的是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珮，上面雕刻了一株九蕙蘭花，翠綠欲滴！

黑衣老嫗目光連閃，身軀突然一震，失聲道：「會是大公主的玉珮？怎麼會……」

紫衣少女臉上一紅，含着輕笑，湊過頭去，悄聲道：「會不會是大姐送給妳的？」

黑衣老嫗臉色微沉，說道：「妳不可亂說，這件事還是讓老婆子來問問他，妳把玉珮給我。」

紫衣少女把玉珮交給了黑衣老嫗，一面問道：「奶娘，妳要怎麼問他呢？」

黑衣老嫗把玉珮往懷中一塞，鄭重的道：「妳不用多問，老婆子先要安排一下。」

這時只聽門口響起一個深沉的聲音說道：「屬下鹿昌麟求見。」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請進。」

追風客鹿昌麟在門口應了聲：「是」，舉步走入，立即朝紫衣少女躬身道：「屬下見過公主，穆嫗。」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有事？」

鹿昌麟道：「今晚進住的三個人，該如何處置，屬下是向公主，穆嫗請示來的。」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好說，這事的事，嚴莊主已經全盤交給江南盟主了，自該由盟主主裁，何況這三個人，也是卓盟主飛鴿傳書，指示的機宜，妳還是等卓盟主來了，再處置不遲，公主和老身只是路過此地，來作客的，怎好越俎代庖？」

鹿昌麟連應了兩聲「是」。

黑衣老嫗忽然低低一聲，又道：「司空靖和董仲萱妳叫人把他們先收押起來，那卓少華，老身會把他帶走的。」

鹿昌麟聽得心下暗暗奇怪，付道：「前幾天嚴莊主把卓少華放了，今晚穆嫗又說她要帶卓少華走了，

不知道中間有什麼緣故？」

但他想歸想，口中却不迭的應「是」，躬身告退。

卓少華醒來，天色已經大亮，他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木板上，身上還蓋着一條粗布的老棉被，日光從從床前木窗欄上照進來的。

這是一間不太大的臥房，土垣茅簷，除了窗下一張小木桌，沒有什麼陳設，一眼看得出像是農家的臥室。

自己怎麼會睡在這裡的呢？他緩緩掀開棉被，翻身坐起，覺得頭腦有些昏脹，伸手揉揉眼睛，跨下木床，一面竭力的思索着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只見藍花布布簾的門帘掀動，走進一個身穿藍布衣衫的老婦人來，一眼看到卓少華，立即堆着笑道：「少爺醒來了麼？」

卓少華看他約莫五十出頭，花白頭髮，一張顴形臉上，刻劃了不少皺紋，但笑得很慈藹，這就拱拱手道：「婆婆請了。」

這老婆婆自然是穆嫗了，她連忙擺着手道：「少爺是不是好些了，依老身看，妳還是再躺一回吧！」

卓少華道：「不用了，在下想請問婆婆一聲，不知在下怎麼會躺在此處的？」

穆嫗笑了笑，說道：「少爺昨晚夜裡，昏倒在前面一株大樹底下，是老伴把妳抬回來的，一直昏迷不醒，真把老身給急壞了。」

卓少華道：「多謝婆婆。」

穆嫗道：「不用謝。」

卓少華道：「昨晚一定給婆婆添了不少麻煩，真是不好意思。」

穆嫗道：「老身還沒請教少爺貴姓？」

卓少華道：「在下姓卓。」

「原來是卓少爺。」

穆嫗道：「卓少爺請坐，老身想請問妳一件事哩！」

卓少華在一張木椅上坐下，說道：「婆婆有什麼事，但請明說。」

穆嫗和藹的笑了笑，拉過一張木凳坐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攤在掌心，望着他，問道：「卓相公昨晚昏迷不醒，這塊玉珮，是妳從妳身上取下的，請卓少爺收好了。」

卓少華伸手取過，又說句：「多謝。」

穆嫗道：「老身要問的就是這塊玉珮了，卓少爺帶在身上，一定是少爺家傳的了？」

「不是。」卓少華道：「這是我一位好友送給我的。」

穆嫗心中一動，問道：「卓少爺這位令友，不知姓什麼？」

卓少華道：「他是我結義大哥，姓藍名允文，怎麼，婆婆認識這塊玉珮嗎？」

「藍允文，文蘭，果然是她！」穆嫗心中想着，不禁暗暗攢了下面，一面含笑道：「啊，果然是藍少爺。」

卓少華喜道：「婆婆認識藍大哥？」

穆嫗道：「老身年輕時，給藍少爺餵過奶，這玉珮藍少爺從小就佩在身上，所以老婆子一眼就認得出來。」

她沒待卓少華開口，接着問道：「卓少爺如何會和藍少爺認識的呢？」

卓少華道：「在下和藍大哥也認識不久，只是彼此談得十分投緣，才結了金蘭兄弟。」

「這就是了。」

穆嫗點點頭道：「藍少爺如果不是和妳少爺情投意合，怎麼會把傳家的玉珮送給妳呢？卓少爺，你們結交的經過，也說出來給老身聽聽。」

卓少華知道這位婆婆是藍大哥小時的奶媽，就把自己如何與藍大哥邂逅、詳細說了一遍。

穆嫗點點頭，輕輕「唉」了一聲，說道：「老身已有多年沒見藍少爺了，心裏時常在想念着他……」

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急忙站起身來說道：「老身只顧跟少爺說話，忘了廚房裡給少爺熬了一小鍋粥，已經好了，剛手就是進來瞧瞧少爺醒來了沒有？老身這就去把粥端來。」

卓少華忙道：「這怎麼好意思？」

穆嫗道：「少爺和藍少爺是金蘭兄弟，再客氣就見外了。」

隨着話聲，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

卓少華聽她這麼說，也就不好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穆嫗果然端着一碗蓮子粥走入，放到桌上，含笑說道：「卓少爺趁熱吃吧，如果覺得困乏，就在床上再歇一會，這幾天田裡忙了，老身還得做中飯去哩。」

(十三)

卓少華忙道：「婆婆只管請便。」

穆嬌嬌退了出來。

卓少華確實感到腹中有些饑餓，這就在木椅上坐下，把一碗蓮子粥都吃了下去，本來他頭腦感到昏沉沉的，這回剛放下碗筷，就覺得眼皮沉重，昏昏欲睡，不加思索走近木床，和衣躺下，就沉沉睡去。

這一睡，又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卓少華終於又醒過來了，睜開雙目，房中已經點上了燈。

穆嬌嬌就坐在床沿上，看到他睜開眼來，就點點頭含笑：「孩子，你醒了？」

卓少華腦際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只覺坐在他面前的老婆婆，十分眼熟，這就點了點頭。

穆嬌嬌忽然問道：「孩子，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還想得起來嗎？」

卓少華搖搖頭道：「不知道。」

穆嬌嬌笑得更慈祥，又道：「那麼你是什麼地方人呢？」

卓少華依然搖搖頭道：「不知道。」

穆嬌嬌伸出一隻枯瘦的手爪，摸着他頭頂，流露出憐憫之色，徐徐說道：「可憐的孩子，好，婆婆告訴你，你叫王阿大，從小沒爹沒娘，是婆婆一手把你扶養大的，婆婆就是你最親的親人了，以後你要聽婆婆的話，知道麼？」

卓少華點點頭，好像自己從小真的沒爹沒娘，婆婆是自己最親的人，她用手輕輕摩挲着自己頭頂，就使人有溫暖的感覺，從心裡生出依依孺慕之情。

穆嬌嬌欣然道：「好，你現在可以跟婆婆走了，婆婆帶你見小公主去。」

卓少華又點點頭，跨下木榻，跟着穆嬌嬌身後，走出農舍，一路奔行，不多一會，便已來至一處鎮集之上。

穆嬌嬌領着他走進客店的後進。階前站着一名青衣使女，一眼看到穆嬌嬌，就叫了起來：「小公主，穆嬌嬌回來啦！」

只聽裡面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書眉，妳說是什麼人來了？」

書眉道：「是穆嬌嬌回來了！」

穆嬌嬌沒待她說出口來，就接着道：「他叫王阿大，是老身一手把他帶大，如今年紀不小了，老身才把他帶到身邊來，也好使喚使喚。」

紫衣少女聽得一怔，望望卓少華，埋怨的道：「奶娘，是你給他起的名字？」

穆嬌嬌朝她使了一個眼色，攔着道：「王阿大，這是小公主，快來見過了。」

卓少華也弄不清楚什麼叫「小公主」，他聽了穆嬌嬌的話，果然朝紫衣少女抱拳行了一禮，說道：「王阿大見過小公主。」

紫衣少女憐憫的看了他一眼，又忍不住咕咕的笑着，說道：「奶娘，他就跟着咱們走嗎？」

穆嬌嬌口中啞了一聲道：「暫時沒地方好安置他，只好讓他跟着咱們走了。」

紫衣少女嬌紅得像蘋果般的臉上，不覺綻出了好玩的笑容，問道：「王阿大，你願意跟着咱們走麼？」

卓少華道：「我要跟着婆婆走。」

穆嬌嬌含笑：「乖孩子，婆婆就是和小公主一起走，以後小公主叫你做什麼，你就要聽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小公主主要王阿大做什麼，王阿大就聽小公主的。」

「真好玩！」紫衣少女忽然低頭一聲道：「奶娘，他那塊玉佩，是不是……」

穆嬌嬌道：「妳不許多問，老身這樣做，也是爲了妳大姐好。」

紫衣少女道：「但大姐她……」

穆嬌嬌道：「她已經去了杭州，咱們這一路，不會遇上她。」

一面朝書眉道：「書眉，妳領他到屋裡去。」

書眉朝卓少華招手道：「王阿大，你隨我進去。」

卓少華眼睛望着穆嬌嬌說道：「我要跟着婆婆進去。」

穆嬌嬌臉上含着慈笑，說道：「妳叫書眉，是婆婆要妳領你到房裡去的，快跟她去吧！」

卓少華點點頭，果然跟着書眉往裡走去。

紫衣少女道：「奶娘，我總覺得這樣不太好，萬一給大姐知道了，她的脾氣……」

穆嬌嬌輕輕歛了口氣道：「老身知道，但妳大姐這事有多糊塗，妳現在是總巡身份，三處盟主，都歸她調度，她卻把城主賜給她的令

牌給了這小子，萬一給城主知道了，妳可知這事情有多嚴重？」

紫衣少女道：「那怎麼辦呢？」

穆嬌嬌道：「所以這件事不能讓城主知道，同時也不能告訴妳大姐。」

紫衣少女道：「但他是一個人呀，又不是一件東西，可以藏得起來。」

穆嬌嬌道：「所以咱們得趕快上路，把他送回山去。」

紫衣少女嘆起小嘴說道：「我們說好要到杭州去玩的。」

「我的小公主。」

穆嬌嬌道：「當日依老身之意，早就把這小子宰了，是妳不許老身殺人，現在又怪起老身來了。」

紫衣少女道：「好嘛，那就回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穆嬌嬌、紫衣少女、書眉和卓少華登上了一輛華麗的馬車，一路南行。

中午趕到衢州。這衢州可是一個大地方，城裡街道寬闊，商肆林立。馬車在長興街門前停了下來，穆嬌嬌領先，書眉攙着紫衣少女登上樓梯，卓少華也跟着上樓。

這時正當午牌時光，座上有七八成酒客。

堂倌一看上來的一位大小姐，有嬌嬌、丫環和一名長隨（卓少華）伺候着，只道是過路的官眷，那敢怠慢，立即哈着腰、陪笑道：「婆

已五十出頭，只要看他們的神情，一眼就可看出是江湖上人，不覺暗暗哼道：「你們這子倒不瞎，居然認出我老婆子來了。」

吃畢酒菜，穆嬌嬌回過店帳，下樓之際，故意經過右首那張桌子，朝兩人屈指輕彈，一面低聲說道：「禍從口出，兩位如果要命的話，飯後可去北門外三里一棵大樟樹下等候。」

說完，身形一閃，下樓而去。

那兩人聽得不由一怔，這一瞬間，頓時感到不對，自己背後「魄戶穴」似乎被人點了穴道，這「魄戶穴」被點，如果六個時辰不解，就會終身殘廢，非同小可，等到回頭之際，穆嬌嬌早已下樓而去。

這兩人是衢州武館裏的拳師，雖然精通拳腳，究竟只是江湖上的三流腳色，如今被人在不知不覺中點了穴道，心頭自是又驚又怕，那裏還有心情再吃酒菜，急忙回過酒帳，匆匆下樓趕去。

趕到北門外三里的大樟樹下，只見穆嬌嬌一個人倚樹而坐。那兩人慌忙神色恭敬的朝穆嬌嬌抱拳行禮，說道：「在下兄弟不知那裏得罪了妳老人家，如今特地向妳老賠罪來的。」

穆嬌嬌嗯了一聲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左首一個道：「在下左子超，他是在下結義兄弟林子蔚。」

穆嬌嬌問道：「通臂雙雄，通臂門的哈哈二將！」

「不敢。」左子超連連躬身道：「妳老誇獎。」

穆嬌嬌冷冷的道：「你們知道老婆子是誰嗎？」

林子蔚道：「妳老是大名鼎鼎的穆七娘，在下兄弟久仰妳老的盛名……」

穆嬌嬌口中發出一陣又尖又冷的笑聲，直笑得通臂雙雄心頭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絲寒意！

穆嬌嬌笑聲一歇，冷漠的道：「不錯，大老婆子確姓穆，二位既然認出我老婆子來，那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你們自己挑一條吧！」

左子超抱拳道：「妳老開恩，請恕在下兄弟不知不罪。」

「廢話。」穆嬌嬌道：「老婆子若不是爲了你們兩個認出老婆子來，我吃饱了有這麼多的閒工夫和你們窮磨磨，眼前你們只有一生一死兩條路，讓你們作選擇，看你們選擇生，還是選擇死？」

通臂雙雄聽得臉色爲之一變！左子超道：「螻蟻尚且偷生，在

下兄弟自然不會選擇死路，只知選擇生路，又該當如何？」

穆嬌嬌冷森一笑道：「求生很簡單。」

她伸手入懷，摸出兩顆黃色藥丸，攤在鳥爪般的掌心，徐徐說道：「你們一人一顆，把這藥丸吞下，就可無事。」

林子蔚看了她掌心的藥丸一眼，問道：「服了妳老這藥丸，不知會有何結果？」

穆嬌嬌一陣噤笑，說道：「沒什麼，不過可以使你們忘記老婆子，忘記煩惱，也忘記過去的一切。」

左子超勃然變色道：「這麼一來，當真生不如死了。」

穆嬌嬌道：「但你們畢竟可以活下去。」

林子蔚道：「妳就是因爲咱們認識妳，所以要逼着咱們吞服妳的藥丸麼？」

「不錯。」穆嬌嬌道：「凡是認識老婆子的人，不死就得忘記一切。」

左子超大笑一聲：「穆七娘，妳的手段未免太毒辣了！」

穆嬌嬌已經緩緩站了起來，厲聲道：「就憑你這聲穆七娘，就已經該死了，你們到底服不服老婆子的『無憂丹』？」

左子超、林子蔚二人同時地後退一步。

左子超大喝：「穆七娘，咱們兄弟不甘束手就縛，妳有多大能耐，那就使出來吧！」

「好！」穆嬌嬌右手把兩顆藥丸收入懷中，嬉笑道：「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你們已經選擇了死亡，再求吞服『無憂丹』，我老婆子也不會答應了。」

隨着話聲，身形有如鬼魅一般，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就已經欺到兩人身邊，鳥爪般五指正待抓出！

「且慢！」有人朗喝一聲，一道人影比穆嬌嬌不知快了多少，在穆嬌嬌欺近兩人之際，耳中才聽到喝聲，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

穆嬌嬌心頭暗暗一驚，她欺來得快，退得也十分快速，一下又晃身退到了她原來站立的地方，定睛看去，通臂雙雄面前，果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褂，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左腿已跛的怪老頭，只見他雙目射出炯炯亮光，雲不雲的盯着自己。

穆嬌嬌心中暗道：「此人好快的身法！」一面冷冷的道：「你是什麼人？替他們擋橫？」

（十四）

穆嬌嬌道：「妳就是因爲咱們認識妳，所以要逼着咱們吞服妳的藥丸麼？」

「不錯。」穆嬌嬌道：「凡是認識老婆子的人，不死就得忘記一切。」

左子超大笑一聲：「穆七娘，妳的手段未免太毒辣了！」

穆嬌嬌已經緩緩站了起來，厲聲道：「就憑你這聲穆七娘，就已經該死了，你們到底服不服老婆子的『無憂丹』？」

左子超、林子蔚二人同時地後退一步。

左子超大喝：「穆七娘，咱們兄弟不甘束手就縛，妳有多大能耐，那就使出來吧！」



跛足怪人沒有理她，只是沉聲道：「妳就是二十年前人稱拍花娘的穆七娘嗎？」

穆七娘道：「你問老身昔年名號作甚？」

跛足怪人道：「這麼說，妳果然是拍花娘穆七娘了。」

穆七娘道：「老身用不着改姓換名。」

「那很好。」

跛足怪人點點頭道：「老夫正在到處找妳，今天總算給老夫找到了。」

他敢情是路過此地，聽到左子超那一聲大喝才趕過來的。

穆七娘平日見多識廣，但對這個跛足怪人，卻從未聽人說過，不覺冷笑道：「閣下找我老身有何事？」

跛足怪人道：「二十年前，妳可是經常在蘇浙皖這幾個省份走動？」

穆七娘沉聲道：「不錯。」

跛足怪人道：「那麼老夫要問妳，十八年前的四月裡，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裡，抱走一個女嬰？那女嬰左眉梢有一顆朱痣，妳把她賣到那裡去了？」

穆七娘心頭猛然一驚，暗道：「他說的女嬰，豈非正是小公主？自己也因小公主的關係，才能投到城主手下，這人不知究竟是何路數？但不管他是什麼人，他既然追查小公主的下落，這人斷不能留他活口！」

她心頭殺機一起，頓時沉聲道：「老身不知道。」

跛足怪人是何等人？她聽了自己的話，先是臉有吃驚之色，繼而目中隱露殺機，如何聽得過他？聞言嘿然道：「老夫要知道的事，穆七娘，妳還是好好答我所問，據實說來，非說不可。」

穆七娘厲聲道：「妳最好去問問老二……」

倏然雙手齊發，十根烏爪般的手指，迅捷無倫朝跛足怪人雙肩抓下！

她看出跛足怪人方才飛落的身法，身手極高，才雙手同發，這一抓，就算他是鐵打身子，琵琶骨也非被抓穿不可，一等一的高手，也無法抗拒！

但就在穆七娘出手之際，跛足怪人突然沉喝一聲：「無知鼠輩！」

大袖一揮，發出一股無形勁氣，把穆七娘一個人連翻出去三丈開外，還在草叢中一連翻了幾個滾！

這下真把通臂雙雄看得目瞪口呆，連忙翻身拜倒下去口中說道：

「多承老前輩相救。」

跛足怪人哼道：「起來，起來，老夫不喜俗套，唔，你們兩個去把那穆七娘給老夫押過來，老夫還有話問她。」

通臂雙雄趕緊從地上爬了起來，二人異口同聲，躬身道：「在下兄弟被穆七娘點了『魄戶穴』，還請老前輩賜予解穴。」

跛足怪人左手大袖朝兩人肩頭一拂，喝道：「好了，還不快去把她押過來？」

通臂雙雄但覺身軀輕輕一震，被制穴道果然頓覺鬆動，心頭不禁大喜，口中沒命應着「是」，雙雙撲身而起，朝草叢中掠去，接連幾個起落，撲到穆七娘跌落之處，找了一陣，依然沒找到穆七娘的影子。

這裡草長不到半人來高，以二人的目力，設若有人蹲伏在草叢中，決難逃過他們的眼睛，但方圓十餘丈之內，確沒有人迹。

左子超直起身，叫道：「老前輩，這裡找不到穆七娘的踪影。」

跛足怪人奇道：「她會逃到那裡去了？」

雙足一頓，人如大鵬凌空，飛撲過來，雙目神光如電，朝草叢中掃過，口中不覺「咦」了一聲道：「沒想到她居然還會魔教的『木石潛踪』，連老夫都被她瞞過去。」

「好，你們跟我來。」

跛足怪人身形又凌空飛了回去，落到大樟樹之下。

通臂雙雄如奉聖旨一般，趕緊跟着過去。

跛足怪人目光一掠二人，問道：「你們二人，如何會和穆七娘在此遇上的？」

左子超就把自己二人如何在酒樓遇上穆七娘，如何被點穴道、約自己到這裡來，詳細說了一遍。

跛足怪人道：「你們看到她一共有一個人同行？」

「是的。」左子超道：「她們同乘一輛華麗馬車，目標很顯著，很容易找得到她。」

「很好。」跛足怪人點點頭道：「老夫這就找她去。」

左子超道：「老前輩，在下兄弟和穆七娘結下樑子，能否追隨老前輩左右，以供驅策？」

左子超也道：「是啊，老前輩有什麼事，在下兄弟武功雖然不濟，但可以給老前輩跑跑腿。」

「哈哈！你們兩個跟着老夫麼？」

跛足怪人話聲一落，看了二人一眼，忽然點點頭道：「也好，你們日落之前，就在長興樓上等候老夫，連忙翻身拜倒下去口中說道：

身形撲起，去勢如箭，轉瞬就消失不見。

通臂雙雄幾乎像是遇上了飛仙劍俠一般，目送跛足怪人遠去，滿心歡喜的回城中而去。

××××××××

由衢州向西通往江山的大路，再往西通向江西的玉山和上饒，往北通向仙霞嶺，是入閩的大道，所以這條路上，車馬絡繹，行旅不絕！

這是未開時光，一輛華麗的馬車，剛馳過後溪街（地名）江山縣巍峨的城牆，矗立在郊原上，已經遠遠在望！

就在這一時候，只見一道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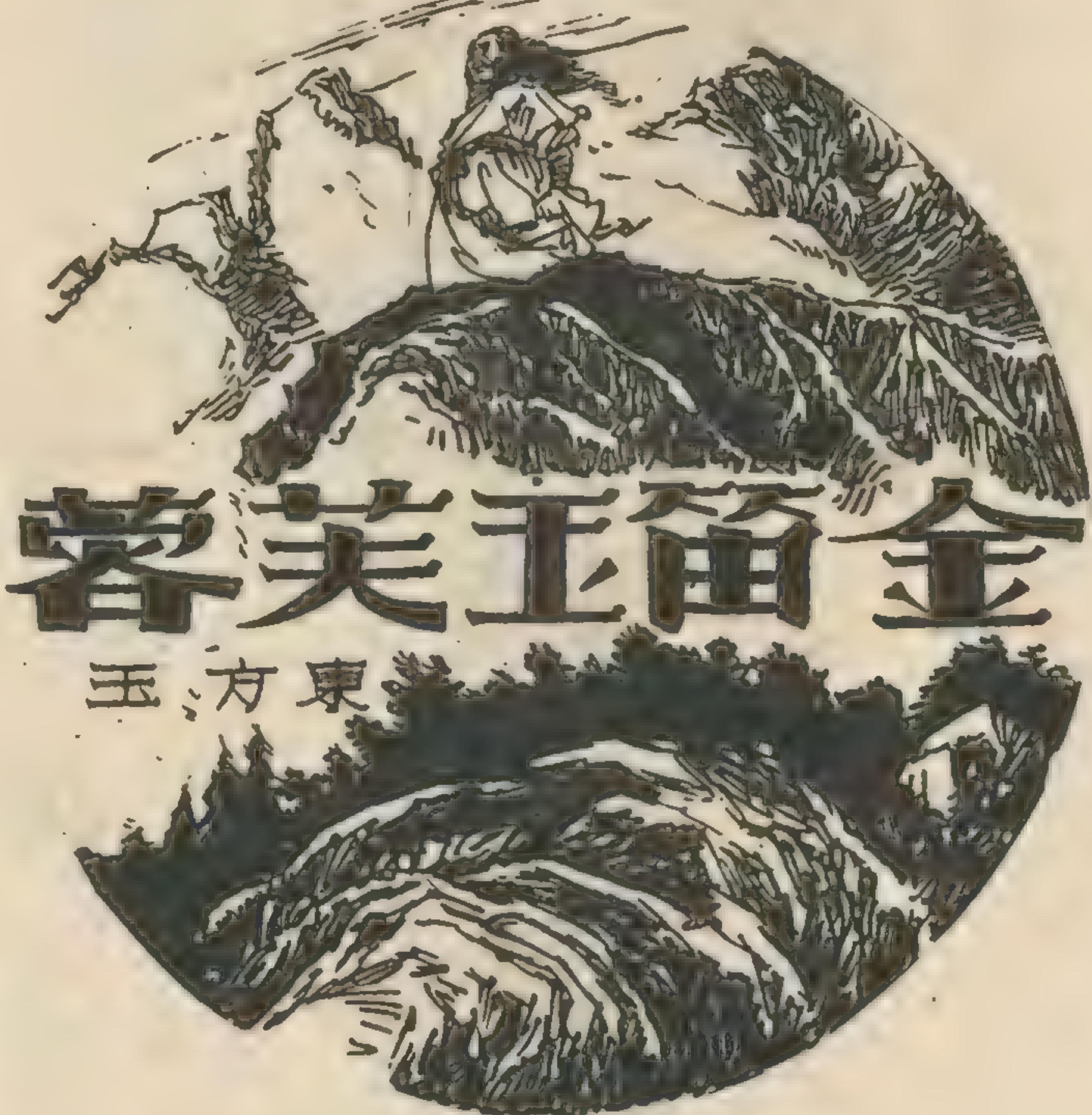
馬車終於停了下來，駕車的才看清車前面飛落下來的那人，是個身穿藍布大褂、長髮披肩，連髮花白鬚子的跛足怪人。

駕車的臉上現出畏懼神色，期期艾艾的道：「你老……」

跛足怪人喝道：「穆七娘，妳給老夫出來。」

喝聲中，右手一探，撩起了車窗。

這一撩，車廂內那有穆七娘？但他却發現了另外一個人，那是身穿青布衣袴的少年，神情呆板，目光滯鈍的卓少華，怔怔的望着自己，不言不動！



精光暴射，怒聲道：「好個穆七娘，她膽敢害我小兄弟！」

一面朝卓少華招手道：「小兄弟，你快出來，你是被穆七娘迷失了神智！」

卓少華坐着沒動，搖搖頭道：「我不出來，婆婆叫我坐在車裡的，我不出來。」

跛足怪人知他受了穆七娘的蠱惑，一伸手把卓少華從車廂中抓了出來，喝道：「小兄弟，你跟我找穆七娘去，這老妖婦，老夫非一掌劈死她不可！」

卓少華大聲叫道：「我不去，婆婆叫我坐在車裡的，我很乖，要聽婆婆的話，婆婆沒叫我出來，我不可以出來的。」

跛足怪人不理他多嘴，抬手點了穴道，轉身朝駕車的喝道：「快說，穆七娘到那裡去了？」

駕車的早已嚇黃了臉，結結巴巴的道：「小的不知道：這車是一位奶娘僱的，她和小姐從衢州酒樓下來，就沒有坐小的車子，要小的送這位管家（卓少華僕人打扮）到江山縣去，小的不認識穆七娘。」

跛足怪人看他不像說謊，問道：「那個奶娘和小姐是在什麼地方僱你車子的？」

駕車的道：「金華，當地車行裡原本有很多車子，但她因小的這一輛車比較新，她來僱車的時候，說是小姐要出門，指定要小的這一輛，還加了小的五錢銀子……」

跛足怪人本來懷疑這輛華麗馬車的來歷，如今經他這一說，金華是個大地方，車行裡當然會有華麗的新車，何況穆七娘同行果然有一位小姐，指定要坐他新車，也頗合情理，再看駕車的人又不像會武的人，心中倒也相信，接着問道：「她們從衢州酒樓下來，可曾聽說要去那裡麼？」

駕車的道：「沒有，那奶娘下來的時候，只匆匆交待小的把這位管家送到江山城裡去，旁的都沒說。」

跛足怪人看看也問不出什麼來，口中哼了一聲，一手抓起卓少華，雙足一頓，一道人影便自騰空掠起，快得如同浮矢掠空一般，激射而去。

這時路上已經有不少人停下來看熱鬧，這時看到跛足怪人挾着一個人飛，不由嚇得目瞪口呆，還當遇上了李鐵拐。

駕車的眼看跛足怪人騰空飛去，挺了挺毡帽帽簷，目中飛過一絲笑意，暗自付道：「穆七娘教我這套說詞，果然把他騙走了！」

一面趕緊一抖繩，長鞭在空中揮得「劈拍」作響。駕起馬車，像風馳電掣般朝仙霞嶺方向絕塵而去。

他外號原本叫做何老實，外表老實得似乎連話都說不出來，是以連跛足怪人這等江湖經驗老到的人，也受了他的騙。

××××××××

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回到衢州城，走上長興樓，通臂雙雄左子超、林子蔚早已坐在那裏等候，一眼看到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走上樓來，立即站起身，迎了過來。

左子超道：「老前輩，追上那輛馬車了麼？」

跛足怪人走到桌邊，放下卓少華，一面說道：「馬車追到了，但沒找到穆七娘，她可能還在城裏。」

林子蔚問道：「老前輩，這人是谁？」

跛足怪人道：「他是我的小兄弟。」

通臂雙雄吃了一驚，異口同聲的道：「他是老前輩的小兄弟？」

這時酒樓上沒有什麼酒客，通臂雙雄又是衢州城中響噹噹的人物，是以店伙十分巴結，不待吩咐，送上兩盞茶來。

跛足怪人道：「這裡不是談話之所，這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老夫之意，先找個客棧，把小兄弟安頓下來，你們二位對城中情形較熟，就麻煩你們去查一查穆七娘是否還在衢州？」

左子超道：「這個容易，在下立時要去查明穆七娘的行踪，林賢弟，你陪老前輩到信安棧去，城裏客店有三四家，但以信安棧最好，房間寬敞，環境幽靜。」

跛足怪人點點頭道：「也好，咱們那就走吧！」

左子超道：「在下那就先走一步，一有消息，自會到信安棧去稟報老前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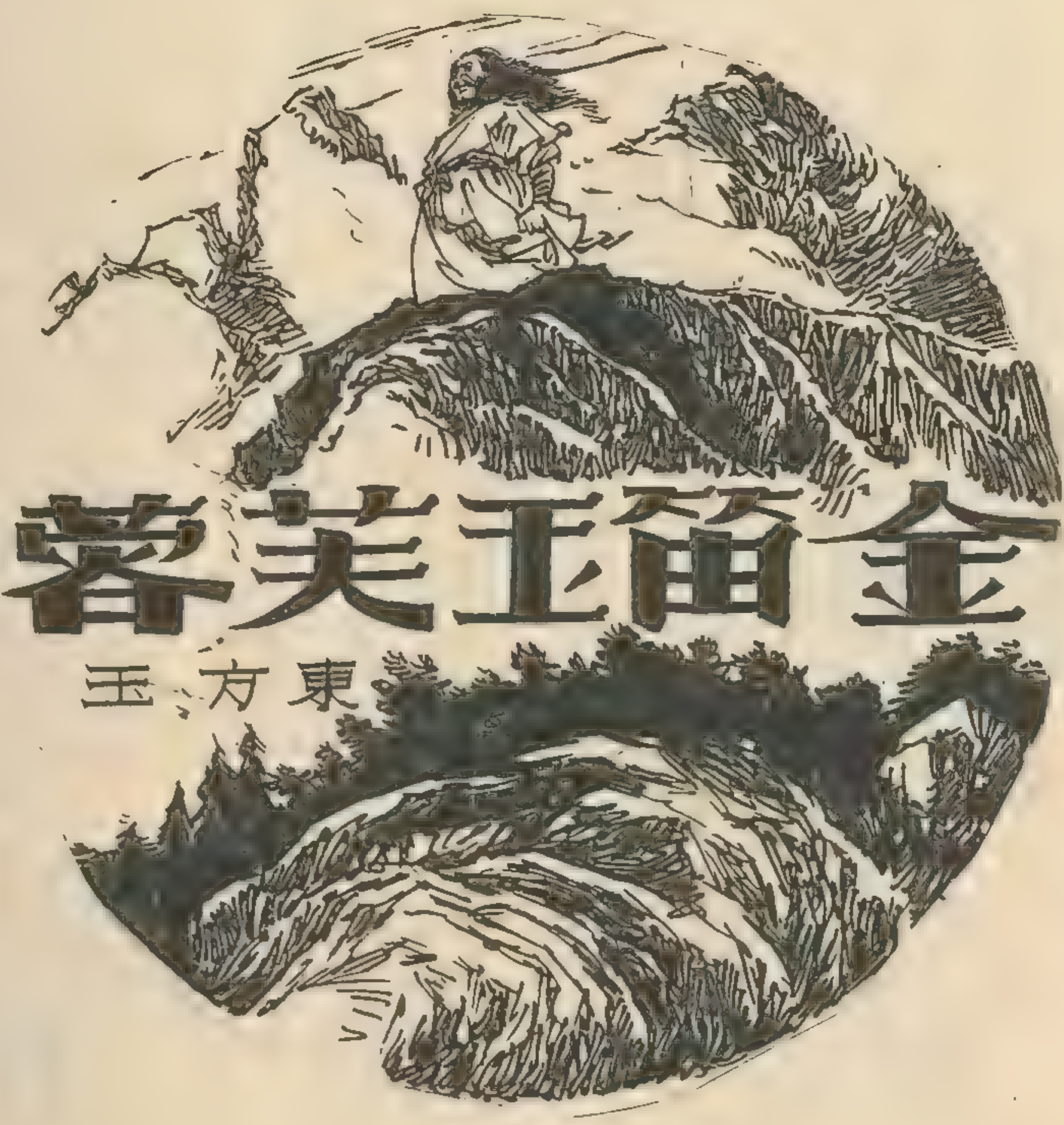
林子蔚也就陪同跛足怪人挾起卓少華，來至信安客棧，吩咐掌櫃，要一間上房。

掌櫃的連連應是，親自陪着林子蔚和跛足怪人到後進上房，推開房門，請二人入內，店伙緊跟着送來香茗。

跛足怪人放下卓少華，舉手輕輕一拂，解開了穴道。卓少華目光一動，奇道：「咦，我怎麼會到這裡來了呢？」

跛足怪人含笑說道：「小兄弟，是哥哥把你救來的。」

（十五）



金笛王美蓉

玉方東

卓少華搖搖頭道：「我不叫小兄弟，我叫王阿大。」

跛足怪人知他心志被迷，只得順着他道：「對，你是王阿大，但也是我的小弟。」

卓少華道：「婆婆呢？她怎麼沒來？還有小公主、畫眉，都到那裡去了呢？」

「小公主，不知這小公主是誰？」

跛足怪人心中暗自沉思，一面依然含着笑道：「婆婆要你一個人坐在車子裡不放心，她有事去了，要我把你接來的，我是你老哥哥，你和我在一起，婆婆自然放心的了。」

卓少華搖搖頭道：「婆婆說，要我跟着她的。」

跛足怪人站到他面前，說道：「我是你老哥哥，你怎麼忘了？你想看，從前不是見過我？」

卓少華看着跛足怪人，說道：「你……好像是見過的，好像是見過的，但我記不起來了。」

跛足怪人笑道：「這就對了，我是你老哥哥，沒錯吧？你先到這裡住下來，婆婆過幾天就會回來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會聽老哥哥的話。」

剛說到這裡，左子超已經匆匆走入，拱着手道：「老前輩，在下已經調查清楚了。」

跛足怪人問道：「這婆婆娘在那裡？」

左子超道：「穆七娘已經離開衢州了。」

跛足怪人道：「她去了那裡？」

左子超道：「她們在長興樓用過午餐，就乘原來的馬車走的，據長興樓的伙計說，那輛馬車，是他們自己的車子，駕車的叫何老實，車子是出北門去的。」

跛足怪人聽得一呆，不禁大笑道：「老夫走了一輩子江湖，居然還會受人之騙，好個賊婆娘，老夫決不饒了你。」

接着看了通臂雙雄一眼，點點頭道：「你們兩個總算替老夫辦了一件好事，老夫無以為贈，想授你們一招手法，只要不遇上一等一的高手，就足可自保，你們可願意麼？」

左子超道：「在下兄弟願意追隨老前輩左右。」

跛足怪人道：「老夫居無定處，四海為家，你們如何跟隨老夫，這樣吧，老夫傳你們一招手法，勤加練習，有事，老夫自會通知你們的。」

林子超道：「在下兄弟，還不知道老前輩的名號，不知老前輩可否見示？」

跛足怪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名號，你們還是不知道的好，這樣吧，你們叫我飛跛子好了。」

說完，就把一招手法，傳給了兩人，要兩人在房子演變了幾遍，又把如何使勁，如何變化，詳加解說，直等兩人完全領悟，才朝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該走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你是找婆婆去麼？」

飛跛子（跛足怪人）含笑道：「不錯，老哥哥正是陪你找婆婆去。」

說罷，帶着卓少華離店。

通臂雙雄一直送出西門，才行別過。

飛跛子領着卓少華一路西行，這天趕到橫溪，忽然發現有人跟蹤。飛跛子自然不會去理睬他們，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落腳，第二天剛出西門，走了不過三里來路，後面就有三匹馬跟着跑了下來！

這裏已是接近黃山山脈，峯巒起伏，人迹不多，那三個馬上漢子同時一躍下馬，為首漢子洪聲喝道：「喂，朋友，你慢點走。」

飛跛子早就看到了，故作不知，腳下一停，回頭問道：「你們是跟誰在說話？」

他這一停，另外兩個漢子已經一左一右竄了上來，左邊漢子道：「是咱們第五爺叫你站住。」

飛跛子冷冷的道：「老夫不認識你們什麼第五爺六爺的，有什麼事，自己不會對我說麼？」

那第五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漢子，中等身材，生得頗為精幹，聞言舉步走了上來，神色傲慢的道：「朋友到那裏去？」

飛跛子冷冷道：「老夫愛到那裡去，就到那裡去，你管得着麼？」

左邊漢子喝道：「咱們第五爺好言相問，你倒頂撞起咱們五爺來了？」

飛跛子望望他，口中哦了一聲道：「昨天一路跟着老夫的，就是你吧？老夫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你們這批風聲，都長出毛來了？哈哈，老夫也懶得和你們囉嗦，有什麼話，快說吧！」

第五爺口中哼了一聲，伸手指指卓少華道：「他是朋友什麼人？」

飛跛子道：「他是老夫的小兄弟，怎麼，他犯了你們什麼了？」

第五爺道：「你小兄弟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接口道：「我叫王阿大。」

第五爺道：「我在問他。」

飛跛子道：「我小兄弟說了也是一樣。」

第五爺冷笑道：「他只怕不叫王阿大吧！」

飛跛子道：「老夫的小兄弟，叫什麼名字？」

第五爺大笑道：「他是江南武林盟主的公子卓少華，你朋友現在明白了吧！朋友招子應該放亮一點，」

拍花拍到江南武林盟主公子的身上，閣下這份膽子，也够大了。」

飛跛子聽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居然把自己當作了拍花黨，一面沉笑道：「老夫拍了誰的公子，閣下最好少管閒事。」

第五爺聽得氣往上冲，大喝一聲道：「安徽境內，不准你們隨便進入，你拐了盟主公子，居然還敢口出狂言，你乖乖跟我回去，聽候處置吧！」

「哦！」飛跛子聽出來了，口中哦了一聲，點點頭道：「你是微幫的人？」

左邊漢子道：「你知道就好。」

飛跛子狂笑一聲道：「你們微幫上一代龍頭老大魯錦棠，見了老夫，還規矩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呢，有什麼事，你們叫馮子材到這裡來見我。」

第五爺聽得陡然一豎，大喝一聲：「好個狂妄之徒，今天不給你一點厲害，你把咱們微幫看扁了！」

揮手一掌，朝飛跛子迎面擊來。

飛跛子連身子也沒動一下，第五爺這一掌就落空，一面呵呵大笑道：「你們微幫這幾式三腳貓，還是從少林寺剽竊來，也在老夫面前撒起野來了？老夫和你這小輩動手，豈不辱沒了老夫的名頭，老夫也不難為你，快些回去吧！」

在他說話之時，第五爺雙拳如風，已經接連發出四招五拳。

怪也就怪在這裡，任你拳勢如何凌厲快速，人家明明站着沒動，就是一拳也打不到對方身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這麼毫釐之差，記記都落了空！

第五爺一張臉氣得通紅，怒聲道：「這廝會妖法，你們還不給我上？」

喝聲中，「噲」的一聲，撤出一柄雁翎刀來。

他這一喝，左右兩個漢子也同時撤出了單刀，正待夾擊而上。

「且慢！」飛跛子已是不耐，朝右首漢子一伸手道：「把刀拿來。」

右首漢子還當他要奪自己單刀，正待後退，但覺一股極大的吸力傳了過來，不但沒往後退，反而不由自主的朝前跨出去了一步，好像就抓住刀送過去的一般，飛跛子五指抓住了刀尖，接了過去。

第五爺和左邊漢子看出情形不對，更不打話，兩柄刀刀光一閃，朝飛跛子夾擊過去，一個直刺對方執刀右腕，一個使了一記「老樹盤根」，橫掃對方雙腳。

飛跛子喝道：「老夫叫你們慢點出手，你們聽見了沒有？」

左手一抄，把兩人單刀一起奪了過來，往地上一擲。

第五爺和左邊漢子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有看清，但覺手腕一震，單刀已經到了人家手上，不，「噲」

「噲」兩聲，刀已被擲在地上。

飛跛子也沒有出手，只是微微一笑道：「老夫只是要你們見識見識，這些無錫白鐵刀，只能對付對付江湖道上三流腳色，如何傷得了老夫？你們看清楚！」

他居然把三人手中的鋼刀，說成了無錫白鐵刀！

只見他話聲一落，右手執着鋼刀，左手食指搭着中指，輕輕往刀尖上彈去，但聽「錚」的一聲，一點刀尖，應指飛出，簡直比飛鏢速度還快，又是「噹」的一聲，一下沒入一丈外一棵樹身之中！

飛跛子手指一連彈了三下，三人只聽到錚錚三聲，又有三片刀鋒，化作三點寒星，「噹」「噹」「噹」一齊釘入了樹身。

飛跛子把手中斷刀擲到地下，呵呵一笑道：「你們現在相信了吧？回身朝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走。」

說完，拉着卓少華的手，轉身就走。

這下直把微幫老五的第五爺看得大驚失色，眼看飛跛子轉身就走，忍不住道：「朋友這份功夫，着實驚人，足見高明，總該留個萬兒再走吧？」

飛跛子連頭也沒回，哼了一聲道：「憑你這點道行，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人影已經去遠了，但話聲從遠處傳來，却似當面說話一般！

第五爺知道自已比人家相差太遠，天壤之別，不但是人家對手，連對方姓名都一無所知，只好狠狠的哼了一聲，彎下腰從地上拾起那柄被飛跛子用指力彈斷的單刀，一面回頭道：「咱們快走。」

三人迅速的翻身馬上，疾馳而去。

× × ×

快近午牌時光，飛跛子領着卓少華已經走到黃山東麓的古竹溪。這是一個小村落，竹籬茅舍，沿着溪流而居，桃花流水，雞犬相聞，不啻世外桃源！

飛跛子沿着一條石子小徑，一直走到綠楊深處，才見一道土垣，圍着一個磚砌的牆門，兩扇黑色木門，只是虛掩着，門左懸一長形木牌，上書：「柯氏醫廬」四個大字。

飛跛子點點頭道：「我知道。」

白淨臉老者道：「那就請吧！」

飛跛子微笑道：「我提一個人，賢昆仲應該知道。」

（十六）



東方玉

白淨臉老者問道：「什麼人？」

飛跋子道：「我要寫出來，你才會認識。」

說完，走近書案，取起筆來，在掌心寫了三個字，朝白淨臉老者面前送去。

白淨臉老者一看，立即改容的道：「老哥寫的乃是在下兄弟的恩公，在下自然識得。」

「那好。」飛跋子候地伸手從身邊取出一支金光燦爛的金笛，放到書案之上，說道：「賢昆仲既然識得我掌中三字，那認得這支金笛了？」

白淨臉老者一眼看到金笛，不由得一呆，目光抬處，驚疑的道：「老哥是……」

飛跋子不待他說完，已把金笛收了起來，一指身後卓少華，說道：「我是奉這金笛的主人之命，護送這位小兄弟來的，他中了人家迷魂藥，要請柯先生給他診治。」

白淨臉老者「啊」了一聲，立即拱手，陪笑道：「老哥多原諒，在下不知恩公要來的，方才實在太失敬之至，實不相瞞，在下就是柯千靈……」

飛跋子淡淡一笑道：「柯先生不用說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柯先生了，柯先生還是快請這位小兄弟診治吧！」

「是，是。」柯千靈連連應「是」道：「恩公之命，在下自無不遵之理，這位小兄弟請坐下來，在下這就替他診脈看。」

飛跋子道：「小兄弟，柯先生叫你坐下來。」

是託大，因此對他直呼自己姓名，也就不以為意，依然和聲說道：「在下正是馮某。」

飛跋子道：「你是魯錦棠的什麼人？」

這回飛跋子提到他師父的名號，馮子才不覺肅容拱手道：「老哥說的乃是先師。」

飛跋子哼了一聲道：「你稱呼老夫什麼？老哥？」

馮子才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他這句話，聽得不禁有氣，心想：「看你年歲，和我也相差無幾，口氣也未免太狂了。」

一面嘿然笑道：「馮某在江湖上也走了半輩子了，閣下似乎面生得很，不知大號如何稱呼？」

「老夫足足已有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了。」

飛跋子大笑一聲道：「當年魯錦棠見了老夫，還規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呢，你這聲老哥，老夫實在有些當不起。」

馮子才臉色微變，心中自然不信，但依然抱拳道：「所以馮某要請問閣下的大號。」

飛跋子微微一笑道：「你沒看到老夫跋了一足了，老夫的名號就叫飛跋子。」

「飛跋子？」幾個人心裡都在暗自思索：「江湖前輩人物中，並無飛跋子這樣一號人物？」

這時柯千靈已經緩緩睜開眼來，說道：「這位小兄弟六脈平和，並無迷失神智的脈徵，如說中了人家迷魂藥，在下慚愧，實在診不出來。」

飛跋子攢攢眉道：「先生真的診不出脈象來麼？」

柯千靈道：「老哥是恩公指示來的，在下怎敢不盡力而診，但方才細診這位小兄弟脈象，實在並無半點迷失神志之兆……」

「這就奇了。」

飛跋子道：「我小兄弟確實是中了拍花門穆七娘的迷魂藥，神志迷失，不復記憶從前之事。」

他這話聽得馮子才、劉寄生、雷東平三人暗自一怔，心想：「拍花門穆七娘已有二十年不曾聽人說起了，盟主公子怎會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呢？」

柯千靈想了想才道：「這只有一種可能，拍花門另有秘傳的獨門藥方，非他們獨門藥方，在下實在無能為力。」

飛跋子點頭道：「多謝指點，那就算了，老夫自會找穆七娘這老妖婆去的。」

柯千靈一臉俱是歉疚之色，拱手道：「柯某才淺識疏，萬分愧對恩公，還望你老哥代為轉言，柯某真是慚愧。」

飛跋子爽朗一笑道：「柯先生也不必介意。」

一面朝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走。」

劉寄生道：「朋友口發狂言，就憑幾句狂言，可以唬得住人，那就未免太小看安徽這個地方了。」

他是九華劍派的掌門人，九華劍派，雖然不在四大門派之內，但在江南，却是首屈一指的門派。

飛跋子雙目精光四射，看了他們四人一眼，冷然道：「你們要待如何？」

雷東平道：「這位小兄弟是江南卓盟主的公子，他即使神志被迷，也毋需閣下操心，閣下最好把他留下，自有咱們會護送他前去六合的。」

飛跋子道：「我這小兄弟被穆七娘迷了神志，你們都不曾過問，老夫把他從穆七娘手中救出來了，你們就要老夫把人留下，老夫不妨問你們一句，你們找到穆七娘麼？」

柯千靈道：「方才雷老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卓盟主的公子，被人迷了神志，自有在下等人護送他回轉六合，卓盟主自有辦法找到穆七娘，毋須閣下操心。」

飛跋子點頭道：「你們說的也是，如果換了旁人，老夫確實不願多事，但他乃是老夫的小兄弟，老夫焉得不管？」

雷東平道：「卓公子怎麼會是閣下的小兄弟呢？」

「小兄弟，就是小兄弟。」

飛跋子道：「這個爾等就不必多問了。」

劉寄生道：「咱們一定要問呢？」

飛跋子大笑一聲道：「就憑你們幾個，只怕還不配問。」

柯千靈看看大家越說越僵，不由急得身內沁出汗來，連連打拱作揖，說道：「劉掌門人、馮老哥、雷老哥，這位老哥是在下一位救命恩公指點來的，三位請看在柯某區區薄面上，就高抬貴手，讓這位老哥走吧！」

劉寄生道：「柯兄說那話來，咱們只希望他把卓盟主的公子留下，並無不讓他走的意思。」

飛跋子大笑道：「說得好，老夫幾十年來，走遍天下，普天之下，還沒有半個人敢說不讓老夫走的，你們能把老夫留下，小兄弟自然也就留下了。」

「不用。」雷東平怒吼一聲道：「閣下有多少本領，儘管使來，雷某接不下來，就自絕於此。」

飛跋子大笑道：「那你就自絕算了！」

雷東平聽得更怒，怒不可遏，雙目暴瞪，喝一聲：「匹夫，先接雷某一掌！」

右掌一舉，凌空一掌朝飛跋子迎面拍出。

飛跋子聽到他口中喝出「匹夫」二字，不由得臉上怒容陡現，沉喝道：「老夫本無傷人之意，這是你犯我禁忌，可怪不得老夫了！」

右手寬大衣袖，隨着喝聲，猛地拂出。

鷹爪門以外功見長，「大力鷹爪功」，在武林中是外功中最凌厲的重手法。雷東平乃是鷹爪門的名宿，浸淫「大力鷹爪功」，已有六十年之久，當真爐火純青，這一記掌力一吐，便如一道無形巨斧，凌空劈來，勢道之強，無與倫比，就在飛跋子說話之時，掌力已撞到他身上。

但忽然之間，掌力好像被什麼東西擋得一擋，在飛跋子身前停滯下來，直等他寬大衣袖朝前拂出，兩股內勁才作交接！

這一接雷東平一個高大身軀，就像被人猛力推了一把，悶哼一聲，脚下連連後退了三四步，還站立不住，砰然一聲，重重的摔倒地上。

口中鮮血狂噴，有如泉湧！

馮子才、劉寄生想不到飛跋子只不過大袖一揮，居然有此威力，心頭不禁狂駭，正待趕過去施救。

「站住！」飛跋子斷喝一聲，接着道：「這老小子出口傷人，犯我禁忌，本是死數，但老夫已有多年不曾殺人，姑且饒他一死，你們過去作甚？他這口逆血，不噴出來，這條老命就保不住，這是老夫給予薄懲，要他好好在家休養四十九天，自可復原。」

馮子才舉目看去，雷東平噴出逆血果然已經止住，只是一個人委頓在地，不住的喘息，像大病初癒，一張本來紅潤的臉上，也蒼白的沒有一絲血色，顯然是傷得極重，聽飛跋子的口氣，他一條命總算保住了！

他從飛跋子的種種言行上，突然間想到了一個人，「飛跋子」，那人的外號上，不是也有一個「飛」字麼？自己從師之時，曾聽師父說過，而且師父也確實要尊稱他一聲「前輩」，只是此人如論年歲，差不多業已九旬開外，而眼前這飛跋子，看去還不到六旬，似乎又有些不像……

(十七)

金留玉芙蓉

東方玉著



他心頭只是思索着飛跋子的來歷，沒有作聲。

劉寄生自然也被他方才這一手給震懾住了，暗自付道：「自己九華劍派劍法，雖然精妙，但如論功力，自己和雷東平大概也只在伯仲之間，他一記衣袖，就把雷東平擊成重傷，若要取自己等人性命，確實也易如反掌了。」

這一想，也就氣餒下來，怔立當場，作聲不得。

飛跋子目光如電，掃了兩人一眼，揮揮手，冷然道：「你們扶他走吧，老夫也不想多傷人，老夫說過，就憑你們幾個，走走江湖自無不可，若是遇上像老夫這樣的人，你們就差得遠了。」

說完，一手拉着卓少華，說道：「小兄弟，咱們該走了。」

馮子材、劉寄生這回可沒敢再吭一聲，望着飛跋子和卓少華兩條人影遠去。

馮子材輕輕歎了口氣道：「劉兄，咱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這回真是栽到家了！」

劉寄生摸着黑鬚，沉吟道：「飛跋子，這名字從來也沒有人說過，豈不奇怪？」

「飛跋子，當然不會是他真正的名號了。」

馮子材道：「兄弟倒想到了一個人，只不知是不是他？」

劉寄生道：「馮兄想到了誰？」

馮子材忽然壓低聲音，悄悄說了四個字。

「唔」了一聲。

這時路五爺已把雷東平扶了起來，好在「柯氏醫館」就在眼前，三人攙扶着雷東平，回入醫館。

雷東平傷得雖重，並無性命之憂，有柯千靈這樣一位神醫，自可很快診好了，但柯千靈診了他脈息之

後，含笑說道：「雷兄傷勢並無大礙，只是真氣受震，須得休養上四十九天，方可復原。」

這話雖然和飛跋子說的一樣，可見飛跋子出手傷人之時連人家傷勢該在什麼時候痊癒，都已算得十分精確，此人的武功，豈非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天色已經全黑，飛跋子左手提了一大包東西，領着卓少華走到一座插天高峯之下，這座峯幾乎重疊疊嶂，不可仰視。

飛跋子腳下一停，問道：「小兄弟，咱們到了。」

卓少華這幾天一直和飛跋子在一起，早就把婆婆忘了，好像飛跋子是他唯一的親人一般，隨着腳下一停，問道：「老哥哥，這是什麼地方呢？」

飛跋子道：「百丈峯。」

卓少華道：「這裡是老哥哥的家麼？」

飛跋子順着他道：「不錯，咱們還得上去。」

卓少華仰頭望黑壓壓山峯，說道：「我們要如何上去呢？」

飛跋子道：「你伏在老哥哥的背上，我攙着你上去。」

卓少華道：「不，我自己會走。」

飛跋子笑了，搖搖頭道：「你上不去的，就算能上得去，大概也要走到明天天亮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會飛？」

飛跋子大笑道：「對，對，老哥哥不會飛，怎麼能叫飛跋子呢？」

卓少華臉上不期流露出羨慕之色，說道：「我會飛就好了。」

飛跋子道：「老哥哥從前也不會飛，是慢慢練出來的，你只要跟老哥哥學，沒有多久，也就會飛了。」

卓少華欣喜的道：「真的，老哥哥，你就教我飛嘛！」

他神志被迷，說起話來就像孩童一般。

飛跋子道：「老哥哥帶你到這裡來，就是要教你飛來的，你快伏在我背上，咱們就要飛上去了。」

卓少華心中一高興，果然依言伏到了飛跋子背上。

飛跋子道：「小兄弟，你抱住老哥哥的頸項，閉上眼睛，老哥哥沒叫你放手，你就不可放開。」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

「好。」飛跋子道：「那你就抱緊了。」

卓少華道：「我為什麼要閉上眼睛呢？」

飛跋子道：「山上風大，你會睜不開眼睛的。」

卓少華道：「我知道。」

雙手抱住飛跋子頸項，也閉住眼睛，但覺老哥哥身子突然朝上飛騰而上。

卓少華心中暗道：「老哥哥果然飛起來了！」

先前還覺得什麼，過了一回，只覺耳邊風聲，愈來愈速，呼呼之聲，不停掠耳而過，同時，他因為伏在老哥哥的背上，可以感覺到老哥哥兩隻手像翅膀一樣，不住往上划，只要划一下，人就跟着上升，一個人真像鳥一般凌空飛上去！

他自然知道老哥哥越飛越高了，心裏又害怕又高興，要想睜開眼來偷偷的瞧瞧，但老哥哥囑咐自己不可睜開眼來的，自己自然要聽老哥哥的話了。

漸漸，他感覺到身上有了寒意，好像又回到了冬天，這上面怎麼會有這麼冷呢？

這樣足足飛騰了半個多時辰，老哥哥已經停下來了，卓少華還是閉着眼睛，問道：「老哥哥，到了麼？」

飛跋子道：「到了。」

卓少華又問道：「現在我可以睜開眼睛，放手了麼？」

飛跋子道：「可以了，你看看這是什麼地方了？」

卓少華放開手，倏地睜開眼睛，只見自己兩人站在一塊十數丈方圓的石崖上，四面雲氣迷離，看不清景色，山風吹到身上，冷得幾乎令人發抖，心中覺得奇怪，忍不住問道：「老哥哥，這是什麼地方？」

飛跋子含笑說道：「這是百丈峯快到山頂了。」

卓少華道：「這地方好冷！」

飛跋子道：「這是人迹不到的高山上，自然很冷了，你隨我來。」

卓少華跟着他身後，走近石壁，才看到峭壁下面有一個一人來高黑越越的石窟，老哥哥舉步走了進去，他自然也跟了進去，走入石窟，就覺得比外面暖和多了。一面問道：「老哥哥，這裏就是你的家麼？」

飛跋子從肩頭放下一大包東西，右手打着火摺子，笑道：「老哥哥從前來過，這裡有兩間天然石室，正好咱們兩個人住，所以老哥哥把你領到這裏來的。」

卓少華不解的道：「我們為什麼不住在山下，要住到山頂上來呢？」

飛跋子道：「住在山下，你不能學飛，要學飛，就要住到山上來了。」

他用火摺子照着往裡走了幾步，說道：「這是裡面一間小石室，是你住的。」

他四周瞧了瞧，這石窟因為在高山上，沒有野獸，也沒有人迹，所以還算乾淨。

裏面一間石室，略呈方形，靠壁處還有一張天然的石床，（其實只是一塊平整的長方形巨石罷了），卓少華道：「老哥哥，那你睡在那裏呢？」

飛跋子道：「老哥哥不睡覺。」

卓少華道：「那怎麼成呢？老哥哥，這張石床很寬，我們擠一擠，兩個人也睡得下。」

「不！」飛跋子道：「不但老哥哥不睡覺，你也不能睡。」

卓少華茫然道：「不睡覺，那又做什麼呢？」

飛跋子道：「你不是要學飛麼？要學飛，就得先學坐！」

卓少華道：「坐我會。」

飛跋子道：「我說的不是普通坐下來，要五心朝天。」

於是就要他在石牀上盤膝坐好，一面又教他如何調息，如何運氣的法門。

卓少華做了一回，忽然嘆道：「老哥哥，這坐法我從前好像學過一般，好熟悉！」

飛跋子微微一笑，說道：「是老哥哥方才告訴你的口訣，你熟記在心，所以練起來就像很熟悉了，練坐不可心有雜念，你慢慢的練吧！」

說完，自顧自返身走出。

卓少華心志被迷，心頭一片空白，老哥哥說的練坐不可心生雜念，他就不敢多想，只是照着老哥哥教的去。

先前坐在冰冷的石牀上，還覺得有些寒冷，但真氣運行了一周天，身上也就漸漸暖和了。

要知卓少華的父親，是六合門的大師兄，自幼就跟父兄練習六合門的內功，十歲那年拜在九龍先生門下，屈指又已十有三年，內功可說已有相當根基，飛跋子傳他的內功心法，雖然和六合門的功夫，並不相同，但運氣行功的法門，釋道兩門，也差不多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卓少華內功已有幾分火候，舉起來自然可以事半功倍了。

飛跋子的原意，本想帶他行走江湖，找穆七娘去要解藥，但繼而一想，卓少華天資過人，乃是練武的好材料，尤其神志被迷，思想比較單純，可以心無旁騖，正是練武的最好機會，因此把找穆七娘的事，暫且擱置下來，帶着卓少華前來人迹不到的百丈峯山嶺，預期有一年工夫，定可造就武林一朵奇葩。

聞言表過，却說卓少華依照飛跋子所傳內功口訣，運氣調息，漸入佳境，飛跋子看他跌坐運氣的情形，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心中也是暗暗高興。

第二天一早，天色還未黎明，飛跋子跨進石室，卓少華就倏地睜開眼來，說道：「老哥哥，天亮了麼？」

飛跋子含笑說道：「差不多快亮了，小兄弟，咱們到山頂上去。」

卓少華道：「要到山頂去做什麼呢？」

飛跋子道：「老哥哥教你練的是『九陽神功』，不但要在室中靜坐運氣，還要到山頂上去對着太陽練功，這時太陽快出來了，我們自然要到上面去練功了。」

卓少華道：「練功有什麼好處呢？」

飛跋子大笑道：「好處多着呢，練會了功，你就會飛了，而且普天之下，也沒有人敢欺侮你了。」

卓少華欣然道：「老哥哥，那我們快走咯！」

飛跋子領着他走出洞窟，從左首崖石間攀援而上，不過一二十丈，就已到達山頂，這山頂佔地足有數十畝之廣，都是嶙峋崖石，偏東有一方天然的平台，也有十數丈方圓，甚是平坦。

這時旭日將出，萬里無雲，東首天際，更是一片光明，只是山頂上罡風凜冽，吹到身上，奇寒難耐！

卓少華不由自主的打着寒噤，說道：「好冷！」

飛跋子道：「馬上就不冷了！」

這就教他面向東方，盤膝坐下，然後又教他如何調勻呼吸，等到太陽升起之時，如何吸氣，如何行功。

剛好解釋完畢，一輪紅日，已經緩緩從東首地下冒出，飛跋子伸出手掌，按在他背後「靈台穴」上，口中喝道：「小兄弟，快依我剛才說的吸氣行功。」

卓少華心志迷迷，只知依言行事，沒有旁的心念，立即一心一意按照飛跋子說的口訣，吸氣行功。

也幸虧當時搜他身的是畫眉，（那天假扮卓少華的也是畫眉）小姑娘家，不敢在男人身上亂摸，所以只搜得卓少華佩在腰上的一塊玉佩，要是搜身的換了穆七娘，這本「長風子雜錄」，也被搜去了。

飛跋子道：「就是這一本，這是老哥哥臨行時送給你的。」

卓少華茫然道：「老哥哥，我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飛跋子問道：「你現在還想不想婆婆了？」

卓少華道：「婆婆對我很好，但我也想不起她從前的事來。」

飛跋子乘機道：「小兄弟，老哥哥老實告訴你，那婆婆叫做穆七娘，她是個很壞很壞的人，你本來也不叫王阿大……」

「婆婆會是壞人？」

卓少華驚奇的道：「那我是誰呢？」

飛跋子道：「你本來叫卓少華，是穆七娘給你吃了一種毒藥，使你從前的事都忘記了，她說的話，都是騙你的。」

卓少華問道：「她為什麼要給我吃毒藥呢？」

飛跋子道：「原因我也不知道，但她是想害你。」

卓少華發急道：「那我該怎麼辦呢？」

飛跋子道：「這個你不用管它，老哥哥慢慢會想辦法的，你現在只要聽老哥哥的話，先把老哥哥教你的功夫學好，老哥哥就可以帶你下山去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聽老哥哥的話。」

「好！」飛跋子一指那本小冊子，說道：「這上面是老哥哥記的『十三破』和練內功的口訣，原本老哥哥是希望你看了這本小冊子，自己去練習的，現在老哥哥要把一身本領，都教給你，有許多功夫，這本小冊子上是沒有的，現在我先傳給你『十三破』……」

卓少華仰起頭望着他問道：「什麼是『十三破』呢？」

飛跋子笑了笑道：「『十三破』的全名該叫『長風子十三破』，乃是老哥哥當年看了各門各派的武功，思索破解之道，所悟出來的十三破，就是專破十三種兵刃的招法，哈哈，其實你學會了十三破，天下武功，差不多也全可破了。」

一面從身邊取出一支金笛，又道：「這是老哥哥昔年的隨身兵器，老哥哥要把它送給你，不過在你神志沒有恢復以前，還不能帶在身邊，現在先不妨拿它練習招式，等學會了，用什麼兵刃都可以。」

當下就一手執着金笛，把十三破的第一招式，「破劍三式」，先演了一遍，然後又詳細給他講解了一番。

這「破劍三式」，原是針對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而創，劍為百兵之祖，有它的長處，自然也有它的缺點，這三式，就是對使劍的人所共有的缺點，乘暇抵隙，予以破解，名雖三式，但它精微之處，在於隨機應變，一舉一動，並不是呆板的三式，就可以破盡天下劍法，所謂變化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卓少華對武功一道，本已奠定了深厚基礎，雖然失去神智，但本身武功並未失去，因此經飛跋子詳細解說「破劍三式」的招式，他已能領會於心，只是對精微的變化，還是無法領悟。

當然，在「十三破」中最難練，也最難精的，就是「破劍三式」了，只要對「破劍三式」完全領悟，其餘的十二破，也就思過半矣。

飛跋子當然也知道他一時不容易完全領悟；但任何事情都要熟能生巧，初練之時，不一定須要完全懂，等演練純熟了，自然得心應手，觸類旁通，所以飛跋子教他的只是三個呆板的招式，讓他練熟了，自己去領悟。

據飛跋子的預料，這套「十三破」，卓少華少說也得有三個月時間，方能練得純熟，融會貫通，那知卓少華心無旁騖，教了他又肯勤練，結果只化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全練熟了。

飛跋子自然十分高興，接着又傳給他自己的看家本領指功「穿雲箭」和「金笛七絕」兩種絕學。

「穿雲箭」是指功，必須內功精純，才能發揮威力。「金笛七絕」是七招金笛的手法，飛跋子以金笛成名，這七招指法，自然是他一身武功的代表作，在招式上雖然只有七式，但變化精妙，可以說是百家武術取精用宏的集大成，光是這七招指法，卓少華又整整的練了一月之久。

飛跋子預期在百丈峯頂，少說也要呆上半年，卓少華才能學得會，如今只兩個月時光，就已把自己最拿手「十三破」和「金笛七絕」都學會了。

現在剩下的只有指功和輕功，火候尚嫌不足；但指功和輕功，都必須以內功為基礎，內功是須循序漸進的，你練一年，有一年的境界，練十年有十年功力，絲毫勉強不得，無法速成。

卓少華自幼練功，在內功方面雖已有了良好的基礎，但飛跋子教他的「九陽神功」，乃是玄門練氣功夫，練的是純陽真氣，比練武功的內功，要高深得多，短短兩個月時間，自然難望大成。

飛跋子是個急性子的人，這天他從山下採購食物回來，看到卓少華正在山洞中練習自己教他的「穿雲箭」指功，右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雖已嘖然有聲，但發出去的指力，僅能射出七八尺遠，「穿雲箭」，顧名思義，指力要像射出去的箭一般，能够穿入雲層，至少也要射到遠及三丈，方合標準。

心知他內功尚嫌不夠，暗想：「若待他『九陽神功』練到七八成火候，這要等到何時？自己何不助他一臂之力？也好早些下山去了。」

心念一轉，這就招招手道：「小兄弟，你隨我來！」

卓少華應了聲「是」，隨着他走到內室，飛跋子要他在石榻上盤膝坐定，自己也在背後盤膝坐好，一面說道：「小兄弟，你依照老哥哥傳給你的練功心法，運氣行功，不論如何燥熱難耐，都要忍耐，不可出聲。」



卓少華點頭道：「小弟知道。」

飛跋子道：「好，咱們這就開始吧！」

說完，緩緩伸出右手，按在卓少華背後「靈舌穴」上。

卓少華陡覺一股熾熱的氣流，從他掌心傳入體內，這種情形，在兩個月前，自己第一次面對初升的太陽練習「九陽神功」之時，也曾有過。

但那時是飛跋子怕他耐不住山頂寒氣，助他運氣，只有一回工夫，待得卓少華氣機流轉，便自收回手去。



卓少華點頭道：「小弟知道。」

飛跋子道：「好，咱們這就開始吧！」

說完，緩緩伸出右手，按在卓少華背後「靈舌穴」上。

卓少華陡覺一股熾熱的氣流，從他掌心傳入體內，這種情形，在兩個月前，自己第一次面對初升的太陽練習「九陽神功」之時，也曾有過。

但那時是飛跋子怕他耐不住山頂寒氣，助他運氣，只有一回工夫，待得卓少華氣機流轉，便自收回手去。



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他掌心滾滾熱流，源源不絕的輸了過來，卓少華先前還能把輸入的熱流，循着經路，運氣引導，後來輸入的熱流愈來愈多，愈多愈積，全身經脈，被源源而來的氣流充塞得粗脹欲裂，五臟六腑，也被這股滾燙的熱流，煎熬得翻滾欲沸，這種炙熱的感受，好像一個人被放在蒸籠裏，釜底在不斷的添薪一般！

卓少華頭上，身上，汗珠像淋着雨水一般滾滾而下，但他心裡一直牢記着老哥哥的話，咬緊牙關，依着運功心法，只自運氣行功，不敢

文玉方東

稍懈。

這樣足足持續了一頓飯的工夫，飛跋子才緩緩吸氣，把手掌收了回去，說道：「小兄弟，此刻不可開口，你仍須繼續運氣行功，不可間斷，必須把老哥哥輸入你體內的真氣，完全化行為止。」

說完，跨下石榻，自顧自往外行去。

卓少華並不知道飛跋子這番度入體內的熱源，乃是老哥哥九十多年來性命交修的「九陽神功」，至少也輸給了他快有二十年的功力。

他只是依照老哥哥說的話，澄心淨慮，默默的做着吐納功夫，把體內聚積的真氣，緩緩運轉全身，引氣歸竅。

這一天，他從朝至晚，連飯也沒吃，一直坐在石榻上練功，不敢稍懈，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算把體內真氣，悉數化盡，當真有如水到渠成，四肢百骸，有着說不出的舒泰，剛舉足跨下石榻！

飛跋子已經走了進來，呵呵大笑道：「小兄弟，你現在感覺如何？」

卓少華只覺自己身子好像輕了許多，眼睛也有着特別明亮的感覺，這就說道：「小弟覺得身子有些輕飄飄的，眼睛也明亮得多了。」

飛跋子點點頭道：「老哥哥送了你二十年功力，你自己苦練只怕三十年也練不到如此境界呢！」

卓少華感激的道：「小弟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老哥哥所賜。」

「咱們不談這些。」

飛跋子接着道：「目前你『九陽神功』已經有八成火候了，再好好練習幾天，老哥哥的一身本領，你都學全了，咱們就可以下山去了。」

從這天起，卓少華因功力大進，其他的武功，也水到渠成，跟着猛進，飛跋子又把自己最得意的「天龍風身法」也一起傳給了他。

一見眼又過了半個月，在這兩個半月時間之中，卓少華雖然服了穆七娘的「無憂散」，心智被藥物迷失，記不起從前的事，但經飛跋子慢慢的教導，也學會了許多處世之道。

飛跋子已經決定帶着他下山，去找穆七娘，因此又教了他一套說詞，如果遇上穆七娘的時候，應該如何，卓少華一一牢記在心。

第二天，兩人吃過早餐，飛跋子收起金笛，也要卓少華把那冊「長風子雜錄」交出，不可帶在身上，然後一同走出石窟。

飛跋子含笑笑道：「小兄弟，你先

下去，老哥哥要考考你的『六龍馭風身法』，你先走吧，可在半山腰等我。」

卓少華問道：「老哥哥呢？」

飛跋子笑了笑道：「你只管先走，老哥哥隨後就來。」

卓少華答應了一聲，就舉步往山下行去。

這百丈峯登峰層巒，四壁陡峭，幾無立足之處，是以自古以來，人迹不至，卓少華雖然學成了絕藝，但面臨如此險峻的山勢，也不禁目怦心驚，循着峭壁石隙，提吸真氣，連點帶躍，一路攀援而下。

差不多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到得山腰，山勢才稍微好了些，雖然還是相當陡峭，但已有盤曲的鳥徑可循。

剛轉過一處大石壁，只見前面一方崖石之上，負手站着一個身穿天藍長衫，腰束玉帶的中年文士，聽到自己的腳步聲，不覺回頭來，含笑點頭道：「小兄弟，你才來麼？」

這人看去約莫四十出頭，生得修眉朗目，神氣清逸，卓少華聽他聲音，似乎有些熟悉，但却不識其人，當下拱拱手道：「兄台是什麼人？你認識我麼？」

那藍衫文士微微一笑，緩緩的轉過身來，從身邊取出一支兩尺來長的金笛，含笑笑道：「小兄弟可識得這支笛麼？」

卓少華看得不禁一怔，這支金笛，正是老哥哥飛跋子的東西，自己天天都拿着它練武，剛才下山之時，才還給老哥哥，怎麼會不認識，但他聽老哥哥叮囑過，要自己不可提起金笛的事，這就搖搖頭：「我不認識。」

藍衫文士笑了笑，又道：「那麼我還有一件東西，小兄弟想必會認識的了。」

伸手入懷，取出一本羊皮小冊子來。

卓少華定睛看去，那不是「長風子雜錄」？他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看錯了，這本小冊子，也是自己剛才還給老哥哥的，怎麼會在他手上的呢？心中疑念一起，不覺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藍衫文士微笑道：「我自然是你老哥哥了。」

卓少華道：「你不是。」

藍衫文士大笑一聲道：「小兄弟，老哥哥難道還有假的麼？」

他這一笑，卓少華聽出來了，這句說話，果然着老哥了許多，聽來正是老哥哥飛跋子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奇！

（十九）

金童芙蓉

文玉萬東



藍衫文士含笑說道：「小兄弟不相信，你看看這些就知道了。」原來他身邊有一個藍花包裹，說話之時，已把包裹解了開來，裡面有一件藍布大褂，一隻熟銅靴子，一堆亂蓬蓬的長髮，和一張面具，這些東西，卓少華看得最熟悉也沒有，赫然是老哥哥飛跋子的衣物了！

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望望藍衫文士，囁嚅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你……真是老哥哥麼？」

藍衫文士發出一聲清朗的大笑，說道：「小兄弟，你現在相信了？來，你坐下來，老哥哥不妨告訴你，你認識的老哥哥，其實只是我的化身罷了。」

卓少華遲疑的道：「那你不是飛跋子了？」

「當然不是。」

藍衫文士驕然笑道：「飛跋子只是老哥哥的化名，現在的我，才真正是老哥哥了。」

他自己在大石上坐下，一手拍着石崖含笑說道：「你也坐下來，老哥哥慢慢的告訴你。」

卓少華依舊在石上坐下，藍衫文士把包裹打了個結，然後說道：「因為穆七娘已經認得飛跋子，我不能再扮飛跋子，何況你這次下山去，以後看到的老哥哥，也不再是飛跋子了，所以老哥哥要認一認我的本來面目。」

卓少華偏頭問道：「那麼老哥哥的真名字又叫什麼呢？」

「老哥哥當然要告訴你。」

藍衫文士含笑說道：「老哥哥這本冊子上，不是寫着『長風子雜錄』麼？老哥哥的真姓名叫做謝長風，江湖上人因我昔年行事但憑好惡，不問是非，給我取了個外號，叫做飛天神魔，這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我的道號，叫做長風子，現在你都知道了吧？」

卓少華望望他，說道：「這麼說，老哥哥年紀應該很大了。」

謝長風含笑：「老哥哥已經九十三了。」

卓少華吃驚道：「但老哥哥看起來不過四十出頭的人。」

謝長風笑道：「所以他們叫老哥哥神魔略！好了，老哥哥和你說的這些話，你千萬不可和人提起。」

卓少華點頭道：「小弟知道。」

謝長風一手提起包裹，站起身道：「老哥哥要先走了，你下山之後，依照老哥哥和你說的話行事，不可忘了。」

「小弟記得。」

卓少華又道：「老哥哥不和我一起下山了麼？」

謝長風道：「老哥哥和你走在一起，不是又讓人知道了麼？」

說到這裏，一舉手道：「小兄弟，前途珍重。」

話聲甫落，人已隨聲而起，但見一道藍影，像飛鳥一般，朝山下飛投而下，眨眼工夫，就愈遠愈小，消失不見。

卓少華目送老哥哥走後，心頭覺得是依依不捨，怔怔的站在大石上，過了一回，才覓路往山下蹤掠下去。

卓少華聽別之際，沒問老哥哥，自己該去哪裡？老哥哥也沒有告訴他該往那裡去，因此下了百丈峯，就有茫茫去路之感，中午在路邊打了個盹，就繼續上路。

傍晚時光，走到一處縣城（昌化），但他記得老哥哥說過，到了鎮集，自己該買一件長衫，再買一支竹笛以作防身之用，當下就在大街上買了一件長衫，也買了一支竹笛，才投店過夜。

第二天，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往那裡去，清晨出城，只是信步隨着人家走着。（這兩個月半來，他經老哥哥謝長風的教導，神智已經清明了很多，只是他迷藥未解，心中沒有主見，遇事自己作不了主而已。）

中午，到了一處鎮甸，許多行人，都在路邊一家小酒店打尖。

這家酒店，只是一間臨路邊的平房，外面搭了一個松棚，挑着酒帘，一共只有四五張板桌，給人打尖歇足之處。

卓少華也跟着走入松棚，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時已是五月下旬，天氣十分燥熱，店伙倒了一碗茶送上，問道：「客官要吃些什麼？」

卓少華道：「你給我下一碗麵條。」

店伙道：「客官要不要切一碟鹹牛肉？」

卓少華點頭道：「好。」

店伙剛轉身，松棚外又有三個人走了進來，這三人頭戴道簪，穿灰布道袍，但腰間全佩着劍，在一張空桌坐下，就大聲叫着：「伙計，快！」

店伙急忙趨了過去，還沒開口，就聽其中一個人催着道：「伙計，你們有什麼現成菜餚，快些端來，再來三碗白飯，要快，咱們還有事去。」

伙計問道：「道爺，小店沒準備素食……」

那道人道：「什麼都可以，要快。」

店伙唯唯應「是」，就退了下去。

只聽中間一個道人道：「五師弟，那丫頭真是從這條路來的？」

坐在右首橫頭一個道人道：「沒有錯，她被師叔梅花針打中腳踝，不良於行，就躲在前面山坳間的三官堂裏，小弟已經放出飛鴿，再有頓飯工夫，師叔就可以趕來了。」

中間那個道人道：「五師弟可曾派人守着麼？」

右首那個道人道：「有，七師弟、九師弟都在那裡，小弟是趕來和二師兄、三師兄連繫的。」

坐在左首那個道人道：「二師兄，依小弟之見，咱們已有五個人，那個丫頭又負了傷，不如先把她逮住了再說，用不着等師叔了，對付一個丫片子，還要等師叔他老人家來了再動手，咱們兄弟實在也太丟人了。」

坐在中間的口中「唔」了一聲，點點頭道：「如此也好，咱們快些吃飯，就趕上三官堂去。」

卓少華看到三個道人身邊都帶着劍，已經悄悄的注意着他們，再聽他們談話的口氣，好像要去對付一個女子，他神智雖然被迷，但直覺的感到這三個道人，一定不是好人！

這時店伙正好替他送上一碗麵條，和一盤鹹牛肉來，另一個婦人却給鄰桌三個道人端上飯菜。

三個道人就匆忙的吃飯，不再說話，卓少華也自顧自的低頭吃麵。

一回工夫，那三個道人已經吃畢起身付帳，走出松棚，朝東首小徑而去。

卓少華立即起身，會了麵帳，就遠遠的跟了下去。前面三個道人腳下奔行極快，轉過一重山脚，就朝一條斜坡的山徑奔去。

卓少華尾隨在三人身後，跟着上山，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山坳間出現了一座小廟……

正在奔行之間，突見一棵大樹上，竄下一個灰衣道人，迎着前面三個道人，低低的說了一陣。

三人之中為首那個道人似在微微頷首，一行四人繼續往前走，快近廟門，右首一塊大石後面，又有一道人影飛起，迎了上來。

那自然也是一個灰衣道人了，他朝為首道人行了個禮，為首道人似在詢問他什麼？他指手劃腳的說了幾句。

為首道人點點頭，右手一擺，四個道人迅速的散了開去，兩個閃到廟門口，一左一右站定，另外兩個也向左右退開。

卓少華和他們相距尚遠，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但這情形，他看得出来，四個道人向四下散開去，那是意在誘敵，只要廟內的人一出來，他們就可以一擁而上，把敵人圍在中間。

為首道人右手按着劍柄，緩步走到廟前，腳下一停，大聲喝道：「小丫頭，你給道爺滾出來。」

右腳抬處，砰然一聲，把兩扇廟門踢開。

卓少華早在他們行近廟門之時，也悄悄跟着掩近，隱身在右首林內一棵大樹之後，此刻廟門砰然開啓，裡面的情形，已可一目了然。

這三官堂只是一座小廟，一共只有一個小天井和一間大殿，此刻殿前石階上，正有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少女坐在那裡，低下頭，好像是在採腳（她腳下負了傷）。

她聽到為首道人的喝聲不由得條條地抬起頭來，兩條柳眉一豎，嬌聲叱道：「好個雜毛道士，你當姑娘怕了你們不成？」

她以劍拄地，一拐一拐的走了出來。

卓少華忽然間，只覺這梅紅衫子少女好生面熟！

他如今經老哥哥述說身世，已經知道了很多事情，心想：「自己雖然想不起她是誰，但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了！」

那梅紅衫子少女剛一走出門前，躲在大門口左右兩邊的兩個道人，立即一閃而出，這下就等於截斷了她的退路。

站在那對面的兩個道人，也同時迎上前來，四個人各佔一位，列下了四象陣式，把梅紅衫子少女圍在中間。

梅紅衫子少女兩條柳眉一挑，冷冷的看了四人一眼，哼道：「你們想要怎樣？」

她左腳負了傷，連站立都有點吃力，還用劍支撐着身子。

為首道人好似遇到了仇家，臉色一沉，沉着聲音喝道：「小丫頭，你放下長劍，跟咱們走吧！」

梅紅衫子少女粉臉含羞，哼道：「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

為首道人道：「妳無緣無故在茅山脚下，傷了我派兩個門人，是何道理？妳既敢在茅山傷人，就該跟咱們上通天觀去，聽候師尊發落。」

「笑話！」梅紅衫子少女冷聲一笑道：「你們茅山門下道士，仗勢欺人，對我無禮，我才出手教訓他們，不然，我會割斷他們兩個的手，以示薄懲，怎麼？你們四個是不是也嫌手指太多了？」

左首道人聽得大怒，喝道：「小丫頭，你敢輕視茅山門下？」

「別臭美了！」

梅紅衫子少女輕輕拔了下手道：「茅山門下又怎麼樣？憑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還不在姑娘我的眼裡呢！」

她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眼波流動，劍尖一指四人，問道：「對了，昨晚你們那一個打了我一掌梅花針？」

為首道人道：「那是敝師叔，因為他老人家喝令妳站住，妳不肯聽，才賞了妳一針。」

梅紅衫子少女道：「你們師叔總有個名字吧？」

左首道人道：「敝師叔道號，上清下玄。」

「好個玄老雜毛。」

梅紅衫子少女切齒的道：「總有一天，我會還他一百支梅花針。」

左首道人喝道：「小丫頭，你好的口氣！」

「雜毛道士，你敢咀裡不乾不淨？」

梅紅衫子少女身形一晃，紅影一閃，已經欺到左首道人面前，皓腕抬處，拍的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

卓少華看她以劍支地，分明左腳負了傷，但她這記身法，竟然奇快無比！

「她這一式身法，看來十分眼熟！」

左首道人冷不防被她打了一個耳光，自然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道：「小丫頭，妳當真活得不耐煩了。」

剛的一聲，亮出長劍，惡狠狠的舉劍就刺。

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都上來，姑娘也不在乎。」

身形向右一閃，劍光劃出，「嗤」的一聲，把左首道人右手袍袖，刺了一個大洞。

為首道人眼看三師弟一個人不是梅紅衫子少女的對手，右手長劍向空一圈，喝道：「圍住她，咱們要捉活的，不可傷了她的性命。」

卓少華聽別之際，沒問老哥哥，自己該去哪裡？老哥哥也沒有告訴他該往那裡去，因此下了百丈峯，就有茫茫去路之感，中午在路邊打了個盹，就繼續上路。

傍晚時光，走到一處縣城（昌化），但他記得老哥哥說過，到了鎮集，自己該買一件長衫，再買一支竹笛以作防身之用，當下就在大街上買了一件長衫，也買了一支竹笛，才投店過夜。

第二天，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往那裡去，清晨出城，只是信步隨着人家走着。（這兩個月半來，他經老哥哥謝長風的教導，神智已經清明了很多，只是他迷藥未解，心中沒有主見，遇事自己作不了主而已。）

中午，到了一處鎮甸，許多行人，都在路邊一家小酒店打尖。

這家酒店，只是一間臨路邊的平房，外面搭了一個松棚，挑着酒帘，一共只有四五張板桌，給人打尖歇足之處。

卓少華也跟着走入松棚，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時已是五月下旬，天氣十分燥熱，店伙倒了一碗茶送上，問道：「客官要吃些什麼？」

卓少華道：「你給我下一碗麵條。」

店伙道：「客官要不要切一碟鹹牛肉？」

卓少華點頭道：「好。」

店伙剛轉身，松棚外又有三個人走了進來，這三人頭戴道簪，穿灰布道袍，但腰間全佩着劍，在一張空桌坐下，就大聲叫着：「伙計，快！」

店伙急忙趨了過去，還沒開口，就聽其中一個人催着道：「伙計，你們有什麼現成菜餚，快些端來，再來三碗白飯，要快，咱們還有事去。」

伙計問道：「道爺，小店沒準備素食……」

那道人道：「什麼都可以，要快。」

店伙唯唯應「是」，就退了下去。

只聽中間一個道人道：「五師弟，那丫頭真是從這條路來的？」

坐在右首橫頭一個道人道：「沒有錯，她被師叔梅花針打中腳踝，不良於行，就躲在前面山坳間的三官堂裏，小弟已經放出飛鴿，再有頓飯工夫，師叔就可以趕來了。」

中間那個道人道：「五師弟可曾派人守着麼？」

右首那個道人道：「有，七師弟、九師弟都在那裡，小弟是趕來和二師兄、三師兄連繫的。」

坐在左首那個道人道：「二師兄，依小弟之見，咱們已有五個人，那個丫頭又負了傷，不如先把她逮住了再說，用不着等師叔了，對付一個丫片子，還要等師叔他老人家來了再動手，咱們兄弟實在也太丟人了。」

坐在中間的口中「唔」了一聲，點點頭道：「如此也好，咱們快些吃飯，就趕上三官堂去。」

卓少華看到三個道人身邊都帶着劍，已經悄悄的注意着他們，再聽他們談話的口氣，好像要去對付一個女子，他神智雖然被迷，但直覺的感到這三個道人，一定不是好人！

這時店伙正好替他送上一碗麵條，和一盤鹹牛肉來，另一個婦人却給鄰桌三個道人端上飯菜。

三個道人就匆忙的吃飯，不再說話，卓少華也自顧自的低頭吃麵。

一回工夫，那三個道人已經吃畢起身付帳，走出松棚，朝東首小徑而去。

卓少華立即起身，會了麵帳，就遠遠的跟了下去。前面三個道人腳下奔行極快，轉過一重山脚，就朝一條斜坡的山徑奔去。

卓少華尾隨在三人身後，跟着上山，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山坳間出現了一座小廟……

正在奔行之間，突見一棵大樹上，竄下一個灰衣道人，迎着前面三個道人，低低的說了一陣。

三人之中為首那個道人似在微微頷首，一行四人繼續往前走，快近廟門，右首一塊大石後面，又有一道人影飛起，迎了上來。

那自然也是一個灰衣道人了，他朝為首道人行了個禮，為首道人似在詢問他什麼？他指手劃腳的說了幾句。

為首道人點點頭，右手一擺，四個道人迅速的散了開去，兩個閃到廟門口，一左一右站定，另外兩個也向左右退開。

卓少華和他們相距尚遠，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但這情形，他看得出来，四個道人向四下散開去，那是意在誘敵，只要廟內的人一出來，他們就可以一擁而上，把敵人圍在中間。

為首道人右手按着劍柄，緩步走到廟前，腳下一停，大聲喝道：「小丫頭，你給道爺滾出來。」

右腳抬處，砰然一聲，把兩扇廟門踢開。

卓少華早在他們行近廟門之時，也悄悄跟着掩近，隱身在右首林內一棵大樹之後，此刻廟門砰然開啓，裡面的情形，已可一目了然。

這三官堂只是一座小廟，一共只有一個小天井和一間大殿，此刻殿前石階上，正有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少女坐在那裡，低下頭，好像是在採腳（她腳下負了傷）。

她聽到為首道人的喝聲不由得條條地抬起頭來，兩條柳眉一豎，嬌聲叱道：「好個雜毛道士，你當姑娘怕了你們不成？」

她以劍拄地，一拐一拐的走了出來。

卓少華忽然間，只覺這梅紅衫子少女好生面熟！

他如今經老哥哥述說身世，已經知道了很多事情，心想：「自己雖然想不起她是誰，但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了！」

那梅紅衫子少女剛一走出門前，躲在大門口左右兩邊的兩個道人，立即一閃而出，這下就等於截斷了她的退路。

站在那對面的兩個道人，也同時迎上前來，四個人各佔一位，列下了四象陣式，把梅紅衫子少女圍在中間。

梅紅衫子少女兩條柳眉一挑，冷冷的看了四人一眼，哼道：「你們想要怎樣？」

她左腳負了傷，連站立都有點吃力，還用劍支撐着身子。

為首道人好似遇到了仇家，臉色一沉，沉着聲音喝道：「小丫頭，你放下長劍，跟咱們走吧！」

梅紅衫子少女粉臉含羞，哼道：「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

為首道人道：「妳無緣無故在茅山脚下，傷了我派兩個門人，是何道理？妳既敢在茅山傷人，就該跟咱們上通天觀去，聽候師尊發落。」

「笑話！」梅紅衫子少女冷聲一笑道：「你們茅山門下道士，仗勢欺人，對我無禮，我才出手教訓他們，不然，我會割斷他們兩個的手，以示薄懲，怎麼？你們四個是不是也嫌手指太多了？」

左首道人聽得大怒，喝道：「小丫頭，你敢輕視茅山門下？」

「別臭美了！」

梅紅衫子少女輕輕拔了下手道：「茅山門下又怎麼樣？憑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還不在姑娘我的眼裡呢！」

她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眼波流動，劍尖一指四人，問道：「對了，昨晚你們那一個打了我一掌梅花針？」

為首道人道：「那是敝師叔，因為他老人家喝令妳站住，妳不肯聽，才賞了妳一針。」

梅紅衫子少女道：「你們師叔總有個名字吧？」

左首道人道：「敝師叔道號，上清下玄。」

「好個玄老雜毛。」

梅紅衫子少女切齒的道：「總有一天，我會還他一百支梅花針。」

左首道人喝道：「小丫頭，你好的口氣！」

「雜毛道士，你敢咀裡不乾不淨？」

梅紅衫子少女身形一晃，紅影一閃，已經欺到左首道人面前，皓腕抬處，拍的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

卓少華看她以劍支地，分明左腳負了傷，但她這記身法，竟然奇快無比！

「她這一式身法，看來十分眼熟！」

左首道人冷不防被她打了一個耳光，自然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道：「小丫頭，妳當真活得不耐煩了。」

剛的一聲，亮出長劍，惡狠狠的舉劍就刺。

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都上來，姑娘也不在乎。」

身形向右一閃，劍光劃出，「嗤」的一聲，把左首道人右手袍袖，刺了一個大洞。

為首道人眼看三師弟一個人不是梅紅衫子少女的對手，右手長劍向空一圈，喝道：「圍住她，咱們要捉活的，不可傷了她的性命。」

卓少華聽別之際，沒問老哥哥，自己該去哪裡？老哥哥也沒有告訴他該往那裡去，因此下了百丈峯，就有茫茫去路之感，中午在路邊打了個盹，就繼續上路。

傍晚時光，走到一處縣城（昌化），但他記得老哥哥說過，到了鎮集，自己該買一件長衫，再買一支竹笛以作防身之用，當下就在大街上買了一件長衫，也買了一支竹笛，才投店過夜。

第二天，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往那裡去，清晨出城，只是信步隨着人家走着。（這兩個月半來，他經老哥哥謝長風的教導，神智已經清明了很多，只是他迷藥未解，心中沒有主見，遇事自己作不了主而已。）

中午，到了一處鎮甸，許多行人，都在路邊一家小酒店打尖。

這家酒店，只是一間臨路邊的平房，外面搭了一個松棚，挑着酒帘，一共只有四五張板桌，給人打尖歇足之處。

卓少華也跟着走入松棚，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時已是五月下旬，天氣十分燥熱，店伙倒了一碗茶送上，問道：「客官要吃些什麼？」

卓少華道：「你給我下一碗麵條。」

店伙道：「客官要不要切一碟鹹牛肉？」

卓少華點頭道：「好。」

店伙剛轉身，松棚外又有三個人走了進來，這三人頭戴道簪，穿灰布道袍，但腰間全佩着劍，在一張空桌坐下，就大聲叫着：「伙計，快！」



喝聲出口，人已陡然直欺上去，劍勢迴轉，攻向梅紅衫子女女的右側。他這長劍向空一擡，正是圍攻的暗號，師兄弟同門學藝，自然心意互通，其他兩個道人也在同時，仗劍而上，一起圍了過去。左首道人連番吃虧，心頭更是惱，這回三個同門一起出手，有了幫手，精神一振，長劍連展，飛酒出點點寒芒，朝梅紅衫子女女一味的急攻。

梅紅衫子女女因為左足傷了足蹻，行動都需以劍支地，在四人合圍之下，她除了躲閃，一支長劍連封架都有些措手不及了！

卓少華看得心頭一緊，四個人圍攻一個女子，何況她左足又負了傷，如何是四人的對手？急忙在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子，準備在梅紅衫子女女危急之時，暗中出手相助。

那知看了一陣，發現四個道人雖然把她圍在中間，四支長劍，從上左右四面夾攻，應該已是相當綿密了，但不知怎的，竟然連人家半點衣角都沒有沾上！

卓少華覺得奇怪，再定睛看去，但見梅紅衫子女女雖然以劍支地，但每次遇上險招，只要上身一俯，或是身形一側，她一個人影，就會從容的從他們劍光空隙中閃出，她在閃出之時，劍尖在地上一點，站定身子，這一瞬間，她不需要以劍支地，心中氣不過四個雜毛道士，就會回手發劍，還攻一招。

這時，對方劍招落空，她發劍又十分快速，縱然傷不到人，也會有一兩個道人，被她逼得往後躍退，有時更會嗤然有聲，被她劍尖刺破道袍。

卓少華用心觀看一陣，但覺梅紅衫子女女這一俯一側的身法，好像在和四個道人捉迷藏一般，越看越覺奇奧莫測，也越看越覺得熟悉！一時之間，好像她使的身法，自己也會，要知他這三個月來，功力精進何止倍蓰？看過幾遍，已可揣摩出其中許多變化，心中暗道：「莫非她使的這一身法，自己從前也曾練過不成？」

只是苦於記不起自己從前的事來？

四個道人，先前因二師兄（為首道人）關照過，要把梅紅衫子女女擊回通天觀聽候師尊發落，故而在出手之時，只是朝她不致死傷之處下手，但時間稍長，四支長劍不但沾不上人家一點衣角，相反的四個道人的道袍，却被人劍尖刺破了不

少窟窿。這一來，四個道人幾乎全被激怒，但聽幾聲叱喝連續響起，四人劍法隨着變，四口長劍使到疾處，竟如織成了一面光網，朝梅紅衫子女女罩落，銀芒流動，化作萬點寒濤！

四個道人也在同時，圍着她四面遊走，把劍光織成的光網緊緊收束，愈圍愈小，愈收愈緊！

這正是茅山派劍術中最厲害的「分光劍陣」，在他們的原意是劍光縮小了，梅紅衫子女女就無處可以躲閃。

但他們那裡知道梅紅衫子女女這「捉迷藏的身法」，出之異人傳授，即使最小的空隙，她都可以鑽得過去，何況他們這「分光劍陣」，有四個人四支劍織成的，既有四個道人，人與人之間總有空隙可乘，梅紅衫子女女一個人影就在他們身邊閃閃閃閃，你們轉得越快，她也閃得同樣快，任你四口長劍交織如電，始終無法困得住她。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劃空飛落，口中發出焦雷般一聲大喝：「你們給我住手！」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身法極快，看來武功一定極高了！」

定睛看去，只見廟前不遠，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人，這老者頭戴道帽，身穿長及膝的灰布道袍，臉色黝黑，從耳邊起，生着一部連鬚蒼鬚，肩頭斜掛一柄闊劍，看去好像一尊天神一般！

那四個道人聽到喝聲，立即各自收劍後躍，朝蒼鬚老道躬身為禮，口中叫了聲：「師叔。」

蒼鬚老道雙目精光炯炯，盯着梅紅衫子女女，洪聲問道：「這女娃就是昨晚逃走的那個人麼？」

為首道人躬身道：「是的。」

蒼鬚老道喝道：「小女娃，你叫什麼名字？」

梅紅衫子女女以劍支地，這一陣工夫，她以一敵四，在他們劍陣中遊走，雖沒傷到半點，但因腳踝負了傷，她強支持，却也十分吃力，早已累得粉汗淋漓，聽到蒼鬚老者的喝聲，一雙鳳目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反問道：「你呢？你就是叫清玄的老雜毛？」

蒼鬚老道目光如炬，怪笑一聲道：「小女娃，你是何人門下，如此跟前輩說話的麼？」

梅紅衫子女女氣憤的道：「這麼說，昨晚打我一支梅花針的就是你了？」

清玄道人道：「老道原是要問問你和茅山門下引起衝突的原因，你却縱身飛跑，老道才發了一支梅花針，哈哈，老道真想傷你，你昨晚早就躺下來了。」

梅紅衫子女女氣道：「你打了我一支梅花針還不夠麼？人家今天連路都不好走，你們還仗着人多勢眾，圍攻我一個，哼，茅山道士都是這般不要臉，還想灌充前輩！」

她居然氣得眼眶發紅，一派小姑娘的天真模樣。

清玄道人並未生氣，呵呵一笑道：「小女娃，你倒說說看，茅山門下如何得罪了你，你要把兩個茅山門下的四指削斷？」

梅紅衫子女女道：「是你們茅山門下欺負單身女子，這還不夠麼？」

易逃走了。」

梅紅衫子女女道：「你能把我怎樣？還會把我吃了不成？」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道：「老道今天非把你掌回觀去不可。」

口中喝着，右臂一振，五指箕張，朝梅紅衫子女女肩頭抓去。

卓少華如今武功精進，眼看清玄道人出手一抓，便已知道此人一身功力極高，梅紅衫子女女決非其敵，功下欺負單身女子，這還不夠麼？」

梅紅衫子女女見他說抓就抓，冷聲道：「你真要和我動手，哼，一大把年紀，還欺負我一個女孩兒家！」

她以劍支地，說話之時，身子一動也沒動！

紅衫子女女的長劍已經刺到，但聽「嗤」的一聲，腰間道袍已被劍尖挑破！

這下，真把清玄道人氣得雙目圓瞪，轉過身，厲喝道：「小女娃，你敢戲耍老道？」

梅紅衫子女女並未隨着他轉過身來而閃動，依然支劍站立，得意一笑道：「我真要傷你，你現在早就躺下來了。」

這話，是方才清玄道人說過的，她只把「昨晚」換了「現在」兩個字。

清玄道人數十年來，從未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刺破道袍過，一時怒喝一聲：「小女娃，你想找死！」

呼的一掌，迎面劈來。

他外號活靈官，原是個火爆脾氣的人，這一掌動了真怒，掌勢出手，一道強勁的掌風，應掌而生，有如驚濤拍岸，捲揚而出，勢道凌厲無匹！

梅紅衫子女女依然站立不動，披被喝道：「依照江湖規矩，你第一招上，已經落敗了，還好意思出手呢！」

她說話快得如連珠一般，尤其對自己「捉迷藏身法」，深信信心，因此在掌風還未碰到身之前，她一直不閃不動，直等說到最後一個字，才身形一側，像一縷輕煙般從清玄道人身邊溜過，又到了他的身後，大聲道：「老雜毛，你再不躲閃，我又要發劍啦！」

刷的一聲，一道劍光，又急刺而出。

這回清玄道人一掌拍出之時，兩顆精光熠熠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一霎不霎，但梅紅衫子女女話聲甫落，人影一晃即杳，他一記強猛的掌風直掃過去，依然落了空！

老道心頭暗暗震驚，急忙一個急轉，向斜旋出，舉目看去，梅紅衫子女女果然又躲到自己身後，而且劍如靈蛇，果然又刺了出來，只是自己轉身的快，沒被她刺上！

清玄道人雙目圓瞪，突然仰天怪笑一聲，點頭道：「果然是魔教『潛形身法』！果然是魔教妖女，那就休怪老道手下不留情了。」

「誰使魔教『潛形身法』了？」

梅紅衫子女女冷笑道：「我使的是『捉迷藏身法』，潛你的頭？」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這一步，跨出足有六七尺遠，一下就到了梅紅衫子女女面前，左手一探，閃電般抓來。

梅紅衫子女女上一步，又閃了出，但這回清玄道人早就有了準備，左手剛抓到一半便自收回，身形迅疾右轉，右手箕張，橫掃抓出手收回之際，左手又緊接着抓起。這一下，他身如旋風，雙手交替，接連抓出，而且在一抓之中，爪影蕩漾，每一抓，都幻起四五條手臂！

不！他這一路飛旋，實在太快了，一個高大的人影，也由一而二，由二而四，令人莫可捉摸！

梅紅衫子女女左足蹻負了傷，只是仗着「捉迷藏身法」，閃避遊走，清玄道人這一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人影縱橫，爪影參差，不由得心頭也暗暗驚慄不止，只顧左一俯身，右一側身，小心翼翼的乘暇隙，用心閃避。

這才發現那老道士的許多人影，只是幻影罷了，自己鑽過去的時候，幻影就立時隱沒不見，但因雙方動作都極為快速，梅紅衫子女女也有幾次遇上險招，差點被清玄道人的爪指抓上，驚出了一身冷汗。

卓少華先前還替梅紅衫子女女擔心，但看到後來，一顆心也漸漸放了下來，清玄道人武功最高，梅紅衫子女女的「捉迷藏身法」，已足可應付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這位道友請住手如何？」

清玄道人不知來了什麼人？立即聞聲停手，回首看去，只見三丈外，站着一個髮辮白玉簪，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

這老道人手中拿一柄白鶴毛扇，生得臉色紅潤，又嫩又白，滿頭白髮如銀，額下三尺拂胸鬚，當真童顏鶴髮，仙風道骨，望之如圖畫中人！

清玄道人不知這老道是誰，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老道人決非尋常之輩，這就打聽了個稽首道：「道兄鶴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白葛道袍老道人微微一笑道：「道友大概是茅山通天觀清玄道友了？」

清玄道人忙道：「正是貧道，道兄道號如何稱呼？」

白葛道袍老道人謙沖一笑道：「貧道一子，雲遊至此，發現道友和這位小姑娘纏鬥未已，道友一派名宿，這位小姑娘也是曾經高人指點，使的是黃山醉道友的『迷仙步』，若無不解之仇，何苦非拚搏不可，貧道特地來替雙方作個調人的。」

清玄道人聽說梅紅衫子女女使的竟是黃山醉道友的「迷仙步」，心頭暗吃了一驚，（二十一）



梅紅衫子女女道：「魔教又怎樣，難道我還怕了你們茅山派不成？」

清玄道人洪笑道：「老道昨晚若知道你是魔教門下，就不會讓你輕易逃走了。」

梅紅衫子女女道：「你能把我怎樣？還會把我吃了不成？」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道：「老道今天非把你掌回觀去不可。」

口中喝着，右臂一振，五指箕張，朝梅紅衫子女女肩頭抓去。

卓少華如今武功精進，眼看清玄道人出手一抓，便已知道此人一身功力極高，梅紅衫子女女決非其敵，功下欺負單身女子，這還不夠麼？」

梅紅衫子女女見他說抓就抓，冷聲道：「你真要和我動手，哼，一大把年紀，還欺負我一個女孩兒家！」

她以劍支地，說話之時，身子一動也沒動！

紅衫子女女的長劍已經刺到，但聽「嗤」的一聲，腰間道袍已被劍尖挑破！

這下，真把清玄道人氣得雙目圓瞪，轉過身，厲喝道：「小女娃，你敢戲耍老道？」

梅紅衫子女女並未隨着他轉過身來而閃動，依然支劍站立，得意一笑道：「我真要傷你，你現在早就躺下來了。」

這話，是方才清玄道人說過的，她只把「昨晚」換了「現在」兩個字。

清玄道人數十年來，從未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刺破道袍過，一時怒喝一聲：「小女娃，你想找死！」

呼的一掌，迎面劈來。

他外號活靈官，原是個火爆脾氣的人，這一掌動了真怒，掌勢出手，一道強勁的掌風，應掌而生，有如驚濤拍岸，捲揚而出，勢道凌厲無匹！

梅紅衫子女女依然站立不動，披被喝道：「依照江湖規矩，你第一招上，已經落敗了，還好意思出手呢！」

她說話快得如連珠一般，尤其對自己「捉迷藏身法」，深信信心，因此在掌風還未碰到身之前，她一直不閃不動，直等說到最後一個字，才身形一側，像一縷輕煙般從清玄道人身邊溜過，又到了他的身後，大聲道：「老雜毛，你再不躲閃，我又要發劍啦！」

刷的一聲，一道劍光，又急刺而出。

這回清玄道人一掌拍出之時，兩顆精光熠熠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一霎不霎，但梅紅衫子女女話聲甫落，人影一晃即杳，他一記強猛的掌風直掃過去，依然落了空！

老道心頭暗暗震驚，急忙一個急轉，向斜旋出，舉目看去，梅紅衫子女女果然又躲到自己身後，而且劍如靈蛇，果然又刺了出來，只是自己轉身的快，沒被她刺上！

清玄道人雙目圓瞪，突然仰天怪笑一聲，點頭道：「果然是魔教『潛形身法』！果然是魔教妖女，那就休怪老道手下不留情了。」

「誰使魔教『潛形身法』了？」

梅紅衫子女女冷笑道：「我使的是『捉迷藏身法』，潛你的頭？」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這一步，跨出足有六七尺遠，一下就到了梅紅衫子女女面前，左手一探，閃電般抓來。

梅紅衫子女女上一步，又閃了出，但這回清玄道人早就有了準備，左手剛抓到一半便自收回，身形迅疾右轉，右手箕張，橫掃抓出手收回之際，左手又緊接着抓起。這一下，他身如旋風，雙手交替，接連抓出，而且在一抓之中，爪影蕩漾，每一抓，都幻起四五條手臂！

不！他這一路飛旋，實在太快了，一個高大的人影，也由一而二，由二而四，令人莫可捉摸！

梅紅衫子女女左足蹻負了傷，只是仗着「捉迷藏身法」，閃避遊走，清玄道人這一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人影縱橫，爪影參差，不由得心頭也暗暗驚慄不止，只顧左一俯身，右一側身，小心翼翼的乘暇隙，用心閃避。

這才發現那老道士的許多人影，只是幻影罷了，自己鑽過去的時候，幻影就立時隱沒不見，但因雙方動作都極為快速，梅紅衫子女女也有幾次遇上險招，差點被清玄道人的爪指抓上，驚出了一身冷汗。

卓少華先前還替梅紅衫子女女擔心，但看到後來，一顆心也漸漸放了下來，清玄道人武功最高，梅紅衫子女女的「捉迷藏身法」，已足可應付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這位道友請住手如何？」

清玄道人不知來了什麼人？立即聞聲停手，回首看去，只見三丈外，站着一個髮辮白玉簪，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

這老道人手中拿一柄白鶴毛扇，生得臉色紅潤，又嫩又白，滿頭白髮如銀，額下三尺拂胸鬚，當真童顏鶴髮，仙風道骨，望之如圖畫中人！

清玄道人不知這老道是誰，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老道人決非尋常之輩，這就打聽了個稽首道：「道兄鶴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白葛道袍老道人微微一笑道：「道友大概是茅山通天觀清玄道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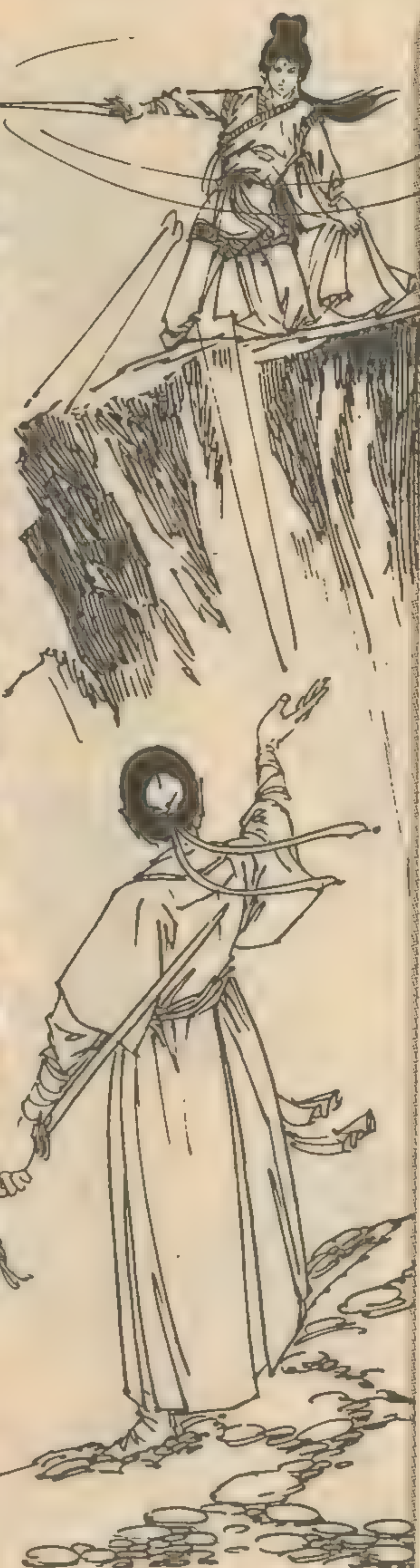
清玄道人忙道：「正是貧道，道兄道號如何稱呼？」

白葛道袍老道人謙沖一笑道：「貧道一子，雲遊至此，發現道友和這位小姑娘纏鬥未已，道友一派名宿，這位小姑娘也是曾經高人指點，使的是黃山醉道友的『迷仙步』，若無不解之仇，何苦非拚搏不可，貧道特地來替雙方作個調人的。」

清玄道人聽說梅紅衫子女女使的竟是黃山醉道友的「迷仙步」，心頭暗吃了一驚，（二十一）

金蘭玉芙蓉

東方玉文



梅紅衫子少女點頭，果然跟着他身後而去。

卓少華心受迷，這三個月雖然已經因內功精進，清楚了很多，總是並未解去，頭腦簡單，不能作思考和判斷之事，因此目視梅紅衫子少女隨着一元子而去，覺得也並無不對。

清玄道人乃是老江湖了，他感到這一元子出現得似嫌突兀，尤其梅紅衫子少女忽然會一言不發，跟着他去，也令人不無可疑之處，心中雖有疑念，但人家已經走了，何用自已多管閑事，也就率同四個道人，匆匆離去。

卓少華隱身樹後，眼看曲終人散，也就從樹後躍出，循着小徑走去，只見一條青影迎面奔行而來，這人過身法極快，只過眨眼工夫，已到眼前。

梅紅衫子少女點頭，果然跟着他身後而去。卓少華心受迷，這三個月雖然已經因內功精進，清楚了很多，總是並未解去，頭腦簡單，不能作思考和判斷之事，因此目視梅紅衫子少女隨着一元子而去，覺得也並無不對。

青衣女子鳳眼之中，閃着驚疑之色，她越看他越像卓少華，簡直是一分不差，這就呼道：「我是你五師叔，你怎麼連師叔都不認識了？」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在下真的不是卓少華，這位……姑姑大概認錯人了。」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是想，仔細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卓少華道：「我怎麼會一個人道？」

許瑞仙道：「你怎麼會一個人道？」



金留玉芙蓉

著 玉方東

他生性火爆脾氣，說話之時，已越眾而出，大有動手之意。

一元子望着他淡淡一笑道：「道友方才還在前山率眾欺負這位小姑娘，還是貧道勸解下來的，可見你道友並未在場，並沒有目擊其事！」

他伸手指高美雲，接下去道：「再說貧道和你們掌門觀主說話，是非未明之前，道友最好站到邊上去，那有說話的份兒？」

手中鵝毛扇輕輕朝清玄道人揮了一下。

清玄道人聞言不由大怒，正待發作，但不知怎的，臉色突然大變，脚下往後連退了四五步之多。

他道：「茅山派通天觀二觀主，被人輕輕一扇，竟然震退了四五步，這口氣如何喘得下來，口中大喝一聲，身形撲縱而起，揮手一掌，朝一元子當胸擊到。

一元子回過頭去，朝清玄道人微笑道：「道兄現在看到了，貴派之人，竟是如此欺人？」

他回頭說話，對清玄道人這一掌，竟然恍如不見，也沒見他躲閃。

清玄道人挾怒發掌，這一記掌力雄厚，勢道極為剛猛，若是被他擊中前胸，不死也必受重傷無疑，那知清玄道人一掌擊下，一元子話聲甫落，只是朝他笑了笑。

清玄道人却突然悶哼一聲，雙膝一軟，倒在地上。

這一下直嚇得茅山派的人大吃一驚，不待觀主吩咐，一陣鏘鏘劍鳴，早有十幾個道士長劍出鞘，一躍而出，把一元子圍了起來。

他們這一躍出，自然立時列下了「大分光劍陣」。

清玄道人也在此時緩步走出，沉喝道：「道兄，我茅山派和貴教一向河水不犯井水，道兄把貧道師弟怎樣了？」

一元子呵呵笑道：「道兄好說，貧道遠上茅山，本是拜會道兄而來，怎奈道兄門下，一再對貧道師徒，引起誤會，剛才貴派二觀主向貧道驟下殺手，是道兄親目所親，現在貴派門下又列下劍陣，把貧道困在中間，道兄一派掌門，不叱退貴派門下，反而責問起貧道來了？」

他口氣稍頓，接着道：「清玄道友只是用水過猛，自己整住了氣，貧道連手也沒動，總是事實，道兄再不把貴派閑人喝退，貧道只好不客氣了。」

這時茅山門下早已把清玄道人救起，只是他依然雙目緊閉，並未醒轉。

清玄道人神色凜然道：「道兄如此欺人，那是當真沒把茅山派放在眼裡了。」

他沒有把列「大分光劍陣」的喝退。

一元子淡淡一笑，伸手指白鵝毛扇指指圍着他的十六名茅山門下道人，說道：「道兄不把他們喝退，當真以為區區陣勢真能困得住貧道了。」

他羽扇這一指點，似乎有着極大魔力，茅山門下十六名道人竟然抵受不住，功力較差的登時當場摔倒了七八個，其餘的人也立足不住，跌跌撞撞的往後連退。

一元子忽然身如飄風，一下到了清玄道人身邊，左手一探，已挽住了他的手，含笑說道：「貧道正要和你道兄共商大計，門下一時誤會，不提也罷，咱們有話且到貴觀再作詳談如何？」

清玄道人身為茅山派通天觀觀主，一身武功，足有數十年修為，在江湖上，也是聲名久著的人，竟然被他一把挽於手臂，絲毫沒有反抗之力。

這下，直看得青娘子許瑞仙心頭大為凜駭！

一元子不待清玄道人回答，羽扇一揮，驀然笑道：「沒事了，大家走吧！」

他手挽清玄道人，兩人並肩當先就走。

一元子門下八個弟子自然立即跟着師父就走。

茅山門下驚疑不定，但看觀主並無話說，已和他同行，也只好跟着走去。高美雲竟然也隨着一行走去。

許瑞仙看得大急，身形一閃而出，大聲叫道：「徒兒，為師正在到處找你，你快回來。」

高美雲聽到師父的喊聲，腳下一停，臉有喜容，口中叫了聲：「師父。」

回身奔來，一面朝卓少華驚喜的道：「卓大哥，你也來了。」

卓少華道：「我不是卓少華。」

許瑞仙只當徒弟被一元子用魔法迷去神志，如今看他神志清楚，並未被迷，心頭總算放寬了不少。

一元子也在此時停步轉身，望望許瑞仙含笑說道：「方才躲在林後的，就是二位了？」

許瑞仙聽得不禁一怔，暗道：「原來自己隱身樹後，他早已看到了。」

一面略為抱拳，說道：「道長神目如電，許瑞仙不勝欽佩，我一路追尋小徒來的，她開罪茅山道兄之處，多承道長照料，許瑞仙在此併致謝忱。」

「哦，哦！原來姑娘就是六合門的許女俠，貧道失敬了。」

一元子生成童顏鶴髮，看去真是一派仙風道骨，說話之時，更是笑口常開，十分和藹，接着用羽扇一指高美雲，續道：「貧道不知這位姑娘，乃是許女俠的高徒，她和貧道有緣，貧道意欲收她為記名弟子，不知許女俠意下如何？」

許瑞仙一楞，心知今日之事，只怕甚為棘手，一面答道：「高美雲在名義上，雖是我的門下，但如蒙道長垂青，這是她的福緣……」

一元子沒待她說下去，笑吟吟的道：「這麼說許女俠是同意了。」

許瑞仙道：「因為她是我三師兄的女兒，要三師兄同意，才能算數，我這師父也作不了主。」

「哦！」一元子輕哦一聲道：「原來她還是六合門掌門人高施主的女公子，這就好極了，貧道和高施主方外好友，貧道要收他掌上明珠做徒弟，他自無不允之理。」

許瑞仙方才看他羽扇一揮，就把

說到這裏，不待許瑞仙開口，用羽扇朝高美雲輕輕招了招，含笑說道：「小姑娘，你隨貧道走吧！」

說也奇怪，他羽扇輕輕一招，高美雲真要跟着他去，一聲不作，舉步欲走！

許瑞仙看得大吃一驚，急忙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說道：「美雲，就是掌門人會答應你拜在這位道長門下，你也總得回家稟明三師兄之後，再來不遲。」

高美雲道：「師父，你說什麼呢？她給許瑞仙這一拉，神志又忽然清醒了。」

一元子臉色微微一沉，說道：「許女俠，貧道說過要這小女娃跟貧道走，就得跟貧道走，高施主面前，自有貧道擔待，許女俠何故作梗？」

這話，已有翻臉之勢了。

許瑞仙是六合門五俠之一，不能對人太以示弱，何況情勢擺在眼前，除非她讓高美雲跟着他走，否則，她說得最軟弱，也無濟於事。

她心念閃電般轉動，忽然冷冷一笑道：「神扇子，你不知道她是我徒弟麼？」

一元子大笑道：「江湖上學藝，另投名師的多得是，這有何稀奇？」

許瑞仙怒聲道：「但拜師也得得人家同意呀，豈能勉強？」

一元子道：「貧道幾時勉強了？」

許瑞仙道：「你既不勉強，我是高美雲的師父，我帶着她走，那裡不對了。」

「本來沒有什麼不對。」

一元子道：「只是貧道也要帶她走，所以許女俠帶她走就不對了。」

這話當然是強詞奪理之言，但從他口中說出來，好像他理由很充足一般！

許瑞仙聽得一呆，暗道：「你憑什麼要帶她走？」

一元子大笑道：「因為貧道和高施主是方外老友，二來此女和貧道有緣，三來……哈哈，許女俠，依貧道之見，你不用再作難了，因為貧道說出來的話，一向重如律令，沒人敢違拗的，觸怒貧道，對你許女俠並沒有好處。」

到了此時，許瑞仙已知無法善罷，不覺抗聲道：「你待怎的？」

一元子羽扇一指，微笑道：「憑你許女俠，還不是貧道的對手呢！許瑞仙方才看他羽扇一揮，就把

茅山派門下十六名道人列成的「大分光劍陣」，一齊震飛出去，心知厲害！急忙身形飄動，向側閃避，右手一抬，正待掣劍！

那知自己明明已經避開了對方一記扇勢，但覺一股無形而又力道奇強的暗勁，還是朝身上橫掃過來，一時站不住，還是被震得後退了四五步之多！

卓少華站在許瑞仙的身後，急忙伸手把她扶住。

一元子觀狀，不由得大笑一聲道：「我說如何？許女俠去休！去休！」

他話聲方出，手中羽扇連揮了兩揮。

這兩揮不打緊，許瑞仙陡覺一道陰勁，有如波濤般湧過來，勢道之強，決非自己所能抗拒，心中暗叫一聲：「不好！」

但此時閃避已不及，若不出手封拒，只怕更糟，急切之間，只好運起全力，雙掌當胸推出。

就在此時，她忽覺有一股炙熱得如同炭火一般的熱氣，透入體內，循臂而上，兩道熱氣，隨掌而出！

這一陰一陽兩股氣流，都是無聲無形，外人看不到一點朕兆，兩氣相接，也不聞聲響，但一元子這兩扇，許瑞仙居然硬接了下來。

她接住對方兩扇，旁人也看不到，只是許瑞仙依然好好的站着，並未被他震得後退而已！

這下許瑞仙自然感覺得出來，心下暗自驚異，付道：「難道剛才這股炙熱氣流，會是卓少華發出來的？他那來這大的功力，莫非他真的不是卓少華麼？」

要知道那一元子發出來的乃是純陰之勁，卓少華練的「九陽神功」，恰是純陽之氣，故而二氣一觸之後，即被化解於無形了。

一元子同樣心頭猛然一怔，他想不到自己逼出去的陰功，竟會被六合門的一個女子破去，雙目神光連閃，呵呵大笑道：「許女俠果然高明得很！」

他左手本來還挽着清玄道人的手臂，此時忽然回過頭去，含笑說道：「道兄且請稍待，等貧道收拾了這位許女俠，再走不遲。」

口中說着，左手已經騰了出來，右手把羽扇往腰帶上一插，雙手向天作勢，五指連抓幾抓，然後目注許瑞仙，徐聲道：「許女俠接貧道一招試試如何？」

向空連抓的雙手，突然十指伸屈不停，朝許瑞仙凌空抓來！

他這回是正式出手，自然和方才羽扇輕揮，大不相同，雙手一抓，

立時有十道勁直如矢的銳風，參差不齊的挾着輕嘯，激射而至！

許瑞仙早已撤出長劍，口中清叱一聲，揮劍朝上封去。

因為對方十道指風，長短不齊，射到之時，也有先後，許瑞仙長劍乍揮，剛和對方兩道指風相接，已然感覺不對，那兩道指風，竟然如同實質，重逾千鈞，手臂方自一震！

對方第三、第四道指風，已經緊接而至，但聽「喀喇」一響，長劍已被齊中震斷！

卓少華究竟心志被迷，他第一次因許瑞仙被對方震退，伸手去扶之際，發出了「九陽神功」；但這回許瑞仙撤出劍來，他已經放開了手，沒有把「九陽神功」再輸送過去，許瑞仙自然擋不住了。

這時卓少華驟視許瑞仙長劍折斷，急忙搶出，右手一揮，把新買的一支竹笛，擋在前面，他只是隨手揮動，但笛頭所指，正好把對方十道參差射到的指風一齊接住。

但一元子這十道指風，每一記都重逾千鈞，卓少華練的「九陽神功」雖經長風子輸給他二十年功力，若和一元子數十年功力相較，還是差得很遠，因此接是接下來了，一個人還是被震得連退數步之多！

許瑞仙眼看自己連人家兩記指風都接不住，長劍就被震斷，卓少華却以一支竹笛，接下了對方十道指風，細看他出手招數，確非六合門的手法，心想：「這麼看來，他當真不是卓少華了！」

一元子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弱冠少年竟能以一支竹笛，接下自己十道指風，功力之強，當世武林，除了自己，已不可多得，心下不禁大為驚奇，從雙目之中射出兩道線一般的金芒，注視着卓少華呵呵一笑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道：「我叫王大。」

一元子又道：「尊師是誰？」

卓少華搖搖頭道：「我沒有師父。」

一元子看他神情，似乎有些慧氣，心中更覺奇怪，問道：「那你這一身所學，是跟什麼人學的？」

卓少華道：「我不知道。」

許瑞仙道：「少華，我們走吧！」

一元子拉着高美雲，正待轉身。

許瑞仙朗笑一聲道：「許女俠要走麼？」

許瑞仙暗道：「道長還待怎的？」

一元子陰笑道：「貧道要看看這位小兄弟的武功路數，不知他肯不肯再接我三掌？」

(二十一)

金甯王笑客

文 玉方東



要知九跳先生不僅是六合門的名宿，而且也是一位飽學之士，卓少華自幼受他薰陶，在文學上也奠下了深厚的基礎。

一個人從小讀過的書，一世都不會忘記，他雖然神志受到迷失，但和給他的二十年功力之後，神智已經清醒了不少，只要有人提醒，就可以慢慢的記起一點來。

因此，藍允文和他提到經史百家、詩詞歌賦，他雖然要遲鈍的加以思索，但大半都能答得上來。

藍允文坐在他對面，他的一舉一動，自然看得清楚，經過這一陣交談，他已可完全確定眼前的王阿大，就是卓少華，從他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他對他有些物事，似乎已經不復記憶……

藍允文想着想着，不由得猛然一怔，付道：「莫非他被人迷失了神智不成？那一定是他爹江南盟主卓清華幹的了！」

想到這裡，不覺暗暗哼了一聲，付道：「卓清華好大的膽子，他看到我的玉佩，還敢對卓少華下毒，啊，玉佩，不在卓少華的身上，那一定是給他搜去了，他居然敢隱匿不報！」

想到這裡，雙目之中不禁隱含殺氣。

就在此時，店伙正好送來酒菜，拾眼之間，只見卓少華兩眼一直癡癡的望着自己，這眼神，不是和臨別那晚，在鎮江客店中對酌時癡癡的望着自己，一般模樣麼？

他心頭一陣跳動，臉上不由得一紅，忙道：「王兄，咱們喝酒。」

目光一溜，右首座上，已經來了一個莊嚴漢，正在向店伙要酒菜。

那人落到大天井，就舉步往階上行去，口中沉聲道：「速叫鹿昌麟來見我。」

原來這人是一個身穿綠袍的白鬍老人！

階上兩名廝子一眼看到老人，急忙趨步下階，躬下身去，惶恐的道：「屬下叩見令主。」

綠袍老人一揮手道：「快去。」

一名廝子連聲應：「是」，飛奔而去，另一名廝子不待吩咐，搶先進入大廳，燃起了廳上的紗燈。

綠袍老人徐徐步入大廳，剛在上一把太師椅上坐下。

大廳前人影一晃，有人躬着身道：「屬下鹿昌麟告進。」

鹿昌麟急步趨入，又朝綠袍老人躬下身去，虔敬的道：「屬下不知令主晝夜下臨，不克遠迎，還望令主恕罪……」

綠袍老者一揮手，打斷他的話頭，問道：「本座奉命南巡，把此處移交給卓清華之後，一切都還順利麼？」

鹿昌麟道：「回令主，卓盟主秉承令主鈞命，聯絡大江南北武林同道，如今已大半歸附本莊，進行得尚稱順利。」

綠袍老人口中「唔」了一聲，問道：「六合門的九跳先生和董仲萱是卓清華親自處理了送來的麼？」

「不是。」鹿昌麟道：「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司空靖大約對卓盟主起了疑，約了師弟董仲萱，還有他們門下的卓少華一起來夜探本莊，屬下前一日已經接到卓盟主的飛鴿傳書，業已佈置就緒，正好那天小公主和穆嬌嬌途經這裏，宿在本莊，是穆嬌嬌出手把他們拿下的。」

綠袍老者問道：「他們人呢？」

鹿昌麟道：「是穆嬌嬌吩咐，江南武林人物，應由卓盟主處置，她不便作主，後來卓盟主來了，決定依例行事，把司空靖和董仲萱送回總壇去了。」

綠袍老者問道：「卓少華呢？」

鹿昌麟道：「卓少華是穆嬌嬌帶走了。」

「評」綠袍老者一掌拍在茶几上，怒聲道：「穆七娘膽敢和我作對，她有幾個腦袋？」

鹿昌麟聽得面無人色，嚥着寒蟬，不敢作聲。

綠袍老者問道：「小公主她們可是回去了？」

鹿昌麟道：「屬下前天接到總壇令諭，小公主一個人又偷偷離開總壇，據推測可能是去杭州遊玩，要屬下立即派人暗中注意，予以保護，穆嬌嬌昨天也趕出來了，只是本莊尚未接到她行踪的信息，大概是趕到杭州去了。」

「好！」綠袍老者道：「你給我傳諭調集本莊現有人手，一起隨我去。」

鹿昌麟躬身應是。

卓少華趕到白沙埠，天色已接近黃昏。

這座只有一家店，一排瓦平房，大概一共只有十來個房間，也是因陋就簡，用木板隔的，小地方略過路客商只要有個舖，可以歇腳就好，誰還去講究房間的華麗不華麗，舒適不舒適？

卓少華住的是後進右首一排三間西廂房的靠左一間，是在小天井的角落裡。

落店，伙計可是巴結着送茶水，不停地獻着殷勤。

那是經過這座的人，大半都是販夫走卒，很少有穿長衫的讀書相公，會在這地方落店。

卓少華穿着一襲青羅長衫，手神如玉，像是貴公子，讀書種子，店伙那得不加倍巴結？

卓少華因方寸和藍允文在金村吃過酒食，他不曾喝酒，喝了幾杯，就有些醺醺欲醉，這就掩上房門，和衣躺下。

這時天色已黑，店伙拿着燈送來，但因卓少華已經睡了，不敢驚動，正待悄悄退下。

「喂！伙計。」

天井入門處，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叫着道：「你們有清淨的上房麼？」

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連忙迎了上去，陪笑道：「啊，是公子爺，小店最清淨的就是西廂房了，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

「誰要四個舖的了？」

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問道：「我要單獨的房間，你快領我去看看。」

「是，是。」店伙沒命的應着，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打開中間一間，陪着笑道：「公子爺，這三間廂房，要算中間最寬敞了。」

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問道：「還有兩間呢？」

店伙道：「左首一間，已經有客人了，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只有右首這一間了。」

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伸手打開了房門。

這一間果然較為狹小，而且和正屋（正面五間房）較為接近，通鋪房間，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這些販夫走卒，一天下來，汗流如雨，身上自然有股汗臭，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大蔥、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接近通鋪房間，這股氣味，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少年相公掩掩鼻，一聲不作，回頭就走。

店伙急了，跟在他後面問道：「公子爺，你……你老要那一間……」

「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

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說道：「就是這一間吧，被單都給我換一換，最好要新的。」

「是，是。」店伙就怕他不要，既然要了，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沒命的應着，說道：「這間房不但寬敞，也通風得多，後面這兩扇窗開出去，就是菜園子……」

「快去。」少年相公道：「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哦，面巾要新的，我自備有重賞。」

這「重賞」二字，不知有多大的份量，店伙聽得眼睛一亮，連耳朵都快豎了起來，連連哈腰道：「新的，新的，這三間客房用的，自然是全新的了。」

卓少華躺在床上，原本沒有睡熟，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口齒雅嫩，聽來極為耳熟，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

老哥哥說，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失了本性，以致神智受蒙，想不起從前的事來，這次下山，老哥哥囑咐過自己，非找到穆七娘，取到解藥，是無法恢復清明的，所以他獨自單獨行動。

隔壁房間，只隔了一層木板，少年相公一舉一動，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那店伙還巴結，一回送臉水，一回送新沏的茗茶，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口中只是陪着笑，討好這位公子爺，自然會既嘮叨，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

這位少年相公也真難伺候，一回嫌臉水是冷的，其實現在是大熱天，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一回又嫌茶葉太粗，喝了咀裏有股味兒。接着又大聲叫喚伙計，敢情還沒用飯，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但飯菜來了，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飯是糙米，粗得嚥不下喉嚨，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把飯菜端下去，要廚房裡給他下麵條。等到麵條送來了，他又嫌太油膩，應該用清湯燉，不該用重油，大概只挑了幾筷，又要伙計端開。

這一來，他胃口全沒有了，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

卓少華睡在他隔壁，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嫌這嫌那，他店伙還要吃不消，現在他總算睡下了，以為可以清靜了，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翻來覆去，一直睡不好，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

皇宮裡，有些官兒，叫做侍讀，是陪太子讀書的，這回，卓少華可真是陪着隔壁房裡的少年相公，大家睡不着了。

一宵過去，天色甫亮，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眼看天色已亮，索性不睡了，開出房門，想在小天井中走走。

那知他剛跨出房門，隔壁的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開出門來。

兩人四目相投，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口中輕「哦」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叫道：「你是王阿大，你也住在這裏。」

卓少華舉目看去，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一臉喜孜孜的，笑意甚濃，看去似曾相識，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不覺楞了一楞，遲疑的問道：「兄台是什麼人？」

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四顧沒人，低低的道：「王阿大，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我就是小公主呀！」

卓少華「啊」了一聲，要待張口！

「噓！」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說道：「你別叫出聲來，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

卓少華道：「那我要叫你什麼呢？」

天井入門處，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叫着道：「你們有清淨的上房麼？」

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連忙迎了上去，陪笑道：「啊，是公子爺，小店最清淨的就是西廂房了，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

「誰要四個舖的了？」

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問道：「我要單獨的房間，你快領我去看看。」

「是，是。」店伙沒命的應着，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打開中間一間，陪着笑道：「公子爺，這三間廂房，要算中間最寬敞了。」

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問道：「還有兩間呢？」

店伙道：「左首一間，已經有客人了，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只有右首這一間了。」

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伸手打開了房門。

這一間果然較為狹小，而且和正屋（正面五間房）較為接近，通鋪房間，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這些販夫走卒，一天下來，汗流如雨，身上自然有股汗臭，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大蔥、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接近通鋪房間，這股氣味，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少年相公掩掩鼻，一聲不作，回頭就走。

店伙急了，跟在他後面問道：「公子爺，你……你老要那一間……」

「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

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說道：「就是這一間吧，被單都給我換一換，最好要新的。」

「是，是。」店伙就怕他不要，既然要了，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沒命的應着，說道：「這間房不但寬敞，也通風得多，後面這兩扇窗開出去，就是菜園子……」

「快去。」少年相公道：「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哦，面巾要新的，我自備有重賞。」

這「重賞」二字，不知有多大的份量，店伙聽得眼睛一亮，連耳朵都快豎了起來，連連哈腰道：「新的，新的，這三間客房用的，自然是全新的了。」

卓少華躺在床上，原本沒有睡熟，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口齒雅嫩，聽來極為耳熟，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

老哥哥說，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失了本性，以致神智受蒙，想不起從前的事來，這次下山，老哥哥囑咐過自己，非找到穆七娘，取到解藥，是無法恢復清明的，所以他獨自單獨行動。

隔壁房間，只隔了一層木板，少年相公一舉一動，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那店伙還巴結，一回送臉水，一回送新沏的茗茶，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口中只是陪着笑，討好這位公子爺，自然會既嘮叨，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

這位少年相公也真難伺候，一回嫌臉水是冷的，其實現在是大熱天，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一回又嫌茶葉太粗，喝了咀裏有股味兒。接着又大聲叫喚伙計，敢情還沒用飯，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但飯菜來了，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飯是糙米，粗得嚥不下喉嚨，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把飯菜端下去，要廚房裡給他下麵條。等到麵條送來了，他又嫌太油膩，應該用清湯燉，不該用重油，大概只挑了幾筷，又要伙計端開。

這一來，他胃口全沒有了，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

卓少華睡在他隔壁，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嫌這嫌那，他店伙還要吃不消，現在他總算睡下了，以為可以清靜了，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翻來覆去，一直睡不好，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

皇宮裡，有些官兒，叫做侍讀，是陪太子讀書的，這回，卓少華可真是陪着隔壁房裡的少年相公，大家睡不着了。

一宵過去，天色甫亮，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眼看天色已亮，索性不睡了，開出房門，想在小天井中走走。

那知他剛跨出房門，隔壁的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開出門來。

兩人四目相投，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口中輕「哦」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叫道：「你是王阿大，你也住在這裏。」

卓少華舉目看去，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一臉喜孜孜的，笑意甚濃，看去似曾相識，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不覺楞了一楞，遲疑的問道：「兄台是什麼人？」

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四顧沒人，低低的道：「王阿大，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我就是小公主呀！」

卓少華「啊」了一聲，要待張口！

「噓！」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說道：「你別叫出聲來，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

卓少華道：「那我要叫你什麼呢？」

天井入門處，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叫着道：「你們有清淨的上房麼？」

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連忙迎了上去，陪笑道：「啊，是公子爺，小店最清淨的就是西廂房了，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

「誰要四個舖的了？」

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問道：「我要單獨的房間，你快領我去看看。」

「是，是。」店伙沒命的應着，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打開中間一間，陪着笑道：「公子爺，這三間廂房，要算中間最寬敞了。」

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問道：「還有兩間呢？」

店伙道：「左首一間，已經有客人了，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只有右首這一間了。」

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伸手打開了房門。

這一間果然較為狹小，而且和正屋（正面五間房）較為接近，通鋪房間，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這些販夫走卒，一天下來，汗流如雨，身上自然有股汗臭，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大蔥、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接近通鋪房間，這股氣味，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少年相公掩掩鼻，一聲不作，回頭就走。

店伙急了，跟在他後面問道：「公子爺，你……你老要那一間……」

「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

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說道：「就是這一間吧，被單都給我換一換，最好要新的。」

「是，是。」店伙就怕他不要，既然要了，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沒命的應着，說道：「這間房不但寬敞，也通風得多，後面這兩扇窗開出去，就是菜園子……」

「快去。」少年相公道：「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哦，面巾要新的，我自備有重賞。」

這「重賞」二字，不知有多大的份量，店伙聽得眼睛一亮，連耳朵都快豎了起來，連連哈腰道：「新的，新的，這三間客房用的，自然是全新的了。」

卓少華躺在床上，原本沒有睡熟，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口齒雅嫩，聽來極為耳熟，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

老哥哥說，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失了本性，以致神智受蒙，想不起從前的事來，這次下山，老哥哥囑咐過自己，非找到穆七娘，取到解藥，是無法恢復清明的，所以他獨自單獨行動。

隔壁房間，只隔了一層木板，少年相公一舉一動，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那店伙還巴結，一回送臉水，一回送新沏的茗茶，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口中只是陪着笑，討好這位公子爺，自然會既嘮叨，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

這位少年相公也真難伺候，一回嫌臉水是冷的，其實現在是大熱天，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一回又嫌茶葉太粗，喝了咀裏有股味兒。接着又大聲叫喚伙計，敢情還沒用飯，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但飯菜來了，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飯是糙米，粗得嚥不下喉嚨，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把飯菜端下去，要廚房裡給他下麵條。等到麵條送來了，他又嫌太油膩，應該用清湯燉，不該用重油，大概只挑了幾筷，又要伙計端開。

這一來，他胃口全沒有了，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

卓少華睡在他隔壁，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嫌這嫌那，他店伙還要吃不消，現在他總算睡下了，以為可以清靜了，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翻來覆去，一直睡不好，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

皇宮裡，有些官兒，叫做侍讀，是陪太子讀書的，這回，卓少華可真是陪着隔壁房裡的少年相公，大家睡不着了。

一宵過去，天色甫亮，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眼看天色已亮，索性不睡了，開出房門，想在小天井中走走。

那知他剛跨出房門，隔壁的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開出門來。

兩人四目相投，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口中輕「哦」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叫道：「你是王阿大，你也住在這裏。」

卓少華舉目看去，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一臉喜孜孜的，笑意甚濃，看去似曾相識，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不覺楞了一楞，遲疑的問道：「兄台是什麼人？」

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四顧沒人，低低的道：「王阿大，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我就是小公主呀！」

卓少華「啊」了一聲，要待張口！

「噓！」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說道：「你別叫出聲來，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

卓少華道：「那我要叫你什麼呢？」

天井入門處，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叫着道：「你們有清淨的上房麼？」

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連忙迎了上去，陪笑道：「啊，是公子爺，小店最清淨的就是西廂房了，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

「誰要四個舖的了？」

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問道：「我要單獨的房間，你快領我去看看。」

「是，是。」店伙沒命的應着，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打開中間一間，陪着笑道：「公子爺，這三間廂房，要算中間最寬敞了。」

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問道：「還有兩間呢？」

店伙道：「左首一間，已經有客人了，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只有右首這一間了。」

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伸手打開了房門。

這一間果然較為狹小，而且和正屋（正面五間房）較為接近，通鋪房間，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這些販夫走卒，一天下來，汗流如雨，身上自然有股汗臭，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大蔥、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接近通鋪房間，這股氣味，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少年相公掩掩鼻，一聲不作，回頭就走。

店伙急了，跟在他後面問道：「公子爺，你……你老要那一間……」

「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

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說道：「就是這一間吧，被單都給我換一換，最好要新的。」

「是，是。」店伙就怕他不要，既然要了，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沒命的應着，說道：「這間房不但寬敞，也通風得多，後面這兩扇窗開出去，就是菜園子……」

「快去。」少年相公道：「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哦，面巾要新的，我自備有重賞。」

這「重賞」二字，不知有多大的份量，店伙聽得眼睛一亮，連耳朵都快豎了起來，連連哈腰道：「新的，新的，這三間客房用的，自然是全新的了。」

卓少華躺在床上，原本沒有睡熟，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口齒雅嫩，聽來極為耳熟，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

老哥哥說，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失了本性，以致神智受蒙，想不起從前的事來，這次下山，老哥哥囑咐過自己，非找到穆七娘，取到解藥，是無法恢復清明的，所以他獨自單獨行動。

隔壁房間，只隔了一層木板，少年相公一舉一動，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那店伙還巴結，一回送臉水，一回送新沏的茗茶，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口中只是陪着笑，討好這位公子爺，自然會既嘮叨，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

這位少年相公也真難伺候，一回嫌臉水是冷的，其實現在是大熱天，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一回又嫌茶葉太粗，喝了咀裏有股味兒。接着又大聲叫喚伙計，敢情還沒用飯，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但飯菜來了，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飯是糙米，粗得嚥不下喉嚨，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把飯菜端下去，要廚房裡給他下麵條。等到麵條送來了，他又嫌太油膩，應該用清湯燉，不該用重油，大概只挑了幾筷，又要伙計端開。

這一來，他胃口全沒有了，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

卓少華睡在他隔壁，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嫌這嫌那，他店伙還要吃不消，現在他總算睡下了，以為可以清靜了，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翻來覆去，一直睡不好，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

皇宮裡，有些官兒，叫做侍讀，是陪太子讀書的，這回，卓少華可真是陪着隔壁房裡的少年相公，大家睡不着了。

一宵過去，天色甫亮，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眼看天色已亮，索性不睡了，開出房門，想在小天井中走走。

那知他剛跨出房門，隔壁的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開出門來。

兩人四目相投，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口中輕「哦」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叫道：「你是王阿大，你也住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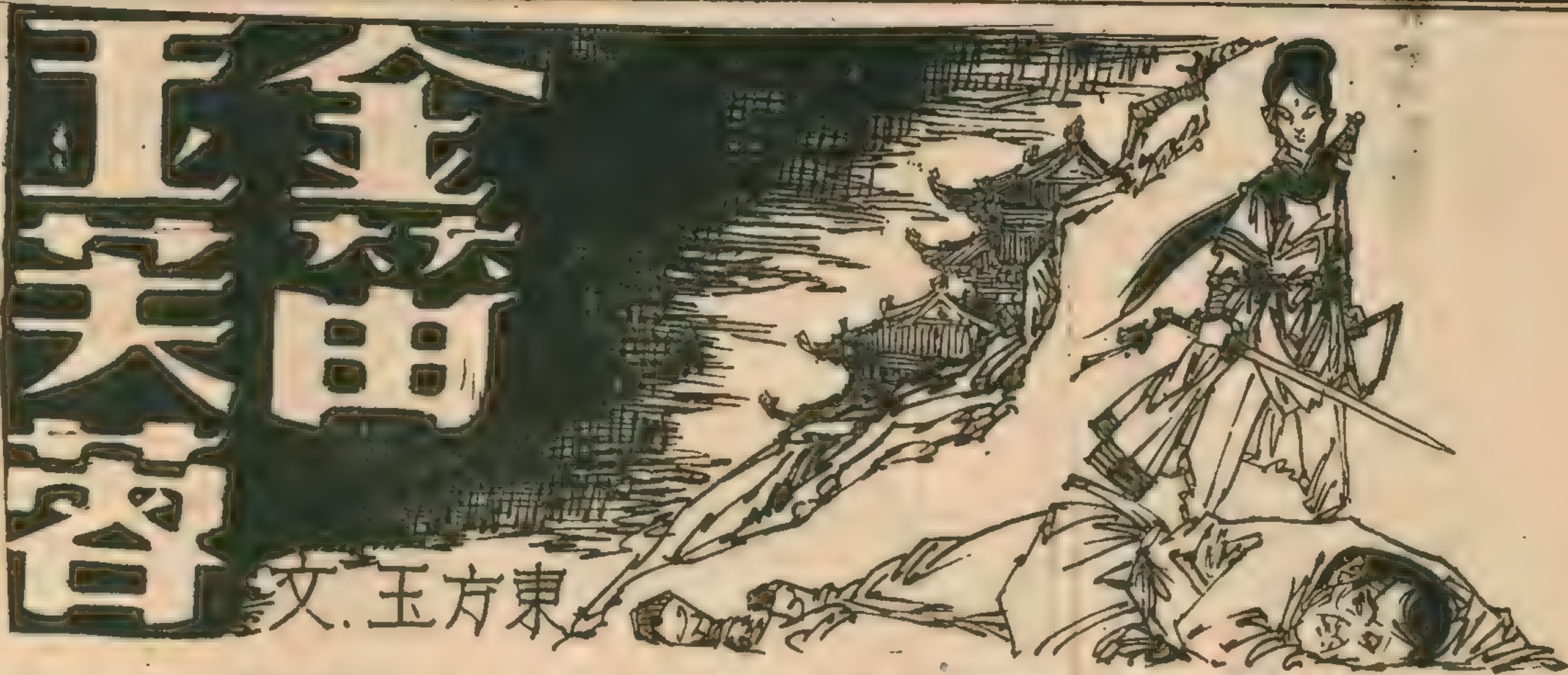
卓少華舉目看去，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一臉喜孜孜的，笑意甚濃，看去似曾相識，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不覺楞了一楞，遲疑的問道：「兄台是什麼人？」

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四顧沒人，低低的道：「王阿大，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我就是小公主呀！」

卓少華「啊」了一聲，要待張口！

「噓！」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說道：「你別叫出聲來，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

卓少華道：「那我要叫你什麼呢？」



文玉方東

小公主目光盯着他，輕嘆道：「奶娘怎麼沒給你服藥呢？」

一面接著朝他笑了笑道：「王阿大，我看這樣吧，我本來姓嚴，你就叫我嚴兄好了。」

卓少華道：「但你是女的啊！」

小公主輕輕在他手背上打了一下，嗔道：「我教你叫我嚴兄，你就叫我嚴兄好了。」

卓少華怔怔的看著她，說道：「妳真的時候很好看。」

小公主被他說得粉臉發紅，但心裡却有一絲甜甜的感覺，輕輕拉了他一下，說道：「我說話，你聽到了麼？」

「聽到了，聽到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妳要我叫你嚴兄。」

小公主甜笑道：「對了。」

卓少華問道：「那妳叫我什麼呢？」

小公主道：「我們跟外人說，我們兩人是同窗好友，你叫我嚴兄，我自然也叫你王兄了。」

卓少華道：「我記得，但……但人家問起來，我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該怎麼辦呢？」

小公主給他問得臉上又是一紅，幽幽的道：「你問我什麼呢？還是假名呢？」

卓少華道：「妳都說給我聽，我不會告訴人家的。」

小公主紅著臉低聲道：「我叫嚴玉蘭……唉，假名……我還沒想到呢，嚴……嚴什麼呢？你給我一個可好？」

卓少華忽然想到自己叫卓少華，不覺脫口道：「妳叫嚴少華好不好？」

嚴玉蘭（小公主）知道他叫卓少華，這時聽他給自己取的假名叫嚴少華，不覺點點頭，笑笑道：「很好，我就叫嚴少華好了。」

她拉著他的手，迫切的問道：「你去過杭州沒有？」

卓少華覺得杭州這地方聽來極熟，這就沉思了下來：「好像很熟。」

「你真的很熟？」

嚴玉蘭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充滿了興奮之色，說道：「這樣就好，聽說杭州西湖很好玩，你陪我去好麼？」

卓少華道：「妳要婆婆陪妳去不好麼？」

「奶娘討厭死啦，整天嘮嘮叨叨的，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我才不要她陪我去呢！」

嚴玉蘭披著咀，忽然輕笑一聲道：「這次我是瞞著奶娘，偷偷跑出來的，沒人作伴，所以要你陪我去咯，你說好不好？」

卓少華道：「這樣，婆婆會怪我的。」

「才不會哩！」

嚴玉蘭道：「我們只要不讓她知道就好了。」

卓少華還是猶豫著，沒有作聲。

嚴玉蘭道：「王阿大，你如果不答應陪我去，以後我就不理你了。」

卓少華看著她臉含嬌嗔，很是生氣模樣，心中就好像有些惶恐，連忙說道：「好嘛，我陪妳去就是了。」

嚴玉蘭這才同嗔作喜，欣然道：「那妳快去收拾收拾！我們就要走了。」

卓少華道：「我沒有東西要收拾的。」

「我也沒有。」

嚴玉蘭道：「我們洗把臉就走。」

店伙看到兩人站在簷下說話，就巴結的送來了洗臉水。

嚴玉蘭道：「喂，伙計，你們這裡有沒有燒餅油條？」

店伙道：「有，有，小店前面，就在做燒餅油條，公子要幾套？」

嚴玉蘭道：「我們兩個人，自然要兩套了。」

店伙又道：「公子爺要不要豆漿？」

嚴玉蘭道：「你去給我們叫來就是了。」

店伙應了一聲，依然不走，問道：「二位公子爺，豆漿要甜的還是鹹的？」

「甜的。」嚴玉蘭揮著手道：「快去，真囉嗦！」

兩人匆匆回房，匆匆盥洗完畢，店伙已經提著食匣，送來了兩碗甜漿，兩套燒餅油條。

嚴玉蘭要卓少華在對面坐下，一面拿起一套燒餅油條，兩手捧著咬了一口，一面說道：「王兄快吃了。」

她昨晚嫌嫌那，根本沒吃什麼東西，這時肚子早就餓了，再加有卓少華跟她作伴，心情也愉快了，自然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一套燒餅油條，又把一大碗豆漿也都喝下了去。

然後甜甜一笑道：「王兄，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走出店堂，會過店帳，她心裡一高興，拿出一錠五兩銀子，叫道：「伙計，這是賞你的。」

兩個房間，不過兩錢銀子，她卻出手賞了店伙五兩銀子，這下店伙看得目瞪口呆，愣在當場，像木雞一般，也忘了謝謝了，直等兩人跨出門，他才如夢初醒，急急忙忙趕了出來，不住的躬著身道：「謝謝公子爺，謝謝公子爺，二位公子爺一路順風，下次再到小店來……」

說一句，躬一下身，直到兩人身形漸漸遠去。

傍晚時分，趕到分水，這裏只是一個偏僻的山城，只有一條大街，一家客店，客店當然也不會太大。兩人依然住了隔壁兩個房間。

嚴玉蘭洗了把臉，就跑到卓少華的房間裡來，叫道：「王兄，我們要店伙把晚餐送到房裡來吃好麼？」

卓少華道：「街上好像有一間菜館，我們還是到菜館裡去吃的好。」

「不成呀！」

嚴玉蘭眨著眼睛，低低的道：「我這次是偷偷跑出來的，我想奶娘知道了，一定會追下來，到菜館裡去，人多眼雜，萬一給人看到了，妳就麻煩了。」

卓少華想了想道：「那就叫店伙送到房裡來吃好了。」

嚴玉蘭甜笑著，望著他，心裡暗道：「可惜他被妳迷了神智，等我杭州回來，就帶他回去，好歹也要給他解了失神藥物。」

卓少華道：「妳在想什麼呢？」

「沒有。」嚴玉蘭忽然站起身，走到房門口，高聲叫道：「伙計。」

店伙三腳兩步的奔了過來，陪笑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嚴玉蘭道：「你去街上菜館裡叫幾樣可口的飯菜送來，要最好的，快去。」

店伙連聲應是，匆匆退去。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店伙送來一盞紅燭，燭影搖曳，兩人靜靜相對，份外顯得詩情畫意！

又過了一回，菜館送來酒菜，店伙在房中擺好一張方桌，兩付杯筷，然後端上六色菜餚，一個錫壺，一面陪著笑：「二位公子，請用酒了。」

嚴玉蘭道：「我們不會喝酒，並沒叫酒呀！」

店伙道：「這是三元樓自己釀造的十五年陳女兒紅，在附近百里，可是大大有名，凡是到三元樓叫菜，他們都附送半斤好酒，這叫招牌酒，二位公子少喝些，助助興。」

嚴玉蘭看他嘮嘮叨叨，攢攢眉道：「好吧，你放著就是了。」

店伙已結的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才行退出，隨手掩起房門。

嚴玉蘭道：「王兄請啊。」

卓少華端起酒杯，望著她，說道：「嚴兄請。」

他先喝了口酒。嚴玉蘭不好拒絕，也舉杯喝了一口。

兩人一面吃菜，一面談天，因為女兒紅酒性醇和，入口不烈，不知不覺喝了一杯，卓少華取過酒壺，給她斟了一杯，自己面前也斟滿了。

你別看分水地處僻遠，三元樓的菜，手藝可不壞，兩人又乾了一杯。

卓少華正待伸手取壺，嚴玉蘭玉臉微醺，一把把酒壺搶了過去，嬌聲道：「王兄，你已經替我斟過一杯，現在該我來了，你坐下來，我給你斟。」

剛說到這裏，房門呀然開啓。

嚴玉蘭連頭也沒回，叱道：「我們又沒叫你進來作甚？」

卓少華一眼看到進來的正是穆七娘，不覺吃了一驚，急忙叫道：「是婆婆！」

嚴玉蘭回過頭來，看到穆七娘，不由得一怔，說道：「奶娘，是你？」

穆七娘跨進門，又掩上了門，拉長了一張馬臉，神色猙獰，重重呼了一聲，問道：「你們就住在一個房裡嗎？」

嚴玉蘭粉臉羞得通紅，嬌急的道：「誰說的？我們一共要了兩個房間，我的房在隔壁，這是一起吃飯的！」

穆七娘稍稍鬆了一口氣，神色也為之稍霽，問道：「妳如何碰上王阿大的？」

嚴玉蘭道：「是今天早晨，在金村一家客店裡遇上的，我要他和我伴到杭州去玩。」

穆七娘目光冷厲，望著卓少華道：「是這樣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是的。」

穆七娘道：「這三個月，你在那裡？」

卓少華道：「沒有在那裡。」

穆七娘道：「你怎麼會到金村去的？」

卓少華道：「我也不知道，是一個人說的，那裡有客店，我就去了。」

穆七娘自然知道，他迷藥未解，所以說話並無頭緒，但她依然緊跟著問道：「這些日子，你遇上了一些什麼人，你還記得起來麼？」

卓少華道：「很多人，有些人硬要我跟他去，說我是卓少華，我說不是的，我叫王阿大，要找婆婆。」

這話是哥哥教他的：穆七娘盤問你的時候，你就這麼說。

穆七娘似乎相信了，口中沉「唔」了一聲。

嚴玉蘭道：「奶娘，他服了妳的『無憂散』不大清爽，你就給他解了吧，奶娘，妳說好不好？」

穆七娘看了她一眼，搖搖頭道：「不行。」

她只說了兩個字，就神色凝重的道：「妳可知道妳偷溜出來，老夫如何牽星？不然我老婆子也不會連夜趕出來了，妳立即跟我回去……」

「哦，還有方才老婆子來時，發現客店對面暗影中，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潛伏窺伺，說不定是衝著你們來的，今晚這裡只怕會出事，你們趕快從後門出去，由王阿大保護妳速即回去，老婆子要看看他們來路，自會隨後跟來。」

嚴玉蘭問道：「那是些什麼人呢？」

穆七娘突然神色一變，側耳細聽，低聲道：「有人來了，你們立即從後窗出去，這裡自有老婆子會打發的。」

話聲一落，不住的朝兩人打著手勢，示意他們快走。

穆七娘一身功力，如今可不是拍花黨的時候所能比擬，她說得如此鄭重，來人一定厲害非凡了！

嚴玉蘭想到這裏，悄悄拉了卓少華衣衫，低聲道：「我們走。」

輕輕推開後窗，正待躍出。

突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穆七娘，妳請出來吧！」

穆七娘心頭雖是十分惱怒，但怕小公主萬一有個閃失，只好強忍著怒火，暗暗朝兩人揮揮手，「撲」的一聲，吹熄了燭火。

嚴玉蘭當先輕巧的穿出後窗。

卓少華因哥哥再三交代，不可在穆七娘面前展露身手，最多也只能使出目前的一成功力，因此他用手按了窗沿，才躍身出去。

穆七娘趕緊輕輕掩上窗戶，又把一雙筷塞到床下，才功凝雙掌，凜立當門。

門外久久不聞動靜，似已不耐，又有人提高聲音喝道：「穆七娘，妳也算得是一號人物，怎麼，不敢出來嗎？」

穆七娘幾乎氣炸了心，口中喝道：「無知鼠輩，老婆子豈會怕了你們？」

開門房門，走了出去，行到階上，目光一聚，只見天井中間，站著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此人年約五旬以上，額下留著一把山羊黑鬚，自己根本不識其人，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人，找我老婆子有什麼事？」

黑鬚老者道：「妳就是拍花黨的穆七娘嗎？」

這話口氣說得很是無禮。

「不錯，老婆子就是。」

穆七娘沉吟一聲道：「你呢？你是什麼人？」

「只要妳是穆七娘就好。」

黑鬚老者道：「我是什麼人，無關緊要。」

穆七娘聽得心中一動，暗道：「聽他口氣，好似他背後另有別人了。」

這一想，強壓著怒氣，緩步走下石級，一面問道：「有什麼事？」

（二十六）

黑鬚老者冷聲道：「老夫要把妳帶走。」

穆嬌嬌聽他居然要把自己帶走，不由大怒道：「憑你配麼？」

黑鬚老者大笑道：「老夫如果配，也不會說出口來了。」

穆嬌嬌漸漸逼近過去，冷峻的道：「那妳該說出給老漢子瞧瞧了！」

話聲出口，右手五指張開，倏地朝對方當胸抓去。

黑鬚老者渾身不動，右手一抬，迎著拍出一掌。

雙方出手均快，穆嬌嬌對對方掌力如湧，一股如山壓動，震得過來，這一記竟然是少林寺「大力金剛掌」，心頭方自一凜！

在這一個瞬間，四週風聲颯然，一下從四個方向飛掠出四道人影，同時出手朝自己夾擊過來。

穆嬌嬌今非昔比，從交擊而來的拳掌風聲中，約略可以辨認得出，這四個人便是武功門的「功力拳」，九華派的「青陽掌」，鷹爪門的「大鷹爪手」，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他獨門深厚的功力，心中更是無比驚詫，一時不顧和他們硬拼，立即施展身法，身形一個輕旋，脫出五人包圍，厲聲喝道：「你們……」

她剛說出兩個字，陡覺後腰一麻，已被人點了穴道。

原來對方深知她的底細，這五人武功雖高，決難困得住她，也早已算定了她閃出去的方向和位置，另外埋伏了一個高手，等她脫出包圍，就出手點了她的穴道。這人一拳得手，立即揮了揮手道：「帶走。」

這時從石階上又飛奔出三個人來，由領頭的一個指揮著另兩個人，押著穆嬌嬌就走。

南泰山莊燈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晝，大廳階前，分兩旁站立著二十四名身穿黑色勁裝，腰跨鋼刀的彪形大漢，一個個挺胸凸肚，慍慍而嚴肅。

階上站著總管道風客龐昌麟、副總管翻天手吉鴻飛。

大廳上首一把交椅上端坐著一個白鬚老人，他左右兩邊，另外擺了兩把交椅，左首椅上端坐著江西南武林盟主卓清華，右首椅上則是黑鬚老者，則是三湘武林盟主，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

再下來，左右兩邊還有四把交椅，坐著的則是徽幫老大馮子村，武功門掌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鷹爪門雷東平。

身爲階下囚的則是穆嬌嬌，她被點了昏穴，由兩名黑衣勁裝大漢挾持著站立。

綠袍老人一抬手，喝道：「杜鵑，搜她的身。」

同立綠袍老人身後的杜鵑答應一聲，走到穆嬌嬌身邊，從她懷中取出一件東西，一併送到綠袍老人面前，說道：「啓稟令主，令牌果然在她身上。」

綠袍老人哼了一聲，目光盯在小几上，那是兩個藍花瓷瓶，一個葫蘆形的裝的是「無憂散」，另一個略呈扁形的則是解藥。他心頭略放，一抬手道：「解開她穴道。」

杜鵑答應一聲，回身退下，舉手一掌，拍開了穆嬌嬌的穴道。

穆嬌嬌身軀一震，陡地睜開眼來，這一望，一張馬臉不禁變了顏色，黑然道：「令主把老婆子拿來，要待怎的？難道不成老婆子犯了什麼法麼？」

綠袍老人怒喝一聲道：「穆七娘，妳敢對本座這樣說話？」

穆嬌嬌道：「令主莫要忘了，老身還是總管的巡邏身份，和令主……」

「住口！」綠袍老人叱道：「穆七娘，妳本是拍花黨一個賊婆，讓城主收留，委以巡邏，可謂待妳不薄，平日裡妳擅作威福，城主念在妳十八年來，不無微勞，也就容忍下來，如今妳膽敢心生離叛……」

穆嬌嬌身軀一震，連白髮都無風自動，厲聲道：「令主說什麼？老婆子心虛，可有證據？」

綠袍老人沉聲道：「妳盜取本座符令，難道還想否認麼？」

穆嬌嬌明白了，她口中一陣寒寒，黑然道：「令主這心虛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草莽要老妻當當料出來麼？」

綠袍老人聽得勃然大怒，喝道：「給我掌咀。」

杜鵑平日受穆嬌嬌的氣，這回可奉了令主的命，纖手揮處，就是一個巴掌打了過去。

穆嬌嬌登時被打落了兩顆門牙，滿嘴流血，臉色慘厲的道：「你打得我好，是非曲直，咱們立即去面見城主，便可分曉……」

綠袍老人哼道：「本座總巡天下，妳在本座面前，還敢發橫？」

穆嬌嬌冷笑道：「難道不成你殺我滅口不成？」

綠袍老人一手按劍，虎的站起身來，沉喝道：「妳當本座不敢殺妳麼？」

穆嬌嬌大笑道：「嚴之……」



杜鵑沒待她第三個字出口，抬手一拂，就點了她的昏穴。

「鏘！」一道青鋒從綠袍老人鞘中抽出，目射殺機，沈聲道：「穆七娘，就憑妳這句話，本座就可以當場把妳處決了……」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從大門外射入！

此人身法之快，幾乎沒有人看清他的面貌，只見一道青影在大廳上像旋風般一轉，挾起穆嬌嬌就朝廳外飛射出去。

穆嬌嬌人大喝一聲：「什麼人？」

喝聲甫出，人已衝尾追出。

兩旁坐着的人在這一瞬間，全都霍然站起，紛紛掠出大廳。

綠袍老人身法不可謂不快，但等他追出掠出，但見一點人影，快得他追跡掠空，已飛出去數十丈外，像浮矢掠空，已飛出去數十丈外，別說他膝下還挾着一個人，就算他沒有挾人，像這樣飛行絕迹，在武林中也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綠袍老人怔立中庭，幾乎看得目瞪口呆！

這時張椿年、卓清華等人才紛紛趕出，他們當然連半點人影都看不到了！

張椿年低聲道：「令主，此人……」

綠袍老人哼了一聲，才道：「此人身手奇高，此刻只怕已在數里外了，本座真想不到他是誰來？」

卓清華道：「想不到穆嬌嬌真的會勾結外人，此事令主該如何處置呢？」

綠袍老人緩緩轉過身來，說道：「這件事，大家都看到了，現在惟有據實呈報城主，再作定奪……」

說到這裡，回頭道：「龐總管。」

龐昌麟、吉鴻飛一人一邊，站在階上，竟然一動不動。

綠袍老人悚然一驚道：「莫非龐總管他們已被來人制住了？」

卓清華急忙轉身走上石階，舉手拍開了龐昌麟、吉鴻飛二人的穴道。

龐昌麟才如夢初醒，口中「啊」了一聲，和吉鴻飛一齊急步趨下階來，望望衆人，訝異的道：「令主……」

綠袍老人一抬手制住他的話頭，問道：「龐總管，你可看清是什麼人點了你的穴道嗎？」

龐昌麟一怔，說道：「屬下一直站在階上，根本沒看到人，屬下該死，竟然一點也不知道被什麼人點了穴道。」

以追風客龐昌麟的能耐，在江湖上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他居然連人影都未曾看到。

綠袍老人點點頭，他相信這是實情，因為他親眼看到那人挾了穆七娘，還能飛行絕迹，一面緩緩說道：「你們隨本座進去，咱們再議正事要緊。」

今晚浮雲如絮，月光黯淡，時有時無，連滿天星星都一個也不見，只有山風吹得很緊。

這是羣山中最高的白石尖山頂上，萬籟俱寂！

一條人影比飛還快，掠了上來，那是一個長髮披肩，左腳微跛，露出一隻金光燦爛的銅腳，原來他就是飛賊子。

他剛一掠上山頂，就把挾在脅下的穆嬌嬌往地上一擲。

這一擲，在他來說，並不算重，說道：「是你。」

飛賊子道：「是老夫把你從令主劍下救出，總不錯吧？」

穆嬌嬌相信，但也更是驚詫，蘭赤山莊今晚的陣仗，她是親眼看到的。

別說令主一身武功，已得城主親傳，武林中很少有人是他對手，何況在座的還有三湘盟主張椿年，江西南武林盟主卓清華，武功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徽幫馮子村，鷹爪門雷東平，和總管龐昌麟、副總管吉鴻飛，無一不是江湖一流高手。

他居然能把自己從蘭赤山莊救出，這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之事。

飛賊子道：「妳不相信？」

穆嬌嬌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飛賊子道：「老夫飛賊子。」

穆嬌嬌從未聽過飛賊子的名，忍不住冷冷問道：「你把老婆子從蘭赤山莊救出，不會是動了惻隱之心吧？」

飛賊子笑道：「不錯，老夫六十年來，從未動過惻隱之心。」

穆嬌嬌道：「那麼目的何在？」

飛賊子道：「老夫要問妳兩件事，妳好好回答，也許老夫真會放妳一條生路。」

穆嬌嬌道：「若是老婆子不好好回答呢？」

飛賊子沉聲道：「那妳只怕比死一百次、一千次還慘。」

穆嬌嬌也相信，從他說話的口氣，可以聽得出來，飛賊子決不會是白道中人，而且此人武功又高不可測，他要從蘭赤山莊把自己救出，他要問的兩件事，自然十分重要，自己真要不說，他什麼手段都會使得出來！

心念一轉，冷冷的道：「你能恢復我的功力？」

飛賊子笑道：「舉手之勞。」

穆嬌嬌道：「先給我治好了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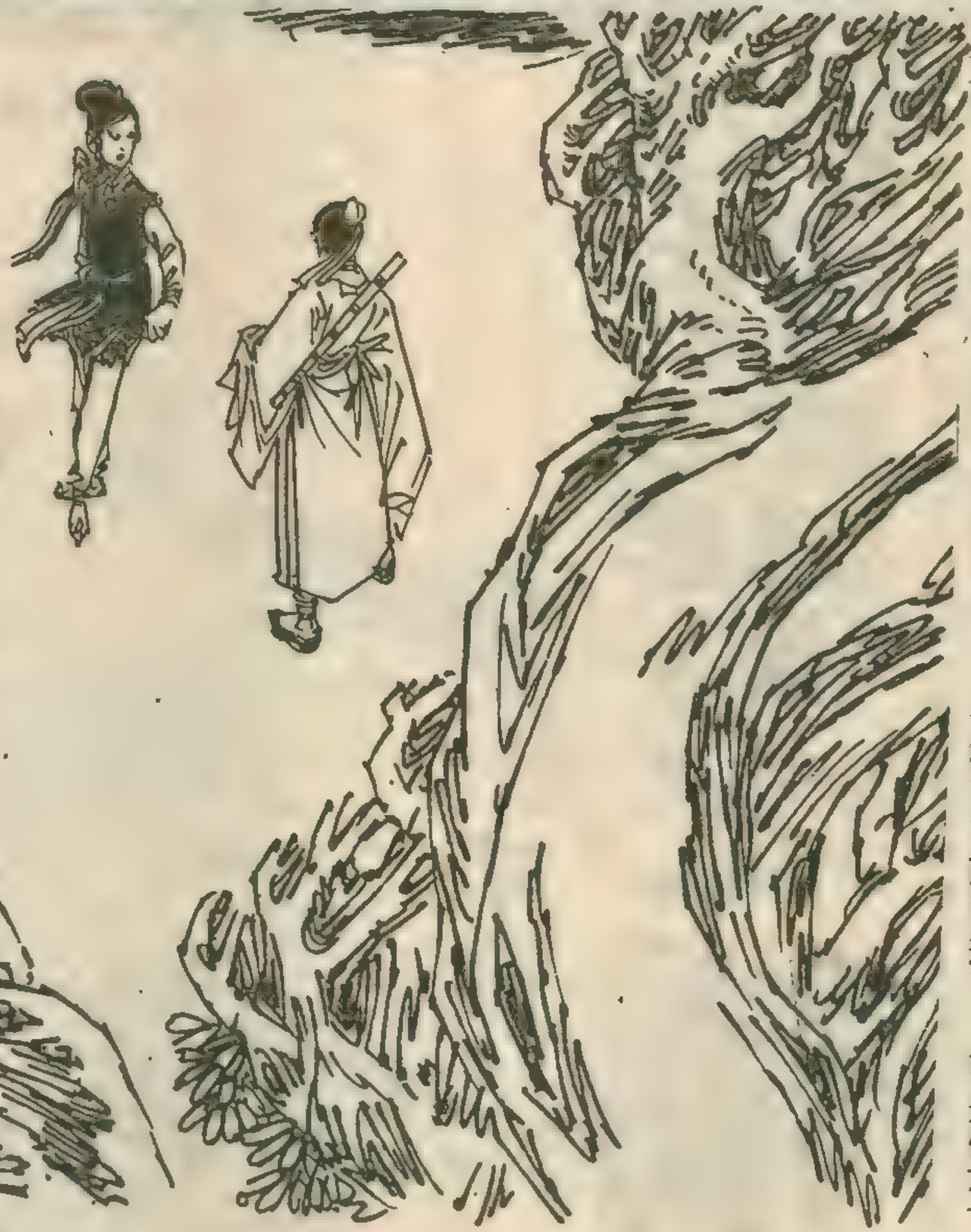
飛賊子道：「可以。」

雙手突然凌空推了過來。

穆嬌嬌只覺全身一震，骨節一緊，果然氣血舒暢，心頭暗驚，這就說道：「好，你就問吧，老婆子知道的，自然會說，不知道的事，你就殺了我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飛賊子道：「好，第一件，老夫在三個月前已經問過妳，現在老夫再重覆一遍，十八年前的四月裡，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裡，抱走一個女嬰，那女嬰左眉梢有一顆朱痣，妳把她賣到那裡去了？」

(二十七)



東方玉文

金甯王芙蓉

「楚老大！我先警告你，如果你堅持要炸橋，我跟你的協議就取消，所有的後果都由你負責。」

「後果？」楚河東聳肩一聲冷笑，「作土匪的還會考慮什麼後果？」

徐克剛猛地打了一個冷顫，現在他才發現自己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與土匪談協議，講承諾，如同與虎謀皮，最後必成虎吻。

「三少爺！請你離開！」

「楚老大！我是站在屬於我自己的土地上。」

「我知道，這是你的土地；不過，當我站在你的土地上時，發號施令的就是我，不是你了。三少爺！」

「我方才就說過了，如果你不下，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你要與我同歸於盡？」

「不錯。」

「一個富家子弟，跟我這種亡命江湖的浪子拚命，合算嗎？」

「我考慮不了那麼多……」

「三少爺！作任何一件事都要考慮到前因後果，你拚命是為了保護那座橋，可是在你死後那座橋仍然會被炸，因為橋墩下埋著的東西必須出土，就算我們楚家兄妹死絕了，還有別人……三少爺！如果那個人不將東西埋在砂灘上，剛好令尊又在那兒造了一座石橋，這批惹禍的財富早就不在橋墩下了，也就沒有今天這種爭奪拚鬥的場面，那座橋有罪，它應該被炸。並不是將它炸燬，只是將它炸傷，以後，就一切太平了。」

「這座橋無知，也無罪。」徐克剛嘶吼著。

「三少爺！短短一晝夜，就已經死了好幾個人，都是因為這座石橋壓住了那批引人的財寶，怎麼說無罪？這筆血債之債應該記在它的頭上。」

「胡說，罪不在橋，罪在你們卑鄙的貪婪之心。楚老大！你是有名望的人，不應該……」

「三少爺！收回你的槍。」

「楚老大！收回你炸橋的命令。」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繩子！」

那大漢在腰間掏摸。

「把他反剪雙手捆起來……三少爺！這是不不得已的委屈，你務必要多包容。」

那大漢並非掏摸出一根繩子，而是一把亮晃晃的刀。

刀在黑暗中閃動著湛藍的光芒，在楚河東還沒有來得及產生警覺之前，刀尖已經貼上了楚河東的咽喉。

楚河東一怔抬頭，他看到了一雙比刀鋒更加芒利的眼睛。

「你……」

「放手！」一聲沉叱。

其實，楚河東早就不知不覺地將徐克剛鬆開了。

「你是誰？」

「楚河東！你一共帶來了二十個精幹的手下，令妹仙仙帶走了兩個，八個在叢林的東邊佈防，阻止武勝那支人馬過橋；另外十個跟著你，五個在砂灘上埋置炸藥，五個人散佈在你的四週……楚河東！聽我的，你手就應該明白那五個人是幹什麼的。」

徐克剛驚愕地站在一邊，他看不清對方的面貌，但他聽得見對方的聲音。他肯定：自己從未見過這個人。今天晚上百善鄉可真是羣雄畢集。

「你……你想幹什麼？」喉頭上有一把刀，說起話來可真不方便。

「打一聲招呼。」

「哦？」

「你是關東的悍匪，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明白。」

「打一聲招呼，吩咐你那八個手下撤退。」

「朋友！我不明白你的用心。」

「你不需要明白。」

「朋友！我那八個人可以阻止武勝的人馬向前推進，你難道希望有更多的競爭角逐的人？」

「我希望武勝進入百善鄉，照著我的話去做。」

一輛雙套的大車正駛到董家藥舖的門口，楚仙仙在對街的屋簷下監視著。她和董家有個協議：由楚家兄妹提出埋藏的財寶，並護送董家離開百善鄉。條件是楚家兄妹將可分得財寶的一半。條件非常公平，問題是：楚家兄妹會遵守條約嗎？這一點，江湖老道的董家應該會想到，而他為什麼毫無顧忌呢？楚家兄妹商議的結果，認定其中有詐，這就是楚仙仙前來監視的原因。

車把式已經接受過詳細的指示，他正要下車入店，遠處突然傳來尖銳的嗚哨聲。

那嗚哨聲對楚仙仙，或者那位車把式都是非常熟悉的，這是楚家幫的口令，出自老大楚河東之口。

嗚哨聲忽高、忽低、忽長、忽短，其意義是：所有的行動一律暫時停止。

只不過停歇了瞬間，又傳來另一聲尖銳的嗚哨。這聲嗚哨的意義是：集中！

楚仙仙飛快地穿越街心，躍上了套車，車把式不待吩咐，就策馬疾行，向百善橋的方向奔去。

驛驛車聲驚動了董家藥舖裡的人，那人只不過一探頭就縮回去了。影牆的背後站著兩個人：他們是龍雲和董掌櫃。

「龍大哥！你看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龍雲聳了聳眉頭。

「龍大哥！咱們不能老是待在這兒啦！」

「聽我的話，千萬別輕舉妄動。」

「龍大哥！你失掉當年的豪氣了。」

「這叫做江湖愈老，膽子愈小。」

「膽小只有被宰割。」

「老弟！別說氣話，你可知道咱們面對多少敵人？連地方上的人一起算上，咱們有六、七十個敵人，你我是對手嗎？」

「那就在這兒等死嗎？」

「我當然有辦法。」

「龍大哥！我一向都很信服你，所以我就怎麼作，我就怎麼作。現在，我卻要提醒你老哥一下，咱們的行動可以用四個字來說明——飛蛾撲火！」

「老弟！你太瞧不起你這位老哥哥啦！」

「不是瞧不起，是……」

「是什麼？是認為你這個老哥哥不中用了嗎？我告訴你，他們現在的注意力是『物』，而不是『人』。他們有許多敵人，只有一個『物』，結果會怎麼樣！」

「爭奪的結果又怎麼樣？」

「弱肉強食。」

「對了！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到最後只有一個或兩個生存，那時候……」

「原來你是想先引發他們自相殘殺。」

「老弟！我還以為你除了會賣藥之外早就將一些江湖門道忘掉了，原來你還是想到了。」

百善橋畔一片寧靜。

方才這兒還發生了驚心動魄的纏鬥，現在却一點兒跡象也沒留下。

楚河東不見了踪影，徐克剛不在現場，那個主宰一切，扭轉情勢的神祕客也不見了。

一陣驛驛車聲由遠而近，二騎八蹄，再加四個輪子，聲音本不會太大，只因橋畔太靜，蹄聲、車輪聲，就有點兒令人心悸了。

車把式來得猛，煞得急，車到橋頭，猛地拉緊馬韁，硬生生將牲口勒住了。

楚仙仙人在車廂中，未到橋頭，他那雙犀利的目光已經就在四處察看了，她沒有看到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方才那一聲嗚哨，彷彿是幻覺。

「七小姐！」車把式嘟囔著：「不見人影呀！」

「到河邊去看看，要是有什麼異狀，打聲響兒給我報個信兒。」

「我知道了。」車把式飛快地離開了車座，一溜煙似地向河邊跑去。

楚仙仙剛要下車，一根絞繩套上了她的脖子。

她雖然年紀輕，却不是苗圃上的綠芽兒——嫩貨，不過，脖子上被人套上絞索事先一點兒沒警覺，那是頭一次。她懂得這根絞索的厲害，比刀槍還要令人戰慄，因此她一動也不敢動。

「仙仙姑娘！」聲音冷冷地：「得罪啦！」

「是何方神聖？」她諷刺地問。

「無名小卒。不過，生殺大權一且抓在我手裡，無名小卒也會變成閻王爺爺。」

「有何吩咐？」

「先告訴你一件事，令兄楚河東已在我手下稱臣，你相信嗎？」

「相信。」

「真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你要什麼？」

「你能給什麼？」

「一個人，一條命。」

「大方。」

「不是大方，是迫不得已。江湖有句話：輸了要服，栽要認了。一味逞強，只有自討苦吃。」

「人，我不敢要；命，我捨不得要。」

「那就沒有別的了。」

「有。」

「我要你心裡頭的秘密。」

「那只有一个方法。」

「教教我。」

楚仙仙真不含糊，她一個字一個字冷冷地說：「拿刀子剖開我的心，你就可以看個一清二楚……」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楚河東東地身一矮，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同時，左腳後踢，正中徐克剛的右腕，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只不過一眨眼，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

徐克剛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恐懼，而是在後悔：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對方？為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不想別人、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為什麼……

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右臂已扭在背後，他的上身彎曲著，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多年來，你是唯一敢用槍對準我的人。」

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他明白，那只是徒耗精神。

「不要害怕，我不會殺你，要你活著，讓我證明給你，炸橋之後，路英雄好漢前來，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人！」楚河東高喊了一聲。

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

另外，綠袍老人更調遣心腹、四出追尋卓少華的行踪，因為穆嬌嬌被逮之後，卓少華也突然失蹤了。因為蘭赤山莊今晚就顯得特別忙了。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蘭赤山莊大廳上，燈燭通明，但兩扇廳門，卻緊緊閉著，由這一情形看來，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極秘密的事了。

走廊上，站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他正站著，聽著吉鴻飛。

「那有這麼容易？」飛陂子不耐的揮揮手道：「老夫飛陂子，你快去！」

「飛陂子」，這三個字只像是個外號，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走南闖北，會過多少成名人物，但從未聽說過有飛陂子這麼一個人？他略為起疑，望望飛陂子問道：「朋友這飛陂子三字，大概是江湖朋友送的美號了？閣下可否把尊姓大名見示，在下也好向莊主說明……」

這話出之於翻天手之口，已經够婉轉了。

飛陂子怪眼一翻，冷然道：「飛陂子三字，是老夫自己取的，怎麼還不够麼？」

吉鴻飛心頭暗惱，但還是忍了下來，說道：「朋友不肯把真姓名見告，教在下如何進去通報呢？再說，朋友有什麼事，理該……」

「不用再說。」飛陂子一揮手道：「老夫不用你通報，自己不會進去找麼？」說完，大步朝前行去。

翻天手吉鴻飛大笑一聲道：「朋友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吧……」

「這是什麼地方？」飛陂子雙目一瞪，兩道精光有如電射，不待他說下去，洪笑一聲道：「老夫連皇帝的金鑲殿都闖過，你們這是什麼地方？」

吉鴻飛也大驚道：「闖金鑲殿易，要闖蘭赤山莊只怕不容易呢？」

「隨聲而出，朝飛陂子當胸拍去。」

「翻天印」乃是西嶽崑崙派的嫡傳，原是由密宗「大手印」變化而來，是他仗以成名絕藝。

飛陂子恍如不見，隨著洪笑，舉步上前，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了。

「砰！」吉鴻飛這一掌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擊在他胸口之上！

飛陂子依然若無其事，舉步往前跨上，吉鴻飛却似被人推了一把，一個人往後連退了三步，才站住。

這下直把吉鴻飛驚得呆若木雞，望著飛陂子，幾乎給震懾住了！

省武林盟主金刀李千鈞。綠袍老人兩道媚媚目光投注到飛陂子的身上，神情似乎微微一震！他方才雖然並沒十分清楚這飛陂子，他總看到了一些，尤其在此人飛身掠起之時，那隻黃澄澄的銅靴，他是看得最清楚了！

如今飛陂子就站在他面前的階下，他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長髮怪人，身軀似似如持七娘的人，左腳微跛，赫然是一隻銅腳！

他如持七娘，居然又回頭找上蘭赤山莊來了！

綠袍老人沉聲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綠袍老人道：「穆七娘是你擄去的了？」

飛陂子道：「她懷中解藥是你搜去的了？」

「哈哈……」綠袍老人發出聲清如鳳鳴的長笑！

「哈哈……」飛陂子也同樣發出一聲響遏行雲的嘹亮長笑！

這兩聲長笑，綠袍老人雖然清越，却似難鳳鳴聲，飛陂子則是蒼勁的老鳳鳴聲！

誰說難鳳鳴清於老鳳聲？但這一笑，難鳳就被老鳳比下去了，而且雙方功力相差可不止一截呢？

綠袍老人心頭猛然一驚，如果他不是戴著面具，此刻臉色就該變得

「放！放！」卓清華跨上一步，沉聲道：「你擄走穆七娘，還敢找上蘭赤山莊來，膽子真不小啊！」

飛陂子冷冷道：「爾是何人？」

卓清華道：「老夫卓清華。」

飛陂子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真的卓清華，還是假的卓清華？」

卓清華道：「你找大子何事？」

飛陂子道：「那是老夫的事。」

目光一抬，逼視綠袍老人，問道：「莊主是否肯把解藥交出來？」

張椿年嘿然道：「這位朋友當真是一廂情願，莊主憑什麼要解藥交出來？」

飛陂子道：「就憑我是飛陂子，還不够麼？」

張椿年道：「朋友口氣倒是大得很！」

飛陂子道：「你嫌老夫口氣大，那是你從未見過老夫之故。」

張椿年道：「張某確實從未見過如此狂妄之徒。」

飛陂子道：「你叫張什麼？」

張椿年聽得幾乎氣破胸膛，大笑道：「老夫張椿年，你可曾聽人說過？」

飛陂子目光轉到李千鈞的身上，問道：「他呢？」

李千鈞洪聲道：「老夫李千鈞。」

飛陂子微微搖頭道：「老夫一個也沒聽人說過。」

張椿年嘆息道：「咱們也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飛陂子其人？」

「哈哈！」飛陂子大笑一聲道：「你們沒聽見過老夫的名號，是你們出生得晚，老夫沒聽過你們的名字，因為你們都是後生晚輩！」

李千鈞也洪笑一聲道：「朋友口氣很大，不知手底下是不是能和口氣配合得起來？」

飛陂子微哂道：「你這話的意思，是想掂掂老夫的斤兩了？」

李千鈞道：「李某正是這個意思。」

「很好。」飛陂子點頭道：「老夫向莊主來取解藥，自然得露一手讓大家瞧瞧。」

他目光一掃三人，又道：「這樣吧，你們三個一起上，老夫各接你們一招如何？」

他這句話，在他來說，應該不算狂妄，但三人聽到耳中，這簡直是狂妄到了極點！

放眼天下武林，除了少林、武當、峨嵋、華山號稱四大門派，武林中從南到北，一共也只有三個武林盟主，如今全在這裡了。

他居然要三個武林盟主一起上，這句話若是傳出江湖，就是沒有動手，光憑這份豪氣，也足可揚名立萬了。

「嘿嘿嘿！」

鐵指孫掌張椿年一陣嘿嘿冷笑，當先跨上一步，沉聲道：「朋友能接得下張某一掌，已經算不錯了。」

「好！」飛陂子道：「老夫接你

一掌，並不稀奇，但老夫說過各接你們一招，不論你使出幾招來，老夫只以一招為限。」

張椿年聽他越說越狂，不由大怒，喝聲出口，揮手一記「直叩天門」，掌勢筆直朝飛陂子迎頭劈去。

他這一記便是「大力金剛掌」，少林寺中最具陽剛掌勁，力道最強的掌功。

張椿年果然不愧為少林南派名家，在「大力金剛掌」上，浸淫數十年，功力十分深厚，這一掌出手，一道沈沈的勁氣，立時如怒潮澎湃，捲過過去，掌風生嘯，勢若巨斧開山，聲勢奇猛。

飛陂子側臉望著他，點點頭道：「你原來是少林俗家弟子，四十年前，老夫接過若和尙一記『大力金剛掌』，他已有十二成火候，你還只有八成火候呢！」

若和尙大師，正是四十年前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是當時有名的少林四大高手之一。

他說話之時，左手大袖一甩，毫不經意的朝前拂起。

這一拂，也不見有絲毫勁氣，只是軟軟的一隻布袖而已，但不知怎的竟然把張椿年一記勢若奔雷的『大力金剛掌』給攔了下來。

對方這記『大力金剛掌』掌力，如果說是一道怒浪，他這隻軟軟的衣袖，就像是防波堤，硬是把浪花擋住了！

不，他手臂微彎，衣袖就掛在他手腕底下，被掌風吹拂得不住飄動，就是難越雷池一步，無法從他衣袖之下衝過去。

張椿年並不是以『大力金剛掌』出名，飛陂子說得一點不錯，他在『大力金剛掌』上，確實只有八成火候，他出的是『鐵指孫掌』。

「鐵指」，就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金剛杵功』，練的是指功。

「鐵指」也是少林七十二藝之一，它是以柔見稱，動作柔和，性質和武當派的『太極拳、掌』頗為近似，是一種以氣使勁的掌功，唯一和『太極拳』不同的，是它一掌出手，柔勁綿綿不絕，故有『綿掌』之稱。

張椿年右手一記『大力金剛掌』，原是試探性質，制敵的重點，當然並不放在右手，那只是給敵人一種錯覺而已。

他右掌堪堪劈出，左手也一前一後不聲不響的跟著推出。

小啓：上期因工廠拼版錯誤，致27、28兩版文字對調，特此更正。

小啓：上期因工廠拼版錯誤，致27、28兩版文字對調，特此更正。

小啓：上期因工廠拼版錯誤，致27、28兩版文字對調，特此更正。

小啓：上期因工廠拼版錯誤，致27、28兩版文字對調，特此更正。

金甯王芙蓉

東方王·文



另外，綠袍老人更調遣心腹、四出追尋卓少華的行踪，因為穆嬌嬌被逮之後，卓少華也突然失蹤了。因為蘭赤山莊今晚就顯得特別忙了。

「那有這麼容易？」飛陂子不耐的揮揮手道：「老夫飛陂子，你快去！」

「飛陂子」，這三個字只像是個外號，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走南闖北，會過多少成名人物，但從未聽說過有飛陂子這麼一個人？他略為起疑，望望飛陂子問道：「朋友這飛陂子三字，大概是江湖朋友送的美號了？閣下可否把尊姓大名見示，在下也好向莊主說明……」

這話出之於翻天手之口，已經够婉轉了。

飛陂子怪眼一翻，冷然道：「飛陂子三字，是老夫自己取的，怎麼還不够麼？」

吉鴻飛心頭暗惱，但還是忍了下來，說道：「朋友不肯把真姓名見告，教在下如何進去通報呢？再說，朋友有什麼事，理該……」



正因為他右手力道有如雷霆萬鈞，聲威極盛，故而左手推出的這一記「懸掌」，既不見他如何舉手作勢，更無絲毫風聲，自然並不爲人注意了。

其實這一掌，才是他真正的主力，一道無聲無息、無形無影的內力，就像暗潮湧湧，一層接一層的朝飛跋子身湧去。

因爲「懸掌」使的是陰勁，又能懸而不絕的發出，在沒被它擊中人身之前，是毫無感覺的，直等擊中人身，它才會發生震波，輕則被震得連連後退，內腑受到強烈震動，身負重傷。重則全身骨骼悉被震散，落地不起，傷重致死，是少林內家掌法中最厲害的功夫了。

張椿年等到「懸掌」出手，右手「大力金剛掌」立時收了回去，口中大喝一聲，右手一收再發，四指如拳，中指直豎，振腕一指，凌空朝飛跋子「鎖心穴」點出。

這回才真正使出他的真功夫來了，「鐵指」，「懸掌」，同時出手了。

飛跋子就像鶴立中庭，他破了一足，左足點着足尖而立，原式不動，「懸掌」綿綿不絕的暗勁，一波接一波的撞到他身上，只是把他一件半截長衫，吹得拂拂波動，和方才「大力金剛掌」掌風撞在他左手衣袖上的情形一般無二！

直等張椿年口中大喝出聲，右腕振起。使出「金剛杵」指功，才哈

哈一笑道：「你已經使了三招，現在該接老夫一招了！」

笑聲中，右手大袖突然朝前揮出。

這一揮，正好一下接住了張椿年的一記「鐵指」，而且袖風湧出，把張椿年一個人推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口中悶哼一聲，往後跌坐下去。

張椿年臉如鐵血，正待一躍而起，但他自己發出的「懸掌」，懸而不絕之勁，經飛跋子袖風一拂，全數逼了回去，人還沒有躍起，又被逼回來的勁氣，撞倒在地。

飛跋子望着他微笑道：「別忙着站起來，老夫並未傷你，但你經自己內勁回震，不趕快坐下調一回息，只怕內傷就不輕哩！」

張椿年練功數十年，自然深知他說的不假，果然就地盤膝坐定，瞑目垂簾，調起息來。

金刀鎮滄州李千鈞看得目中神光連閃，洪笑一聲道：「李某要在刀上向閣下討教幾招。」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一手按着刀柄，刷的一聲，從腰間抽出皮刀鞘，中，抽出一柄厚背雁翎刀來。

只要看他刀身上隱隱龍鱗，閃爍着金光，刀鋒薄利如紙，分明就是一柄寶刀無疑。

飛跋子斜睨了他一眼，點頭道：「好吧，老夫還是一句老話，你可以隨便使出幾招，不受限制，老夫只要一招就夠了。」

這話若是方才說出來，自然沒有人不說他狂妄的，但現在有鐵指懸掌張椿年前車之鑑，就不再有敢輕視他了。

李千鈞外號金刀鎮滄州，金刀鎮什麼州都可以，惟獨滄州可不好鎮。因爲江湖上馳名的地堂門刀法，和沈家「絕戶刀」，都在滄州境內，山西刀客的一支，也在滄州境內，總之，在滄州玩刀的名家，不在少數，而李千鈞却以能以一柄金刀，號稱鎮滄州，如若沒有真功夫，別說當不上河北各省武林盟主，只怕這金刀鎮滄州五個字，也一天都罩不住呢！

李千鈞嘿了一聲，一張紫臉，隱現怒意，沉聲道：「老哥用什麼兵器？」

「哈哈！」飛跋子怪笑一聲道：「老夫和你動手，還要使兵器嗎？」

這話使得金刀鎮滄州李千鈞太難堪了，只見他濃眉陡然一豎，雙目暴現精光，厲喝道：「飛跋子，你欺人太甚了，好，你既要徒手接我幾刀，那就接着了！」

喝聲一落，一個高大身子，突然直欺而上，抬手往外推出，一柄金光四射的厚背雁翎刀，有如匹練般迅速向飛跋子捲去。

飛跋子依然和門張椿年一樣，左手衣袖一甩，朝李千鈞直捲過來的刀鋒上捲了出去。

李千鈞在方才他和張椿年動手之際，看得清楚，這一刀自然不會用實，正待變招，突覺一股勁風拂了過來，自己變招不及，竟然把刀勢逼了回去。

李千鈞心頭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飛跋子左手早已收了回去，笑嘻嘻的道：「這是第一招。」

金刀鎮滄州不聽猶可，聽了這句話，氣得幾乎炸破胸膛，暴喝一聲道：「那你就接我第二招。」

身隨刀至，刷刷刷，一連三刀，漾起三道刀光，品字形攻到。

他這一招三式，不僅刀勢極快，而刀身法更快，由右而左，一連劈出三刀，就換了三個方位，等到三道刀光像長虹吸水，朝飛跋子攻到之時，他已一個輕旋，到了飛跋子身後，一言不發，一刀朝飛跋子腦後劈落。

正因此他出手奇怪，這四刀看去就像同時出手的一般！

這一來，飛跋子等於左右前後，各有一柄鋒利的金刀攻到！

不，他雖已轉到飛跋子的身後，但形身並未停止，依然從飛跋子身後轉出，由右而左，一刀接一刀劈

出。他劈出的刀勢，以三刀爲一組，這旋風般連轉三轉，一口氣就劈出了九刀之多！

這原是飛跋子自己說的，不論他發幾招都可以，何況他這九刀，雖然行動如電，和別人劈出一刀的時間，也相差無幾！

這九刀當真稱得上精芒如電，圍在飛跋子四周，縱橫交織，森冷的刀鋒，絞轉如輪，氣勢凌厲已極！

飛跋子一個人被困在九道金虹之中，他跟着李千鈞的身子轉了三圈，似乎並未出手，因爲他身外漾起了一道強烈的刀光，使得旁人看不清他的動作，好像他除了跟着李千鈞連轉了三轉，沒有舉手投足的動作。

這是金刀鎮滄州李千鈞平日從不輕易施展的壓箱功夫——「九轉刀」。也等於是九刀齊發，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得下來，但不到緊要關頭，他是絕不肯在人前炫露的。

飛跋子身子轉動之際，口中問道：「你這是算第幾招了？」

「第二招。」

李千鈞冷笑道：「我這一招之中，共有九刀，難道有什麼不對了？」

兩人都在旋轉之際說的話，話聲未落，但聽一陣快速的「撲撲」輕響，連續着響起！

李千鈞九刀直劈，他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刀明明都砍在飛跋子身上，但聲音却是不對，金刀砍上人身，決不會如中敗革，心頭方自感到驚愕！

「好吧！」飛跋子的聲音道：「這九刀，就算你第二招吧！」

「他被砍了九刀還會說話？」

李千鈞大吃一驚，急忙定睛看去，飛跋子不是好好的站在原地，自己這九刀連人家一點衣角都沒切得下來！

這一剎那，他幾乎不敢置信，明明每一刀都砍在他身上，而且自己這柄刀，雖非古代名刀，却也足可砍得斷普通刀劍，他怎會毫無損傷的呢？但他還是不相信飛跋子會有刀劍不入的本領。

突然身形一矮，手中厚背雁翎刀，宛如風飄葉落，刷刷刷一片刀光，滾地飛捲，就像浪濤般捲湧過去。

這回他使的是「旋風十八式」，一刀接一刀，一口氣使出了一十八

「旋風十八式」是他從地趟門「地趟刀法」，變化而來，每一刀都

是專攻敵人下盤，刀光輪轉如飛，滾滾不絕。

人是靠兩隻腳站在地上的，他這「旋風十八式」，正正反反，翻翻滾滾，在兩丈方圓之內，連發一十八刀，你總不能雙腳離地，身子懸空，等你發完了十八刀，我再下來吧！

老實說，從他第一刀開始，直到劈完一十八刀，這中間，你只要在這兩丈之內，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飛跋子就在他施展「旋風十八式」的兩丈範圍之內，而且還站在中間！

李千鈞這趟刀法，雖取法「地趟刀」，但割起的刀鋒，却也有三尺來高，攻的雖下盤，也實也波及到中盤，只要被他砍中，不是雙足被削，也得肚破腸流。

但飛跋子却似乎並不在意，在他刀光掃到之時，先左腳一提再右腳一提，就像跨門檻一般的跨了過去。

李千鈞刀法再快，他手上總歸握了一柄一、二十斤重的鋼刀在舞動，飛跋子腳上可沒戴著沉重的腳鐐，是以刀掃到那裡，他就正好提起來，從容的換腳，有時你刀勢剛到，他就隨著往上跳起，好像事先已經得到通知一般，和李千鈞配合得絲毫不差。

任你如何加快，他總是一回跳起，一回提起足，遲一分，刀已砍上，早一分，刀還沒到，總之，他好像對李千鈞化了數十年心血精研的這套獨創刀法，比李千鈞還要熟悉，每一記閃避刀勢的身法，無不恰到好处。

就在他連翻帶跳之時，又開口了：「你這一共十八刀，也算一招麼？」

李千鈞使盡快刀，兀自砍不到他，打得心頭甚是氣憤，手法突然加快，喝道：「不錯！」

「那好！」飛跋子道：「你這一刀，已是最後一刀了。」

話聲甫出，但聽「篤」的一聲，銅腳踏下去，剛好把李千鈞的雁翎刀，踏在地下。

李千鈞用力一抽，竟是紋絲不動，一時不禁兇心陡起，左手握拳，猛地吐氣開聲，一拳朝飛跋子小腹搗去。

他雖以金刀出名，拳掌功夫，自然也十分了得，這一拳，就是擊在石塊上，也足可把石塊擊成粉碎。

只聽「砰」的一聲，他這一拳，畢竟給他擊中了。

飛跋子大笑道：「你這是第四招對不？」

只見他上半截長衫，突然鼓了起來，這一鼓不打緊，竟把李千鈞一個高大身子，震得直飛出去一丈來遠，背脊着地，跌了個四脚朝天，碎然有聲。

飛跋子望着他呵呵一笑道：「你也就地坐下吧，連連連連連！」

李千鈞自然知道自己這一拳受到他的回震，也就不再說話，依舊坐在地上坐下調氣。

飛跋子連敗了兩位名動江湖的高手，而且如同遊戲直把綠袍老人看得簞簞動容？

卓清華眼看他連敗了兩個武林盟主，自己乃是江南盟主，縱然知道自己未必能勝，但此刻形勢所逼，他已非出手不可！

這就走上一大步，拱手道：「現在輪到卓某向閣下請教了。」

「很好！」飛跋子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你們三個不肯一起上，那就一個個的來吧！」

「慢點！」綠袍老人徐徐說道：「卓盟主，請退下，不用再和他比手而退。」

綠袍老人緩緩的走上了幾步。飛跋子目光一轉，落到綠袍老人身上，微笑道：「莊主可是願意把穆七娘的解藥交出來了？」

綠袍老人目光如星，望着飛跋子，低低的道：「你要解藥不難，須得擊敗老夫才行。」

「行。」飛跋子爽快的笑了笑道：「老夫來取解藥，志在必得，莊主只管出手，老夫無不奉陪。」

綠袍老人緩緩的道：「閣下武功極高，據老夫估計，你我一且動上手，只怕沒有千招，大概也須五百招以上方可分出勝負來……」

「用不著。」

飛跋子沒待他說完，就截著說了一句，才接下去道：「放眼江湖，還沒有人能和老夫走上一千招呢！」

「閣下也太小覷老夫了。」

綠袍老人沉吟一聲道：「這樣吧，咱們到山頂上去，好好放手一搏，你意下如何？」

「當然可以。」

飛跋子洪笑一聲道：「但莊主莫要忘了把解藥帶去。」

「哈哈……」

綠袍老人仰首朗笑一聲道：「閣下只管放心，你只要擊敗了老夫，老夫自會把解藥奉上。」



金面王
文王方東

飛陂子道：「一言為定，老夫那就先走了，在山頂恭候莊主大駕。」

話聲一落，身形突然直拔而起，在空中一個旋身，宛如一鶴冲天，朝山後飛射而去。

綠袍老人看他飛行身法，實在勝過自己甚多，但他相信，輕功縱然不如對方，以自己所學，在劍術和掌法上，未必一定落敗。

這時總管鹿昌驕憤走近，叫了聲：「令主，此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咱們不是……」

綠袍老人微微搖頭道：「以此人的功力，只怕他們絕非對手，此事老夫自有致勝之道。」

說到這裡，回頭叫道：「杜鵑。」

杜鵑立時趨上，躬身道：「小婢在。」

綠袍老人道：「取我劍來。」

杜鵑答應一聲，回身入廳，取了一柄綠縐皮鞘的古形長劍，雙手奉上。

綠袍老人左手接過一面吩咐道：「你們都在此地，不用跟去，老夫去去就好。」

卓清華、鹿昌驕等人，躬身應「是」。

綠袍老人雙足一點，飛身掠起，一路縱身飛掠，往山上奔行而上。登上山巔，只見飛陂子端坐在一方大石之上，洪笑道：「莊主此時才來麼？」

綠袍老人微哂道：「閣下輕功，固可勝我，但在武功上，老夫未必就輸給閣下。」

「看來你倒很有自信。」

飛陂子道：「老夫不耐久等，莊主既然帶了劍來，想必要和老夫動劍，那就不用客氣，你發劍好了。」

「不忙！」綠袍老人道：「閣下可知老夫約你到山上來，是什麼意思麼？」

飛陂子道：「你說呢？」

綠袍老人道：「老夫有幾件事，要問問清楚，方能動手。」

飛陂子道：「什麼事？」

綠袍老人道：「第一、以閣下這份身手，必是武林中成名的一流高手，但閣下自報名號是飛陂子，老夫在江湖上從未聽說過有飛陂子其人，閣下何以不肯以真姓名見告？」

飛陂子大笑道：「老夫只是向你要取解藥而來，目的只在解藥，你也要知道飛陂子就好，老夫有沒問你姓名？」

「好！」綠袍老人又道：「第二、據老夫看，閣下這身打扮，和你的面貌，大概也不是真面目了？」

「哈哈……」飛陂子又是一聲大笑道：「你呢？你不是也戴了假面具麼？」

綠袍老人身軀微微一震，點頭道：「好，這個老夫也不問了，第三、閣下從我蘭赤山莊劫走穆七娘，

到底是爲了什麼？」

飛陂子道：「老夫也要請問莊主一聲，你把穆七娘擄上蘭赤山莊，又爲什麼呢？」

綠袍老人眼中隱現怒意，哼道：「你必須說出原因來。」

飛陂子道：「這個你不用問，也應該想得到，老夫要的只是『忘憂散』解藥。」

綠袍老人心中暗暗一動，問道：「閣下要解藥何用？」

「這不是多此一問？」

飛陂子微哂道：「拍花門『忘憂散』解藥，還有什麼用途？」

綠袍老人道：「這麼說，閣下一定有一個人，被穆七娘『忘憂散』迷失了神志了？」

「不錯！」飛陂子道：「所以老夫非取到解藥不可。」

綠袍老人道：「這被迷失了神志的人是誰？」

飛陂子道：「老夫的小兄弟。」

綠袍老人道：「他總有姓名吧？」

飛陂子道：「老夫的小兄弟還不夠麼？」

綠袍老人道：「老夫抱歉得很，因爲老夫也有一個兄弟急需解藥。」

飛陂子道：「老夫要的東西，非到手不可。」

綠袍老人道：「看來閣下急於和老夫動手，對不？」

飛陂子道：「不動手，你肯把解藥交出來麼？」

綠袍老人道：「聽你口氣，好像已經勝了老夫似的？」

「這還不是是一樣？」

飛陂子大笑道：「不動手你還沒有敗，一旦出手，你是非敗不可。」

「那倒未必。」

綠袍老人道：「好，老夫還有一件事……」

飛陂子不耐道：「你到底有幾件事？」

綠袍老人道：「穆七娘人呢？」

飛陂子道：「死了。」

綠袍老人道：「是你殺了她？」

飛陂子道：「老夫殺這種人，豈不污了老夫的手？她自己投崖死的，現在問好了吧？」

「够了。」綠袍老人左手一抬，說道：「閣下可以亮兵刃了。」

飛陂子道：「老夫已有六十年沒使兵刃了，你只管使劍，老夫就徒手接你幾招？」

綠袍老人怒哼一聲道：「幾招？就可分出勝負來了麼？」

飛陂子大笑道：「你能在老夫手

下走出十招，已經可以名聞天下，難道還不夠嗎？」

綠袍老人心中暗道：「此人口氣如此狂大，不知究竟是什麼人？」

一面輕哼一聲道：「老夫那就有借了。」

「鏘」的一聲，掣出一柄一泓秋水般的長劍，劍光吞吐，晶瑩耀目！

飛陂子目射奇光，說道：「秋水芙蓉劍！」

綠袍老人道：「看來你還識貨！」

劍勢一領，目注飛陂子，左手上彎，斜斜作勢，喝道：「閣下小心了！」

他這一式，就與衆不同！因爲一般使劍的人，左手必捏劍訣，以訣引劍，他左手手掌，斜斜上揚，恰似飛鳳展翼！

飛陂子一看他劍式，立即沉聲道：「且慢！」

綠袍老人道：「你如果覺得徒手和老夫利劍相抗，吃了虧，此時取出兵刃來，猶爲時未晚。」

「哈哈！」飛陂子大笑一聲道：「老夫不是這個意思。」

綠袍老人冷峻的道：「那是什麼意思？」

飛陂子目注綠袍老人，問道：「你方才使出來的可是『飛鳳劍法』？」

「百鳥朝鳳？」

綠袍老人微微一驚，哼道：「你如何認得的？」

「你手中拿的是秋水芙蓉劍，使的是『飛鳳劍法』……」

飛陂子目中精芒連閃，「篤」的一聲，朝前逼上一步，問道：「你是姓嚴？」

「你給我站住！」

綠袍老人驚疑不止，手中長劍一指，望着飛陂子，凜然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不用管我是誰！」

飛陂子追問道：「快答我所問，你是不是姓嚴？」

「不錯！」綠袍老人應聲道：「老夫姓嚴。」

飛陂子又朝前跨上一步，目光逼注，問道：「你是女子喬裝的？」

綠袍老人身軀陡震，怒聲道：「你胡說什麼？」

飛陂子大笑道：「老夫一點也不胡說，你雖然竭力改變口音，但老夫豈會聽不出來？你不但不是女子，而且年紀不大，對不？」

綠袍老人憤怒的道：「就憑你這句話，你就該死！」

刷的一聲，青虹乍閃，一劍朝飛陂子刺了過去。

飛陂子大笑道：「小丫頭，『飛鳳劍法』只能對付四大劍派，對老夫是不管用的。」

右手中指輕輕一彈，「噹」的一聲，一縷指風把綠袍老人刺來的劍尖震得直飛開去，一面喝道：「妳還不住手？」

綠袍老人沒想到對方武功之高，竟然比自己預料還高出甚多，一時大感驚駭，脚下斜退一步，喝道：「你到底有什麼事？」

飛陂子道：「妳既是江南嚴家的人，老夫跟妳打聽一個人。」

綠袍老人道：「什麼人？」

飛陂子道：「嚴文蘭。」

綠袍老人身子又是一震，冷然道：「不知道。」

飛陂子大笑道：「妳是江南嚴家的人，如何會不知道嚴文蘭的？」

綠袍老人道：「老夫說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飛陂子突然目光一聚，大笑道：「小丫頭，莫非妳就是嚴文蘭？」

綠袍老人有些情急，大聲道：「我不是。」

「哈哈！」飛陂子大笑一聲道：「老夫清楚的很，每一個小丫頭，都沒有真話，咀裏說不要的，心裏豈不就是妳嗎？」

綠袍老人怒聲道：「你簡直是無賴。」

飛陂子大笑一聲道：「這樣吧！老夫不難爲妳，只要妳取下面具來，給老夫看看就好。」

綠袍老人在他說話之時，突然一聲清叱，手臂連揚，動作之快，有若電閃雷奔，利那間，銀芒飛閃，一支雪亮的劍尖，急如驟雨，朝飛陂子身上密集刺出。

不過一瞬工夫，他手中芙蓉劍已連連刺出了一十九劍之多！

若以一瞬間刺出十九劍來說，武林中一向以快劍馳譽的峨嵋派『亂披風劍法』，也比他要慢得多了！

飛陂子目露奇光，說道：「天山『三十六飛刺』，也給妳學來了，無怪敢如此目中無人了。」

他雖然武功高不可測，但綠袍老人手中這柄秋水芙蓉劍，鋒利得可以削鐵如泥，切玉斷金，更何況「天山三十六飛刺」，招式實在神速已極，他也不敢輕視其鋒，身形飄忽，連連閃避，幾乎在電光石火之間，就要接連轉變八九個方位，才能躲得開綠袍老人飛刺的襲擊。

直到綠袍老人刺出第三十五劍，飛陂子突然欺身而入，右手食中二指一下挾住了綠袍老人的劍刃，左手更快，揚腕之間，就已從綠袍老

人臉頰上，揭下了一張連著白髯的假面具。

這下出手之快，當真快到無法形容，綠袍老人只覺自己劍法一滯，臉上有些涼颼颼的感覺，戴在臉上的人皮面具，已被人家揭了下來，心頭轟地一驚，口中也不住驚噴出聲，急急抽劍往後躍開。

他面具被飛陂子揭下，花白長髯隨同面具而去，登時露出了一張清秀俊朗的面孔，只是驚駭之時，臉色變得煞白！

飛陂子大笑道：「如何，老夫料得沒錯，妳果然是個丫頭，快說，妳是不是嚴文蘭？」

綠袍老人道：「不錯，我是嚴文蘭，你又待怎樣？」

「這就對了，穆七娘果然沒有欺騙老夫！」

飛陂子得意的大笑一聲，又道：「老夫正在到處找妳。」

他目光如電，凝視着嚴文蘭，口中嘆了一聲，問道：「妳臉上還易了容，對不？快把易容藥物洗去，給老夫瞧瞧！」

嚴文蘭還沒有開口，突聽一聲長笑，劃空飛來，一道人影，猶如大鵬展翅，疾風驟然壓頂，朝飛陂子當頭直撲而下，僅僅憑這份聲勢，來人身手之高，就非同小可！

飛陂子猛然一怔，大喝道：「什麼人？」

左手一記「天王托塔」，朝上拍出。

「哈哈！」那人在空中一個轉折，避了開去，飄落地上，洪笑道：「果然是老怪物！」

飛陂子定睛看去，這人是一個醉態可掬的老道，一臉紅白斑點，白髮白髯，左手提著一個斗大的古銅葫蘆。

此人非別人，黃山醉道人也是也。

飛陂子怒聲道：「松雲道人，你這是做什麼？」

醉道人大笑道：「老道找了你幾十年，今晚總算給我找到了。」

飛陂子道：「你找我作甚？」

醉道人斜睨著他，大聲笑道：「真沒想到當年自詡天下第一，風度翩翩的老怪物，幾十年不見，居然跛足彎背，真的成了老怪物了。」

飛陂子怒聲道：「老雜毛，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你沒聽清楚？」

醉道人眯著醉眼，說道：「你活了一大把年紀，如今變成老又醜，還想作孽？對人家小姑娘糾纏不清，若非老道及時趕來，你這老怪物，豈不又老毛病復發了？」

飛陂子聽得大怒，喝道：「老雜毛，你胡說什麼？」

（三十一）

金瓶王芙蓉

東方玉文



「老道一點也不胡說。」

醉道人道：「難道你不是……」

飛跋子道：「老夫飛跋子。」

「飛跋子，哈哈……」

醉道人仰首向天，長笑一聲道：「屈指天下，能徒手破人家『飛鳳劍法』、『天山三十六飛刺』的人，除了你姓謝的老怪物，還會有誰？」

嚴文蘭（綠袍老人）眼看憑空來了一個醉道人，把飛跋子攔了過去，她當然知道醉道人是當今武林第一奇人，有他攔着飛跋子，自己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這就悄然轉身，正待往山下掠去。

飛跋子繞地轉過身來，喝道：「嚴文蘭，妳等一等，老夫還有話問妳。」

醉道人揮着手道：「小姑娘，妳只管走，有貧道呢！」

「上山一俯，一個人忽然問到了嚴文蘭，妳等一等，老夫還有話問妳。」

說話之時，腳下不禁往後退了半步，點點頭道：「幾十年沒見，你老怪物掌上功夫，果然精進了，不，你一身修為，已臻上乘境界了。」

醉道人連連點頭道：「老道看清楚了，你一身修為，已臻上乘境界了。」

謝長風哈哈一笑，得意的說道：「你現在看清楚謝某了？」

醉道人道：「她是誰？」

謝長風道：「她是老夫故人之女，老夫受那故人之託，找了她一十八年，好不容易今晚在這裏遇上，老夫要看看她左眉是否有一顆朱痣？給你這一攪和，被她輕易的溜了。」

醉道人道：「這沒什麼，老道記住了，自會替你找的，還有什麼好着急的？」

「有什麼好着急的？」

謝長風道：「我這有一個小兄弟，中了拍花門七娘的『忘憂散』，解藥就在這女娃兒身上！」

「老道這當是什麼急事兒？」

醉道人道：「你小兄弟中了拍花門的迷藥，找不到這女娃兒，不會找穆七娘要麼？」

「你老怪物說得稀鬆？」

謝長風道：「你到陰曹地府去找穆七娘要麼？」

醉道人一怔道：「穆七娘已經死了？」

「不錯，」謝長風道：「穆七娘唯一的一瓶解藥，就在這女娃兒身上，現在你明白了吧？」

「這個……」醉道人搔搔頭皮，說道：「老怪物，你怎不早說？」

謝長風道：「你老怪物以後少灌些黃湯，少管些閑事。」

醉道人道：「說實在，老道找你老怪物，可並不是管什麼閑事。」

謝長風道：「你找我何事？」

「是呵！」醉道人道：「老道也是受人之託，老道有個外忘年朋友，就是江湖上人稱九龍先生的司空靖，他徒弟卓少華，也是我老道的小朋友……」

謝長風道：「你也認識卓少華？」

「哈哈！」醉道人哈哈大笑一聲道：「卓少華的師祖，是我老道方外至好，他師父是老道忘年之交，卓少華又是我老道忘年小友，老道和他師門有三代朋友交情，怎麼會不認識？」

謝長風也長笑一聲，點點頭道：「好，你再說下去。」

醉道人道：「幾個月前，九龍先生和卓少華都突然失蹤，後來據說有人在嶺南附近看到他和一個武功奇高的跛子走在一起，而且神智似乎已被迷失，老道聽人傳說，那跛子的武功路數，極為怪異，今晚正巧給老道碰上，看你破了那女娃的『天山三十六飛刺』，料想很可能就是你老怪物了。」

「哈哈，老怪物！」謝長風大笑道：「你當卓少華是老夫什麼人？」

醉道人道：「卓少華和你也有淵源？」

謝長風道：「老夫不是說有一個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藥麼？老夫不是說要與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麼？」

「他會是你小兄弟？」

醉道人道：「這又從那裏排來的？」

謝長風道：「你能和卓少華做忘年朋友，老夫不能認他作小兄弟？」

「能，能。」醉道人點點頭道：「你就是爲了卓少華被迷，找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但你怎知解藥就在那女娃兒身上呢？」

謝長風道：「老夫是從那女娃兒手中，救出穆七娘，是穆七娘告訴老夫的。」

「哦！對了！」醉道人道：「老怪物，你知道這女娃兒家在那裡？」

謝長風道：「這女娃兒乃是一個神秘會的首領，他們巢穴就在山下一座莊院之中。」

醉道人道：「這還不容易，再找她去，不就結了？」

謝長風道：「經你這一攪和，蘭赤山莊只怕一個人都不在了。」

「走！」醉道人道：「老道陪你老怪物去走一趟，哦，老怪物，卓少華和你在一起了？」

謝長風道：「老夫也正在找他。」

「他不在你在一起？」

醉道人道：「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嗎？」

謝長風道：「他不是我老道迷了神志，如何帶他上百家練功，下山之後，本來以他爲餌，誘穆七娘出面，以及今晚經過，約略說了一遍。」

醉道人聽得聲聲動容道：「這說，卓少華又失蹤了！」

他沒待謝長風開口，又道：「這蘭赤山莊，竟隱藏着一個大神秘，這……這說不定是個大陰謀……走，咱們快下去看看！」

謝長風道：「老夫只要解藥，只要弄清楚那女娃兒的身世，管它什麼陰謀？」

醉道人道：「所以你就是老怪物！」

兩道人影劃空飛起，有如兩顆明星，瀟灑南赤山莊中庭！

偌大一片院莊，果然靜闐如死，不見一點燈光，不聞一絲人聲。

謝長風大笑一聲道：「老怪物，如何，人都走光了吧？」

醉道人道：「你不是說這莊院是他們巢穴嗎？既有偌大一片基業，豈肯棄之而去？」

謝長風道：「你真是這得可笑，他們這巢穴何時遭逢風雨，咱們走了，依然可以回來。」

醉道人道：「老道正好沒地方住，就給他們泡上了，看他們回來不回來？」

謝長風搖搖頭道：「老夫今晚遇上了醉鬼，算老夫倒楣。」

醉道人道：「咱們不再進去瞧瞧？」

謝長風道：「這裏連一點人氣都沒有，還瞧個屁！」

「好，好！」醉道人道：「今晚算老道不是，你要怎麼辦？老道都聽你的。」

謝長風道：「以後你少管些閑事就好。」

卓少華隨著小公主嚴玉蘭匆匆的從客店後窗越牆而出，伏在暗處，穆蘭嬌和來人的對話，以及穆蘭嬌被人擊下，他們自然全聽到了。

直等一千人押着穆蘭嬌走後，嚴玉蘭驚慌的道：「王阿大，奶娘被人家擒走了，這怎麼辦？」

卓少華道：「我不知道。」

嚴玉蘭輕輕的頓了腳，說道：「你怎麼會拿不出主意來呢？」

卓少華道：「我也不知道。」

嚴玉蘭白了他一眼，口中「唉」道：「你真是的，什麼都不知道。」

話聲出口，忽然想起王阿大被穆蘭嬌迷了神志，自然想不出辦法來了，自己這不是錯怪他了麼？

想起王阿大神志被迷，也想起了奶娘不肯給他解藥。

解藥，除了奶娘身邊有，娘的丹室裡也有，奶娘既然不肯給，我就回去求娘去。

心念這一動，立即拉着卓少華的手，輕輕說道：「王阿大，我們快走。」

卓少華悄聲問道：「我們到那裡去呢？」

嚴玉蘭道：「不用多問，你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卓少華道：「我是找婆婆來的。」

他總是神志被迷，才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找穆七娘，是哥哥教他來的，這話自然不能對人說的了。幸虧嚴玉蘭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子，如果給穆七娘聽到了，就會引起疑心來了。

嚴玉蘭道：「我們先回去，奶娘隨後就會趕來的。」

卓少華道：「婆婆不是被人擄去了麼？我們不去救她，她怎麼會趕回去呢？」

嚴玉蘭微微一笑道：「奶娘不要緊的，她雖然被人擄走，自然會有人去救她的。」

卓少華問道：「什麼人？」

「唉！」嚴玉蘭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在她想來，奶娘是不會有危險的，因為這一帶是江南盟主的勢力範圍，什麼事都休想鬧得過大姐的耳目，只要大姐知道了，還不去救她麼？

不！就是大姐不知道吧，只要奶娘說出蘭赤山莊來，還有誰敢得罪她？

她拉着卓少華的手，輕輕拉了一把，催道：「快些走了。」

夜色已深，卓少華也不認識路，只是被小公主拉着他奔行，卓少華邊跑邊道：「嚴兄，你到底要到那裡去呢？」

嚴玉蘭道：「回家去呀！」

卓少華道：「我不去。」

嚴玉蘭道：「為什麼？」

卓少華道：「那是你的家，又不是我的家。」

有不同，他聽著只感舒服受用，尤其他那副神情，十分好看，他看得有些茫然，點點頭道：「好吧，我就跟你回去。」

嚴玉蘭甜甜一笑道：「那就快走。」

這回，卓少華沒再多說，兩人手牽著手，一路急奔，卓少華雖然不認得路，但嚴玉蘭對這條路，好像極熟，只是腳不停步的往前急奔。

東方漸漸黎明，兩人已經趕到一處城門。

現在有人往來了，嚴玉蘭才放開了拉着卓少華的手。她跑得粉臉通紅，額上也隱隱汗珠，取出手帕，輕輕拭了一把，回身道：「你要不要擦一把？」

她把自己的手帕朝卓少華遞了過去，但這一回頭，發現卓少華臉也不紅，臉上也沒有汗水，不覺奇道：「你不累？」

卓少華道：「我一點也不累，不要你拉著我，我跑得還要快呢！」

嚴玉蘭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難道他的輕功，還勝過我不成？」

她把手帕往懷中一塞，披披嘴道：「不擦拉倒。」

卓少華道：「嚴兄，你肚子餓不餓？」

嚴玉蘭道：「跑了一晚，自然餓了，我們先去吃些早點，再找一輛馬車代步。」

卓少華道：「你家還沒到麼？」

嚴玉蘭輕笑道：「還早著呢！」

兩人走到城門口，這裡就有賣豆漿的攤子，兩人在攤房坐下，要了兩碗豆漿，和兩個菜飯團，正在吃喝之際，正好有一輛馬車駛來。

嚴玉蘭朝趕車的招呼手，叫道：「喂，車老大，我們要往發源，你去不去？」

趕車的趕忙停車，陪著笑道：「去，去，二位公子爺，小的是一輛新車，價錢比一般要貴一些，到發源路可遠著哩，這樣一共五兩銀子，不知公子爺意下如何？」

嚴玉蘭道：「這樣吧，我給你十兩銀子，我們要趕回家去，路上越快越好。」

這趕路，路程雖遠，但普通三兩銀子就夠了，趕車的看他們是兩個少年公子，故意提高了二兩，如今聽說給他十兩銀子，自然喜出望外，連連陪笑道：「成，成，小的這輛車還是新近才打造的，不但快，而且穩，坐在上面，保證一點也不顛簸。」

兩人匆匆吃畢，付了帳，趕車的早已打開車帘，在邊上伺候著，等兩人上了車，放下車帘，就揮揮長鞭，駕著車往大路上筆直馳去。

這是第三天天牌時光，車子趕到發源。嚴玉蘭指點著要駕車的停到府前大街的榮華客棧前面。

兩人跳下車，嚴玉蘭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付了車資，拉着卓少華往裏就走。

一名店伙趕忙迎了出來，哈著腰道：「二位公子要住店？」

嚴玉蘭也沒理他，一路往裏行去，穿過一重院落，嚴玉蘭依然沒停，往裏走去。

店伙跟在二人後面叫道：「公子爺，快請留步，裏面是住宅了。」

嚴玉蘭回頭道：「我就是你們掌櫃來的。」

店伙急道：「那麼公子爺請稍候著進去。」

短靠漢子道：「你們還不站住。」

嚴玉蘭冷聲道：「你吼什麼？還不快叫掌櫃出來？」

短靠漢子道：「這是什麼地方，由你亂鬧得的？」

嚴玉蘭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短靠漢子道：「原來你們是找碴來的。」

嚴玉蘭笑道：「是啊，我從沒找過碴，找碴又何必？」

正說之間，只見從走廊上又閃出兩個漢子，問道：「老王，是什麼事？」

短靠漢子道：「這兩個小子，居

著進去。」

短靠漢子道：「你們還不站住。」

嚴玉蘭冷聲道：「你吼什麼？還不快叫掌櫃出來？」

短靠漢子道：「這是什麼地方，由你亂鬧得的？」

嚴玉蘭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短靠漢子道：「原來你們是找碴來的。」

嚴玉蘭笑道：「是啊，我從沒找過碴，找碴又何必？」

正說之間，只見從走廊上又閃出兩個漢子，問道：「老王，是什麼事？」

金苗玉芙蓉

文王方東



嚴玉蘭當胸搗來。

嚴玉蘭不禁大怒，喝道：「丁長泰，你下，怎會有你們這幾隻瘋狗？」

沒待他拳頭擊到，左手一探，就抓住他脈門，朝石階上拋去。

右首一個漢子一步跨到卓少華面前，同樣右手如鉤，朝卓少華肩頭抓來。

卓少華沒動，右手一抬，那漢子還當他要出手反擊，五指一緊，正好抓住他脈腕，他不知卓少華練的是「九陽神功」，心意一動，神功隨著貫注到手上，這下五指一緊，登時像抓在一根被火燒紅了的鐵棍上，一級，燙得痛澈心肺，大叫一聲，往後連退了四五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只聽階上響起一個驚動的聲音叫道：「丁長泰手下又怎麼了？」

說話的是一個身穿湖縐長衫的老者，站在石階上，面有愠色，炯炯目光，朝二人投來。

他身後跟著四名身穿灰色勁裝的驍悍漢子，大有只要他一聲令下，立可出手的模樣。

先前三個漢子看到掌櫃現身，登時一齊躬身道：「回掌櫃，這兩個小子……」

嚴玉蘭沒待他們說完，大聲叫道：「丁長泰，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丁長泰聽得一怔，定睛朝嚴玉蘭仔細看了一眼，臉上立時為之大變，亦驚亦喜，急急趨下階來，連連拱手道：「會是小公主，小老兒該死，不知小公主駕到，還望小公主多多恕罪，多多恕罪。」

一面回頭叱道：「你們這些蠢東西，真是瞎了狗眼，還不快跟小公主賠罪？」

那三個漢子聽說來的竟是小公主，也都嚇黃了臉，慌忙趴在地上，連連叩頭。

嚴玉蘭看也沒看他們一眼，輕哼一聲道：「丁掌櫃現在認清楚了？」

「是，是。」丁長泰連聲應是，一面連連拱手道：「小公主請到裏面坐。」

嚴玉蘭朝卓少華笑了笑，道：「王兄請。」

丁長泰先前還以為卓少華只是小公主的隨從，如今聽小公主說出「王兄請」三個字來，也趕忙陪笑道：「是，是，王公子是小公主的客人，理該先請，請，請，小公主請。」

卓少華練成了「九陽神功」，神志已經清楚了大半，但因神志迷失在先，故而仍然殘存了一半，他聽二人一說，也不謙讓，舉步在前面跨上石階。

嚴玉蘭跟在他身後，相繼跨上石階，進入一間佈置得極為雅潔的客房。

丁長泰不知這位王公子是什麼人，但看小公主對他這般客氣，想必來頭不小，自然十分巴結，讓兩人坐下，一名青衣使女立即奉上兩盞茗茶。

嚴玉蘭道：「丁掌櫃，我們一路攢程，還沒吃午飯呢！」

丁長泰道：「你快去吩咐廚下，整理一席上好的酒菜來。」

青衣使女應了聲「是」，返身退下。

丁長泰側身身子，坐在下首一張木椅上，陪著笑道：「小公主沒遇上穆嬌嬌吧？她前兩天打這裡經過，聽說是接小公主去的。」

嚴玉蘭道：「我遇見了。」

忽然口中「哦」了一聲又道：「我要麻煩丁掌櫃，給我們弄一輛車，我要回山去。」

「是，是。」丁長泰又應了兩聲，陪笑道：「車現成有，小公主要幾時動身？」

卓少華心中暗道：「嚴兄也真是的，方才把車回了，現在又要叫丁掌櫃備車，為什麼不叫原來的車趕上山去呢？」

嚴玉蘭道：「我們吃過午飯就走。」

「好。」丁長泰道：「小老兒就叫人去準備。」

說話之時，只見青衣使女俏生生走入，躬身道：「啓稟掌櫃，酒席已經擺好，請小公主和王公子可以入席了。」

丁長泰立即站起道：「王公子，小公主，請到東廂入席。」

他陪同二人，走入東廂，果見中間一張八仙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

嚴玉蘭道：「王兄，你是客人，請上坐呀！」

卓少華道：「還是嚴兄請。」

嚴玉蘭朝他推了一把，嬌笑道：「你是客人，我在這裡，算得是半個主人呀，那有主人坐上首的道理？」

她這輕輕一推，丁長泰可立時明白過來，原來這位王公子可能是小公主未來的嬌客，他就跟著陪笑道：「王公子遠來是客，理應上坐。」

（三十三）

卓少華這就坐了首位，嚴玉蘭坐了第二位，丁長泰則在下首作陪，青衣使女替三人斟上了酒。丁長泰爲了討好小公主，就起身敬卓少華和小公主的酒。卓少華也不推辭，杯到酒乾，和丁長泰乾了一杯，嚴玉蘭却只淺淺的飲了一口。

卓少華神志有一半尚未清明，所以很少說話，也不和丁長泰客套，這使丁長泰覺得這位王公子高不可攀。

天底下的情形，就是這樣，越是高不可攀的人，就越有人想高攀。

飯後，丁長泰果然準備了一輛簇新的油壁雙轡馬車，流蘇紗窗，錦繡軟墊，坐在車上，當真舒適無比。

車上，還替兩人準備了一個保溫的茶壺，四式小公主愛吃的細點和一小包蘇州稻香村的玫瑰水炒瓜子。



金童玉女

文王方東

在酒席上，想高攀最容易的事，莫過於敬酒了。

丁長泰等青衣使女在他面前斟滿了酒，又站起來，諛笑道：「王公子，武林傳英，平日就是請都請不到，今天光降敝處，小老兒感到萬分榮幸，粗備酒水，實在不成敬意，小老兒再敬公子一杯。」

說完，雙手舉杯，一口喝乾。

卓少華道：「丁掌櫃太客氣了。」

也舉起杯來，正待和他再乾。

嚴玉蘭伸出一隻纖纖玉手，輕輕一攔，輕聲道：「王兄，你少喝一

丁長泰恭送兩人上車，親自關上了車門，連連躬腰，口中還一直說着：「今天真是慢待了公子，慢待了小公主，二位一路順風。」

車把式也挑一個年輕而駕車熟練的人，他摸熟了小公主的脾氣，再三交代，車行不但要快，而且要穩，別把小公主千金嬌軀顛壞了，願出小公主的火氣來。

車子馳出榮華客棧，馳上了大街，丁長泰還站在客棧大門口，不住的抱拳躬身，大街上的行人，不知道今天榮華客棧來了什麼高貴人物，全都遠遠的停步觀看。

卓少華和嚴玉蘭並肩坐在車上，微笑道：「丁掌櫃真是一個好人。」

嚴玉蘭抿嘴，輕笑道：「他的外號，叫做笑面屠夫。」

卓少華道：「他從前是殺豬的？」

嚴玉蘭啾啾笑出聲來，說道：「江湖上人，殺的會是豬嗎？」

卓少華回頭看着她，說道：「嚴兄，妳眉頭有一顆朱痣，笑起來很好看。」

嚴玉蘭臉上一紅，嬌嗔道：「人家和你說正經，你說到那裡去了？」

卓少華癡癡的看著她，說道：「我說是真話，我心裡很喜歡嚴兄。」

他總是還有一半神志被迷失了，才會坦率的說出心裡的話來。

嚴玉蘭臉上更紅，幽幽的道：「我知道。」

她心裡甜甜的，但也跳得忐忑不停，連眼睛都充滿了情意，低低的叫道：「王兄……」

卓少華迷迷惘惘的應了一聲。

嚴玉蘭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卓少華道：「嚴兄有什麼事？」

嚴玉蘭道：「你本來不叫王阿大，叫做卓少華。」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聽老哥哥也這麼說。」

這也是心裡的話，老哥哥一再交代他，不可跟人說的，但他心裡對嚴玉蘭有好感，所以說出來了。

嚴玉蘭驚奇的道：「你原來已經知道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說的話，我自然相信。」

嚴玉蘭又道：「你老哥哥是誰呢？」

卓少華忽然想起老哥哥說過，他的一切，不能告訴任何人的，這就搖搖頭道：「不知道，只是他要我叫他老哥哥的。」

嚴玉蘭知道他心智受迷，再問也問不出來，只得又道：「那麼老哥哥還和你說些什麼呢？」

卓少華因為想起老哥哥囑咐，就不肯再說了，搖搖頭道：「沒有了。」

嚴玉蘭甜甜一笑道：「所以我要告訴你呀！你現在仔細聽着，你本來叫做卓少華，被奶奶給服了『忘憂散』才迷失了神志，她故意告訴你叫王阿大，你才以為真的是王阿大了……」

「嚴兄……妳真好……」

卓少華低頭，聞到她秀髮上散發出淡淡幽香，一顆心怦怦亂跳，頭也不自覺的更低下去，輕輕吻着她秀髮。

嚴玉蘭更是羞得不敢抬起頭來，臉埋在他懷裏，隱約可以聽到他的心跳，她的心也跳得很厲害。

兩人偎依着，誰也沒有說話，但這比千言萬語更可以互通心曲！

車廂中風光旖旎，忘了車行顛簸，也忘了多少時間！

嚴玉蘭飛紅着雙頰，輕輕掙動了下來，才從他懷裡直起腰來，說道：「卓兄，我差點忘了，你快坐好，

我有話要告訴你。」

卓少華才輕輕放開了她的雙手，坐正身子，問道：「妳又要告訴我什麼呢？」

嚴玉蘭舉手攏攏她散亂的秀髮，想起剛才他一直吻着自己頭髮，陡然間，又面紅過耳，一面矜持着道：「待回，我帶你去見我娘，你不可說出老哥哥告訴你的那些話，你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否則娘會對你懷疑，娘問你什麼名字，你仍要說王阿大，要叫我小公主，解藥的事，一句都提不得，我會跟娘說的，知道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我才告訴妳，是因為妳對我好。」

嚴玉蘭羞急的道：「你不可在娘的面前，說我對妳好。」

卓少華又點點頭道：「我只對妳一個人好，所以什麼話，也只對妳一個人說，別人問我，我都不會說的。」

「還有。」嚴玉蘭又道：「到了山上，我就不能時常和妳在一起了，你也不可來找我，我有空，會來找妳的，因為我娘不會馬上就答應給妳解藥，她一定先要看妳幾天，才肯給妳解藥。」

卓少華道：「那要多少時候？」

嚴玉蘭道：「你不用管，我會想辦法的。」

卓少華道：「我知道了。」

「還有。」嚴玉蘭道：「娘要你住在那裡，你就住在那裡，不可亂走。」

卓少華道：「我知道。」一面忍不住問道：「妳娘很兇嗎？」

嚴玉蘭道：「娘也不是兇，只是她從不相信別人。」

卓少華想了想，又道：「我見了妳娘，叫她什麼呢？」

嚴玉蘭道：「叫她城主，我帶你去見她，我自會告訴妳的了。」

卓少華道：「我都聽妳的就是了。」

嚴玉蘭道：「丁長泰給我們準備了點心，妳要不要吃？」

卓少華望着她，意亂情迷的道：「妳頭髮很香，我想再開開好麼？」

他究竟是心志迷失了一半，心裏想的，就說了出來。

嚴玉蘭被他說得滿臉羞紅，輕啐道：「不要。」

卓少華神志迷惘，他想要的，就是要了，不待分說，雙手一環，已經抱住她的雙肩，低頭開去。

嚴玉蘭羞急的道：「你不要這……」

她在說話，自然仰起了頭，但他的頭已經低了下去，四目相對，他本意只是想吻吻她秀髮，這回却吻在她鼻尖上，她身軀一陣輕顫，羞得趕緊閉上了眼睛。

男女相悅，這原是天性，卓少華的頭極自然的又低下了些，這一來，兩片熾熱的嘴唇恰巧印上了她的櫻唇。

她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窒息，但也使她領略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溫馨！

他也一樣，這是破題兒第一回，他興奮的緊緊攏住她的嬌軀。

這個當然比方才更刺激，兩顆心都有甜蜜的享受，似膠似漆，好像天地間，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了！

車輛突然起了一陣激烈的顛簸，車身也隨著搖擺不停，像是進入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

嚴玉蘭口中輕「唔」一聲，急忙輕輕把他推開，說道：「快到啦！卓少華兩頰通紅，望着她囁嚅的道：「嚴兄，我要永遠和妳在一起。」

嚴玉蘭關切而羞澀的叮囑道：「你要記住，到了山上，千萬不可再……這樣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妳要等我服了解藥，再和我好……」

嚴玉蘭面含嬌嗔，輕啐道：「我才不和妳好呢！」

卓少華笑道：「妳這是騙我的。」

只聽有人喝道：「來車快停下來。」

奔行中的車子，果然一下就緩慢下來，而且繞了一個圈，才行停下來。

那人問道：「你們從那裡來的？」

駕車漢子答道：「榮華客棧。」

在他們說話之時，嚴玉蘭悄聲說道：「我們下去吧。」

卓少華道：「已經到了麼？」

「還沒有。」

嚴玉蘭笑了笑道：「但我們該在這裡下車了。」

車廂門開了，駕車的恭敬的陪着笑道：「小公主，車只能到這裡爲止了。」

嚴玉蘭點點頭道：「我知道。」

她取出一錠銀子，隨手遞去，說道：「這是我賞妳的。」

駕車的接過銀子，連聲稱謝。

嚴玉蘭當先跳下車，卓少華也跟着下車，只見這是一座高山山谷的入口處，本來一路行來，山徑只容得兩輛車子，但這裡却開闢了一片空地，可容得車輛回轉。

玉方東

金笛玉芙蓉



山谷入口處，站着兩名青衣勁裝漢子，自然就是剛才喝問的人了。那兩名漢子一眼看到從車上下的嚴玉蘭，不禁怔得一怔，趕緊躬身行禮道：「小的見過小公主。」

嚴玉蘭問道：「辛嬌嬌在裡面嗎？」

兩名漢子連連躬身應道：「在，在。」

嚴玉蘭回頭道：「王兄，你隨我來。」

說完，舉步往谷中行去。

卓少華跟着她身後而行，兩名漢子不敢阻攔，只得任由他跟了進去。

進了谷口，是一條平整的谷道。

兩邊高峯如削，甚是險峻，行約半里，谷道盡頭，已是一片平地，四周山峯環繞，樹林濃密，山麓間蓋了十幾間房屋，儼然村落。

卓少華還以為到了她家了，口中讚道：「這地方真好，好像是個世外桃源。」

嚴玉蘭道：「我帶你去見辛嬌嬌。」

卓少華問道：「辛嬌嬌是什麼人？」

嚴玉蘭道：「辛嬌嬌是這裡管事的。」

兩人邊說邊走，已經走近中間一幢房屋，門口站着一個青衣女子，看到嚴玉蘭，急忙躬身下去，說道：「小婢叩見小公主。」

等她們直起身，就同身大聲叫道：

「啓稟辛嬌嬌，小公主回來啦！」

嚴玉蘭也不待她通報，一脚踏進大門，卓少華自然跟着她走入。

入門就是一間堂屋，地方甚是寬敞，中間一張長案上，還供着一尊白玉觀音，一張紅木八仙桌，和幾把椅子。

兩人剛剛跨入，只聽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妳什麼？小公主來了，還用得着妳通報嗎？」

嚴玉蘭回頭，已從後面走出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老嫗。

這老嫗年約五旬以上，花白頭髮，尖瘦臉，一雙小眼睛炯炯有光，一眼看到堂屋中站着嚴玉蘭，和一個陌生的青衫少年，不覺一怔，迎將上來，堆笑道：「小公主，妳回來了，可把老夫急壞了！」

嚴玉蘭回頭道：「王兄，這位就是辛嬌嬌。」

一面朝辛嬌嬌道：「辛嬌嬌，他叫王阿大，我帶他來見妳的。」

她說話時，有些羞澀模樣。

卓少華抱拳道：「在下見過辛嬌嬌。」

辛嬌嬌是何等人，嚴玉蘭的表情，她只要看上一眼，肚子裡就可明白了一大半，她炯炯目光，打量着卓少華，一面滿臉堆笑說道：「快快請坐，小公主，王相公坐了半天車，已經够累的了。」

嚴玉蘭、卓少華在椅上落坐，青衣使女立即送上兩盞香茗。

辛嬌嬌道：「小公主，老夫夫人着急得很，妳快上去才是。」

嚴玉蘭道：「辛嬌嬌，王兄可以和我一起去嗎？」

「這恐怕不成。」

辛嬌嬌含笑說道：「老婆子知道，是妳小公主帶來的人，不會有差錯，但這是咱們的規矩，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小公主上去，先在老夫夫人跟前稟報一聲，不是很好嗎？」

嚴玉蘭略為躊躇，才點點頭道：「也好。」

這句話就有些勉強。

辛嬌嬌陪笑道：「小公主多多原諒，老婆子可不敢違了老夫人的命令，妳可要體諒老婆子的苦衷。」

「我知道。」

嚴玉蘭站起身，朝卓少華含笑說道：「王兄，妳在這稍候，我先上去見過娘，待會兒辛嬌嬌自會給妳安排的。」

卓少華也站起身道：「不要緊，妳只管先行，我在這裡坐一會好了。」

嚴玉蘭朝他甜甜一笑，說道：「真對不起，那我先走了。」

說到這裡，回頭道：「辛嬌嬌，那我走啦！」

她又回身朝卓少華笑了笑，翩然朝外行去。

辛嬌嬌看她在眼裡，心中暗道：「看來小公主和他，已經好得蜜裡調油，唉，這丫頭果然也長大了，只是城主呢？這一關，只怕不大好通過呢！」

心中想着，一面含笑說道：「王相公請用茶。」

卓少華道：「辛嬌嬌不用客氣。」

他雙手捧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

辛嬌嬌道：「王相公請稍坐，老身有些瑣事，要少陪了。」

卓少華放下茶盞，說道：「辛嬌嬌只管隨便。」

辛嬌嬌就往外而去了。卓少華坐着無聊，不覺拿起茶盞，隨口喝着。

天色漸漸接近黃昏，卓少華也斜倚着茶几，一陣睏意，襲上了心頭。

卓少華練的是玄門正宗「九陽神功」，「九陽神功」練到上乘境界，就可以水火不侵，諸毒不染。

卓少華自幼練功，已有十四五年功力，後來又經老哥哥給了他二十年內功，飛天神龍長風練功九十年，他的二十年功力，別人苦練三十年也比不上他。

這麼算來，卓少華一身「九陽神功」，豈不少說也有三十年火候了？

他喝下第二口茶，就覺得頭腦有些沉重的，只想打瞌睡，於是他就倚几睡去。

當然，這兩口茶，是有問題的，因為芙蓉城主住的地方，二十多年來，從沒有外人擅入一步，也不允許外人踏入。

辛嬌嬌就是主持守護入山路徑的人，因為登峯的山徑，只有一條，一人守關，萬夫莫入。凡是要上山去的人，先必須經過辛嬌嬌這一關，經辛嬌嬌認可，妳必須喝下一盞茶，等妳睡着了，再由辛嬌嬌派人送上山去，這是芙蓉城的規矩，二十多年來，什麼人都不例外。

辛嬌嬌昔年是城主的貼身丫頭，對主人忠心耿耿，最爲城主所信任，所以才派她這個職務，名之爲「前山總管」。

上山前喝的這杯茶，當然是迷藥了，它是穆嬌嬌（穆七娘）配製的，藥量不重，但喝下去就會昏睡，它也不須要解藥，有一兩個時辰藥

性消失，就會自動醒轉。

凡是練武的人，睡眠之時，也特別警覺，稍微一些風吹草動，就會很快驚醒過來。（這是一般睡眠，喝了迷藥，昏昏睡去，當然不在此例。）

卓少華練了「九陽神功」，又有三十年以上的內功火候，「九陽神功」原有諸毒不侵之功。（因爲「九陽神功」有法除劇毒的功能，卓少華先服「無憂散」，再練「九陽神功」，如今神志也已逐漸恢復到五成左右了，就說沒有解藥，再有五年苦練，也可完全恢復過來。）

這茶水中的迷藥，藥量既輕，對卓少華來說，自然不易迷住他，他之被迷，只是不曾防備而已！

就在他倚几昏睡之時，突然覺得有人攙動他的身子，練「九陽神功」的人，只要有外來的力道侵犯到身子，就會自生反應，真氣自動運行。

卓少華的被兩口茶就迷昏，就是沒有運氣行功，只要真氣一經運行，區區迷藥，自可立即就逼出體外。

如今就因有人攙動他的身子，真氣一動，人就立即警覺過來，但覺身子被兩個人抬着行走，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但他被迷的神志，終究只清醒了一半。（這是指「無憂散」迷失的神志）心頭反應遲鈍，雖覺奇怪，却並沒有立時掙動。（一方面他喝下去的兩口迷藥，此時雖經真氣的自動運行，人已清醒，但藥力尚未完全消失。）

在他感覺上，這兩人抬着他身子，走出了大門，把他擡在一張藤椅之上，接着只聽一個老婆子的聲音說道：「這位王相公，是小公主帶他去見城主的，你們路上可得小心！」

卓少華立時聽出那是辛嬌嬌的聲音，心中暗想：「原來他們是送我上城主的，城主不就是嚴兄的娘麼？」

接着只聽兩個男人聲音應道：「總管放心，小的曉得。」

辛嬌嬌又道：「你們到了城中，不用按一般手續辦理，只要交給顧總管就好。」

兩個男人聲音又應了聲「是」。

辛嬌嬌道：「好，你們可以走了，小公主在山上，只怕已經等急了！」

兩個男人聲音又應了聲「是」，卓少華就感到藤椅被人抬起來，輕快的上路。

現在卓少華弄清楚了，他們是把自已放在一張藤椅子上（肩輿之一

，亦稱山轎）由兩人抬着上山，心中更覺奇怪！

他想起方才嚴兄問辛嬌嬌，是不是可以和自己一起上去？辛嬌嬌說：「這恐怕不成，這是老夫人的命令，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所以嚴兄一個人先走了。」

難道他們的規矩，就是要兩個人抬着自己去上山麼？

好像他們把自己送到山上，要交給一個顧總管，這是爲什麼呢？

哦，方才自己是喝了兩口茶，就昏昏欲睡，他們大概要等自己睡熟了，才能送上山來。

他睜開眼來，這時天色已黑，山路奇險，但兩個抬着藤椅子的漢子却舉步如飛，履險如夷，奔行得又穩又快，在許多斷崖危崖上，都配合得很好，輕輕一縱而過。

卓少華躺在上面，倒覺得有些驚心動魄，心想：「他們既然要等自己睡熟了才送上來，自己索性仍裝睡熟了，讓他們去吧！」

他先是還有一半神志，並沒清楚，思想比較簡單，是以沒想到自己喝了兩口茶，怎麼會睡熟的？這自然是有人在茶水中做了手脚。

他想到的是他們既然要等到自己睡熟了再送上來，自己就只裝睡熟了好了，這想法雖然單純，却也沒錯。

兩個壯漢抬着藤椅子一路上山，約莫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腳下忽地一緩，只聽有人問道：「你們送來的可是王相公麼？」

前面一個抬藤椅子答道：「是的，小的奉辛總管之命，把人送交顧總管去。」

那人道：「方才顧總管已派人來問過了，你們快些進去吧！」

卓少華怕被人看見了，只是閉着眼睛不敢睜開來，兩個抬藤椅子的漢子答應一聲，繼續往裡行去。

片刻工夫，似乎進入一處房屋，又轉轉彎彎的走了一陣，只聽一個女子聲音問道：「你們送來的是王相公麼？往這裡來。」

兩個漢子已把藤椅放下，然後又抬着卓少華走入一間屋中，放到榻上。

那女子聲音道：「好，你們可以去了。」

兩個漢子口中應「是」，躬身而退。

接着卓少華聽到那女子的腳步聲，走近榻前，一手攪開自己口齒，把一小杯甜甜的水傾入口中，心中，暗暗付道：「不知她給自己喝的是什麼糖水？」

過了一回，只聽又有腳步聲走入，響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問道：「小琴，山下已把王相公送來了嗎？」

「是的。」那女子聲音道：「小婢已經給他服了醒神湯，很快就會醒過來了。」

那老婦人道：「好。」她只說了一個「好」字，就在室中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卓少華心想：「這老婦人大概就是顧總管了？」

「哦，那小琴說給自己服了醒神湯，那一杯甜甜汁，敢情就是醒神湯了，她說自己很快就會醒來，自己那就不用再裝睡了！」

想到這裏，立即雙目一睜，翻身坐起，目光一動，只見自己對面一把椅子上，坐着一個頭髮花白的胖老婆子，一雙爛爛眼睛，盯着自己直瞧。

卓少華問道：「老婆婆，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胖老婆子並沒有回答他，只是望着他問道：「你叫王阿大？」

卓少華點點頭道：「是的。」

胖老婆子又道：「你如何認識小公主的？」

卓少華突然想起嚴兄在車上說過：娘問你話的時候，你除了自己叫王阿大，叫我小公主，別的都裝作不知道。

對她娘都要說不知道，對顧總管當然也要說不知道了，這就搖搖頭道：「不知道。」

胖老婆子問道：「你爺爺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道：「不知道。」

胖老婆子微微點了點頭，又道：「那你認不認識穆嬌嬌？」

卓少華道：「那是小公主的奶娘，我叫她婆婆。」

胖老婆子道：「你到這裏來作甚？」

卓少華道：「是小公主叫我來的。」

胖老婆子似乎問得很滿意，站起身道：「你隨我來。」

卓少華跟着她起身，跟在胖老婆子身後，走出房門，折入一條長廊，穿過兩處院落，到了另一進樓宇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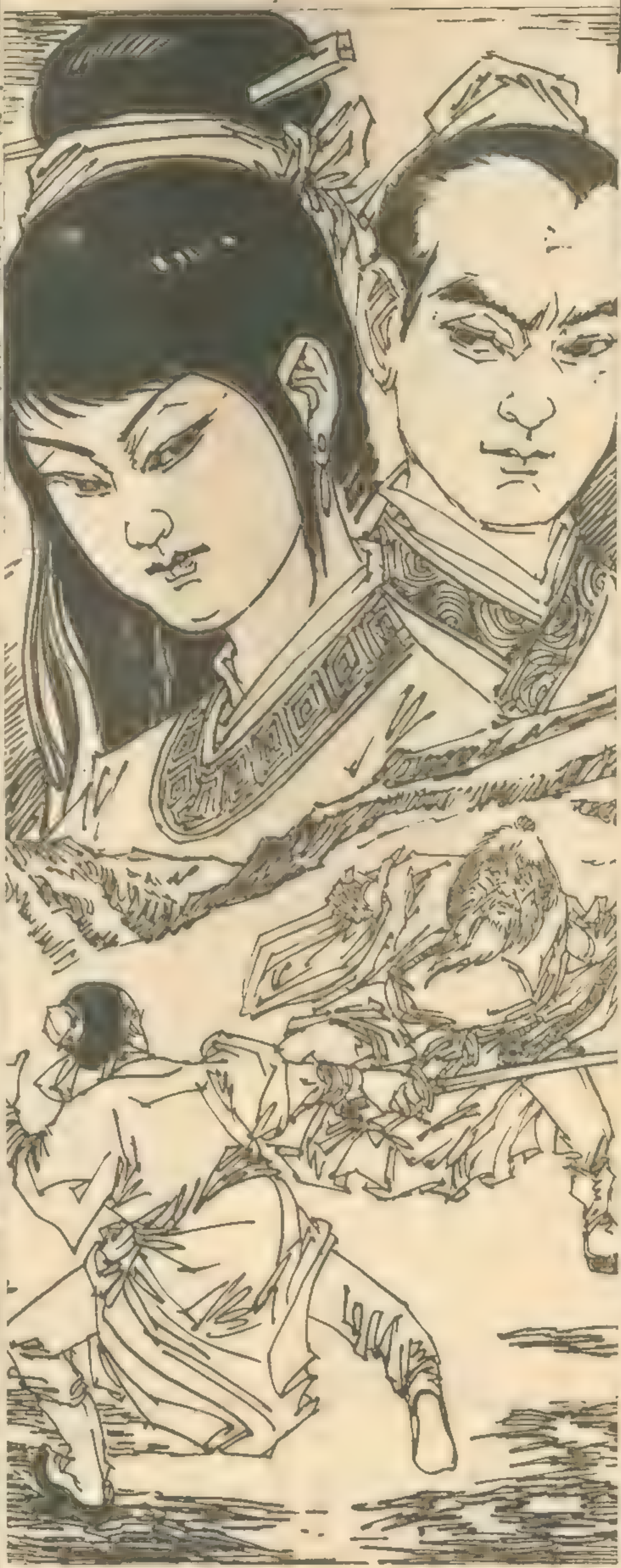
胖老婆子在階前停住，卓少華也跟着停住。

只見一名青衣使女從門中走出，朝胖老婆子躬身道：「顧總管可是領着王相公來了？」

胖老婆子點頭道：「妳快去稟報。」

金笛玉芙蓉

玉方東



青衣使女一雙俏目朝卓少華瞟了一眼，迅快的轉身進去，不大工夫，她匆匆回過，說道：「顧總管請進去吧！」

卓少華回頭道：「王相公跟老身進去。」

卓少華沒有說話，跟着她跨上石階，進入大門，中間是一間寬敞的客堂，佈置得極為精雅，但卻闌無一人。

卓少華跟着他走到東廂房門口，一手扶起簾幕，說道：「老夫人在此，你自己進去吧。」

卓少華舉步跨入，只見這間廂房略呈長方，屋中燈光柔和，一張錦椅，擺着一個花瓶，花瓶裏插着幾枝紅梅，皮箱上，白布上，都刻着「卓」字。

這老婦人一張長型的臉上，嚴肅得沒有一點笑容，一雙細長的眼睛，神光閃閃，卓少華投來，冷峻的道：「你便是王阿大？」

卓少華只覺屋中空氣好像凝結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小公子的？」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悉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陪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

玉方東

金笛玉芙蓉

她粉臉羞地紅了起來，故意扭了扭腰，說道：「女兒什麼事隱瞞過妳老人家來了？」

「如此就好了！」

老婦人點點頭道：「這才是我的乖女兒。」

嚴玉蘭道：「娘究竟要問什麼呢？」

老婦人道：「有關於少華的事。」

「果然是他的事！」

嚴玉蘭心中暗暗一動，一面說道：「女兒回來之後，不是全已跟娘稟報過了麼？」

老婦人道：「妳是跟娘說過了，但娘總覺得他有些不對。」

嚴玉蘭道：「他哪裡不對了？」

老婦人道：「娘覺得他的神志，好像並未完全被迷。」

嚴玉蘭道：「娘，他神志被迷是絕不會錯的，那天穆嬌嬌給他服『無憂散』，女兒就在邊上，穆嬌嬌等他一醒來之後，就告訴他叫王阿大，他也一直以王阿大自居，連自己叫少華都忘了，有一次女兒問他：『少華是誰？娘，你知道他怎麼說？』，真笑死人了，他說：『這人的名字好像很熟，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了』，真是好玩極了……」

她語音格格的说著，老婦人一雙冷峻的目光，只是盯著她直瞧，臉上嚴肅得一絲笑容也沒有。

嚴玉蘭的笑容在這一刻，又被凝結住了！

老婦人徐徐問道：「他真是卓清華的兒子少華嗎？」

「自然是真的了。」

嚴玉蘭連連點頭，認真的道：「那天晚上，卓少華跟着他師父司空靖、師叔董仲萱，夜探南山莊，是穆嬌嬌親手把他們擒下的，司空靖和董仲萱已經送到這裏來了，卓少華是穆嬌嬌在稀飯裏下了『無憂散』……」

老婦人問道：「當時南山莊把司空靖、董仲萱都送上山來，惟獨卓少華沒有送上山來，是不是妳的主意，要穆嬌嬌把卓少華留下來的？」

她還以為嚴玉蘭愛上了卓少華，才要穆嬌嬌用『無憂散』的。

「不是。」嚴玉蘭臉上一紅，說道：「那是娘的意思。」

她不敢說出在卓少華身上發現大姊（嚴文蘭）玉蘭的事。

老婦人道：「穆嬌嬌那是什麼意思呢？」

嚴玉蘭道：「女兒不知道。」

「是穆嬌嬌把他擒下的。」

老婦人沉吟道：「這麼說，那時

他武功不如穆嬌嬌了？」

「是啊！」嚴玉蘭道：「連他師父都不是娘的對手，他自然不是娘的對手了。」

「哼！」老婦人沉吟了一聲道：「但妳帶上山來的卓少華，武功却不在娘之下哩！」

「這怎麼會呢？」

嚴玉蘭聽得愕然道：「娘是聽誰說的？」

老婦人冷笑道：「娘從不相信別人說的話，是娘親自試出來的，這還會假麼？」

嚴玉蘭吃驚道：「娘和他動過手了？」

老婦人神色冷峻，徐徐說道：「不但娘的『無形掌』傷不了他，連『九陰玄陰掌』，都奈何不了他，」

嚴玉蘭更加吃驚，怯怯的道：「這怎麼會呢？卓少華那裏會有這麼高的武功？」

老婦人凝重的道：「所以娘覺得他大有可觀，唔，妳再仔細想想，這卓少華和三個月前是不是有什麼不同之處？」

「不會的……」

嚴玉蘭的聲音幾乎有些顫抖，說道：「娘，他是卓少華，絕不會錯。」

老婦人目光冷厲，逼注着女兒，問道：「妳有沒有問過他，這三個月，他在那裏？遇上了什麼人？」

嚴玉蘭道：「女兒沒有問，但娘問過他的。」

老婦人道：「他怎麼說的？」

「他說……」嚴玉蘭喃喃的道：「他說沒有在那裏，奶奶問他這些日子遇上了什麼人？他說：遇上過很多人，有些人硬要他跟他去，說他是卓少華，他說他叫王阿大，要找婆婆，他說的婆婆就是奶奶。」

老婦人冷笑道：「穆嬌嬌相信了？」

嚴玉蘭道：「是的。」

「好！」老婦人道：「妳明天一早不妨去看看他，看他怎麼說？」

嚴玉蘭望望娘，趁機說道：「娘不給他解藥了麼？」

老婦人道：「等妳明天去看了他再說。」

第二天一早，卓少華剛盥洗完畢，只聽秋月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小婢叩見小公主，小公主早。」

嚴玉蘭問道：「王相公起來了麼？」

卓少華一聽是嚴玉蘭的聲音，心頭一喜，急忙三腳兩步迎了出去，叫道：「嚴兄，我早就起來了！」

嚴玉蘭昨晚幾乎一個晚上都沒睡，她擔心的就是娘對卓少華有成見，所以今天一早就找來了，她還是穿着昨晚那一件蘋果綠的衫子，一條淺綠長裙，連衣衫都來不及換。

如今她已經改裝了女裝，卓少華衝着她叫「嚴兄」，又當着秋月的面，她嫩紅的臉上，不禁飛起一片紅暈。

秋月聽得奇怪，這位王相公怎麼叫小公主「嚴兄」呢？忍不住低低低低，但不敢笑出來。

嚴玉蘭忙道：「王兄這還住得慣吧？」

卓少華微微搖頭道：「我昨晚一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嚴玉蘭的臉又紅了，昨晚自己也



娘去的，這都是我不好，說你武功很好，他們是存心來試試你的了。」

卓少華聽得笑了，說道：「他們是你的朋友，我就不怪他們了。」

嚴玉蘭心中暗道：「娘懷疑他神志沒有被迷，但他這幾句話，明明是神志被迷的人說的了。」

秋月手端托盤，送上早點。

「你不怪他們就好。」

嚴玉蘭笑了笑道：「王兄請吃早點吧！」

卓少華看了她一眼，問道：「妳吃過了麼？」

嚴玉蘭早晨那裏吃得下東西，但她一笑道：「我吃過了，你快吃吧！」

卓少華也不和她客氣，就坐下來

他居然聽見了，他內功豈非比自己強得多了？」

正想之間，只聽秋月道：「顧總管早。」

接着只聽顧總管的聲音道：「王相公起來了麼？」

秋月道：「王相公正在用早點，小公主也來了呢！」

顧總管笑道：「小公主倒是來得早啊！」

嚴玉蘭暗道：「卓兄耳朵果然靈得很！」一面低聲道：「妳在顧總管面前，不可叫我嚴兄，要叫我小公主。」

俏然移身走近窗前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說道：「王兄在這裏多住幾天，就會習慣的。」

卓少華朝她點點頭，表示她說的話，都記住了，一面吃着早點，一面說道：「妳叫我多住幾天，我就多住幾天好了。」

這兩句話，聽得嚴玉蘭心頭不期一動，忖道：「娘說他神志並未完全被迷，他這兩句話，和他跟自己暗暗點頭，這豈是神志被迷的人說的？難道……」

顧總管已經走了進來，笑道：「小公主這麼早就來了麼？」

嚴玉蘭道：「我也剛坐下，顧總管早啊！」

顧總管含笑朝卓少華點點頭道：「王相公早。」

一面又朝嚴玉蘭道：「這是老夫入關照的，要老婆子把王相公送到北岩去。」

嚴玉蘭聽得變了臉色，說道：「娘要把王兄送到北岩去？我怎麼沒聽娘說呢？」

北岩，是芙蓉城囚人的地方，難怪她聽了要變色了。

「哦！」顧總管笑了笑道：「小公主誤會了，老夫人的意思，只是請王相公去看看，那裏有兩個人，王相公是不是認識？」

「王兄怎麼會認識他們呢？」

嚴玉蘭口中說着，心裡可立時明白過來，暗道：「是了，娘認定他神志並未完全迷失，北岩關着卓少華的師父九龍先生和他師叔董仲萱，這是試試他看到他們之後，說些什麼了，幸虧自己早來一步，已經嚇過他了，卓少華神志真沒有完全被迷，給娘試出來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卓少華很快吃畢早點，問道：「顧總管要領我去那裏呢？」

顧總管笑道：「不遠。」

卓少華問道：「小公主去不去？」

嚴玉蘭還沒回答，顧總管已經回過頭去，朝嚴玉蘭含笑說道：「對了，老夫人正在找妳呢。」

嚴玉蘭道：「娘找我什麼事？」

顧總管道：「老夫人說妳昨天剛回來，今天早晨要妳跟老夫人一起去拜菩薩，小公主還是快去吧！」

這話當然是假的了，她來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小公主在這裏。

嚴玉蘭點點頭，站起身道：「好，我這就去。」

一面朝卓少華道：「王兄，我走了，待會再來看你。」

長袖曳地，俏生生的往外行去。

顧總管道：「王相公，咱們也該走了。」

卓少華隨着她走出房屋，現在是大白天，可以看清了，這好像是一處相當廣大的峽谷，遠處四圍可以看到許多高低不平的山尖，也由此可以想見這峽谷的地勢一定很高，那些山尖，可能是每一座高聳入雲的峯尖，因為一層層棉絮似的白雲，還在那些山尖的下面。

在這片廣闊的峽谷裡，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一簇簇的花林和一片片不相連貫的花園，花林裡的花，都是奇花異卉，許多亭台樓宇，矗立在繁花似錦的中間，點綴得更像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這就是靈山芙蓉峯下的芙蓉谷，但這裡的人不稱它為芙蓉谷而稱之為「芙蓉城」。

芙蓉城裡的主人是嚴老夫人，這裡的人也不稱她為夫人，而尊之為「城主」。

江湖上人，隱約也知道有芙蓉城主其人，却不知芙蓉城在那裏？城主是男是女，是怎樣一個人？由此可見「芙蓉城」、「城主」，有多神秘了。

現在卓少華隨着顧總管穿行花樹，來至一處四週松林茂密的一幢石屋前面。

顧總管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打開鐵鎖，推門而入，這幢石房看去最多也不過五六間房，但每一間房，都十分奇怪！

卓少華也說不出它怪在那裏，只是穿行在每一房間之時，心裏感到奇怪，如此而已！

這種怪，無法形容得出來，一個人好容易進入了迷陣一般，轉來轉去，會轉得你昏頭轉向。

尤其每一道門戶，也開得很怪，明明是一堵石牆，但隨着顧總管的手一推，就變成了一道門戶。

芙蓉玉笛金

玉方東。

董仲萱點頭一怔，身形一閃即至，雙手疾發，左手化爲「托手」，虎口又向卓少華咽喉，右手一掌下沉，使用「剪手」，拍到「鎖腰」，使得迅速靈快，妙用無窮！卓少華右手由下往上一圈，使的是武當派「一元復始」，使得好像毫不經意，隨手而發，不但把董仲萱一下、一上，分襲的雙手一齊圈住，而且還把他一個人往左推出了一步。

他使的正是老哥哥教他的「長風子十三破」中的專破手法的招式，這十三破是長風子採集各大門派的招式，加以利用，使來輕便，却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功，但在旁人看來，只是普通招式而已！

董仲萱以六合二十四式散手得名，自以爲在散手上，已可獨步江湖，那知兩次出手，都被卓少華隨手一揮就化解開去，而且兩次都被推出了一步，心頭不禁大爲驚愕！

九眺先生一擺手道：「四師弟，不用試了，此子武功勝過你我甚多，看來他真的不是卓少華了！」

董仲萱望望二師兄，說道：「二師兄，他武功勝過小弟，小弟承認，但若說他不是卓少華，小弟萬萬不能相信。」

九眺先生道：「少華那來這高的武功？」

董仲萱道：「這就是小弟想不通的地方，若說少華另有奇遇，這短短數月之間，也絕不可能有此神速進境……」

卓少華只聽隔壁又有腳步移動之聲，敢情顧總管和宜嬾嬾已經退去了。

他現在已可確定眼前二人，果然是自己的師父和師叔了，因爲他神志已有五成清楚，漸漸可以想起一些從前的事來，但他緊記着老哥哥的叮囑，何況來時嚴玉蘭也千萬交代，不可說出自已是卓少華來，因此不敢多說。只是望着兩人，眼神中不禁流露出親切之色！

董仲萱一直看着他，忽然一拍桌子，說道：「二師兄，小弟可以斷言，他是卓少華絕不會錯！」

九眺先生輕輕歎息一聲道：「就算他是少華，如今神志被迷，咱們兄弟身落人手，又何能爲力？」

他口氣微頓，接道：「他們把他送來此地，大概也是對他身份起了懷疑，才要咱們兄弟來證實的了。」

室門忽然開啓，顧總管笑吟吟的走了進來，說道：「九眺先生說對了，現在二位對這位王相公的看法如何呢？」

嚴文蘭道：「女兒怎敢跟娘說報？」
穆七娘這次以追尋小妹為名，夜入蘭赤山莊，盜取女兒的符令……
老夫人莞爾笑道：「文兒，以妳武功，她能把令牌盜走麼？」
嚴文蘭道：「娘莫要忘了她是拍花黨出身？」
老夫人面色微變，哼道：「她敢對妳施迷藥麼？」
嚴文蘭道：「她既敢盜取符令，還有什麼不敢的？」
老夫人問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她自然得手了，但她沒料到從女兒房中穿窗出去的時，被女兒手下一名使女看到了，她感到甚為驚奇，穆七娘怎麼會捨了房門不走，鬼鬼祟祟的穿窗出去，她就這就把目擊之事告訴了杜鵑，杜鵑趕進房來，才發現女兒中了迷香……」
「真想不到！」老夫人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哼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女兒發現符令被盜，立即派人暗中偵查穆七娘行踪，終於在水客店中把她逮住，押回蘭赤山莊，果然從她身上搜出失竊的符令，但就在此時，她被人劫走了……」
老夫人身軀一震，急急問道：「她如何會被人劫走的？在什麼地方劫走的，那是什麼人？」
嚴文蘭道：「就在蘭赤山莊大廳上，女兒正在問她的話，而且有許多人在場，只是那人手法太快了，來去像一陣旋風，女兒和在場的人，都沒看清他的面貌，好像是一個跛子……」
老夫人憤得一張臉陰沉如鐵，濃眉道：「這麼說穆七娘果然投到對頭手下去了，她……真該死……」

口氣一頓，問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女兒派出所有的人，分成幾路搜索，一直沒有穆七娘的消息。」
她聽了跛子說過穆七娘已投屋而死，但她沒有說出來。
老夫人唔了一聲，順手從小几上取過銅水煙袋，點起紙煙，緩緩的吸着，過了半回，才抬目問道：「娘叫妳回山，想問妳，咱們的事情，進行得如何了？」
嚴文蘭道：「女兒遵照娘的指示，都已順利完成。」
「如此就好！」
老夫人嘉許的道：「好孩子，真辛苦妳了。」說到這裏，一手放下水煙袋，忽然堅決的道：「好，咱們立即採取行動，妳午後就下山去，調集人手，分批上路，在大別山小界嶺會合，娘也會及時趕來。」
嚴文蘭疑惑的問道：「娘，對頭巢穴在大別山麼？」
老夫人道：「妳不用多問，照我说的话去做好了。」
嚴文蘭應了聲「是」，起身道：「女兒那就告退。」
起身退出，剛跨出樓宇大門，踏上白石砌的花間小道，突聽右首花叢間有人嬌呼一聲：「大姐！」
一條綠影，飛閃而出，迎了上來，那是嚴玉蘭。
嚴文蘭含笑問道：「小妹，妳怎麼一個人躲在花叢裡，差點嚇了我一大跳。」
嚴玉蘭一把拉住了大姐的手，說道：「我是聽畫眉說的，大姐回到山上來了。我想，妳一定先去看見的，所以躲在這等妳。」
嚴文蘭和她並肩走在花林石徑上，含笑問道：「妳幹麼要躲在花林裏等我？」
嚴玉蘭回睜看了大姐一眼，低低的道：「因為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妳。」
嚴文蘭看她話聲說得很低，神情也很神秘，忍不住問道：「小妹，妳有什麼重要的事？看妳好像很神秘！」
「嗯！」嚴玉蘭拉着她在一大方石上坐下，神色鄭重的道：「大姐，妳先要答應我，這件事我只告訴妳一個人，出我之口，入妳之耳，可不能再告訴第三個人。」
嚴文蘭含笑看着她，只覺妹子說得很認真，這就點頭道：「好，我一定不說，妳說呢，到底是什麼事？」
嚴玉蘭道：「我要大姐幫忙，救一個人……」
她晶瑩如玉的臉，不禁飛起一片輕紅！
嚴文蘭道：「妳要我救什麼人呢？」
嚴玉蘭道：「他……他……被妳娘用『無憂散』迷失了神志……」
「被穆七娘迷失了神志？」
嚴文蘭心頭陡然一震，急問道：「妳說的是誰？」
就憑這句話，問得如此急促，如此關切，若是換一個人，早就聽出來，看出來了；但嚴玉蘭心地純潔，得像一張白紙，她自然不會去注意這些，低低的道：「他就是卓少華！」
「卓少華！」
嚴文蘭身軀一震，霍地回過頭來，目注嚴玉蘭，問道：「他人在那裏？」

嚴玉蘭道：「就在山上。」
嚴文蘭道：「是什麼人把他送到山上來的？」
「是我。」
嚴玉蘭一顆頭低垂下去，說道：「我跟他娘要解藥，娘不肯，我想，我把他帶到山上來，跟娘要解藥，娘一定會給的……」
嚴文蘭道：「娘也不給是不是？」
「是啊！」嚴玉蘭道：「所以我聽說妳來了，才来找妳的，妳跟娘要，娘一定會給的了。」
嚴文蘭道：「這件事我可以給妳辦到，但妳必須老實告訴我……」
嚴文蘭道：「沒告訴娘？」
嚴玉蘭道：「沒有，娘告訴我們，對任何人都不能說。」
嚴文蘭暗吁了口氣，叮囑道：「這件事，妳千萬不能跟娘說。」
嚴玉蘭道：「我不會說的，畫眉自然不敢說了。」
嚴文蘭又道：「就是娘問起來，也不可以說，知道嗎？」
嚴玉蘭點點頭道：「我知道，但大姐妳也不能說我求妳跟娘要解藥的事啊！」
嚴文蘭笑了笑道：「傻丫頭，我要妳不可說，我怎麼會說出來呢？」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塞到嚴玉蘭的手中，說道：「這就是『無憂散』的解藥，妳收好了。」



說完，匆匆走了。
嚴玉蘭拿到了解藥，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高興，她那還停留，一個人就進到行近賓舍，才稍稍放慢腳步，跨進院子，口中就說道：「秋月，王相公回來了麼？」
秋月聽到了小公主的聲音，急忙迎了出來，躬身道：「小婢見過小公主。」
嚴玉蘭道：「我問妳王相公回來了沒有？」
「是，是！」秋月回道：「回小公主，王相公早就回來了，現在正在用飯呢！」
嚴玉蘭沒待她說完，急步走了進去。
卓少華一個人正在吃着午餐，看到嚴玉蘭，急忙叫道：「嚴兄……」
「還沒有。」嚴玉蘭俏生生的走近桌邊，回頭一看秋月並未跟着自己進來，心中忖道：「這丫頭倒是識趣得很。」
她急忙從身邊取出藥瓶，一下塞到了卓少華的手中，低低說道：「這是『無憂散』的解藥，妳快收好，輕則一粒，重則兩粒。」
接着才盈盈一笑，聲音稍大，說道：「我不知道妳回來了沒有，才來看看妳的，好啦，我也要回去吃飯啦！」
一面又低低的道：「晚上我再來看妳。」
說完，翩然往外行去。
秋月站在階前，一見小公主出來，立即垂手道：「小公主要走了麼？」
嚴玉蘭道：「我只是來看看王相公回來了沒有，沒有別的事。」
說罷，很快走了出去。
卓少華在嚴玉蘭走後，飯也吃好了，秋月收過碗盤，又沏了一盞茶，送上，烏黑的眼珠一溜，淺笑道：「王相公，小公主和妳談得來？」
「不？」
卓少華道：「妳怎麼知道的？」
秋月抿嘴一笑道：「小婢看得出來。」
卓少華不願和她多說，站起身來道：「我要去休息一回。」
秋月道：「要不要小婢伺候？」
卓少華道：「不用了。」
轉身往臥室行去，隨手關上了門，才從懷中取出藥瓶來，打開瓶蓋，裏面藥丸顆粒，竟然只有兩粒，那麼大小，他聽嚴玉蘭說過，輕則一粒，重則兩粒，自己也不知道是輕是重？當下就傾了兩粒，放在掌心，然後用舌尖蘸着吞了下去。

他心算至少還有一半尚未清楚，但對「無憂散」解藥，却是牢記在心，一刻也沒有忘記過，這是老哥告訴他的，只有穆七娘有「無憂散」解藥，只有服了解藥，自己才能想得從前的事情。
他唯一相信的人，就是老哥哥。第二個可以完全相信的人，是嚴玉蘭，因為嚴玉蘭對他好，她說的話，又和老哥哥說的一樣。
所以他也確信自己神志被迷，嚴玉蘭把藥瓶交給她，他就很快的吞服下去。
現在，他只覺頭腦有些昏脹，眼皮也漸有沉重之感，這是解藥藥性漸漸行開了，他打了個呵欠，和衣往床上躺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卓少華才從睡夢中醒了過來。
這一覺使他真正醒過來了，但覺頭腦清明，從前的事情，自然全部清晰的想起來了，就是被迷失神志以後的事，也歷歷如繪，全在眼前！
自己現在該怎麼辦呢？
師父和四師叔全被囚禁在北岩，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那老夫人到底是什麼人？被他們囚禁的當然不止是師父、師叔，也許還有很多正派中人，他們到底有些什麼陰謀呢？一連串的問題，湧上心頭，却没有一件能够解答的。
如今卓少華神志既已恢復，他自然有了思考能力，決定要把這些問題弄出答案來。因此唯一辦法，他目前只能裝作神志依然被迷，且等弄清楚了周圍環境，先把師父和四師叔救出，再作道理。
心念轉動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奔了進來，他已可分辨出，來的正是秋月，於是重又和衣躺下，裝作入睡模樣！
接着只聽秋月叩着門道：「王相公，妳醒過來了沒有？願總管來了！」
卓少華應了一聲，才起身下床，問道：「是什麼人？」
秋月在外道：「是小婢秋月，願總管來了。」
卓少華開門出去，秋月身後，果見願總管一個矮胖身軀已經走了進來。
她似乎有着急事，一見面就叫道：「王相公，老夫人請妳，快隨老身去見老夫人。」
卓少華不知老夫人忽然召見，有什麼事？他故意目露茫然之色，問道：「老夫人叫我嗎？」
願總管已經不耐的催道：「老夫夫人有事，王相公快些走吧！」

（四十一）

玉方東

金笛玉芙蓉

聽她口氣，似乎很急，卓少華心頭不由暗暗一動，付道：「嚴玉蘭給自己的一瓶解藥，莫非是偷出來的，給老夫人知道了？好在自已神志已經恢復，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一面點點頭應道：「好。」

顧總管話聲一落，早已刻不容緩的轉身往外就走。

卓少華就跟着她走出官舍，顧總管脚下走得很快，卓少華自然也好跟着她加快腳步，但一面却暗暗留心着所經過的路徑，只覺這座山谷佔地甚廣，從官舍到老夫人住的樓宇，差不多有半里光景！

樓宇是在整座山谷的中央，四面花林中間，都有通道，但每一條通道，都是彎彎曲曲的，似乎按九宮、八卦方位隱含奇門佈置，難怪自己走過兩次，還是弄不清方向，要是沒有顧總管在前面引路，一定會走迷了路。

顧總管領着他走近樓宇，忽然腳停一下，回身叮囑道：「王相公，你記住了，見了老夫人，要稱她城主，自己要稱屬下，老夫人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應是，知道嗎？」

卓少華道：「我記住了。」

顧總管道：「好，你隨我進去。」

卓少華跟着顧總管跨進堂屋，老夫人就端坐在一張高背椅上。

顧總管急忙趨上一步，躬身道：「回城主，王阿大來了。」

卓少華學着顧總管的樣子，拱着手道：「王阿大見過城主。」

「很好。」老夫人面上帶着親熱的笑容，點點頭道：「顧總管，你和王阿大都坐下來，老身有話和他說。」

顧總管應了聲「是」，回身一指下首一把椅子，說道：「王相公，城主要你坐，你就坐下吧！」

卓少華也不客氣，就回身坐下，顧總管像是陪客，坐到了卓少華的邊上。

老夫人滿臉慈愛地望着他道：「王阿大，小公主說你誠實可靠，所以老身要派你一件重要工作，你願意幹麼？」

卓少華心頭總算放寬，老夫人召見，不是為了解樂的事，一面答道：「小公主是好人，她說要我去做什麼，我就去做什麼。」

他這番裝作，正是恰到好處！

服了「無憂散」的人，一切唯命是從，決不會有反對意見，但因此他武功高了，神志似清非清，故而也有自己的意見，不過他仍然念念不忘穆七娘告訴他的話，堅持自己是王阿大，這對老夫人來說，更增強了她所料不錯，卓少華神志果然尚未清醒，他有幾分清醒，正可證明是得到異人真傳的幾十年功力，沖淡了「無憂散」藥力所致！

老夫人微微一笑，還未開口，顧總管道：「王相公，穆總管是城主的手下，凡事也要聽命於城主，城主認為你王阿大名字不雅，所以要給你改個名字，你就得聽城主的。」

卓少華問道：「婆婆也要聽城主的麼？」

顧總管道：「穆總管是城主手下的人，自然要聽城主的了。」

卓少華道：「嬌嬌要聽城主的，我……我……屬下也聽城主的就是了。」

顧總管道：「記住了，你以後就叫王大華。」

卓少華點頭，遲疑的問道：「我是王大華，那就不叫王阿大了麼？」

老夫人道：「改了名，以後就叫王大華，自然不叫王阿大了。」

卓少華道：「屬下記住了。」

「好！」老夫人道：「王大華，你從現在起，就是咱們芙蓉城的人了，老身派你為第四路令主，你手下共有十三個人，歸你管轄。」

伸手取過一塊鐘形的金牌遞了過來，又道：「這是令牌，你收起來了。」

卓少華心中暗道：「第四路令主，不知前三路令主是誰？」

顧總管在旁道：「王大華，你還不快謝過城主？」

卓少華站起身，雙手接過金牌，口中說道：「謝謝城主。」

老夫人含笑坐下，老夫人又道：「你擔任了芙蓉城第四路令主，今後就得聽命於我，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帶着你的十三個人去做什麼，不得違抗，知道嗎？」

卓少華道：「屬下知道，屬下聽城主的，他們聽屬下的。」

「很好。」老夫人很滿意，點點頭道：「顧總管，你帶王大華到北岩去，點清人數，撥交王大華，咱們晚飯之後，就動身下山。」

顧總管應了聲「是」，就站起身道：「王令主請隨老身到北岩去。」

「北岩」這兩個字，聽得卓少華心頭大為震動，自己師父和四師叔就被囚禁在北岩，如今城主封自己為第四路令主，有十三個人歸自己管帶，這十三個人，要到北岩去清點人數，豈非就是師父、師叔等人了？

這是心念一轉之間的事，他等顧總管說完，不覺遲疑的望望老夫人，又望了顧總管一眼，才道：「城主叫我改名王大華，不要再叫王阿大了，顧總管怎麼又叫我王令主呢？」

老夫人含笑坐下，老夫人道：「王大華是你的名字，王令主是你的職稱，今後有許多人都會叫你王令主，王令主就是王大華，一樣的。」

卓少華道：「又是王大華，又是王令主，我……我……屬下還是叫王阿大的好。」

老夫人耐着性子道：「你的職稱是第四路令主，就算你沒有改名，仍是王阿大吧，他們也會叫你王令主的。」

卓少華搖着頭道：「這樣不好記。」

老夫人笑道：「這也沒有什麼，很簡單，你記着名字叫王大華，他們叫你王令主，你只要答應他們就是了。」

卓少華問道：「就這麼簡單？」

顧總管在旁笑道：「這本來就很簡單。」

卓少華又點着頭道：「這樣屬下記得了。」

顧總管道：「那就走吧！」

卓少華應着「是」，站了起來。

顧總管道：「你要跟城主說：屬下告退。」

老夫人揮揮手道：「不用了，和他說話，要簡單些，別讓他來這些了。」

卓少華却跟着道：「屬下告退。」

老夫人目中流露出譔然之色，點頭道：「好，你快走吧，有什麼事，我會要顧總管隨時通知你的。」

卓少華又說了句：「屬下告退。」

才跟着顧總管退出，心中却只是想着：老夫人雖然很難說話，但她有的時候却又很慈祥，看去並不像是一個壞人，這真把自己給弄糊塗了！

不多工夫，已經行近北岩，北岩是一座插天高峯，山麓間是一片濃密的樹林，穿林而入，樹林間孤伶伶蓋了一幢小廟，門上方橫匾寫着「北岩庵」三字。這情形和上次到北岩來的那幢石屋，有些相似，但卓少華記得，那幢石屋，並不在這裏，也不是小廟，心中不禁暗暗奇怪！

顧總管依然沒有說話，推門而入，越過小天井，迎面是一座佛堂，中間一座神龕，神案上香煙繚繞。兩人剛跨進佛堂，就有一個緇衣老尼迎了出來，合掌道：「貧尼見過顧總管。」

顧總管道：「城主要老身領這位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才能到達，敢情那石屋和地道之中，還有機關埋伏，如果沒有顧總管引路，很可能就會觸動機關。如今，自己已由老夫人封為令主，那是自己人了，敢情從這座小廟，通往北岩，較為近便得多。過不一回，那緇衣老尼已從後進退了出來，朝顧總管合掌道：「回總管，宜管事馬上出來。」

她只是雙手合掌，站在邊上，好像對顧總管極為恭敬。

顧總管點點頭，只說了一個「好」字，也沒和她多說。

現在，卓少華看出來了，敢情顧總管在這裏的地位極高，除了城主，就是她了。

差不多又過了一盞茶時光，忽聽神龕前面一方玉磐，響起一陣「叮叮」之聲！

緇衣老尼急忙趨上前去，伸出雙手，接過玉磐。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宜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遞過一枚金錢。

是接千字文上的句子：「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排下來的，師父胸前綉的是「字」字，四師叔是「宙」字。這些人走出窟窿，目不旁視，只是跟着宜管事身後而行，往殿外行去，走到天井中間，宜管事指揮他們排成了一行。

顧總管站起身道：「王令主，我們可以出去了。」

卓少華跟着她走到天井。

宜管事就迎過來，顧總管一指卓少華說道：「老妹子，這位就是城主新派的第四路令主王大華。」

宜管事含笑說道：「恭喜王令主。」

卓少華說了聲：「不敢。」

顧總管回頭朝卓少華道：「宜管事要把你介紹給大家認識，你把城主賜你的令牌取出來，等她介紹之

時，你要把令牌放在左手掌心，高舉左手，大聲說道：『我是你們令主，你們從現在起，都要聽命於我』，說完，才能把令牌收起。」

卓少華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宜管事站到卓少華的右首，指着卓少華，朝十三個黑衣人大大聲說道：「老身來給大家引見，這位就是新任王令主，大家以後都要聽命於王令主，接受他的指揮，知道麼？」

十三個黑衣人同聲道：「知道。」

顧總管低聲道：「你快說話了。」

卓少華取出金牌，放在掌心，高舉左手，大聲道：「我是王令主，你們從現在起，都得聽命於我。」

（四十二）



玉方東

金笛玉芙蓉

十三個黑衣人又同聲道：「屬下都聽令主的。」

卓少華目光一動，只見師父和四師叔站在面前，毫無一點表情，心中暗道：「看來這十三個人，全被迷了神志！」

顧總管道：「王令主現在可以帶領他們出去了。」

卓少華收起金牌，大聲道：「你們現在隨在下出去。」

大家轟應了聲「是」。

顧總管悄聲道：「以後你跟他們說話，說到『我』字，都要稱『本座』，不能稱『在下』。」

卓少華問道：「是不是『在下』都改成『本座』就好了？」

顧總管點頭道：「正是。」

卓少華道：「那就請顧總管替本座帶路了。」

顧總管被他笑得啼笑皆非，只好走在前面替他帶路。



顧總管道：「這個連我也不清楚，你們出發之前，城主一定會有指示的了。」

卓少華問道：「這些人以後都歸本座率領麼？」

顧總管道：「城主派你擔任令主，這十三個人以後自然全歸你率領了。」

卓少華作難的道：「但……但……本座一個也不認識他們……」

顧總管笑了笑道：「這很好記，你只要看他們胸前綉的是什麼字，就叫他們什麼字好了。」

卓少華點頭道：「在下記下了。」

顧總管道：「城主把他們交付給王令主，你就得留在這裏，和他們一同相處，生活與共，才能熟悉，老身還有事去，不奉陪了。」

說罷，轉身自去。

卓少華道：「我們晚飯之後，就要下山，不用你侍候了。」

秋月含笑道：「顧總管就是要小婢侍候，你看，小婢不是已經換了一身勁裝麼？就是準備跟令主下山的了。」

卓少華明白了，顧總管派她跟自已下山，明是侍候，暗是監視，看來自己是無法推辭的了。想到這裏，不覺點點頭道：「好吧！」

說話之時，兩名壯丁已經擺上碗筷，上首正中一張桌上，是令主席，本來卓少華獨占一桌，如今多一付碗筷，那自然是秋月的了。其餘十三人分坐下首左右二席。

接着酒菜陸續送上，秋月取起飯碗，給卓少華裝了一碗，同時也給自己裝好了一碗，在下首坐下，視令主，吃住都在一起了。」

看你，只怕也抽不出身來呢！」

卓少華看着她，試探的道：「姑娘說是奉顧總管之命，來伺候我的，這話恐怕不對吧？」

秋月目光閃動一下，因為這句話不似神志被迷的人說的，她低聲一笑道：「小婢本來是伺候人的，奉派到寶舍裡，去伺候王相公，現在王相公榮任了令主，顧總管覺得別人來伺候你，倒不如派小婢來，所以小婢來了。」

她故意把卓少華的意思岔了開去。

卓少華也警覺了，自己這話問得不妥，不是伺候自己，豈非說她來監視自己的了，這就說道：「不，我是說，你應該是奉城主之命來的才對。」

秋月低笑道：「這還不一樣？小婢是顧總管管的，城主有什麼事，交代了顧總管，顧總管再派到小婢。」

卓少華問道：「城主和小公主也要下山去麼？」

秋月道：「這一次聽說全體出動，顧總管也要隨城主去呢！」

卓少華道：「他們什麼時候出發？」

秋月道：「小婢來的時候，好像就要下山了。」

卓少華試問道：「你沒聽說城主要去那裏麼？」

秋月搖搖頭道：「不知道，好像連顧總管都不知道，小婢怎麼會知道呢？」

「那怎麼辦。」

卓少華急得放下飯碗，問道：「不知城主走了沒有？」

秋月斜睨了他一眼，才道：「王令主有什麼事嗎？」

卓少華道：「城主要我率領他們下山，却沒說出到什麼地方去，城主如果走了，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秋月輕笑一聲道：「這可不勞王令主擔心，小婢來的時候，顧總管已經有了交代……」

卓少華道：「她怎麼說？」

秋月道：「城主和顧總管先行下山，經過的地方，一路上自會留下記號，顧總管派小婢前來，一來是伺候王令主的起居，二來是也好給王令主帶路。」

她現在才說出來，她是帶路來的。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一趟要城主親自出馬，而且還全體出動，必如此神秘，不知要去那裏？」

一面點點頭道：「有姑娘帶路，那就最好也沒有了，只不知咱們何時下山？」

秋月道：「還早呢，小婢聽顧總管說，王令主的第四路人馬，要待天黑了才動身。」

她說到這裏，起身道：「小婢給令主添飯。」

接過空碗，裝了一碗飯送上。

整座飯廳之中，只有卓少華和秋月說話，其餘的人，只是自顧自的吃，好像兩人說的話，和他們無關，沒有一個人竊聽的。

飯後，秋月起身去沏了一壺茶送上。

喝茶，也只是令主獨有的享受，其他的人，吃完飯，依然正襟危坐，也沒有互相交談，好像沒有令主吩咐，他們是一動不動的。

直到此時，卓少華這才體會到服了「無憂散」的人，竟是如此模樣，一點自主都沒有，難怪自己初來之時，城主主要懷疑自己了，但奇怪的是，城主何以又會派自己當第四路令主的呢？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一回工夫，便已全黑，秋月起身道：「王令主，咱們該走了。」

卓少華點頭，隨着站起，說道：「諸位，現在該是咱們下山的時候了，諸位請隨本座走吧！」

他話聲甫出，一十三名黑衣人果然很快都站了起來。

卓少華可不知道下山該如何走法，這就朝秋月道：「姑娘請走在前面領路。」

秋月應了聲「是」，就舉步走在前面，卓少華跟着秋月身後，走出飯廳，回頭看去，那一十三名黑衣人好似久經訓練，不須招呼，依照「天地玄黃」順序，一個接一個魚貫而行。

卓少華偷目四顧，但見偌大一片山谷間，樹影迷離，沒有一點燈火，好像所有的人，全已走了，自己這批人，已是最後一批了。

芙蓉城是片絕地，四週俱是插天高峯，只有一條出口，因為谷中到處都有樹林，而這些樹林，經過一番人工整理，每一條林間小徑，都是互相連貫，岔道甚多，還按奇門八卦佈置，沒有人領路，走上半天，也走不出來，而且不走近出口，你怎麼也找不到出口。

秋月領着卓少華走上一條彎曲而不平的谷道，但見兩邊峭壁夾峙，壁上雜樹叢生，就算大白天，也是幽暗如晦，此時天色已黑，你就是仰起頭來，也看不見一點星光。

卓少華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他發現秋月雖是顧總管手下的一名使女，但輕功造詣却是極高，走在

宜嬾嬾道：「顧總管、王令主，恕老身不送了。」

顧總管道：「不錯，你趕快向城主覆命去吧，城主也許有新任務交給你呢？這裏暫時交由師太管理就好。」

宜嬾嬾和緇衣老尼都應了聲「是」。

顧總管才回頭朝卓少華道：「王令主請隨老身來。」

卓少華也隨着朝十三個人道：「你們隨本座來。」

顧總管領着卓少華，離開北岩庵，把他們領到花林間，一處大敞廳中休息，一面朝卓少華道：「晚飯之後，你就要率領他們下山了。」

這敞廳上放着品字形三張方桌，卓少華茫然的道：「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卓少華轉眼顧師父、四師叔看去，只見兩人坐在左首一張方桌上，看也沒有向自己看上一眼，心知他們神志被迷，是以不認識自己了。

顧總管會說晚飯之後，自己就要率領他們下山，且等下山之後，再給師父、四師叔解藥不遲，現在可不能露出一點破綻來！

正在思忖之間，只見從廳外走進一個一身翠綠衣褲的苗條人影來！

定睛看去，來人正是在寶舍侍候的秋月，她換了一身緊身衣褲，頭上也用一塊綠絹包了秀髮，腰間掛了一個革囊，斜插一支短劍，看去別有一番剛健婀娜之姿！

秋月俏生生走近上首桌子，欠身一禮，嬌聲道：「小婢見過王令主。」

卓少華道：「姑娘來此作甚？」

秋月嫣然一笑道：「小婢是奉顧總管之命，來侍候王令主的了。」

卓少華「唔」了一聲，拿起飯碗，就自顧自的吃飯，但一雙眼睛，却不時的往外投去。

秋月眼珠一溜，嗤嗤輕笑一聲道：「王令主請用飯吧，不用再張望了。」

卓少華道：「我張望什麼？」

秋月抿嘴道：「自然張望一個人來了，但小婢可以告訴令主，她不會來了。」

卓少華神智恢復清明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過嚴玉蘭，現在自己立即就要下山，自然盼望能和她見一面了，聞言不覺臉上一紅，說道：「你知道我在盼望誰？」

「這還用說？自然是小公主了。」

秋月俏皮的笑了笑，才道：「今晚小公主要隨同城主下山，這時候自然是在城主身邊，就是想抽空來看你，只怕也抽不出身來呢！」

卓少華看着她，試探的道：「姑娘說是奉顧總管之命，來伺候我的，這話恐怕不對吧？」

秋月目光閃動一下，因為這句話不似神志被迷的人說的，她低聲一笑道：「小婢本來是伺候人的，奉派到寶舍裡，去伺候王相公，現在王相公榮任了令主，顧總管覺得別人來伺候你，倒不如派小婢來，所以小婢來了。」

她故意把卓少華的意思岔了開去。

卓少華也警覺了，自己這話問得不妥，不是伺候自己，豈非說她來監視自己的了，這就說道：「不，我是說，你應該是奉城主之命來的才對。」

秋月低笑道：「這還不一樣？小婢是顧總管管的，城主有什麼事，交代了顧總管，顧總管再派到小婢。」

卓少華問道：「城主和小公主也要下山去麼？」

秋月道：「這一次聽說全體出動，顧總管也要隨城主去呢！」

卓少華道：「他們什麼時候出發？」

秋月道：「小婢來的時候，好像就要下山了。」

卓少華試問道：「你沒聽說城主要去那裏麼？」

秋月搖搖頭道：「不知道，好像連顧總管都不知道，小婢怎麼會知道呢？」

「那怎麼辦。」

卓少華急得放下飯碗，問道：「不知城主走了沒有？」

秋月斜睨了他一眼，才道：「王令主有什麼事嗎？」

卓少華道：「城主要我率領他們下山，却沒說出到什麼地方去，城主如果走了，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秋月輕笑一聲道：「這可不勞王令主擔心，小婢來的時候，顧總管已經有了交代……」

卓少華道：「她怎麼說？」

秋月道：「城主和顧總管先行下山，經過的地方，一路上自會留下記號，顧總管派小婢前來，一來是伺候王令主的起居，二來是也好給王令主帶路。」

她現在才說出來，她是帶路來的。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一趟要城主親自出馬，而且還全體出動，必如此神秘，不知要去那裏？」

一面點點頭道：「有姑娘帶路，那就最好也沒有了，只不知咱們何時下山？」

秋月道：「還早呢，小婢聽顧總管說，王令主的第四路人馬，要待天黑了才動身。」

她說到這裏，起身道：「小婢給令主添飯。」

接過空碗，裝了一碗飯送上。

整座飯廳之中，只有卓少華和秋月說話，其餘的人，只是自顧自的吃，好像兩人說的話，和他們無關，沒有一個人竊聽的。

飯後，秋月起身去沏了一壺茶送上。

喝茶，也只是令主獨有的享受，其他的人，吃完飯，依然正襟危坐，也沒有互相交談，好像沒有令主吩咐，他們是一動不動的。

直到此時，卓少華這才體會到服了「無憂散」的人，竟是如此模樣，一點自主都沒有，難怪自己初來之時，城主主要懷疑自己了，但奇怪的是，城主何以又會派自己當第四路令主的呢？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一回工夫，便已全黑，秋月起身道：「王令主，咱們該走了。」

卓少華點頭，隨着站起，說道：「諸位，現在該是咱們下山的時候了，諸位請隨本座走吧！」

他話聲甫出，一十三名黑衣人果然很快都站了起來。

卓少華可不知道下山該如何走法，這就朝秋月道：「姑娘請走在前面領路。」

秋月應了聲「是」，就舉步走在前面，卓少華跟着秋月身後，走出飯廳，回頭看去，那一十三名黑衣人好似久經訓練，不須招呼，依照「天地玄黃」順序，一個接一個魚貫而行。

卓少華偷目四顧，但見偌大一片山谷間，樹影迷離，沒有一點燈火，好像所有的人，全已走了，自己這批人，已是最後一批了。

芙蓉城是片絕地，四週俱是插天高峯，只有一條出口，因為谷中到處都有樹林，而這些樹林，經過一番人工整理，每一條林間小徑，都是互相連貫，岔道甚多，還按奇門八卦佈置，沒有人領路，走上半天，也走不出來，而且不走近出口，你怎麼也找不到出口。

秋月領着卓少華走上一條彎曲而不平的谷道，但見兩邊峭壁夾峙，壁上雜樹叢生，就算大白天，也是幽暗如晦，此時天色已黑，你就是仰起頭來，也看不見一點星光。

卓少華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他發現秋月雖是顧總管手下的一名使女，但輕功造詣却是極高，走在

口中沉吟一聲，喝道：「你老接了！」

左手一抬，暗運「九陽神功」，把金牌直向黑袍老者面前緩緩飛去。

你別看金牌飛去之勢相當緩慢，緩緩就表示金牌上包蘊的力量相當沉重。

黑袍老者在黑夜之中，雙目炯炯如電，眼看金牌緩緩飛來，心中暗道：「這小子果然有幾分內力！」

右手一探，接住了金牌。

接是接住了，但金牌後勁竟源源不絕的湧到，黑袍老者沒想到卓少華內力竟有如此深厚，但覺衝來的內勁十分沉重，一時驟不及防，被逼得後退了一步。

不！後退一步，還以為金牌上的內力，已可消卸，却沒想到左腳堪堪退後，一團內勁却跟蹤逼進，依然壓了過去，還是站不住，右腳不由得又退後了一步。

這下直把黑袍老者驚出了一身冷汗，心頭大為凜駭，付道：「這小子那來這般精純的功力？」

他低頭驗看了金牌無誤，口中洪笑一聲道：「王令主果然不錯，你收好了！」

喝聲甫出，一抖手金牌化作一道金光，快逾閃電，朝卓少華右肩飛射過來。

他這下心頭隱含怒意，出手自然極重。

卓少華凜立不動，左手輕輕一招，金牌便自落到掌心，高聲道：「咱們可以出關了吧？」

黑袍老者自以為這一下自己以閃電手法投去，卓少華縱能接住，也得手忙腳亂，但卓少華只是左手輕招，便自接了過去，這份功力，他就自嘆不如，聞言大笑道：「王令主果然功力深厚，老夫佩服之至，請吧！」

卓少華也拱拱手道：「你老好說。」

秋月眼中驚喜的瞥了卓少華一眼，低聲道：「王令主請隨小婢來。」

她走在前面，領着卓少華從大岩石下的一條仄徑轉出。

這裏已是谷口，回頭看去，只見巨岩擋路，真是天生的屏障，外人至此，絕想不到巨岩之後，還有這麼一個世外桃源的芙蓉城。

出了谷口，秋月吐舌吞頭，說道：「這芙蓉城外號雷公，連城主對他都禮讓三分，從未對人許可過，小婢看他對王令主好像很客氣呢！」

卓少華心中暗笑：「他給自己內功震退了兩步，雖說出其不意，但總是落了風，焉得不客氣些？」

谷外，也是一片岩石峻峭的山嶺，遠近峯巒起伏，甚是險峻，平日根本人迹罕至，是以也沒有山徑鳥道可循。

秋月似是對谷外山徑地形極熟，由她引路，雖然仍是翻越斷崖峭壁而行，但無形中似有一條山徑可循，走得並不怎麼費力。

這一路全是往下縱掠，一行人輕功均是極高，不過頓飯工夫，已經翻越過幾重山嶺，前面山坡前，已有十幾間房屋，儼然村落！

秋月領着大家走近中間一幢房屋門前，腳下一停，躬身道：「小婢秋月，奉城主之命，領第四路王令主下山，特來向辛總管驗令。」

這地方卓少華自然認識，那是入山的第一關，由前山總管辛總管負責，自己和嚴玉蘭上山之時，到了這裏，是辛總管在茶中下了迷藥，派人把自己送上山去的。

秋月話聲甫落，兩扇木門開啓，一名青衣女子走了出來，含笑說道：「是秋月姐姐，總管要妳把令牌送進去呈驗就好。」

秋月應了聲「是」，轉身道：「王令主請把令牌交給小婢，由小婢送進去呈驗。」

「下山還有這麼麻煩？」

卓少華冷嘿一聲道：「袁公公不是自己出來驗看令牌的麼？妳去叫辛總管出來驗看就是了。」

秋月聽得大吃一驚，忙道：「王令主，這是規矩。」

卓少華大聲道：「本座一向不懂什麼叫做規矩。」

秋月要待勸阻，已經來不及了！只聽辛總管的聲音喝道：「什麼人在外面吵吵嚷嚷的？」

秋月急忙趨了過去，要待開口！卓少華已經大聲道：「是本座。」

辛總管滿臉怒容的在門口現身，看了卓少華一眼，哼道：「你就是王阿大，就敢城主派你擔任令主，出山繳驗令牌，也是城主規定之事，你大聲嚷嚷什麼？」

「本座不叫王阿大。」

卓少華故意大模大樣一指辛總管，朝秋月問道：「她是什麼人？」

秋月連忙低聲道：「她就是前山總管辛總管。」

卓少華道：「本座沒有聽城主說過。」

辛總管怒聲道：「你沒聽說過，老婆子就當不成總管了嗎？」

卓少華存心氣氣她，故意岸然道：「妳這婆子膽敢頂撞本座嗎？」

金笛玉芙蓉

玉方東



卓少華只是因她在上山之時，非給自己喝迷藥不可，連小公主都不敢不從，可見她是城主手下的紅人，故而存心折辱她的威風，這一掌雖然不想傷她，但至少也要給她一個下馬威，因此掌上用了六七成力道。

雙掌甫交，但聽「拍」的一聲，辛總管上身後竟晃了一晃，竟似被人推了一把，腳下不自主的被震後退了一步，還幾乎站立不住。

秋月眼看兩人動上了手，心頭更急，央告道：「王令主，城主已經下山了，時間緊迫，再遲就會趕不上，你把令牌取出來，讓辛總管驗看了，咱們就得上路了。」

卓少華道：「不忙，這老婆子膽敢頂撞本座，我非教訓教訓她不可！」

路全是……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萬一……萬一……

辛總管聽得一驚，她說得不錯，這第四路全是被迷神志的高手，一旦衝突起來，自己前山這些人那是一個個下馬威，因此掌上用了六七成力道。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

辛總管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辛總管一見而退，右手發掌之際，身形一晃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

她這一記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

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要知他練的「九陽神功」乃是乾陽真氣，正是所有陰功的剋星，連城主都幾乎不敵，連辛總管也敵不過。

這回雙掌相交，連「拍」的一聲都沒有響起，辛總管但覺自己手掌，有如印上了燒紅的烙鐵，把凝聚掌心的玄陰掌力，悉數化去，一股炙熱氣流，直逼過來，全身真氣，全都受到波動，心知不妙，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登登的連退了五步之多。

秋月和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親狀大驚，急忙雙雙搶了過去，問道：「辛總管怎麼了？」

卓少華大笑道：「妳還要我把本座拿下治罪麼？」一面接着道：「不要緊的，她只是右臂真氣，被本座震散而已，休養三日，右臂即可復原，本座若是要取她性命，早就震散她一身真氣了，秋月，妳還不走在前面，給本座帶路？」

秋月不敢違拗，口中應了聲「是」，只得走在前面帶路。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

辛總管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辛總管一見而退，右手發掌之際，身形一晃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

她這一記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

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要知他練的「九陽神功」乃是乾陽真氣，正是所有陰功的剋星，連城主都幾乎不敵，連辛總管也敵不過。

這回雙掌相交，連「拍」的一聲都沒有響起，辛總管但覺自己手掌，有如印上了燒紅的烙鐵，把凝聚掌心的玄陰掌力，悉數化去，一股炙熱氣流，直逼過來，全身真氣，全都受到波動，心知不妙，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登登的連退了五步之多。

秋月和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親狀大驚，急忙雙雙搶了過去，問道：「辛總管怎麼了？」

卓少華大笑道：「妳還要我把本座拿下治罪麼？」一面接着道：「不要緊的，她只是右臂真氣，被本座震散而已，休養三日，右臂即可復原，本座若是要取她性命，早就震散她一身真氣了，秋月，妳還不走在前面，給本座帶路？」

秋月不敢違拗，口中應了聲「是」，只得走在前面帶路。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

辛總管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辛總管一見而退，右手發掌之際，身形一晃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

她這一記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

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

辛總管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辛總管一見而退，右手發掌之際，身形一晃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

她這一記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

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要知他練的「九陽神功」乃是乾陽真氣，正是所有陰功的剋星，連城主都幾乎不敵，連辛總管也敵不過。

這回雙掌相交，連「拍」的一聲都沒有響起，辛總管但覺自己手掌，有如印上了燒紅的烙鐵，把凝聚掌心的玄陰掌力，悉數化去，一股炙熱氣流，直逼過來，全身真氣，全都受到波動，心知不妙，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登登的連退了五步之多。

秋月和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親狀大驚，急忙雙雙搶了過去，問道：「辛總管怎麼了？」

卓少華大笑道：「妳還要我把本座拿下治罪麼？」一面接着道：「不要緊的，她只是右臂真氣，被本座震散而已，休養三日，右臂即可復原，本座若是要取她性命，早就震散她一身真氣了，秋月，妳還不走在前面，給本座帶路？」

秋月不敢違拗，口中應了聲「是」，只得走在前面帶路。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

辛總管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那你就接老婢一掌！」

辛總管一見而退，右手發掌之際，身形一晃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

她這一記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

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秋月一雙剪水雙瞳，含情脈脈的，端是個可人的美婢。

卓少華微微一笑，道：「秋月，可知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

秋月說：「這一路行程，都是由總管事先安排的，一路有人接應，只知第一站在水神廟打尖。」

卓少華點點頭，又問：「秋月，你什麼時候進入了芙蓉城？」

秋月忽然流下兩行淚水，楚然說道：「小婢從小被穆婆婆拐到山上來，不知親生父母在何處，亦不知此身原為何人家子女。」

卓少華緩緩握住了她的手，坦然地說：「秋月，我相信你原是個好人家，只是被命運捉弄了。」

秋月臉色一紅，垂下頭：「令主若垂憐，小婢今後願永遠追隨，服侍令主。」

卓少華注目着秋月，說：「在下神志並未迷失，姑娘可知否？」

卓少華大吃一驚，說：「我們只是四路人馬中的一隊，實力已如此可觀，如真的是去武當，武當將很危險。」

九跳先生又以「傳音入密」說道：「據你所說的，為師認為我們這一隊實力最強，武當派也是高手衆多，不要緊。為今之計是先給這些神志受迷的服下解藥。」

「全部都給他們服下嗎？」

「不，為師的和你師叔商量過，只給幾位正派的人士服下，餘四位黑道人和無名客暫時不管，到武當時方可利用之以增強實力。」

天色漸漸接近黃昏，船蓬裏面，早已暗下來了。九跳先生的行動又輕若柳絮，帶路的漢子章管事坐在船舷上自然沒有任何感覺。

秋月忽然從中艙走出來，朝卓少華欠欠身道：「啟稟令主，酒菜已經備好。」

卓少華揮揮手，說：「待會吧！我要他們打坐休息呢！」說着朝秋月眨眨眼。

秋月立刻領意會，自去安排了。

吃過飯，卓少華站在前艙望着江水，想起這一段日子的神奇怪離，迭次有奇遇，不覺一嘆。忽然聽見九跳先生傳音：「少華，為師的已和清醒過來的前輩們說好，這一路你仍當你的令主，不要客氣，太注意我們，到了地頭自然為師的會安排。我看你進艙去休息吧！」

卓少華也暗中傳音說：「弟子知道了。」

一路行來順風，船速甚快，但因次日傍晚，顧總管交代過章四虎，必須趕至地頭，所以晚上並未泊岸。

次日下午，兩岸景色一變，山巒起伏，蒼松巨柏，雲氣匝尺，是一塊隱藏有靈氣之處。

宜人。翠衣女婢替卓少華鋪好被，別小了燈焰，柔聲說：「小婢告退。」

卓少華和衣躺上床，腦海盡是待會兒要怎麼辦的各種念頭。芙蓉城主是小公主的娘，但是武當派正人君子，如何會結下樑子呢？

窗櫺上突地一聲輕響，卓少華翻身而起，一把推開，前方不遠處正有一道人影向他揮手。卓少華藝高膽大，直追而下，兩道人影流星墜空般的沿着江邊疾奔，前面的人影穿綠色長袍，卓少華心想：「不是總令主嗎？」

前面的人忽又向右首轉向前頭一座山峯，卓少華長吸一口氣，腳步又快了幾分，兩人距離逐漸接近。

兩人幾乎同時到達山峯，綠衣人白髮長鬚果然是總令主。

「卓令主，好輕功，本座尚不如你。」

「謝謝總令主誇讚，不知有何指示。」

綠衣老人看着前頭一塊大石，說：「我們坐在石上說話。」

卓少華一怔，說：「屬下不敢。」

綠衣老人伸手緩緩脫下臉上面具，秋水剪波，瑤鼻玉頰，柔髮散下幾絲遮在櫻唇之上。

卓少華只看了一眼，但覺心頭一陣激動，却不敢繼續正視，垂下了頭。

「華弟，不識得我了嗎？」

卓少華驚喜的抬起頭，說：「你是嚴文蘭？」

嚴文蘭羞羞道：「姊姊是女扮男裝。」

卓少華趨前握住嚴文蘭的柔荑道：「蘭姐，想煞小弟了。」

嚴文蘭紅着臉，却没有抽回手，只說：「華弟，我們坐下慢慢說。」

卓少華這才想到還握着人家的手呢？連聲說：「小弟放肆了。」

他又想起：「蘭姐你不奇怪小弟的神智未失嗎？」

嚴文蘭微微一笑道：「你服了解藥就是姐姐交給玉蘭的。」

「姐姐，你真美，在這月光下像仙子。」

卓少華呆呆的望着嚴文蘭。

「華弟——」嚴文蘭沒說出下面的話，只把頭靠靠在卓少華懷裏。

風輕輕的吹着，松影在月光下顯得特別清晰，盈然富有古趣。

「華弟，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二十年前，武當派一個弟子，為江南嚴家後人，回江南後，遇見黑道組織的紅燈會的公主，雙方一見傾心。紅燈會當時已散，只剩部份忠心的屬下還跟着公主，兩人結為夫婦後，那些人才散入江湖。武當掌門人聽說自己的弟子竟娶黑道女子為妻，又聽說紅燈會還有黨徒在江湖上行動，勃然大怒，傳下令諭即刻回武

當，否則逐出師門。嚴家俠義程趕赴武當，希望能獲得恩師諒解。雖知一進武當，就身亡了。嚴家也在那一夜受到突襲，嚴夫人護着幼女突圍而出，就是現在的芙蓉城主。」

卓少華道：「今夜城主準備上武當與師問罪，是嗎？」

嚴文蘭點頭說：「華弟，今夜你務必聽從姊姊的指令從事，替城主復仇。」

卓少華雖然覺得事情尚有些疑問，但不便說出，只得微微點頭。

嚴文蘭望着天色：「華弟，快到三更了，我們回去準備吧！」

五更天，武當山下，快步走上五路馬。芙蓉城主、總令主嚴文蘭、小公主嚴玉蘭、宜嬪、追風客鹿昌麟、翻天手吉鴻飛等人為中路。

第一路令主卓清華領着一千江南武林同道率先而行。紫霄宮在曙光中，寂然無聲。

芙蓉城主來到紫霄宮前，宜嬪高聲道：「江南嚴氏未亡人前來拜山。」

紫霄宮正門倏地開，掌門人玄真子率領安真子、全真子等八宮宮主緩步行出。玄真子向芙蓉城主一稽，道：「嚴夫人，貧道玄真。」

芙蓉城主呼道：「二十年前，先夫為你們武當下毒殺害，今夜是來為先夫復仇的，我們明著來，就是要告訴你們，我是紅燈會出身的，但不像你們正派人會暗算。」玄真子答道：「女施主誤會了，先師曾檢查嚴師弟的屍體，推斷毒是由風門穴傳入，施毒的人控制了時間，使毒性在嚴師弟進入武當後才發作。先師留有書信一封，便是要向女施主解釋的。」

一名身穿青衣的小道童手捧一個黃布包袱，急步走出。裏面盛着一件天藍長衫，一封發了黃的信封，上書：「轉呈嚴夫人親拆，紫霞道人手藏」字樣。芙蓉城主看見這件長衫，正是當年丈夫之物，不覺一陣痙攣，心頭疼痛。

抽出發了黃的信箋，失聲道：「沾衣毒，魔教之物，但魔教為什麼要謀害先夫呢！」

眾人面面相覷，無法回答，芙蓉城主立時湧起一股濃厚的殺機：「武當派也會嫁禍於人啊！」說着揮起綠色令旗，喝道：「第一、二、三、四路令主聽令……」

「且慢！」道人影飛快劃來，一瞬間場中已多了一個修眉朗目，豐神威沈的中年文士。當年魔教猖獗，為害江南，嚴家不忍，首先發難，聯合九大門派予以圍剿，雖將魔教瓦解，却讓幾個主要份子脫逃，他們想用這種方法造成武林的混亂，姬紅薇你中

了別人的計，還不覺醒。」

芙蓉城主沈聲說：「你是什麼人。」

卓少華上前一步說：「我老哥哥就是飛天神魔謝長風。」

芙蓉城主欠身一禮，「先父當年時常提起前輩，既然是前輩這樣說，必然有根據，晚輩放過武當罷了。」

謝長風說：「要替你丈夫復仇，就趕快跟老夫到江南去，魔教現在又開始蠢動了。」

芙蓉城主道：「願跟隨前輩之後。」

「那還不快替眾人解了迷藥。」

芙蓉城主默然地說：「晚輩也沒解藥。」

卓少華說：「老哥哥，我有。」

武當玄真子鬆了一口氣，向眾人稽首道：「請諸位施主入觀中奉茶。」

謝長風笑着說：「正要借你牛鼻子小道的紫霄宮商量對付魔教之計。」

玄真子合十為禮：「武當悉為武林同道，驅魔衛道，不敢推辭。」

不久之後，紫霄宮中呈現一片感人景象。卓清華、卓少華父子相見，小公主嚴玉蘭左眉稍有些，即是謝長風找尋多年的對象，那個無名的元字即是謝長風被孟氏三雄陷害的結拜兄弟曾子玖，曾子玖父女相見有若夢中，說不盡的情深意摯，好一陣子才平靜。

謝長風大聲對卓少華說：「老哥哥的金笛轉送小兄弟了，往江南對付魔教挑樑小丑，老哥哥在旁搖旗吶喊就夠了。」

眾人大笑。紫霄宮外晨曦愈來愈明亮。

(全文完)



東方玉·著

高陽最新力作

花魁
●本刊近
期內推出